
武俠世界
高庸力作武林爭霸故事
「野渡」
第38年
52
$20.00



第38年
第52期
（總號196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1997年2月17日）

編者話 讀者要求多選刋古裝武俠小說，本刋自是樂於遵命，今期刋出高庸先生巨著「野渡」，辣手小紅娘探得石孝先所保暗鏢，價値連城，決心奪鏢。其實石孝先所保之鏢內有乾坤，故事發展下去，波譎雲詭，出人意表，非看到最後，無法知道結局。

史外樓的「追殺一千里」，今期刋出大結局。史外樓目前已全力撰寫新作，大約農曆年後即可交卷。

余無語的「殺倭」，是他爲本刋所撰的第二篇傑作，寫殺倭寇的故事，大義凜然，令人讀來不禁盪氣迴腸。

武林爭霸故事

野渡

高庸・文　洛文・圖

曹老頭岸邊眺望，見船上好像有三十多漢子。

這是一處荒凉的渡口。

河水像一把刀，將蜿蜒的山路一切兩段，全靠曹家那條小木船，又把中斷的山路連接起來。

這渡口，就由曹老頭一家人經營着。

不僅河裏那條船，北崗渡口還有一爿小小的酒店，都是曹家的人在掌管。

曹老頭管店舖，兩個兒子在河裏撐船，大媳婦當爐，二媳婦跑堂，後來二媳婦難產死了，才僱了個沒爹沒娘的小伙記長順充當跑堂打雜。

所以，人們索性就把這地方稱做「曹家渡口」。

曹老頭今年六十出頭了，圓圓胖胖的臉上，仍然紅光滿臉，一團和氣。

儘管這兒並非通商要埠，能夠經營水陸碼頭，行船載客，設肆開店的，也絕不是普通人物。

曹老頭當然不是普通人，至少，他很精明，見識閱歷都很豐富，是個在風塵中打過滾的老江湖。

平時，來往曹家渡口的旅客並不多，祇有趕集的日子比較熱鬧，那也大多是附近鄉間居民，幾張熟悉的臉孔，就算閉上眼睛，曹老頭也能叫得出他們的名字。

可是，今天的情形却不同了。

＊　＊　＊

今天既不是節令，也非集期，然而，清晨第一趟渡船從對岸回來，就載來滿滿一船人。

平時一趟祇能渡十來個人的小木船，這次竟載了兩倍不止，連船舷上都站了人，少說也有三十多。

奇怪的是，雖然超載，船身吃水却並不深，好像這三十多條漢子，全是稻草紮的一樣。

這些人，個個面孔陌生，打扮也各不相同，有的穿着短袖薄衫，有的竟穿着厚重的皮袍子，有的很斯文，有的却像地獄中的兇神惡煞。

顯然，這些人既非同行，也絕不是朋友，偏偏都搭上這清晨第一班渡船，偏偏都是由南岸往北岸，這就未免太巧了。

曹老頭正在店門口閑眺，渡船還沒攏岸，已看見船上情形，不禁眉頭一皺，轉身便向店裏走。

小伙子長順蹲在門前生爐子，濃濃的黑煙，像烏雲似的籠罩着半個山坡。

大媳婦春娘剛洗好菜，正清理着灶台。

曹老頭催促道：「別忙熱食，先準備酒和滷味，客人就要上門了。」

春娘抬頭，詫道：「一大早上門的客人，那有喝酒的?」

曹老頭道：「今天的客人跟平時不同，但願他們連冷酒也不喝，祇是下船就走才好。」

春娘一怔，不覺張大了嘴。

她幾乎懷疑是自己耳朵聽錯了，既然開店，誰也巴望客人上門，那有希望客人過門不入的道理?

這疑問已經湧到喉嚨口，又被她硬咽了回去。

因爲，她發現公公臉上流露出一種從未見過的驚懼之色。

一種滲雜了驚惶和憂慮的驚懼之色。

她突然也產生了恐懼和不祥的感覺，不由自主伸頭向河邊望去……

曹家渡口　黑梟羣集

渡船已經靠岸了。

可是，客人却一個也沒有下船。

三十多條漢子，仍然原式不動，坐的坐，站的站，既無人先開口說話，也無人表示想起身下船。

三十多條漢子，就像事先約好了的，誰要是先開口，誰要是先下船，船錢就該誰付似的。

明明是三十多個活人，看來竟像是三十多尊木像。

曹家兩兄弟已經下好碇石，搭好跳板，船上客人仍然動也不動。

老大望一望老二，一片無可奈何的神情。

老二臉上也變了顏色，伸出舌頭，舐了舐乾枯而蒼白的嘴唇，終於鼓足勇氣說道：「各位客官，已經到岸了。」

船上客人毫無反應，就像是三十多個聾子。

老大也祇好壯着膽，陪着笑道：「各位大爺，請下船去店裏休息，好不好?」

沒有人說好，也沒有人說不好，船上就像坐着三十多個啞巴。

曹家哥兒倆祇覺得背脊發痲，額頭上直冒冷汗。

這些人一大早就趕來過渡，

連第二趟船也不願等，抵岸卻不肯下船，難道一個個全是瘋子？

突然，坐在中艙的三個白衣人同時站了起來。

三人同樣臉貌，同樣年紀，同樣打扮，甚至舉止動作也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胸前白衣上綉着三種飛禽。

一個綉的飛鷹。

一個綉的巨鵰。

另一個，卻綉的是一隻貓頭鷹。

綉飛鷹的仰頭看看天色，首先開口道：「時間還早得很。」

綉巨鵰的接道：「喝幾杯早酒也不錯。」

綉貓頭鷹的道：「走！」

話出口，三條白影已同時破空飛起，上了河岸。

三個白衣人一走，其餘的人，紛紛站起，爭先恐後的下了船，飛步向酒店趕去。

他們剛才誰也不肯先下船，現在卻突然改變了主意，誰也不肯再留在船上。

這情形，就像小孩玩「搶位子」的遊戲，剛才坐在船上，怕座位被人搶走，現在又怕酒店裏的座位被別人捷足先得。

曹家兄弟長吁了一口氣，正準備抽跳板開船，再去南岸做第二趟擺渡，忽然發現船上還有一個人沒走。

那人盤膝坐在船尾，面向河心，背對着山坡，使人無法看見他的面貌。

能看見的，祇有他身上那件土灰色的粗布蔴衣，和頭頂上那灰色髮髻。

看來，此人年紀總在五旬以上，而且衣着簡陋，顯得頗爲窮困。

曹家老大見他祇是個孤零零的窮老頭，膽量頓時又壯了許多，拍着船板叫道：「喂，老人家，該下船啦。」

蔴衣人沒有回頭，祇淡淡地道：「爲甚麼？」

曹家老二道：「爲甚麼？這話倒問得挺新鮮，難道你不知道這是渡船？」

蔴衣人道：「是渡船又怎樣？」

曹家老二道：「渡船就得擺渡，咱們已經載你過來，還得去載別的客人。」

蔴衣人搖一搖頭，說道：「你們不用去了。」

曹家老大忍不住笑道：「老人家眞會說笑話，咱們是靠擺渡生活的，總不能把船空停在這兒讓你坐着玩兒。」

蔴衣人道：「爲甚麼不？」

曹家老大道：「咱們要賺錢養家活口，有船不載客，誰給咱們渡錢？」

蔴衣人道：「我給。」

反手一揮，一個烏黑發亮的東西，直投入曹老大手中。

那東西體積不大，接在手裏硬硬圓圓的，上面猶有餘溫。

細看，原來是塊鐵鑄的小圓牌，正面雕着七個虎頭圖形，排列成北斗七星狀，反面鏤着十個字。

曹家老大不認識字，茫然道：「這東西能當錢用？」

蔴衣人緩緩道：「不但能當錢用，還能買你們全家性命。」

* * *

太陽已經高掛在半空，屋子裏漸漸熱起來。

曹家小店樑矮簷低，尤其悶熱。

地方本來已不夠寬敞，七八張小桌，突然擠了三十多條漢子，當然更熱。

曹老頭坐在櫃台內，額上不停的冒着汗。

春娘當爐，早已汗透重衫。

小伙子長順要往來送酒送菜，擠進擠出，更是汗流浹背，混身都濕透了。

可是，那三十幾條漢子，儘管不停的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卻沒有人流過一滴汗。

酒，一罎一罎向外搬，十多口酒罎已經見了底，竟看不出誰有半分酒意。

除了喝酒吃肉，很少人開口說話，即使說話，聲音也低得不能再低，匆匆數語，便停止交談。

他們好像抱着同一個目的，好像都在等待甚麼，但彼此之間，顯然並不都是朋友。

曹老頭冷眼旁觀，額上的汗珠更多了。

他看得出，這些人，都是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他們等待的，也絕不是甚麼好事。

然而，他不明白，這些人爲甚麼偏偏選中了曹家渡口？偏偏看上了這荒涼冷僻的地方？

艱苦建立的家業，得來非易，他祇能默求上蒼保佑這批瘟神早些吃飽喝足，早些走，越早越好。

無奈天下事不如意者常八九，店裏這些人，就像屁股上塗

了漿糊，根本沒有起身離去的意思，店外卻又來了一個人。

這人才到店門口，裏面三十多條漢子突然都停了吃喝，不約而同發出一聲輕噫！

敢情，來的是個花朵般的美嬌娘。

這妞兒好美，也好惹眼。

瞧那雪白的臉蛋，滾圓的大眼睛，修長的身材，纖細的腰肢，穿一身大紅色短衫長褲，一雙大紅綉花鞋，頭上盤着長長的髮辮，手裏拿着個長長的紅布包袱。

看模樣，大約二十二、三歲，混身上下，一片鮮紅，眞像一朵正在盛開的玫瑰花。

難怪店裏三十多條漢子，眼睛全都看直了。

曹老頭連忙從櫃枱裏擠出來，迎了上去，笑着道：「姑娘，你是想過渡？還是要打尖？」

紅衣女沒回答他的話，卻向店裏望了望，一伸舌尖，道：「哇！好熱鬧呢。」

曹老頭忙道：「是的，小店已經客滿了，實在對不起。」

他一邊說，一邊不住的同紅衣女遞眼色，希望她趕快離開，千萬別沾惹那些江湖人物。

紅衣女卻好像沒有看見，皺皺眉道：「我走了十幾里路，腿都酸死了，就不能騰出個位子讓我休息休息嗎？」

曹老頭壓低聲音道：「姑娘，實在對不起，你最好再辛苦幾步，繞過那邊山腰，就有店舖了，那兒菜比咱們這裏的好，地方也比咱們這裏寬敞，姑娘請過那邊去吧……」

話沒說完，店裏忽然響起一聲震耳大笑，道：「他奶奶的，這倒是奇聞，客人上門，居然硬往外推，還誇別家手藝比自己好，老子眞是第一次碰見這種怪事。」

說話的是個又高又壯，宛如半截鐵塔似的大漢，滿臉虬髯，就坐在離店門不遠處一張桌上。

同桌還有四人，個個體壯如牛，神情慓悍，胳膊都像別人大腿一般粗細。

這五條大漢擠坐在一張小桌子上，看去就像一座人山，其中任何一個，都比紅衣女高大了一倍不止。

紅衣女側着頭看了看，居然毫無畏怯的意思，還朝那發話的虬髯大漢露齒一笑，道：「可不是，我也覺得這位掌櫃好奇怪，倒像怕我白吃白喝不給銀子似的。」

搭訕的就怕女人不開口，紅衣女這一番笑語，恍如春風解凍，說得滿屋子男人都笑了。

虬髯大漢尤其得意，胸脯拍個震天價響，道：「小妞，別信那糟老頭的，你儘管放鬆褲帶吃喝，多少銀子全算俺牛大爺的賬。」

曹老頭可急了，又低聲道：「姑娘，我是好意，小店的確已經客滿了。」

那虬髯大漢接口道：「沒關係，小妞，你來咱們這兒桌子坐，大家擠一擠暖和些。」

紅衣女眼角斜瞟，嫣然一笑，道：「眞的嗎？」

虬髯大漢道：「誰哄你，誰就是狗養的。」

回頭向同桌四人揮手，道：「兄弟，朝裏挪挪屁股，讓個位子出來。」

那四人一邊笑，一邊擠，果然騰出一個座位。

紅衣女郎也不客氣，提着包袱跨了進來。

滿屋子人都呆呆望着那大紅衫褲款擺移動的軀體，有的直嚥饞涎，有的不禁對那五條大漢投以羨慕的眼光。

其中有些人，一定正懊悔自己沒有及時搭訕，才讓一朵鮮花，插在那五堆臭牛屎堆裏。

紅衣女泰然自若的坐了下來，含笑向五條大漢道：「諸位眞是好人，這年頭，像諸位這樣的好心人實在不多了。」

虬髯大漢大笑道：「不錯，你今天遇上咱們兄弟，就算你走運了，你想吃甚麼？喝甚麼？儘管吩咐伙計，咱們兄弟請客，全包到底。」

紅衣女道：「那我先謝謝啦。」

虬髯大漢道：「不用客氣，咱們嶗山牛家兄弟，外貌雖然粗些，卻最懂得憐香惜玉。」

紅衣女哦了一聲，道：「原來諸位是遠從山東來的。」

虬髯大漢揚眉道：「山東人都是直爽漢子，一根腸子通到底，你聽過景陽岡打虎的武松麼？他是咱們山東人！」

紅衣女笑着道：「不錯，我還聽過武松有個嫡親哥哥，名叫武大郎，他也是山東人。」

虬髯大漢臉上一熱，沒言語了。

滿屋子人卻哄然大笑起來。

紅衣女扭頭四顧，道：「怎

麼？難道我說錯了嗎？」

虬髯大漢尷尬的笑道：「沒錯，沒錯……咱們不談這個。小妞，你要吃甚麼？早些吩咐伙計送來。」

紅衣女道：「你眞的要請客？」

虬髯大漢道：「當然，大丈夫說話豈能不算數。」

紅衣女微微一笑，道：「好，我祇要兩件東西。」

虬髯大漢立即向長順招手道：「伙計，過來聽着，弄錯了一樣，老子就撕下你一隻耳朵。」

長順早就在旁邊等着了，忙道：「姑娘，你想吃點甚麼？」

紅衣女豎起兩個指頭，緩緩道：「我要一壺冷酒，還要一塊磨刀石。」

怪！怪！她要的竟是——

冷酒，磨刀石。

嶗山五兄弟怔住了。

滿屋子的人全怔住了。

長順還怕自己沒聽清楚，又問道：「姑娘要吃磨刀石？」

紅衣女嫣然笑道：「傻瓜，磨刀石怎麼能吃，那是用來磨刀的，譬如你們廚房裏的菜刀鈍了，切不動菜了，不是要用一塊長長的石頭把它磨鋒利麼，我說的就是那塊石頭。」

長順吶吶地道：「可是，姑娘要那石頭……」

紅衣女道：「難道你們連磨刀石都沒有？」

長順吶吶地道：「有是有，不過……不過……」

他實在不明白這位嬌滴滴的姑娘要磨刀石做甚麼，祇好求助的望望櫃枱裏的曹老頭。

曹老頭還沒來得及表示，紅衣女已接口道：「有就快些拿來，可別忘了這位大爺剛才的話，弄錯了要撕耳朵的。」

長順看看虬髯大漢再摸摸自己的耳朵，連忙答應着去了。

那虬髯大漢突然也摸摸自己的耳朵，彷彿紅衣女那最後一句話，竟是說給自己聽的。

他也突然發覺自己弄錯了。

屍積如山　血流似河

冷酒和磨刀石全送來了。

紅衣女將酒淋在磨刀石上，然後緩緩解開那隻紅布包。

她解得很慢，很仔細，鼻子裏還輕輕哼着小調，顯得心情十分愉快，就好像少女在拆解情人贈送的禮物。

滿屋子的人都屏息靜氣注視着她的雙手，隨着那十個纖巧指頭的轉動，人人的心跳幾乎都已停止。

說不出爲甚麼，大家都忽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一旦那包袱解開，很可能就會有驚人的事情要發生。

牛家兄弟臉上已變了顏色，十隻眼睛瞪得像十個銅鈴，瞬也不瞬望着那紅布包袱。

包袱狹長而沉重，裏面很可能是件兵刃。

在座都是身懷武功的高手，難道會畏懼區區一柄兵刃？

當然不會。

使他們畏懼的，是那紅衣女的神情和她哼着的小調。

那神情，那小調，使他們突然想起一個人。

一個江湖中人人聞名喪膽的女人。

辣手小紅娘。

＊　＊　＊

很多人都聽過「辣手小紅娘」的名號，但很少人見過她的臉貌。

因爲，見過她的人，迄今仍活在世上的已經不多了。

據江湖傳說，「辣手小紅娘」有三大嗜好。

一是殺人如痲，心狠手辣。

二是喜穿紅色衣服，尤其紅得像血的顏色。

三是偏愛西廂記，書中的詞曲莫不稔熟，每當要動手殺人的時候，總愛哼上幾段西廂記的鼓詞兒。

現在，紅衣女哼的，正是「張生月下跳紛牆」的一段——隔牆花又低，迎風戶半拴，偸香手段今番按，怕牆高怎把龍門跳，嫌花密難將仙桂攀，放心去，休辭憚，你若不去呵，望穿她盈盈秋水，蹙損她淡淡春山。

這本來是充滿旖旎風光，既溫馨，又香艷的一段曲子，聽在衆人耳朵裏，卻令人毛骨悚然，遍體冷汗。

＊　＊　＊

包袱解開，裏面果然是一把刀。

紅衣女拔刀出鞘，一片森冷的刀光，映着她雪白嬌嫩的臉蛋。

她嫵媚的笑了，輕挽羅袖，開始緩緩磨刀。

滿屋子人都瞪目望着她，六七十隻眼睛，都隨着移動的刀身而轉動。

許多人的臉，也變得像刀光一樣的慘白。

紅衣女熟練的磨着刀，口裏却輕輕唸道：「脫我綺羅衫，着我血衣裳，挽我紅綾袖，磨刀霍霍向豬羊。」

輕盈的動作，嫵媚的笑容，看來就像一個愉快的小媳婦，正在廚下調理膳事。

滿屋子人，心都在往下沉落。

虬髯大漢突然抱拳道：「姑娘莫非就是名聞江湖的……」

紅衣女道：「我叫小妞，千萬別稱我姑娘，弄錯了當心被撕下耳朵。」

她臉上笑靨依舊，語氣却冷得可以凍死人，一面仍在磨着刀，看也沒看虬髯大漢一眼。

虬髯大漢接不上話，祇得嗒然垂下了頭。

同桌另一大漢又道：「咱們兄弟遠從山東來，沒見過姑娘金面，常言說：「不知者不罪……」

紅衣女道：「諸位是打虎英雄武松的同鄉，武松甚麼時候向女人認過錯？」

那大漢嚥了一口唾沫，也不說話了。

紅衣女却笑了笑，道：「天氣並不熱嘛，諸位幹嘛直淌汗？敢情是人多擠着太暖和了？」

可不是，何止牛家兄弟，滿屋子的人誰不在淌汗，但那是冷汗，絕不是熱出來的。

紅衣女的刀已經磨好了，忽然一伸手，從虬髯大漢臉上拔下了兩根鬍鬚，橫放在刀口上，輕輕一吹，立成四段。

虬髯大漢本想呼痛，才張口，又急忙忍住。

紅衣女笑問道：「疼嗎？」

虬髯大漢連連搖頭，道：「不疼！不疼！」

紅衣女道：「刀夠快了吧？」

虬髯大漢忙又點頭，道：「快！夠快了。」

紅衣女道：「剛才，好像聽你們說過，勞山牛家兄弟最懂得憐香惜玉，是眞的麼？」

牛家兄弟道：「是，是眞的。」

紅衣女將刀放在桌上，緩緩舒臂，伸了個懶腰，笑道：「如果現在我解鬆褲帶，你們請我吃甚麼？」

虬髯大漢道：「這……」

他突然發覺紅衣女笑得好邪門，包含在笑意中的，竟是森森殺氣。

看來，一場生死之搏，已經絕難避免了。

既然無法委屈求全，目光一掃同桌四人，突然飛起一拳，直向着紅衣女劈面擂去。

牛家兄弟心意相通，虬髯大漢一出手，其餘四人也同時發動。

拳頭，短刀，鋼鞭……一齊出手，雨點般向紅衣女灑落。

這情形，已經不能稱爲搏鬥，五條大漢宛如餓虎撲羊對付一個女子，別說動兵刃，擠也能把她活活擠死。

紅衣女竟然坐在原位上動也不動，祇冷冷哼了一聲，舉手一拍桌面，那把刀立刻應聲彈起，到了紅衣女手中。

刀光一閃，冷電般的寒芒繞身疾轉了半匝。

牛家兄弟突然僵住不動了，握拳的仍然握着拳，挺刀的仍然挺着刀，掄鞭的仍然掄着鞭……

祇是，五顆斗大的人頭，已經滾落地上。

紅衣女站起身子，揮了揮衣袖，五具無頭屍體才「砰」然倒地。

隨着屍體摔倒的聲音，滿屋子人都嚇得從座位上跳了起來。

其中祇有三個人坐着沒動。

就是那三個臉貌相同，年紀相同，衣着相同，胸前綉着三種飛禽的白衣人。

曹家小店僅有兩道門戶。

一是前門，可通山道和渡口碼頭，另一邊後門，可通天井和後屋臥房。

辣手小紅娘在前門。

三名白衣人却坐在緊靠後門的一張桌子上。

辣手小紅娘刀劈牛家五兄弟，店裏衆人全都魂飛膽落，祇有他們仍然端坐未動，就像根本沒有看見。

辣手小紅娘冷峻的目光在衆人臉上掃過，緩緩道：「哦……巢湖盤龍寨，武夷四醜城，仙霞六友，巫山一霸天……嘿嘿，好一場盛會，南七省綠林道上知名的高人全到齊了嘛。」

站得最近的兩人，正是巢湖盤龍寨正副兩位總寨主，一名柯猛，一個名叫于宏志。

柯猛連忙欠身施禮，道：「姑娘，咱們兄弟倆可沒敢開過口，更沒敢招惹姑娘生氣。」

辣手小紅娘淡淡一笑，道：「我也沒說你們招惹了我，可是，萬丈高樓由地起，我總得找個距

離最近的開頭，你們說是不是？」

于宏志駭然驚道：「姑娘的意思，是……」

辣手小紅娘笑道：「沒有甚麼意思，祇不過想借你們給站在後面的人做個榜樣。」

笑語中，刀光一捲，兩顆頭顱應刀飛起。

辣手小紅娘左手疾抄，將兩顆血淋淋的人頭平放在桌上，然後向另外四個醜漢子露齒一笑，道：「怎麼樣？四位城主覺得這一刀還差强人意吧？」

武夷四醜城的四位城主已經心驚膽裂，腿部癱軟了。

「噗通」一聲，四個人都跪倒地上，連連磕頭道：「姑娘開恩饒命，我們願意立即返回武夷，永不再踏入江湖……」

辣手小紅娘道：「別這樣沒出息，男兒膝下有黃金，豈能低頭跪婦人。」

四醜同聲道：「祇要姑娘開恩，你就是我們的親姑奶奶，親祖宗。」

辣手小紅娘掩嘴笑道：「那可不敢當，俗語說：醜人多作怪。看來你們的花招當眞不少。」

四醜道：「姑娘明鑒，我們眞的是誠心誠意，絕不敢有半點花招。」

辣手小紅娘道：「你們稱霸閩贛，不是挺拔扈，挺威風嗎？怎麼這會兒又裝得這樣可憐了？」

四醜道：「我們知道錯了，今後一定痛改前非。」

辣手小紅娘搖頭道：「那兒還有甚麼今後，我若放過你們，對盤龍寨兩位寨主怎好交代。」

話落，刀光又起。

四醜突然跳了起來，拔脚就跑。

剛奔出店門外五六步，忽又一齊仆倒地上。

衆人這才看清楚，原來四醜的身子已攔腰斬斷，變成了八截。

這般動作，眞令人咋舌。

森冷的刀鋒上，看不見一滴血。

血，在辣手小紅娘的眼睛裏。

她三次出刀，連殺十一名黑道高手，已經殺紅了眼。

可是，她臉上的笑容始終沒有消失過，仍然笑得那麼美，那麼甜。

甜美的笑容，忽然停留在六個文士打扮的人身上，緩緩道：「久聞仙霞六友倜儻風流，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仙霞六友已經嚇呆了，聽了這句話，才發覺自己正距離辣手小紅娘「最近」。

六個人，心裏同時一寒；急忙想往後退。

辣手小紅娘笑道：「現在想退，已經來不及了。」

仙霞六友情知哀求也沒有用，把心一橫，同時拔出了兵刃。

辣手小紅娘點點頭道：「對，這樣才像個男子漢，縱或是死，也死得英雄些。」

六友中的老大，是個白淨臉皮的中年文士，名叫「鐵扇子」陳桐，刷的抖開了鐵骨扇，先護住前胸要害，沉聲道：「姑娘，我們跟你往日無怨，近日無仇，難道姑娘眞的存心要把此地的人，全部斬盡殺絕？」

辣手小紅娘答道：「依你猜呢？」

陳桐道：「仙霞六友自知不是姑娘敵手，但姑娘若決心斬盡殺絕，說不得，祇有捨命一拚。」

辣手小紅娘道：「拚不拚反正都是死，不過，你們能有這份勇氣，總是值得佩服的。」

陳桐道：「姑娘說這話，未免太狂了，在場還有二十餘位高人，如果大家同仇敵愾，聯手自衛，姑娘未必便能穩操勝券。」

辣手小紅娘聳聳肩，道：「那就得試一試才知道了，其實，在我看來，六個人跟二十六個人並沒有甚麼分別，人多一齊上，反而省得我多費幾次手脚。」

陳桐側跨一步，大聲道：「諸位同道聽清楚了沒有？這位姑娘話已經說得夠明白，絕不會留下一個活口，與其束手待斃，最後仍難逃一死，大家何不齊心聯手，或許還有一線生機。」

衆人早就聽得一淸二楚了，祇是，黑道中人私心最重，誰也不願意在這種節骨眼上首先出頭，得罪辣手小紅娘。

祇有巫山一霸靳破天生性魯莽，手提白骨槌，挺身而出。

辣手小紅娘點頭笑道：「很好，靳老大不愧是血性漢子，慷慨赴死，壯志可嘉，還有那一位不甘落在人後的嗎？」

後面雖有幾人也躍躍欲動，聽了這話不由自主又縮了回去。

這些人並非沒有捨命一拚的膽量，而是心存僥倖，希望仙霞六友先打頭陣，要死讓仙霞六友

先死，要逃最好自己先逃。

因此，辣手小紅娘再問誰願意出面時，衆人竟然一聲不吭。

衆人你眼望我眼，好一陣沉默，辣手小紅娘已是不耐煩了，依然沒有人願意挺身而出。

此際，辣手小紅娘搖曳生姿的向靳破天走過來。

靳破天一時衝動挺身而出，回頭見衆人都沒有動靜，不覺又感到後悔，要想退回去，已經來不及了。

祇得硬着頭皮，抱拳一拱，道：「在下並非搶着出頭，祇是有句話，想向姑娘請敎。」

辣手小紅娘道：「靳老大一向豪邁，怎麼今天變得如此斯文了，有話請直說，千萬別客氣。」

靳破天道：「咱們跟姑娘，井水不犯河水，究竟爲了甚麼，姑娘非置咱們於死地不可？」

辣手小紅娘笑了，斜目而視道：「靳老大，你是眞不明白？還是明知故問？」

靳破天道：「在下是眞的不明白。」

辣手小紅娘道：「那麼，我也請敎靳老大一件事，諸位不早不晚，偏偏在今天這個時候，不約而同都趕到曹家渡口來，又是爲了甚麼？」

「這……」靳破天遲疑了一下，道：「其中緣故，在下就算不說出來，相信姑娘也已經知道了。」

辣手小紅娘笑道：「是嗎？那我來這兒的目的，即使不說出來，諸位也該想得到了。」

靳破天道：「這麼說，姑娘是石孝先的朋友？」

辣手小紅娘搖搖頭，道：「我跟他素不相識，談不上朋友兩個字。」

靳破天道：「那想必是石家鏢局禮聘來的幫手？」

辣手小紅娘撇撇嘴角，道：「憑他石家鏢局那點資財聲望，還請不動我。」

靳破天道：「然則姑娘來意是……」

辣手小紅娘道：「老實告訴你吧，你們是爲甚麼來的，我也是爲甚麼來的，祇不過，我跟你們的主意有點兒不同。」

靳破天眼睛一亮，欣然道：「姑娘既是跟咱們同樣目的，那就好商量了，反正這一票紅貨，爲數頗鉅，大家何妨開誠合作……」

辣手小紅娘搖頭道：「我不想跟任何人合作。」

靳破天道：「不合作也可以，咱們都願意追隨姑娘，以姑娘馬首是瞻，祇求事成後能分潤少許餘額，任憑姑娘賞賜多少，於願已足。」

辣手小紅娘又搖頭道：「我也不想分潤任何人。」

靳破天乾笑道：「姑娘若不願分潤，那也容易，咱們現在告退，絕不再插手這票紅貨。」

辣手小紅娘道：「我也不打算讓任何人走。」

「這……」靳破天臉上的笑容僵住，再也說不出話來。

辣手小紅娘道：「這就是我跟你們主意不同的地方，我一向做事不需幫手，也不想讓見過我的人事後去對外宣揚，那樣會斷了我的下次財路。」

靳破天駭然變色，張大了嘴，却發不出聲音。

辣手小紅娘嫵媚的笑道：「你是不是想對我說：『姑娘請放心，我們絕不會對外宣揚。』是嗎？」

靳破天連連點頭，終於鼓足氣力吐出一句話：「請姑娘相信咱們……」

辣手小紅娘輕嘆了一口氣，道：「我倒願意相信你們，可惜我手中這把刀，却從不相信任何人。」

話聲甫落，寒光已飛閃而出。

靳破天一聲慘呼還沒出口，整個身體已被從頭至股，劈成了兩半。

祇這麼一剎眼間，靳破天竟變成了靳「破人」。

仙霞六友看得心膽俱裂，陳桐急發一聲呼嘯，鐵骨扇刷的一收，人已疾急飛身躍起。

就在他身子離地的刹那，扇上三十六根鐵骨，突然化作一蓬骨針，向辣手小紅娘迎面射去。

其餘五個人也紛紛出手，有的發出棗核釘，有的射出連弩，有的灑出金錢鏢，有的打出袖箭……

仙霞六友，都是暗器名家，出手之後，各自騰身飛縱，分由六個不同的方向逃走。

他們也想到，暗器未必能傷得了辣手小紅娘，但在如雨點般暗器攢射之下，辣手小紅娘要想分頭攔截六個人，當然也同樣辦不到。

六個人中，祇要有一二人逃脫，他們就已經心滿意足了。

暗器如暴雨摧花，人影如勁矢破空。

辣手小紅娘既未攔截，也沒有追擊，祇將刀身展動，迎向那漫空射來的暗器。

暗器射在刀身上，發出一連串叮叮噹噹脆響，宛如一首悅耳的音樂。

棗核釘，鐵骨針，金錢鏢，連環弩，飛刀，袖箭……分由四面八方，匯射向一點，又像夜間爆開的煙花般，射向四面八方。

已經飛掠出丈餘外的仙霞六友，却突然從半空中直摔下來。

六個活人，成了六具屍體。

各種暗器全部物歸原主——發棗核釘的，被棗核釘貫穿咽喉；用鐵骨針的，被鐵骨針插入肺腑；灑金錢鏢的滿身洞孔；射袖箭的變成了刺蝟……

辣手小紅娘仍然站在原地動也沒動，臉上笑靨仍然那麼美，那麼甜。

百禽三俊　無功敗退

店裏還剩下十幾個人，全都嚇傻了。

各人都呆呆站着說不出一句話來。

十幾雙眼睛，驚恐的望着辣手小紅娘。

十幾雙手，緊緊捏着一手冷汗。

十幾顆心，幾乎已停止了跳動。

辣手小紅娘低頭看看手中寶刀，忽又唱道：「非是我貪，不是我敢，知他怎生喚做打參，大踏步直殺入虎窟龍潭……」

才唱到這裏，不知是誰突然發出一聲驚呼，轉身向店後奔去。

其餘的人也同時返身回奔，那想法就是——誰逃得最快，誰才有活命的希望。

店內本已狹窄，又被翻倒的桌椅堵塞了通路，衆人心急逃命，在前面的唯恐落後，在後面的祇想搶先，爲了活命，有些人竟不惜揮刀砍殺，企圖能殺開一條血路。

辣手小紅娘沒有追趕，却順手從桌上抓起一把竹筷，向上一拋，展刀飛劈。

竹筷被刀光一絞，一斷爲二，二變成四，宛如狂風驟雨般射向那些奔逃的人羣。

慘叫聲應手而起，那逃得稍慢的，紛紛兵刃脫手，中籤倒地。

辣手小紅娘似乎對那種兵刃撞擊墮地的聲音具有偏愛，含笑唱道：「莫不是步搖得寶髻玲瓏？莫不是裙拖得環珮叮咚？莫不是鐵馬兒簷前驟風？莫不是金鈎雙控，吉叮璫鼓響簾櫳？」

曼妙的詞曲聲中，十幾名奔逃的漢子喪亡大半，衝到小店後門的，已經所剩無幾了。

就在這時候，三名白衣人突然出手。

誰也想不到後門有人埋伏，三名白衣人手裏也沒有兵刃，祇見他們一揚手，袖中竟飛出寒光，當者莫不胸腹洞穿，倒地而死。

接連幾聲慘呼，僅餘的幾個人也倒了下去。

曹家小店內外，橫屍遍地，宛如屠場般。

三名白衣人整一整衣衫，踏着死屍走了過來，併肩站在辣手小紅娘面前。

辣手小紅娘看看三人胸衣上所綉飛禽，臉色不禁一變。

但轉瞬間，又恢復了鎮定，舉手理理鬢髮，含笑道：「連百禽宮的人也來了，敢情這票紅貨的價值果眞不小嘛。」

綉飛鷹的白衣人拱手道：「咱們是奉宮主之命，專程爲姑娘而來。」

綉飛鵰的立刻接道：「敝宮主料定姑娘會在此地露面，特命咱們在此恭候。」

綉貓頭鷹的道：「宮主車駕就在附近，請姑娘隨咱們去一趟。」

三人輪流發言，語氣却完全相同，就像從一個人口裏說出來。

由此可見，這三人必然心意相通，熟語合擊之術。

辣手小紅娘似乎有些意外，說道：「爲了一票紅貨，百禽宮主竟然親自趕來了？」

綉飛鷹的道：「宮主此來，非僅祇爲那票紅貨，同時也是爲了要見見姑娘。」

辣手小紅娘說道：「哦！那又是爲了甚麼？」

綉巨鵰的說道：「祇因咱們少主仰慕姑娘武功超凡，風華絕代，渴欲與姑娘一晤。」

辣手小紅娘詫異道：「你們少主見我過？」

綉貓頭鷹的道：「少主雖未見過姑娘，却已因思念姑娘成疾，如今病勢十分沉重，所以務必請姑娘撥冗賜見一面。」

辣手小紅娘忽然臉紅了。

她平生殺人如麻，心狠手

辣，祇有在殺得性起時，眼珠子會發紅，可從來不知道臉紅是甚麼滋味。

現在她居然臉紅了，那是因爲三名白衣人話說得太露骨，太不夠含蓄。

女人沒有不喜歡被異性讚美仰慕的，但像這樣直統統當面說出來，却使人縱有七分喜悅，也難免有三分羞惱。

辣手小紅娘羞惱成怒，怒極反笑，挑了挑眉，道：「這麼說，你們少主很喜歡我了？」

綉飛鷹的道：「正是如此。」

他答得挺快，敢情並未發覺對方的語氣已經不善。

辣手小紅娘哼了一聲，說道：「能被堂堂百禽宮少宮主看中，這眞是莫大的榮幸。」

綉巨鵰的道：「這是少主和姑娘有緣，所以……」

辣手小紅娘搶着道：「所以，我應該受寵若驚，趕緊去向他叩謝封誥，然後就乖乖做百禽宮的妃嬪，將來老宮主一死，我就是娘娘，再等少宮主也死了，我就變成太后，對不對？」

第三名綉貓頭鷹的白衣人越聽越不妙，急道：「姑娘誤會了……」

辣手小紅娘突然仰天大笑，唱道：「不是俺一家兒喬坐衙，說幾句衷腸話，我則道你文學海樣深，誰知道你色膽有天般大。」

三名白衣人大驚失色，不約而同道：「姑娘且慢動手，聽咱們解釋……」

辣手小紅娘那還心情聽他們解釋，寒光一閃，刀已出手。

三名白衣人的武功，却不是泛泛之輩，三人同時一錯身，同時揚手，「錚」的一聲響，手中突然多了三柄細窄而長的軟劍。

三劍交叉斜舉，竟然將辣手小紅娘的刀身架住。

辣手小紅娘神色微變，冷笑道：「百禽宮的袖中藏劍，果然名不虛傳。」

腕間一抖一收，耀眼的刀光突然一化爲三，分向三人劈出。

三名白衣人急忙撤劍旋身，三柄劍車輪般一個疾轉，三條人影各自踉蹌退出四五步。

刀光劍影一觸即分，白衣上灑落幾縷鮮血。

綉飛鷹的左耳不翼而飛。

綉巨鵰的胸前破了半尺長一道裂口。

綉貓頭鷹的傷得最輕，右邊眉毛被刀風削去一片油皮，雖未見血，眉毛却少了半截。

辣手小紅娘緩緩道：「姑念你們是奉命行事，姑娘刀下破例留一次活口，回去轉告你們宮主，等這兒事完以後，他不找我，我也會找上百禽宮去。」

綉飛鷹的道：「姑娘既然傷了百禽宮門下，石家鏢局這票紅貨，就別想能順利得手了。」

辣手小紅娘道：「那是我的事。」

綉巨鵰的道：「咱們宮主本來有意助姑娘取鏢，是姑娘會錯好意，不領百禽宮這份情，逼咱們反助石孝先。」

辣手小紅娘淡淡一笑，道：「那是你們的事。」

綉貓頭鷹的大聲道：「你自恃武功，目中無人，將來一定會後悔！」

辣手小紅娘道：「那是將來的事。」

臉色一沉，接着道：「你們如果不走，現在就要後悔了。」

三名白衣人不敢再說，飛步出店而去。

紅日當空，時已近午。

辣手小紅娘望望天色，再看看滿地死屍，不禁皺了皺眉。

「店家！」

叫了兩聲，無人回應。

其實，曹老頭一家都平安無恙，祇不過被剛才一番砍殺嚇傻了，躲在櫃枱角落裏，誰還敢應聲出來。

辣手小紅娘喃喃道：「看來人已經死光了，不如索性放一把火，連屋子帶屍全燒了吧。」

話才說完，曹老頭已經連滾帶爬奔了出來，哀叫道：「姑娘，千萬燒不得，求求你，千萬燒不得。」

辣手小紅娘忍不住笑道：「好一個糟老頭，看來這破屋子比你性命還重要？」

曹老頭連連磕頭道：「小人已經六十多歲了，一輩子就剩下這幾間破屋，還想留給兒孫遮風擋雨，姑娘，求你殺了我吧，千萬別放火燒房子。」

辣手小紅娘點點頭，道：「好！你起來，我不燒你的房子，也不殺你們，可是你們得替我做點事。」

曹老頭道：「祇要姑娘能饒過咱們，做甚麼咱們都情願。」

辣手小紅娘道：「你家裏總共有幾口子人？」

曹老頭道：「小人還有兩個兒子，一個媳婦，一個小伙計，老

小五個。」

辣手小紅娘道：「都在櫃枱裏麼？」

曹老頭道：「都在。」

辣手小紅娘道：「你把他們全叫出來，先在屋後掘個大坑，把這些屍首埋了，然後把血漬清洗乾淨，桌椅也整頓復原，要像甚麼事都跟沒有發生過的樣子。」

她說一句，曹老頭就應一聲，心裏却不明白她要幹甚麼，口裏又不敢問。

辣手小紅娘道：「等一會，有一隊鏢局達官爺，要押着鏢由這兒經過，他們來的時候，要好好招待，不許露出驚慌失惜的樣子，更不准亂說話。」

曹老頭道：「是。」

辣手小紅娘道：「從現在開始，我也在廚房幫忙做菜，如果他們問起，你就說我是你媳婦。」

曹老頭道：「是……啊，小人可當不起……」

辣手小紅娘笑道：「那就說我是你的女兒也可以，反正，一切都要自自然然，不能有任何破綻，你聽明白了嗎？」

曹老頭連聲道：「明白了，就這麼簡單？」

辣手小紅娘道：「不錯，就這麼簡單，如果你們做得好，事過以後，我會給你們一筆重重的賞錢，足夠你們舒舒服服過一輩子，再也不用擺渡開小店了。」

曹老頭道：「小人不敢盼望賞錢，祇求姑娘高抬貴手，饒過小人一家就心滿意足了。」

辣手小紅娘道：「可是，你們若露了半點破綻，壞了我的事，你知道我會怎麼樣？」

曹老頭忙道：「姑娘請放心，小人絕對不敢壞姑娘的事。」

辣手小紅娘冷冷一笑，道：「那就最好。」

她好像有些疲倦，打個呵欠，在桌邊坐了下來，將那柄剛殺過人的刀，重又包進紅布包袱裏。

曹老頭急忙喚出兒媳和小伙計長順，匆匆動手掩埋屍體，清理店房。

男女老小總共五個人，要掩埋三十多具屍首，本已十分吃力，加以曹老頭年邁，長順又太小，媳婦春娘是個婦道人家，幾曾見過這樣滿屋子血淋淋的死屍，手脚全軟了，那兒幫得上忙。

眞正能動手幹活的，祇不過曹家兄弟兩人而已。

看看已經晌午，屍體才掩埋了一半。

辣手小紅娘皺眉道：「時間來不及了，剩下的屍體暫時別掩埋，先搬進後面屋子裏堆着。」

曹家老大正扛着兩具屍體向外走，聽了這話，連忙轉身回來。

就在他轉身的時候，懷裏忽然掉出一樣東西。

那是個烏黑發亮的小圓牌，落地後直向前滾，恰巧滾到辣手小紅娘脚邊停住。

辣手小紅娘順手檢了起來，才一看，臉突然變色。

那小圓牌正面鏤着七個虎頭，排列成七星形狀，反面刻着十個字：

「虎頭列七星，見令如見人。」

辣手小紅娘的手忽然顫抖起來，臉色一片蒼白，額上也冒出了冷汗。

對這個毫不起眼的小圓牌，她似有太多的恐懼，就像那圓牌上鏤刻的不是七個虎頭，而是七道制人死命的符咒。

曹家老大也呆住了，他怎麼也不明白，一個殺人如麻的女强盜，怎會對一面小鐵牌如此驚惶畏怯？

難道那送他圓牌的蓏衣人，是個更兇惡的强盜？

辣手小紅娘一長身跳了起來，左手飛快地抓住曹家老大的衣領，右手緊緊揑着那塊小圓牌，直湊到他的鼻尖上，低喝道：「這東西是從那兒得來的？快說！」

曹家老大結結巴巴道：「是……是一個客人……給我當……當船錢的……」

辣手小紅娘沉聲道：「那人呢？」

曹家老大向渡口呶呶嘴，道：「還，還在船上……」

話猶未完，辣手小紅娘已經風一般捲出店門，向渡口飛奔而去。

渡船仍泊在岸邊。

蓏衣人也仍在渡船上。

他仍然面向河心，背朝河旁，盤膝坐在艙板上，紋風不動，就像一尊木人。

辣手小紅娘來勢如風，人近船傍，却突然頓住了身形，在離船五尺外就停了下來。

兩道冷電般的目光，瞬也不瞬凝視着蓏衣人的背影，好半晌，才輕咳了一聲：「嗯哼！」

蓏衣人沒有開口，也沒有回頭，就像根本沒有聽見。

辣手小紅娘等了片刻，拱拱手道：「閣下身懷『虎頭七星令』，敢問是……」

蓏衣人仍然不答。

辣手小紅娘又道：「這麼說，閣下就是易北斗易老前輩了？」

蓏衣人毫無反應，既未承認，也沒有否認。

辣手小紅娘道：「這眞是失禮得很，想不到，易老前輩也會爲石家鏢局這票紅貨趕來，早若知道，我也不敢那麼的放肆了。」

蓏衣人仍舊沒有絲毫反應，簡直就像是一尊釘在船板上的假人。

辣手小紅娘却知道，那絕不是一尊假人。

因爲，天下沒有人敢冒充「人王」易北斗，更沒有人敢仿易北斗的「虎頭七星令」。

即使假人也不敢。

議價暗鏢　二八分賬

江湖中人，沒有不知道「人王」易北斗的，無論正邪門派，黑白兩道，祇要見到「虎頭七星令」，莫不膽寒三分，唯命是從。

然而，却沒有任何人眞正見過易北斗的廬山眞面目。

每次「虎頭七星令」出現，易北斗必然就在附近，但每次露面現身的，絕不是同樣一個人。

有時，是個十八歲的小伙子，有時又是個八十歲的老頭兒，甚至有時是男人，有時又是女子，美醜俊妍，千變萬化，令人莫測高深。

有人說：易北斗精擅易容術，故能化身千萬。

也有說：易北斗並不是一個人，共有七位好友，合用一個名字，輪流出現，所以有「虎頭七星令」的刻句。

更有人說：易北斗本是個棄嬰，幼時被一隻母虎啣去，在虎窟中長大，後來却把一窩大小七頭猛虎全殺了，因此才以虎頭排成七星形狀，虎爲獸中之王，故而易北斗就自稱人中之王……

臆測傳言，莫衷一是。但祇有一件事是千眞萬確的，那就是虎頭七星令出現，黑白兩道人物必須退避三舍，誰不遵從？誰就死。

這就難怪辣手小紅娘也會對蓏衣人如此恭敬了。

無奈她一再低聲下氣，那蓏衣人却始終不理不睬，毫無反應。

辣手小紅娘將虎頭七星令恭恭敬敬放在船板上，說道：「老前輩出令現身，想必也是爲了石家鏢局的紅貨而來，這件事，不須老前輩親自出面，晚輩已經安排妥當了，鏢貨一到，便可唾手而得。」

她故意停頓了一下，看看蓏衣人，那蓏衣人並沒有表示，才繼續說道：「事成之後，晚輩情願以四成，奉獻老前輩，聊表一點敬意。」

蓏衣人仍然沒有開口，却緩緩搖了搖頭。

顯然，他對四六拆賬的建議不同意。

但他總算有了表示，總比不理睬要好得多。

辣手小紅娘忙道：「老前輩一定也看見了，爲了這票紅貨，晚輩已經殺了三十餘名黑道高手，並且不惜開罪了百禽宮，晚輩祇取六成，難道還不行麼？」

蓏衣人沒說行，也沒說不行，又恢復了不理不睬。

辣手小紅娘想了想，又道：「好吧，晚輩爲了表示尊老敬賢的誠意，咱們二一添作五，兩份平分，老前輩，總該滿意了吧？」

蓏衣人搖搖頭，却舉起右手，伸出了三個指頭，一字一字道：「三七。」

這是他第一次開口，簡短兩個字，就像一盆冷水澆在辣手小紅娘頭上。

辣手小紅娘幾乎要跳起來，叫道：「甚麼？三七分？老前輩你……」

蓏衣人道：「我七成，你三成。」

辣手小紅娘氣得發抖，苦笑道：「老前輩請憑良心，晚輩出生入死，身擔風險，僅得三成，老前輩却坐在這兒白拿七成，這……」

蓏衣人緩緩道：「這是我對你特別優待，換一個人，我最多給他兩成，還得我老人家心情愉快才行。」

辣手小紅娘道：「老前輩既然抬舉我，就可憐晚輩吧，咱們四六分，晚輩祇取四成如何？」

蓏衣人斷然道：「不行。易某人一向言出必踐，不喜歡跟人討價還價。」

聽他口氣，敢情出生入死劫鏢的是他，坐享其成的倒成了辣手小紅娘。

但是，辣手小紅娘却忍下了這口悶氣，仍然陪着笑臉道：「好吧，老前輩說三七分，晚輩也不敢爭多論少，反正這是意外之財……」

蕪衣人道：「這也是兩厢情願的事，你若覺得太吃虧，現在不幹還來得及。」

辣手小紅娘忙道：「不，晚輩還沒說吃虧，其實，老前輩肯答應晚輩三成，已經是天大恩惠了。」

蕪衣人冷冷道：「你明白就好了。老實說，我老人家拿七成，却要替你承擔多大的風險。」

辣手小紅娘連聲道：「是，是。」

蕪衣人道：「你可知道石家鏢局這趟鏢價值多少？出動了多少高手護送？」

辣手小紅娘道：「晚輩祇聽說這是石家鏢局開業以來，所保的最重一次鏢貨，據傳聞，是京師一位大官托運的，爲了裝載鏢貨，石家鏢局曾經掩門三天三夜，整整裝滿了二十餘輛大車……」

蕪衣人嗤道：「錯了。」

辣手小紅娘一怔道：「錯了？」

蕪衣人沉聲道：「這是創鏢局有史以來所保的最重一次鏢，石家鏢局爲了這趟鏢，曾經掩門三天三夜，這些都不錯，但若說鏢貨裝滿二十幾輛車，却是石孝先故意放的謠言。」

辣手小紅娘道：「哦？」

蕪衣人壓低聲音道：「老實告訴你吧，這是一票暗鏢，雖然價值鉅萬，却並非現銀，而且，除了石孝先親自護送外，還有幾位絕頂高手在暗中隨行保護。」

辣手小紅娘急問：「是那幾位？」

蕪衣人道：「南劍陳雪峯，無影神鞭劉鐵心，再加上一個鐵拂塵寒雲師太。」

辣手小紅娘失聲道：「這不是雲夢三俠麼？」

蕪衣人道：「不錯，正是名震武林的雲夢三俠，你想想看，憑你一個人，能將鏢貨劫到手？」

辣手小紅娘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却懷疑的道：「老前輩這消息確實可靠嗎？」

蕪衣人決然道：「千眞萬確，絕對可靠的。」

辣手小紅娘道：「可是，雲夢三俠都是世外高人，向不涉俗務，尤其鐵拂塵寒雲師太身爲佛門弟子，怎麼肯替石家鏢局護送暗鏢？簡直令人不敢相信。」

蕪衣人道：「信不信是你的事，消息却絕不會假，所以，你剛才任性開罪百禽宮，未曾劫鏢，先樹强敵，實在大大的不智。」

辣手小紅娘雖然有些後悔，口裏却不肯承認，笑了笑，又道：「如今既有易老前輩鼎力相助，難道還怕勝不了雲夢三俠嗎？」

蕪衣人道：「我老人家自信能獨擋雲夢三俠，你有把握勝得了石孝先嗎？」

辣手小紅娘說道：「那倒沒有甚麼困難。」

蕪衣人道：「萬一百禽宮插手呢？」

「這……」

辣手小紅娘遲疑了，她雖然自負能勝過石孝先，却沒有把握同時制勝石家鏢局和百禽宮高手。

沉吟了好一會，才聳聳肩道：「百禽宮目的也在劫取鏢貨，論理不至於反助石家鏢局吧？」

蕪衣人輕笑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個人若在情場失意，因愛成恨，是甚麼事都幹得出來的。」

辣手小紅娘不覺低下了頭。

蕪衣人道：「現在祇有兩個辦法，一是你盡快找到百禽宮宮主，用言語先安其心，要他參與劫鏢，再給他一成好處，不過，那一成得從你份內扣除。」

辣手小紅娘道：「第二個辦法呢？」

蕪衣人道：「第二個辦法，由我老人家獨自對付雲夢三俠和百禽宮，讓你下手劫鏢，但事後必須改爲二八拆賬。」

辣手小紅娘心裏暗駡，却不敢當面反抗，默然良久，終於點頭道：「晚輩願意選擇第二個辦法，寧可少拿一成，也不願白白便宜了百禽宮。」

蕪衣人仰面看了看天色，道：「既然如此，我老人家索性再助你一臂之力。」

從袖中取出兩粒藥丸，反手擲在船板上，道：「這兩粒藥丸，黃色的是迷藥，白色的是解藥，你將黃色藥丸放進酒或茶水裏，任他雲夢三俠功力再高，也會被迷倒，但是，石孝先爲人很精明，可能要你先嘗茶酒，你必須預先服下白色藥丸化解迷藥，才不會露出破綻。」

辣手小紅娘連忙收拾起藥

丸，道：「多謝易老前輩。」

蕪衣人道：「彼衆我寡，一切以智取方爲上策，能夠不動手，最好就不要動手，你先去店裏準備，到時候，我老人家自會露面。」

辣手小紅娘連聲答應，高高興興的去了。

等她去遠，蕪衣人才緩緩轉身，拾回那面「虎頭七星令」，反覆看了看，低笑道：「虎頭列七星，見令如見人。呸！見你娘的大頭鬼去吧！」

「咕咚」一聲，虎頭七星令牌被摔進河裏。

盪漾的水波中，映出易北斗的臉。

這位使黑白兩道聞名膽喪的一代人王，竟然是個三十來歲的年輕人。

* * *

曹家小店內的屍體已經全部搬進了後房臥室。

地上血漬，也已清洗乾淨，桌椅都恢復了原狀。

曹家兄弟倆和小伙計長順，被辣手小紅娘趕入後面柴房，店裏祇剩下曹老頭和春娘，一個掌櫃，一個當爐。

辣手小紅娘也改變了裝束，用一件土布女衫，遮住身上紅衣，臉頰塗些油汚，掩去本來面目，手臂彎搭着一塊抹桌面，完全一副小姑娘模樣。

陷阱已經佈置妥當，祇等石家鏢局的紅貨運到了。

午刻將半，遠處突然傳來馬蹄聲。

辣手小紅娘跳了起來，沉聲對曹老頭翁媳倆道：「你們聽清楚，神態要從容鎭定，就像平時一樣，誰要敢亂說一個字，露出一絲破綻，你們全家五口，一個也別想活。」

曹老頭戰戰兢兢的道：「是……是的，我們一定照姑娘的吩咐做，絕不敢多開口。」

辣手小紅娘揮手道：「記住，快去接待客人。」

曹老頭喏喏連聲，急忙奔出櫃枱，兩匹健馬已到了店門口。

馬上坐着兩個年逾半百的老人，一個文士打扮，背後斜插一柄四尺闊劍。另一個滿臉濃鬚，神情威猛，腰際纏着一條烏金絲繞的長鞭。

南劍陳雪峯和無影神鞭劉鐵心。

兩騎馬在店門外山坡上一齊勒住，曹老頭連忙含笑上前招呼道：「二位爺是要過渡嗎？」

南劍道：「不錯，這渡口是你經營的麼？」

曹老頭道：「是。」

無影神鞭道：「就祇有河邊那一條小船？」

曹老頭道：「是，但一趟載送兩人兩騎，還能載得動。」

無影神鞭道：「可是咱們一共有五人五騎……」

話未完，南劍已搶着道：「這是個荒僻小渡口，自然船隻簡陋，說不得，祇好分批過去了。」

曹老頭道：「二位爺請先在小店休息一會，小老兒立刻叫人去準備渡船。」

南劍點點頭，道：「好，多預備酒食，咱們也有些餓了。」

兩人下馬，把韁繩交給曹老頭牽走，却負手併立在山坡前閒眺。

無影神鞭忽然低聲道：「這渡口形勢險要，却怎會如此平靜？」

南劍道：「不錯，我也覺得情形有些反常，咱們得特別謹愼才好。」

無影神鞭道：「你先進店裏等候，兄弟去搜搜那條渡船。」

南劍點頭道：「多加小心。」

緩步走進店內。

剛坐下沒一會，辣手小紅娘便低着頭迎了過來，一面拭抹桌子，一面問道：「客官想吃點甚麼？」

南劍隨口答道：「先來兩壺酒，另外準備幾份熱食，咱們還有幾位朋友，隨後就到。」

辣手小紅娘又道：「一共有幾位客官？早些吩咐了，廚下好準備。」

南劍陳雪峯道：「連咱們，共有五個人……」

話聲突然一頓，兩道炯炯迫人的目光落在辣手小紅娘的手背上。

那雙手，又細又白嫩，雖然握着抹桌布，却絕不像做過粗活的手。

目光再由雙手移向辣手小紅娘臉上，那張塗了油汚的臉，也不像受過風霜日晒的樣子。

南劍心中一動，道：「姑娘是這店裏的……」

辣手小紅娘忙道：「我叫小桃，這爿小店就是我爹經營的，啊！那邊櫃枱就是我爹，掌廚當爐的就是我大嫂春娘。」

南劍輕哦了一聲，笑道：「小桃姑娘大約不常在店裏幫忙吧？」

辣手小紅娘道：「是嘛，我爹

最疼我，總不讓我幫忙店裏的事，咱們本來僱了個小伙計，今天正好告假回去了，我才出來幫忙跑跑堂。」

南劍道：「這就是了，我看姑娘這雙手，就不像做粗活的了。」

辣手小紅娘忙縮手藏在身後，却故作羞怯的笑了笑，道：「不來啦，爺幹嘛拿人家的手取笑。」

南劍哈哈笑道：「不是我取笑，是你爹太疼你，荒野渡口，想不到竟有如此標緻的姑娘，難怪你爹捨不得敎你幫忙店務了。」說着，一伸手，竟扣住了辣手小紅娘的左腕脈門。

辣手小紅娘絲毫沒有躲閃，任他扣拿着手腕，却裝作吃驚道：「爺，你這是幹甚麼？咱們雖然做小生意，却是規規矩矩的人，請你快放手。」

南劍非但不鬆手，反而斜睨笑道：「姑娘今年十幾了？」

辣手小紅娘道：「十六歲了，爺問這幹甚麼？」

南劍道：「還沒有婆家吧？」

辣手小紅娘低下頭，不言語。心裏却在暗罵：姓陳的，老不修，姑奶奶且讓你佔點便宜，等一會非多砍你幾刀不可。

辣手小紅娘不答，却以求助的眼光望着曹老頭，羞怯的叫道：「爹……你看嘛，這位爺越說越不像話了。」

曹老頭見她手腕被扣住，心裏突然生出一股衝動。

他雖然不知道南劍的來歷，看外貌，不像是壞人，而辣手小紅娘在店裏肆意屠戮，現在又强迫佈置陷阱，分明沒有存甚麼好心，如果趁此機會，揭發她的圖謀，豈不是就……

啊！不行，萬一事情鬧開，這兩位客人却制不住她，自己全家五口就別想活命了。

正拿不定主意，南劍忽然大笑着放了手道：「好一個逗人喜愛的小姑娘，店家，你有這樣一個女兒，下半輩子就不用愁了。」

雲夢三俠　隨行護送

辣手小紅娘脫開手，早已一溜煙跑回廚下。

曹老頭却暗暗嘆了一口氣，苦笑道：「小孩子不懂事，客官請多包涵。」

口裏在客氣，心裏却在惋惜：你別看她外表逗人喜愛，那兒知道她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王。

辣手小紅娘再從廚下回來，在桌上佈好五副杯筷和兩壺酒。

她好像對南劍仍懷着戒懼，總是低着頭，離他遠遠的，放下杯筷，立刻又轉回廚房。

不一會，無影神鞭也回到店中。

南劍低聲問道：「可有甚麼發現？」

無影神鞭道：「沒有，渡船和碼頭附近都很平靜，看來風聲並未洩漏。」

南劍搖了搖頭，說道：「你不要太小覷黑道中人，那些人耳目靈敏，若說風聲能完全瞞過他們，那是絕不可能的，但此地居然如此平靜，却令人想不出其中的緣故來。」

無影神鞭道：「反正咱們多加小心，祇等渡過這條河，平安抵達海口，以後就不用擔心了。」

南劍陳雪峯輕吁一聲，說道：「但願如此……」

正說着，馬蹄聲入耳，山道上又馳來三騎快馬。

南劍和無影神鞭，雙雙起身，迎了出去。

來的是兩男一女。

女的最前面，一身灰色緇衣，項垂佛珠，年紀在五旬左右，雙目精光閃爍，衣領後斜插着一柄拂塵。

不用猜，這老尼姑準是雲夢三俠中功力最高的「鐵拂塵」寒雲師太。

石家鏢局的局主石孝先却走在最後，穿一件寶藍色夾袍，下擺紮在腰際，裸出淺花緞質褲管，一副倒趕千層浪血色護腿，背背九環金刀，國字臉，臥蠶眉，混身勁裝，器宇軒昂，不愧是名震江湖的鏢局主人。

兩騎中間馬鞍上，却是個文弱公子。

此人衣着華麗，中等身材，沒有携帶兵刃，臉上却垂着一幅厚厚的面紗，令人無法分辨他的五官臉貌，也無從估計他的年齡，從衣着和打扮看，頂多二三十歲，而且十分瘦弱。

但寒雲師太和石孝先兩騎馬，一前一後護衛着他，却顯得對他頗爲尊敬的樣子。

除了這三人三騎，並無一輛鏢車，沒有一個趟子手或隨行人。

三人身上和馬匹上，也看不出有甚麼特別值錢的物品，那蒙面文弱公子雖然帶着一個小包

袱，份量也並不沉重，就算裏面全是黃金，最多也祇有百把兩而已。

這就是石家鏢局承保的重鏢？連人帶馬一齊算上，也說不上「價值鉅萬」呀？

就爲了保這趟鏢，居然值得邀請「雲夢三俠」隨行護送？

就爲了這趟鏢，連「人王」易北斗和百禽宮也驚動了，還害得辣手小紅娘一口氣宰了三十多黑道高人……

這，簡直是天大的笑話嘛。

辣手小紅娘的心，已經冷了一半，如果不是跟易北斗有約在先，她眞想撒手走了。

*　*　*

幸虧她並沒有眞走。

因爲她忽然發現雲夢三俠和石孝先，對那文弱公子表現得太尊敬，尊敬得簡直有些近乎巴結。

而且，那文弱公子對手中包袱也太重視，一直緊緊抱在胸前，好像生怕會失落了似的。

唔！包袱裏，一定有珍貴東西。或許是罕世難求的古玩，或許是價值連城的珠寶……

易北斗不是說過：這是一趟暗鏢，雖然價值鉅萬，却並非現銀。

不錯，就是那個包袱。

辣手小紅娘心又動了。

就在這時候，雲夢三俠和石孝先已經像捧鳳凰似的，將那文弱公子迎進店內。

文弱公子朝南坐下，擺了擺手，雲夢三俠和石孝先才敢側着身子坐下。

四個人左右橫坐，却空着北方座位無人佔用。

剛坐下，寒雲師太便擧目四顧，並且低聲道：「附近有沒有查看過？」

無影神鞭搶着答道：「已經搜查過，一切都很平靜。」

寒雲師太道：「船隻呢？」

無影神鞭道：「也查過了，祇是，這兒僅有一艘小船，每次能載兩人兩騎。」

寒雲師太想了想，道：「那倒不要緊，稍等飯後，你們可以過河去，然後放空船回來載運馬匹，咱們留在最後過渡，這樣反而比較安全。」

說着，眼睛望了望那文弱公子，口裏却向石孝先問道：「石施主有甚麼意見沒有？」

石孝先道：「全憑師太作主。」

寒雲師太點點頭，道：「自從離京，我心中就始終有一種預感，總覺得途中一定會發生事故，但直到現在，竟然平安無事，倒的確出人意外。」

石孝先道：「這是三俠威名遠播，那些宵小之輩，自然不敢輕捋虎鬚了。」

寒雲師太正色道：「事情決不會這樣簡單，江湖黑道中，頗有幾個難纏的人物，如果石施主以爲他們會畏懼我們三人那點虛名，那就太小覷他們了。」

石孝先道：「師太指的是……」

寒雲師太道：「譬如說：人王易北斗，羅浮百禽宮，還有辣手小紅娘這批人，個個都是桀傲不馴的脚色，他們除非沒有得到風聲，祇要得到風聲，沒有不下手的道理。」

石孝先點點頭，沒接口，顯然，他也同意了寒雲師太的看法。

無影神鞭道：「咱們久聞那易北斗的名字，始終沒有遇見過，他若眞來，兄弟倒要會會他。」

南劍道：「聽說那易北斗早已洗手退隱，多年未再在江湖出現，祇不知道這消息確不確實。」

寒雲師太道：「黑道中人，行踪飄忽，時隱時現，誰也無法肯定，連我們三個不也是一樣，歸隱許多年，現在照樣又入江湖了。」

無影神鞭說道：「咱們這次的情形不同……」

寒雲師太截口道：「我們有我們的原因，人家有人家的理由，我並沒有說易北斗一定會現身，但防着點總是好的。」

無影神鞭憤憤的道：「他不來算他運氣，他若來時，兄弟憑腰際神鞭，非讓他『人王』變成『驢孫子』不可。」

寒雲師太一皺眉，說道：「瞧你，老毛病又犯了，幾十歲的人，說話還這樣粗鄙。」

無影神鞭望了那文弱公子一眼，連忙避席欠身道：「黃……黃公子恕罪，在下是個粗人，話一多，就忍不住帶出髒字，眞是該死！」

那文弱公子居然沒有回禮，也沒有開口，祇擺了擺手，示意無影神鞭不必太多禮數。

旁邊的石孝先却替他回答道：「劉大俠請坐，出門在外，原應該隨便些，用不着太拘泥了。」

這情形，直看得小紅娘暗暗

納罕。

甚至曹老頭翁媳，也對那位從未開過口的文弱公子充滿懷疑。

他究竟是甚麼身份？幹嘛用面紗蒙臉？同行四位武林高人，爲甚麼都對他如此恭敬？

若說他也是護送暗鏢的武林高手，外貌和年齡都不像。

若說他是鏢貨的主人，頂多有幾個錢，石孝先和雲夢三俠，怎會對他這樣巴結的？

他除了緊緊抱着那個小包袱，始終沒有說過一句話，但石孝先和雲夢三俠對他恭而敬之，他竟然端坐領受，一點都不客氣。

世上有誰能令雲夢三俠如此恭敬？又有誰夠資格公然領受雲夢三俠的恭敬？

辣手小紅娘把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在腦海裏反覆衡量，怎麼樣也想不出這個人來，內心不免暗生戒意。

她決定在下手之前，一定得先設法探出那神秘公子的身份，至少要證明他是不是武林中人。

恰好這時候，春娘已將酒菜備好，正等着送上桌子。

辣手小紅娘考慮了一下，終於把捏在掌心的藥丸重又收起，用木盤托着酒菜，低頭走了出去。

* * *

桌上幾個人大約都有些餓了，看見了熱騰騰的酒菜送到，都自動來幫忙端菜取酒。

寒雲師太取出一支銀針，先將酒菜一一試過，證明無毒，才由石孝先雙手捧到黃公子面前。

南劍陳雪峯便搶着拿起酒壺，親自替他斟酒。

那位黃公子既未禮讓，也沒有客套，竟好像視爲理所應當，受而無愧。

辣手小紅娘故意留在桌邊不走，盡拿眼睛往着那位黃公子臉上瞧，掩口輕笑不止。

石孝先臉色一沉，道：「小姑娘，這兒不用你侍候了，你去吧！」

辣手小紅娘笑道：「我看這位公子爺好奇怪喲，臉上掛着一塊布，怎樣吃東西呢？」

石孝先揮手叱道：「去！去！去！小孩子不許在這兒胡說八道。」

辣手小紅娘撇撇嘴，裝作十分委屈的樣子，嘀咕道：「去就去，幹嘛那樣兇霸霸的，人家又沒有說甚麼，難道看看也不行呀？」

說着，故意裝出生氣的模樣，一扭身子，却將手中空木盤暗向那黃公子肘部撞了過去。

黃公子雙手抱着包袱，辣手小紅娘的目的，就是想把那個包袱撞落地上，試試裏面是甚麼東西。

眼看就要撞上了，那黃公子居然毫無警覺，並未閃避。

辣手小紅娘正暗暗高興，冷不防一隻手橫伸過來，不早不晚，恰好按住了木盤邊沿。

祇聽寒雲師太徐徐說道：「姑娘，當心一些，別撞着客人了。」

辣手小紅娘忙道：「啊！對不起，老師太，沒碰着你吧？」

寒雲師太道：「碰着我，倒沒有甚麼，你若碰着這位公子，祇怕要吃不完兜着走。」

辣手小紅娘舉手拍拍胸口，道：「幸虧沒碰着，敢情這位公子身上有病，經不得撞碰的？」

寒雲師太道：「你怎麼知道他身上有病？」

辣手小紅娘道：「我猜這位公子多半感染了風寒，不然，幹嗎臉上戴着面紗？那一定爲了怕河邊風太大。」

寒雲師太說道：「不錯，原來你很聰明。」

辣手小紅娘道：「我胡亂猜猜罷了，這位公子果眞受了風寒，我叫嫂子做一碗濃濃的薑湯，加些紅糖，吃下去發一身汗，很快就會好了。」

寒雲師太道：「謝謝，他已經吃過藥，不勞費心。」

辣手小紅娘道：「眞的一點都不麻煩，我這就去告訴嫂子……」

石孝先突然一伸手臂，冷冷說道：「站住！」

辣手小紅娘道：「這位客官，還有甚麼吩咐？」

石孝先目光如電，冷冷注視着她的眼睛，沉聲道：「你是這店裏的甚麼人？叫甚麼名字？」

辣手小紅娘道：「我叫小桃，這店就是我們家開的。」

石孝先道：「啊？是眞的麼？」

辣手小紅娘道：「騙你幹嘛？不信你問他。」手一揚，却指着南劍陳雪峯。

南劍微微一笑，道：「不錯，她是店家的女兒。」

石孝先皺眉道：「這就奇怪了，我怎麼沒有看見過你？」

辣手小紅娘暗吃一驚，急忙

勞山牛家五兄弟齊攻小紅娘……

笑着道：「我也沒有見過你呀，大約你從前沒來過咱們曹家渡。」

石孝先道：「半月之前，我曾經從這兒經過，記得那時是個半樁小子跑堂。」

辣手小紅娘笑道：「對，他叫長順，是我們僱的伙計，今天剛好告假回家去了。我平時都住在城裏姨媽家，爹不許我幫忙幹活，怕我把手做粗了，難怪你沒見過我。」

石孝先輕哦一聲，似有些半信半疑，揮揮手，道：「這兒沒你的事，你快回廚房裏去，未得呼喚，不必過來侍候。」

辣手小紅娘有些不甘心，但眼角一瞟店門外，忽然得意的笑了。

「咱們是開店做生意的，諸位不用我侍候，我還得侍候別的客人呀。」

「現在那有別的客人？」

「喂，那不是進來了嗎？」

一點也不錯，門口正施施然走進來一個人。

來的是個年輕人，三十不到，書生打扮，衣着很陳舊，脅下夾着一把雨傘，一個包裹。

使辣手小紅娘心裏暗喜的，正是那個包裹。

因爲那包裹狹狹長長的，分明是件兵刄，而且，包兵刄的是一件蔴布外衣。

辣手小紅娘一眼就認出來，那正是人王易北斗剛才所穿的蔴衣。

至於書生的年齡，已經用不着去推測眞假了，易北斗經常用不同的化身出現，剛才既能扮成老頭兒，現在何嘗不能改扮成窮書生。

寒酸書生　請求搭渡

石孝先和雲夢三俠對這位窮書生的出現，都同時產生了警惕，大家停止了吃喝，目光都齊齊投注在窮書生身上。

南劍陳雪峯低聲道：「此人來得好古怪，咱們騎馬他步行，怎麼一路上從未看見他？」

寒雲師太道：「山路不止一條，也許他是由別的地方來的。」

無影神鞭擲箸欲起，道：「小弟去盤盤他的底……」

寒雲師太沉聲道：「不許造次，這兒是渡口，人人都來得，別沉不住氣。」

微頓，舉起酒杯，說道：「咱們吃咱們的，多注意他就行了，

萬一有事故，石施主祇管護衛黃公子，凡事都由咱們三人應付。」

議論間，那窮書生已在門口一張桌子邊坐了下來。

辣手小紅娘立刻迎過去，一邊抹桌子，一邊問道：「相公，要吃點甚麼？」

窮書生抬起臉，對她露齒一笑，道：「對不起，我祇在這兒坐一坐，不吃東西行嗎？」

祇坐不吃東西？那怎麼行。

辣手小紅娘連忙壓低聲音道：「喂！這樣不太好，你得多少吃點東西，別讓他們起疑心。」

窮書生却尷尬地道：「可是，我身上沒有錢呀！」

辣手小紅娘道：「不要大聲嚷嚷，你裝窮也不能太過份，吃碗陽春麵該吃得起吧。」

窮書生苦笑道：「我是眞窮，不是裝窮。」

辣手小紅娘不想跟他多嚕囌，逕自扯開喉嚨向廚房叫道：「陽春麵一碗，多加青菜。」

誰知那窮書生突然跳了起來，連連搖手道：「不要，不要，我在路上已經吃過一個乾饅頭，實在吃不下東西了。」

辣手小紅娘氣得狠狠瞪了他一眼，嘎聲道：「你這是甚麼意思？怕人家不注意你嗎？」

窮書生愁眉苦臉道：「姑娘，我眞的沒有錢，你何必要我當場出醜嘛。」

辣手小紅娘怔了怔，道：「你究竟是甚麼人？」

窮書生道：「我是個落第秀才，舉試累次不中，才落魄到這步田地。」

辣手小紅娘詫道：「這麼說，你不是易老前輩？」

窮書生嘆口氣，道：「姑娘，別提『往前背』，就是被這句話害的，未入場時，大家都說要『往前背』，誰知題目都出在後半截，可把我們這些『老往前背』的人整慘了。」

辣手小紅娘張口瞪目，有如墮五里霧中。

看情形，這窮酸不像是易北斗，可是，他怎麼會有那件蔴布外衣呢？

如果他是易北斗，爲甚麼又故意裝瘋賣傻，不肯透露身份？

辣手小紅娘有些窘，也很氣，心裏暗道：你裝傻，難道我就不會裝傻？反正咱們是二八拆賬，你分八成的不急，我還急個屁。

想到這裏，索性賭氣轉回廚房去了。

那窮書生如釋重負般嘆了口氣，搖搖頭，仍舊坐下，不吃不喝，祇望着店外的河水發呆。

他好像眞是窮得一文不名，正爲渡河的船錢發愁。

這些經過，石孝先和雲夢三俠都看在眼裏，他們雖然沒有聽見辣手小紅娘說了些甚麼，却已感覺到，這窮書生來路很可疑。

無影神鞭幾次想去盤問，都被寒雲師太用眼色制止，並且密囑衆人快些吃喝，早早過渡，不必去招惹是非。

那文弱公子吃得很少，蒙臉面紗始終沒有取下來過，吃東西時也不例外。

窮書生發了半天呆，突然回頭望望文弱公子，竟起身走了過來。

寒雲師太等人臉色齊都一變，不約而同放下了杯筷。

辣手小紅娘心裏得意的笑道：好啊，你總算沉不住氣了吧？

窮書生先向文弱公子露齒一笑，然後抱拳當胸，長長一揖，道：「敢問兄台也是準備要過渡嗎？」

文弱公子默然不答。

石孝先却接口說道：「閣下有甚麼指敎？」

窮書生道：「不敢，小可祇是想請敎一下，諸位是否也要往南岸去？」

石孝先道：「是又如何？」

窮書生笑道：「不瞞諸位說，小可一介窮儒，千里返鄉，身上已無餘資，如果諸位也要過河，不知能否携帶携帶，讓小可搭一次便船。」

石孝先搖頭道：「對不起，你我素昧平生，歉難同船。」

窮書生似乎未料到會被人一口回絕，怔了怔，才尷尬地笑一笑，又道：「這位老管家，何苦拒人於千里之外呢？小可雖然貧窮，也算得是斯文中人，跟貴上同列杏壇，何況諸位人馬衆多，總難一次渡過，携帶個把人，祇是頷首之勞，對諸位並無損失……」

石孝先冷冷道：「在下說過了，素昧平生，歉難同船，難道閣下沒有聽見？」

窮書生道：「老管家，出門在外的人，總要與人方便，小可祇求舷邊一席之地，老管家又何必……」

石孝先道：「閣下，你可知道咱們是甚麼人？」

窮書生搖搖頭，道：「不知道。」

石孝先道：「讓我老實告訴你吧，咱們是鏢局的人，身有重任，不便跟陌生人同船，萬一有甚麼意外，咱們承擔不起，閣下也難脫關係。」

窮書生哦了一聲，連忙作揖道：「原來如此，這倒是小可太冒失了，對不起，對不起。」

石孝先反而有些不好意思，道：「情非得已，希望閣下多原諒。」

無影神鞭個性耿直，見那窮書生滿臉失望之色，心裏倒覺得不忍，道：「相公眞的急着要過河？」

窮書生道：「正是，小可落魄異鄉，窮途潦倒，家中却有老母倚閭而望。」

無影神鞭道：「既然如此，你就跟着我一起過渡吧。」

窮書生道：「眞的麼？」

無影神鞭道：「等一會我和這位陳兄要先過去，你可以跟咱們一同走，祇是有個小小條件。」

窮書生忙道：「任何條件小可都願意接受，請儘管吩咐。」

無影神鞭道：「把你那隨身包袱給咱們看看，你願意嗎？」

「這……」窮書生臉上一紅，赧然道：「包內祇有幾件舊書破衣，實在不堪入目。」

無影神鞭道：「東西破舊沒有關係，咱們祇是恐怕那裏面藏着兵器，不能不防萬一。」

窮書生急急道：「小可是本本份份的唸書人，怎麼會帶着兵器？」

無影神鞭道：「如果沒有，看看又何妨？」

窮書生想了想，嘆道：「好吧，承諸位答允携帶小可過渡，諸位就是小可的恩人，我也顧不得羞愧了。」

說着，將包袱雙手遞給了無影神鞭。

無影神鞭先拿在手裏掂了掂，份量很輕，不像有兵器的樣子，再解開外面蔴衣，裏面果然僅有兩件舊衣，幾本破書和三四個乾硬饅頭。

這證明窮書生說的不假，他的的確確已經落魄得不名一文，才靦覥求搭便船。

無影神鞭倒有些不好意思，順手將一錠大約十兩重的銀塊塞進包袱裏，笑道：「這算是咱們送給你的旅費，你先吃點熱食，略等片刻，咱們用完飯，會招呼你一同上船。」

那窮書生接回包袱，却把銀子仍舊還給無影神鞭，道：「小可祇求搭一次便船，諸位的盛情，小可心領，却不敢收取諸位的銀錢。」

無影神鞭詫道：「這是爲甚麼？」

窮書生道：「小可雖窮，也是聖人門徒，君子不受嗟來之財，古有明訓，小可豈敢因貧窮而沾辱聖門清譽，這一點，務必求諸位體諒。」

無影神鞭眼中一亮，肅然起敬道：「相公節操如此清高，令人好生敬佩，適才多有冒瀆失禮，這點薄敬，就算劉某表示一份歉意如何？」

窮書生道：「那就越發不敢領受了，劉兄如當小可是朋友，咱們君子論交，若涉及財帛，豈非太俗氣。」

無影神鞭心裏更加敬佩，忙道：「不錯，不錯，劉某終是個俗人，想的盡是這些俗念，相公休見怪，今天咱們這個朋友交定了。」

窮書生道：「小可一介貧儒，怎敢高攀。」

無影神鞭道：「君子論交，說甚麼貧富，在下劉鐵心，請問相公高姓大名？」

窮書生道：「不敢，小可姓易，賤名北斗。」

「啊……」

易北斗。

這三個字，就像三根尖銳的針，突然刺進了衆人的耳朵。

雲夢三俠和石孝先都大吃一驚，不約而同跳起身來，帶刀的抽刀，佩劍的拔劍……

最興奮要算辣手小紅娘，她耐性等了許久，等的就是這一刻，現在總算等到動手的時候啦！

不過，她興奮雖然興奮，並沒有搶先出手，因爲她心裏仍在耿耿難忘「二八」拆賬的窩囊氣，所以祇遠遠站在廚下，存心坐山觀虎鬥，看看易北斗怎樣應付雲夢三俠。

誰知那窮書生已經嚇傻了，瞪目望着雲夢三俠，吶吶道：「諸位……這是做甚麼？難……難道我說……說錯話了……」

無影神鞭沉聲道：「你是易北斗？」

窮書生道：「是啊，我的名字就叫易北斗。」

南劍道：「是容易的易，北斗

七星的北斗兩個字?」

窮書生道:「沒有錯呀,就是這幾個字。」

南劍冷哼了一聲,道:「這麼說,閣下就是名滿江湖的人王易北斗了?」

窮書生搖手道:「諸位千萬不要誤會,我雖然名字叫易北斗,却不是甚麼人王,也沒有名滿江湖,諸位請相信我,我祇是一個落第秀才。」

無影神鞭眉頭微皺,道:「那你為甚麼偏偏也叫易北斗呢?」

窮書生哭喪着臉道:「名字是父母取的,我有甚麼辦法,我父親姓易,我也祇好姓易,北字是輩份排行,我們家以前是開米店的,我哥哥叫易北擔,我叫易北斗,還有個弟弟叫易北升……」

無影神鞭道:「你不是江湖中的巨盜易北斗?」

窮書生道:「當然不是,我若是盜匪,剛才你送我銀子怎會不要。」

無影神鞭想了想,突然低喝道:「好!我倒要試試你的眞假。」

右臂探處,勁風應手而生,軟鞭已像靈蛇般飛捲了過來。

窮書生失聲尖叫道:「救命呀……」

呼聲未落,雙足腿彎已被軟鞭纏住。

無影神鞭本來站在店屋內側,不知何時已掠到店門,手腕一抽一抖,竟將窮書生凌空拋出店外。

窮書生身軀離地,早嚇得半死,兩手緊緊抱住頭,連「救命」也叫不出來了。

就在他那將墮地的刹那,無影神鞭又疾追而到,長鞭一捲,纏住他的腰際,喝一聲:「起!」再度將他拋向空中。

窮書生身不由己,倏起倏落,變成一個凌空旋轉的「陀螺」。

無影神鞭就成了玩「陀螺」的人,長鞭飛捲,人影起落,在曹家小店門前大展神鞭絕技。

接連七八次拋擲,無影神鞭才收了手,托住窮書生的身子,將他輕輕的放落地面。

窮書生却已臉色蒼白,氣喘吁吁,整個人就像麵條似的,站也站不直了。

無影神鞭笑了笑道:「看來你的話不假,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此北斗非彼北斗。」

窮書生祇是搖頭喘氣,說不出話來。

無影神鞭拍拍他的肩頭,道:「易相公,你先去船上休息,咱們就這一塊兒過河去。」

窮書生感激的點了點頭,一步一晃,自向坡下去了。

* * *

辣手小紅目睹這番經過,不禁納悶起來。

她絕不相信世上眞有這種巧事,兩個易北斗會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出現,尤其那窮書生還帶着蔴布外衣。

但如果窮書生的確就是人王易北斗,為甚麼寧受戲弄,不肯動手呢?

難道他是存心「扮豬吃老虎」,準備等紅貨過江之後,一個人獨吞?

嗯!很可能,這倒不可不防。

辣手小紅娘望望文弱公子須臾不肯離手的包袱,心裏冷笑一聲,急忙轉身進入柴房,將曹家兄弟倆放了出來,連哄帶嚇,暗暗叮囑了一番話……

等她再回到店內,無影神鞭和南劍正牽着馬匹,準備下船。

辣手小紅娘故作殷勤道:「爺們要走啦?怎麼不再喝一壺酒就走?」

南劍笑道:「咱們有急事,必須先走,姑娘把酒留着,等我回來時,連謝媒酒一塊兒喝吧!」

辣手小紅娘臉上裝作羞怯的樣子,心頭却在暗罵:姓陳的,先走算你幸運,且等姑奶奶收拾了這三個,那時叫你哭不出來。

目送南劍和無影神鞭上了船,渡船也駛離碼頭,辣手小紅娘不覺仰面向天,長長吐了一口氣。

挑撥離間　誣栽罪名

現在,她已經不必再去猜測窮書生是不是眞正的易北斗了,就算是的,對大局也沒有影响。

店裏祇剩下寒雲師太、石孝先和那文弱公子,一旦動手,石孝先勢必要全力護衛那文弱公子,眞正需要對付的,不過寒雲師太一人而已。

辣手小紅娘沒有跟寒雲師太動過手,也久聞老尼姑一柄鐵拂塵,在雲夢三俠中功力最高,但她深信自己威震江湖的「出鞘一刀」,必然可以穩操勝券。

祇要解決了寒雲師太,石孝先更是「馬尾綁豆腐」提也不用提啦。

她再看看文弱公子手裏那個包袱,忍不住綻露出得意的笑容。

那個包袱現在雖然還在文弱公子的手裏,幾乎已等於就是辣手小紅娘囊中之物了。

如果東西到手,易北斗又不在,那時候……嘿嘿……

想到得意處,正沾沾自喜,目光忽然接觸到一張笑臉。

那是寒雲師太,正含笑向她招手,道:「姑娘,請過來一下。」

辣手小紅娘狐疑地道:「老師太還要添酒麼?」

寒雲師太道:「不是,你過來,我要問你一句話。」

辣手小紅娘心念疾轉,人却有些遲疑起來。

她倒不是害怕,而是在考慮要不要帶着兵刃。

藏刀的包袱,就在櫃枱內伸手可及的地方,如果要動手,現在也該是時候了。

然而,寒雲師太的笑容很和善,又使她有些猶豫,易北斗也曾說過:能不動武,最好不要動武,對方並非無名之輩,縱能獲勝,也必然很吃力。

她迅速衡量了一下利害得失,終於空着手走出櫃枱。

寒雲師太也親切的迎過來,低聲道:「姑娘,你們家有方便的地方麼?」

哦!敢情老尼姑急了,想入廁。

辣手小紅娘連忙點頭道:「有啊,就在後院靠柴房旁邊那一間。」

寒雲師太道:「麻煩你帶我去,好不好?」

辣手小紅娘毫不思索道:「好,你跟我來。」

這眞是好得不能再好了,最難對付的雲夢三俠,兩個過了河,一個要入廁,剩下石孝先,那還不是「甕中捉鼈」——手到擒來。

她祇顧高興,却沒想到廁所一邊是柴房,另一邊靠着臥房。

柴房裏,還關着一個小伙計長順。

臥房裏,更「熱鬧」,堆着滿滿一屋子死屍。

* * *

寒雲師太走近廁所門前,突然停步,聳聳鼻子道:「咦!這是甚麼氣味?」

辣手小紅娘道:「氣味?那一定是廁所很久沒有清洗了,有些臭。」

寒雲師太道:「不對,不對,這是血腥味。」

辣手小紅娘心裏「噗通」一跳,連忙笑道:「哦,我想起來啦,咱們今天清早才宰了一頭羊,八成是羊血沒有沖洗乾淨,老師太的鼻子可眞靈,怎麼一下子就聞出來了。」

寒雲師太皺皺眉,突然一側身,竟拉開了柴房的房門。

小伙計長順祇當是辣手小紅娘進來了,急忙跪下,連連磕頭道:「姑娘饒命……姑娘饒命……」

寒雲師太忽然變色,沉聲道:「這孩子是甚麼人?」

辣手小紅娘臉上也變了顏色,故作驚怒之狀,道:「好呀!小鬼,原來是你躲在柴房裏,上次你偷東西,咱們饒了你,你倒食髓知味,又來下手了。」

說着,便想衝進去。

寒雲師太橫臂一攔,道:「且慢,他眞的是小偷?」

長順叫道:「我不是,我……」

辣手小紅娘搶着道:「你還敢不承認,上次你偷了咱們家五斤多米,一塊牛肉,兩大包鹽,我大哥要揍你,還是我替你說情,你敢不承認?」

長順吶吶道:「我……我……」

辣手小紅娘道:「你再敢不承認,當心我一刀一刀割了你。」

長順想到她殺人就像砍瓜切菜般容易,果然不敢再否認了。

寒雲師太道:「小兄弟,不用怕,如果你沒有偷過東西,就放大膽告訴我,有我替你作主。」

長順望望辣手小紅娘,被她怒目一瞪,連忙低下了頭。

辣手小紅娘立刻又換上笑臉,道:「老師太,你瞧,他不是承認了嗎?」

寒雲師太淡淡一笑,道:「人不飢寒,不起盜心。就算他眞的偷過你家東西,也請姑娘看在貧尼份上,饒了他吧。」

辣手小紅娘笑道:「老師太眞是菩薩心腸,既然你替他說情,那還有甚麼好說的。」

寒雲師太合十道:「多謝姑娘。」

辣手小紅娘指着長順,說道:「這次看在老師太份上,又算你走運,還不快些滾。」

長順喜出望外,連忙磕頭道

謝，飛也似的奔了出去。

「回來！」

一聲低喝，嚇得長順連忙又停住了腳步。

辣手小紅娘道：「由後門走，當心在前面被我爹撞見，會活剝了你的皮。」

長順祇求能活命，那管甚麼前門和後門，連忙答應着急急轉身。

可是，就在他奔出後門的時候，辣手小紅娘瞧着寒雲師太正檢視柴房，突然順手一掌，拍在他的背心上，低聲道：「快跑！」

緊接着，就砰然掩上門扉。

掩門的聲音，正好遮蓋了長順屍體倒地的響聲。

寒雲師太竟然毫無所覺，她做夢也想不到，小伙計長順剛出枉死城，就踏上了黃泉路。

她當然更想不到，如果沒有她好心說情，長順或許還不致於送命。

辣手小紅娘輕吁一口氣，盈盈笑道：「老師太，你請方便吧，我得去前面招呼客人，不陪你啦。」

寒雲師太道：「好的，等一會渡船回來，記住告訴我一聲。」

辣手小紅娘口裏應着，轉身往外走，心裏却暗笑不已。

她對自己的機智應變，一向很自負，對今天運氣之佳，尤其感到欣慰。

可不是嗎？現在店裏祇剩下一個石孝先，論機會，憑身手，要劫那紅貨還不是跟探囊取物一般容易。

想到那些價值連城的珍寶，辣手小紅娘不由自主加快了腳步。

但是，當她正要跨進店屋的剎那，突然臉色一變，急忙又縮了回來……

山道上，出現一列白色的行列。

八匹白色的健馬。

兩乘白色的轎子。

八名穿白衣的轎伕。

馬上騎士，也是一身雪白衣服，胸前繡着八種不同飛禽。

轎子帘兒低垂，轎門帘上各繡一隻斗大的鳳凰。

另外八名轎伕，每人胸前都繡着一隻麻雀。

從衣着服飾和氣派，一望而知，是「百禽宮」宮主的車駕到了。

* * *

辣手小紅娘再也想不到百禽宮主會在這個骨節眼出現，一時竟亂了主意。

店裏的石孝先更是大吃一驚，霍然起身，九環金刀已拔出鞘來。

兩人雖然想法不同，心情的緊張却完全一樣，各人都認定百禽宮的人馬是衝着自己來的。

辣手小紅娘却是焦急。

石孝先是吃驚。

就在吃驚和焦急中，百禽宮的人馬已到了門外。

兩乘轎子在十餘丈外緩緩放落，八名白衣騎士也一齊滾鞍下馬。

那三名曾傷在辣手小紅娘刀下的白衣人，赫然也在其中。

辣手小紅娘心裏一動，忽然想到一條「縱虎搏狼」之計，連忙返身奔回後院，猛敲着廁所門扉，嘎聲叫道：「老師太，快些出來，不好了，不好了……」

寒雲師太大約剛方便好，一面整衣，一面急急開門出來，道：「甚麼事？」

辣手小紅娘滿臉驚懼之色，怯生生的拉住老尼姑的衣袖，顫抖着聲道：「求求你，老師太，求你務必要救我我們全家的性命。」

寒雲師太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你不要害怕，慢慢告訴我，我一定替你作主。」

辣手小紅娘道：「老師太，我先請你看一些東西。」

說着，拉開了臥房房門。

寒雲師太駭然變色，失聲道：「這些人是被殺的？」

辣手小紅娘故意不回答她的話，又從懷裏摸出易北斗所給藥丸，抽搐着交給了寒雲師太。

寒雲師太詫道：「姑娘，這是甚麼藥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辣手小紅娘一面拭淚，一面哽咽道：「這件事，說起來話長，我害怕死了，眞不知道該從何說起……」

寒雲師太道：「你擇那重要的，長話短說，快些告訴我。」

辣手小紅娘好像深語「激將」三昧，知道越是吞吞吐吐，對方越會心急，越心急，就越容易相信自己的話。

所以，她故作驚怯，直到老尼姑催問了好幾遍，才唏噓着說道：「今天一大早，不知從那裏來了許多强盜，忽然在我們的店裏打了起來，這些人，都是被打死了的……」

寒雲師太道：「難道全死光了？」

辣手小紅娘道：「不，他們殺來殺去，最後都死在一批穿白衣服的人手中，那些穿白衣服的人，胸前都綉着各式各樣的飛鳥，刀劍都藏在袖子裏，殺人就像切豆腐一樣……」

寒雲師太變色道：「啊！百禽宮門下，他們的人呢？」

辣手小紅娘道：「他們把死人搬進臥房裏，然後就走了，不過，臨走之前，却給了我們這顆藥丸。」

寒雲師太道：「他們有沒有說，這藥丸是做甚麼用的？」

辣手小紅娘道：「有，他們說：等一會有男女五個人要從這兒經過，到時候，就把這藥丸溶在酒裏，送給那五個人喝，如果不照吩咐做，當心把你們全家老小一齊殺光。」

寒雲師太輕哦一聲，冷笑道：「原來是蒙汗藥。姑娘，你爲甚麼沒有照他們的吩咐行事呢？」

辣手小紅娘道：「我……我害怕，不敢下手，我看你們都是好人，他們都是壞人，所以……所以……」

寒雲師太道：「所以你也不忍心害我們，對不對？」

辣手小紅娘點點頭，裝做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

寒雲師太笑道：「難得妳年紀輕輕，便知道分辨善惡。妳放心，咱們不會怪你，還會謝謝你這番好意。」

辣手小紅娘道：「可是，那些穿白衣服的强盜，一定不會放過我們全家。」

寒雲師太略一沉吟，道：「沒關係，你全家可以跟咱們一起離開這兒，過河之後，我會送你們很多的錢，足夠你們到別的地方，舒舒服服過一輩子。」

辣手小紅娘口中吶吶地，道：「可是……可是……」

寒雲師太道：「還可是甚麼？」

辣手小紅娘反手指着店外，道：「那些穿白衣的强盜，現在已經來了。」

寒雲師太一震，道：「當眞？在甚麼地方？」

辣手小紅娘道：「就在店門外。」

寒雲師太一頓足，說道：「你怎麼不早說！」

翻手摘下肩上拂塵，飛步向外奔去。

到了後院門前，果見百禽宮人馬已截住去路。

寒雲師太腳下微停，低聲對辣手小紅娘道：「這些强盜自有咱們對付，你趕快從後門偷繞出去，告訴你兩個哥哥，叫他們儘快將剛才渡河的兩人再載回來。」

辣手小紅娘口裏答應着，身子却沒有動。

她討厭百禽宮插手，同樣也不希望雲夢三俠獲勝，當然更不願把易北斗接回來坐享其成。

無論那窮書生是不是眞的易北斗，她都不想見到他了。

所以，她在釋放曹家兩兄弟的時候，已經密令他們送人過河以後，立刻將船鑿沉，根本沒打算讓無影神鞭他們再回來。

寒雲師太　挫敗三俊

寒雲師太從後門奔進店房，兩名白衣人也恰好由前門跨了進來。

這兩人，一個胸前綉着飛鷹，一個胸綉巨鵰。

他們的傷口已經敷藥包紮，衣服也更換過了，先前的狼狽像已不再有，神情又恢復了冷肅和驕傲。

兩人四道目光，在店裏掃視了一遍，齊齊落在石孝先和寒雲師太身上。

綉飛鷹的眉頭微微一皺，拱手道：「敢問這位可是雲夢三俠的寒雲師太？這位可是石家鏢局的石局主？」

石孝先緊護着文弱公子，沒有開口。

寒雲師太點點頭，道：「不錯，二位準備怎麼樣？」

綉巨鵰的道：「辣手小紅娘怎麼不見了？」

寒雲師太道：「很抱歉，咱們沒有看見甚麼辣手小紅娘。」

綉飛鷹的又說道：「難道她會躲起來了？」

寒雲師太冷冷道：「你們問我，我去問誰？」

她是出家人，最恨殺生，剛才見了滿屋死屍，對百禽宮已懷着極深敵意，語氣自然不會和善。

綉巨鵰的怔了怔，道：「她專爲劫鏢而來，怎會離開，莫非你們的鏢貨已經被她劫走了麼？」

寒雲師太沉着臉道：「你怕被她搶先出手，就輪不到你們了，是不是？放心！直到現在爲止，還沒有誰敢動石家鏢局的鏢貨，你們百禽宮若有膽量，儘管衝着我老尼姑來吧。」

綉飛鷹的大怒道：「寒雲師太，你不要盛氣凌人，咱們百禽宮不會輕易放過你的。」

寒雲師太冷然一笑，道：「那好極了，老尼姑就在這兒，隨時候敎。」

「哼！」

兩名白衣人互望了一眼，轉身退出店外。

寒雲師太一擺拂塵，低聲道：「石局主好生保護公子，貧尼出去會會這些心狠手辣的匹夫。」

石孝先道：「師太，彼衆我寡，咱們最好堅守待援，何必急於動手？」

寒雲師太道：「百禽宮已經將趕來劫鏢的黑道人殺戮殆盡，一場血戰，勢所難免，倒不如由貧尼先迎出去，以免驚了公子。」

說完，向文弱公子微微一欠身，大步走了出去。

兩名白衣人正在轎邊陳報經過情形，突見寒雲師太出店，不禁都怒形於色。

綉飛鷹的躬身稟告道：「啓稟宮主，那老尼姑目中無人，居然出來向本宮挑釁來了。」

綉巨鵰的接道：「請宮主示下，先取鏢貨，不怕辣手小紅娘不肯就範。」

轎中默然沒有回應，好一會，才傳出一聲極輕的嘆息，一個沙啞的口音道：「那丫頭當眞不在店裏麼？」

綉飛鷹的道：「屬下已經查看過，沒有發現她的踪跡。」

沙啞的聲音又道：「雲夢三俠，眞的也祇有老尼姑一個人在場？」

綉巨鵰的道：「正是。」

沙啞的聲音停了片刻，才緩緩的說道：「這麼看來，那丫頭可能已經被雲夢三俠中另外兩人引開，這倒是個難得的機會。」

綉飛鷹的道：「宮主推斷極對，此時下手，正是大好良機。」

沙啞的聲音道：「可是，寒雲老尼姑功力不弱，你們祇怕不是她的敵手。」

綉巨鵰的道：「宮主請放心，屬下等八人聯手，一半對付老尼姑，一半劫取鏢貨，易如反掌。」

沙啞聲音道：「好吧，你們就試試看，祇是不許再挫了百禽宮的威名。」

「遵命。」

兩名白衣人同聲應諾，舉手一揮，八人立即分成兩隊，快步向寒雲師太迎去。

將近店門，綉巨鵰的所領三人一齊停步。

綉飛鷹的領着另外三名白衣人，突然左右散開，對寒雲師太形成包圍之勢。

寒雲師太冷笑道：「狐狸尾巴果然露出來了，祇是你們還不配跟老尼姑動手，去叫你們宮主出來。」

綉飛鷹的道：「百禽宮主，身份何等尊貴，豈能輕易出手，你若識時務，趕快要石孝先將鏢貨交出來。」

寒雲師太仰面大笑，道：「鏢貨現成，祇要你們勝得了老尼姑手中這柄拂塵，儘管拿去。」

綉飛鷹的大喝一聲，道：「你以爲咱們不敢？」

話出人動，雙臂疾快的一沉，欺身而上。

其餘三人不用招呼，也同時出手。

百禽宮擅使「袖中藏劍」，兵刃都隱藏在臂肘處，表面上看起來，百禽宮門下全是赤手空拳，其實，每人袖中至少都有兩柄利劍。

寒雲師太當然知道，但她故作不知，身子紋風不動站在原地，暗中却已將功力貫注在拂塵上，那馬尾紮的拂塵，根根筆直，竟比鋼鐵還要堅硬。

四名白衣人由四個方向欺身直上，同時揚臂出手，「錚錚」連響，寒光閃現，四柄劍一齊從袖中射出，鏗鏘所指，幾乎籠罩了老尼姑全身。

寒雲師太突然一抖手腕，大喝道：「撒手！」

鋼絲般的拂塵，應手帶起一陣勁風，宛如孔雀開屏，向四週飛擊而出。

祇聽一片清脆的金鐵交擊聲，四名白衣人同時凌空翻滾，倒飛出一丈開外。
人，都沒有受傷，四柄劍却已從中折斷，散落在地上。

百禽宮門下，都不禁駭然變色。

寒雲師太傲笑道：「百禽宮的『白衣天禽八俊』，原來也不過如此！」

綉巨鵰的白衣人怒叱一聲，道：「老尼姑少賣狂，今天叫你知道『天禽八俊』的厲害。」

一揮手，領着另外三名白衣人飛撲了過去。

他們本來是準備趁機衝進店去奪取鏢貨，現在因見寒雲師太功力强，不得不改變主意，先對付老尼姑。

綉飛鷹的和三名同伴雖被拂塵震斷了兵刃，人却並未受傷，一齊翻身重新加入了戰圈。

百禽宮的「袖中藏劍」最少有兩柄，折斷其一，對實力並沒有多大影响。

何況，有了一次經驗，「天禽八俊」出手都特別謹愼，小心翼翼，儘量不跟寒雲師太的拂塵硬接，反而紮穩了陣脚。

八個人團團圍住寒雲師太，風車似的轉動，劍光交錯，此發彼收，配合得嚴絲入扣，天衣無縫。

轉眼間，八個人已迅速絕倫的攻出七十二劍，場中却聽不到一絲兵刃交擊的聲音。

但見人影飛旋，劍光霍霍，寒雲師太宛如浸沉在一片白茫茫的劍霧中。

寒雲師太果然不愧三俠之首，一柄拂塵揮洒開來，勁風遍佈週圍五尺，當眞是風雨不透。

辣手小紅娘躲在後院門角，却不由得意的笑了。

像這樣纏鬥下去，沒有半個時辰，絕難分出勝敗，此時下手，正是天賜良機。

她輕吁了一口氣，正準備溜進店裏去取自己的兵刃，一隻脚才跨進門檻，突然身後有人輕噓道：「別忙着進去，再等一會。」

辣手小紅娘吃了一驚，急回頭，却見那自稱易北斗的窮書生，不知甚麼時候已站在院子裏。

這位仁兄仍然一副落魄相，脅下仍然挾着蔴衣包袱和雨傘，正露出滿口白牙望着她嘻嘻直笑。

辣手小紅娘祇覺從背脊冒起一股寒氣，嘎聲道：「你甚麼時候回來了？」

窮書生道：「剛到不久，他們在前門打得正熱鬧，所以祇得從後門進來。」

辣手小紅娘訝聲道：「你是怎樣回來的？」

窮書生道：「坐渡船回來的呀。」

辣手小紅娘怔了怔，道：「你又回來幹甚麼？」

窮書生道：「回來收賬嘛，姑娘，別忘了咱們約好二八拆賬的。」

辣手小紅娘心裏一沉，道：「你……你眞的就是易北斗？」

窮書生道：「我本來就是易北斗，難道妳不信？」

辣手小紅娘道：「可是……」

窮書生道：「妳是不是看我年紀太輕，不像？那麼妳告訴我，應該多少歲才像呢？」

這話倒把辣手小紅娘問住了，本來嘛，「人王」易北斗化身無數，誰也不知道他眞正有多大年紀。

窮書生又笑道：「如果你爲了先前叫我易老前輩太吃虧，從現在起，不妨叫我易大哥，甚至叫易小弟也可以，反正那祇是一個稱呼，無論怎麼叫法，我都不會介意的。」

辣手小紅娘向他上下打量了一遍，凝目問道：「南劍和無影神鞭，現在怎麼樣了？」

窮書生笑道：「那還用問嗎，一到對岸，就被我擺平了，不過，我念在無影神鞭待我不錯，祇讓他們在對岸休息一會，沒要他們的性命。」

辣手小紅娘道：「兩名船伕呢？」

窮書生道：「當然也一起放倒了，這兩個傢伙不存好心，才抵岸就想把船鑿沉，被我每人賞了一記耳光，雖不至死，也夠他們在床上躺個十天半月了。」

辣手小紅娘對他雖有些懷疑，却不能不相信這話是眞的。

因爲她的確吩咐過曹家兄弟，要他們在船抵岸後，立刻將渡船鑿沉，以絕窮書生和雲夢二俠的退路，一定是曹家兄弟行事不愼，被這窮酸發覺了。

想不到一番心機，竟未能如願，如今人既然趕回來了，無論是眞是假，且先將鏢貨弄到手再說吧。

辣手小紅娘道：「咱們約好由你對付雲夢三俠和百禽宮，我祇負責劫鏢，現在咱們應該怎麼辦？」

窮書生道：「一切當然仍照原訂計劃行事，不過，現在老尼姑既然跟百禽宮幹上了，咱們落得省些力氣，且等他們兩敗俱傷以後，咱們再坐享漁人之利，何樂而不爲。」

辣手小紅娘道：「話雖不錯，但他們這一戰，絕非一時半刻能夠打完，咱們也得提防夜長夢多，又發生其他意外。」

窮書生道：「不會的，他們打不了多久，就快分出勝負了……」

話還沒完，突聽白色轎子裏一聲斷喝道：「住手！」

隨着這喝聲，劍光人影，倏忽閃退斂止。

天禽八俊退掠到轎前，個個

挽首垂臂，臉上都有愧色。

原來八人雪白的衣衫上，或多或少，都留下被拂塵掃破的裂縫。

反觀寒雲師太，却衣袍完整，分毫無損，祇不過以一對八，激戰太久，眞氣略有些浮動而已。

＊　＊　＊

轎中沙啞的聲音冷冷道：「丢人現眼的東西，都給我站到一邊去。」

天禽八俊滿臉羞愧，躬身應語，默默退到轎側。

沙啞聲音道：「啓簾！」

兩名轎伕應聲捲起了轎簾子。

百禽宮主緩步從轎中跨出。對面衆人——包括店門前的辣手小紅娘，店屋裏的石孝先，以及後院門角邊的辣手小紅娘和窮書生在內，都覺得眼睛突然一亮。

誰也想不到，百禽宮的宮主，竟是個女人。

她，頭戴金質朝天冠，身着綉鳳大紅袍，外罩一件金色披風，生得眉目如畫，雍容而高貴。

但是，她說話的聲音却低沉沙啞，顯得很蒼老。

寒雲師太心裏突然昇起一股寒意，祇覺這少婦的語音和外貌太不相稱，若非駐顏有術，實際年齡比外貌大得多，就是練過甚麼特殊的武功，聲帶受到損傷。

練功和聲帶本來不會發生直接影响，那多半是爲了增進功力，經常吞服特製藥物，才損失喉部聲帶。

無論是屬於前者或後者，這位百禽宮主必然身懷絕技，是個難纏的强敵。

寒雲師太戒心一起，連忙深吸一口氣，暗暗調勻體內眞氣，一面不由自主向河外張望，希望南劍和無影神鞭能發現這邊激戰的情形，儘快趕回來馳援。

這一看，心裏却大吃一驚。

渡船已經駛回泊靠在碼頭邊，船上空無一人，對岸也人踪杳然。

南劍和無影神鞭顯然已渡到對岸，怎會不在岸邊等候接應呢……

正在驚疑，百禽宮主已經到了近前，微微一笑，道：「雲夢三俠果然名不虛傳，老師太的鐵拂塵更是令人大開眼界。」

寒雲師太忙收攝心神，含笑欠身道：「宮主過奬了。」

百禽宮主道：「三俠清譽遠播，老師太更是神仙中人，爲甚麼竟冒紆尊降貴，替石家鏢局走鏢護貨？」

寒雲師太笑了笑，道：「人各有志，正如百禽宮主富甲天下，竟不惜冒盜賊之名，仍然企圖劫取鏢貨一樣。」

百禽宮主臉色一變，冷聲道：「本宮主不稀罕區區鏢銀，此次取鏢，是爲了另一個目的。」

寒雲師太道：「貧尼等此次爲石鏢局護鏢，同樣也是爲了另一目的。」

百禽宮主道：「老師太能賜告那是甚麼目的嗎？」

寒雲師太道：「很抱歉，此事關係非小，恕貧尼無法奉告。」

百禽宮主點點頭，道：「看來老師太不僅武功高强，口才也超人一等，咱們今天非得見個眞章不可了。」

寒雲師太道：「宮主有興趣，貧尼自當奉陪。」

「好！」

百禽宮主祇說了這一個字，向後一擺頭，天禽八俊立刻簇擁着兩乘轎子，倒退出三丈以外，空出一大塊地方。

百禽公主　施展神功

這意思很明顯，百禽宮主是準備以精純內力跟寒雲師太較量，內家高手相搏，場地太窄無法全力施展。

換句話說，這將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決戰，一旦動手，必然十分激烈，百禽宮主視寒雲師太爲勁敵，寒雲師太也絕對不敢小覷百禽宮主。

曹家小店內外，忽然都靜了下來，人人屏住呼吸，瞪大了眼睛，等待着激戰的來臨。

雲夢三俠名滿大江南北，百禽宮主威鎭嶺南，這一戰，可能祇是瞬息間便分出勝負，也可能纏鬥上千百招，才能分出强弱，但事關雙方聲譽，誰也輸不得，彼此勢將全力以赴。

寒雲師太深吸一口氣，又緩緩吐出，拂塵橫擧平胸，左掌豎立，打個問訊，道：「宮主請亮兵刃。」

百禽宮主微微一笑，道：「百禽宮袖中藏劍，隨身皆是兵刃，老師太請儘管進招吧！」

寒雲師太低喧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貧尼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話完，微一欠身，左掌突然疾快的一翻，遙遙拍了過去。

百禽宮主既未閃避，也沒有招架，仍然輕攏披風，含笑屹立，好像存心要硬捱一掌。

寒雲師太掌勢雖發，却是虛招，一則不願落「先出手」之名，二則也想試探對方的眞實功力。

一見百禽宮主毫無反應，頓覺不妙，急忙一挫腕，撤回了掌力。

就在她撤力變式的那一剎那，百禽宮主突然大笑道：「老師太何必要這樣客氣呢？」

笑聲中，金光一閃，人已欺到寒雲師太左側。

她語音沙啞，笑聲尤其刺耳，就像一把鈍銼在鐵板上拉動，使人聽來毛髮悚立，混身冒起鷄皮疙瘩。

可是，她就利用對方微一分神的剎那，突然發動。

寒雲師太完全沒想到她的身法會這麼快，急忙一個旋身，左掌右拂塵，閃電般一齊橫擊而出。

「蓬蓬」兩聲，掌力和拂塵都擊在百禽宮主的金色披風上。

人影倏合立分，寒雲師太斜閃出五尺以外，心頭狂跳，餘悸猶存。

再看百禽宮主，却仍然滿臉笑容，那一掌一拂塵，似乎連她半根毫髮也沒有傷到。

她的雙手，仍然緊裹在披風內，根本就沒有伸出來。

顯然，那件金色披風一定是特製的，足可承受兵刃砍劈和內家掌力的攻擊。

但她爲甚麼已經欺身到了近側，却不出手攻擊寒雲師太，反而給寒雲師太出手的機會？

難道她衝過去，就是爲了想捱一掌和拂塵？

她究竟是爲了藉此炫耀金披風的妙用？還是存心戲弄寒雲師太？

再不然，她或就是有天生捱打的癮了？

不，當然不是……

衆人都在驚疑未定之際，百禽宮主突然又發出刺耳的笑聲，說道：「老師太小心了。」

聲出人動，金光一閃，又向老尼姑撲去。

寒雲師太這次已有了準備，馬步一沉，吐氣開聲，迎面一掌直劈過去。

這一掌，結結實實打在百禽宮主前胸上，其聲沉悶，如擊敗革。

百禽宮主直被掌力震得倒退了七八步，身子連晃了幾晃，仍然分毫未傷。

祇見她長吁了一口氣，笑盈盈說道：「打得好，打得好，你若想死得快些，就再打重一點。」

一面說，一面果然又飛身反撲過來。

寒雲師太既驚又怒，力貫右臂，猛然一拂塵揮去。

塵尾擊在百禽宮主身上，祇將她打得連轉了幾個轉身，絲毫也傷不了她。

祇要身體一站穩，百禽宮主總是不顧一切又衝了上來。

然而，她始終沒有出過手，一退又進，反覆衝過來，倒眞像是故意送上去讓寒雲師太打擊似的。

接連七八次，寒雲師太反而有些心寒膽怯起來。

老尼姑闖蕩江湖，身經百戰，却從來沒有遇見過這種祇挨打不還手的敵手。

而且，她發覺自己的眞力已經漸漸耗去，百禽宮主却似乎越捱打越有勁。

開始的時候，她每次能將百禽宮主擊退一丈開外，後來雖然仍用出全力，却祇能將她擊退六七尺，再後來，即使施出十二成力量，也僅能將她擊退兩三步。

同時，寒雲師太更發現，每被擊退一次，百禽宮主的嗓音就改變一次。

她的聲音本來很沙啞難聽，現在竟漸漸變得清脆悅耳了。

說得明白點，寒雲師太每出手一次，耗去一分眞力，百禽宮主分明竟獲得一分益處，出手的人功力在減退，捱打的人功力却在增强。

寒雲師太越打越心驚，一面揮掌一面後退，漸漸覺得手在發軟，心在發抖，已經無法再出手。

百禽宮主反而越捱打越有精神，步步進逼，毫不放鬆。

到現在，勝負似乎已經用不着再分辨了。

這樣糾纏下去，捱打的一定獲勝，打人的鐵定落敗，而且會敗得很慘……

＊　＊　＊

這是一場奇特的決戰，既未驚天動地，也不夠精彩激烈，却使店中觀戰的人，一個個看得目瞪口呆，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誰也沒有見過這種決戰，誰也不知道百禽宮主用的是甚麼武功。

辣手小紅娘焦急地道：「不能再等了，咱們得趕快動手才行。」

窮書生道：「爲甚麼？」

辣手小紅娘道：「寒雲師太眼看就要落敗，若等百禽宮主將鏢貨得手，那時就更難下手了。」

窮書生想了想，道：「但現在他們還沒有眞正分出勝負，咱們如果動手，勢必會引起他們聯手截奪，縱然搶得鏢貨，也脫不了身。」

辣手小紅娘突然泛起一抹疑雲，不由回頭又向窮書生打量了一下。

這人外貌可疑，連口氣也不像是「人王」易北斗，一個號稱「人王」的黑道翹楚，怎會說出如此怯懦的話來？

她心念轉動，便冷冷道：「那麼，依你之見，咱們應該怎麼辦？」

窮書生道：「咱們最好以靜待變，等他們眞正分出勝負之後，那時再見機行事吧。」

辣手小紅娘道：「到那時候，你自問有把握能勝得百禽宮主？」

窮書生道：「笑話，若連百禽宮主也勝不了，還能算是人王嗎？」

辣手小紅娘冷笑道：「好，別忘了咱的約定，雲夢三俠和百禽宮由你對付，我祇管劫鏢……」

正說着，忽聽一聲驚呼，鬥場中已發生了驚人變化。

寒雲師太在全力擊出十餘招後，眞力已耗損過半，却見百禽宮主越挨打越有精神，那掩藏在金色披風內的身體，漸漸堅如鋼鐵，穩如磐石，拂塵和掌力硬擊在上面，其聲如金鐵交鳴，已經無法再將她擊退。

老尼姑突然發覺自己上當了。

敢情百禽宮主所練的，竟然是武林失傳已久的「蛤蟆神功」。

「蛤蟆神功」名稱雖然欠雅，却是武林中最神奇一種內家功夫，據說是一位「杖脊人」所創。

「杖脊人」，就是「職業捱打人」。

那時候，官府刑罰中，有一項「杖脊」，列爲五刑之一，也就是俗稱的「打板子」，無論官民犯罪，被判「脊杖」若干，便當場脫下褲子，由刑役一五一十鞭打，打完了，莫不皮開肉綻，鮮血淋漓。

後來因政治腐敗，賄賂公行，凡是有錢的人被判「脊杖」，每每花錢僱一個人代替捱打，於是，就有人專以替打爲業，人家犯了法，他去捱屁股，因而被稱爲「杖脊人」。

據說有一位「杖脊人」，本來習過武功，後因貧病潦倒，厚着臉皮以捱打爲業，漸漸捱打得多了，習以爲常，竟不覺其苦，反以爲樂。

而且，每在捱打時，口裏呼痛，心裏却生出奇想。

他忽然想到，癩蛤蟆被人鞭打的時候，不是拚命鼓氣抗拒嗎？人爲甚麼不能像蛤蟆一樣，在捱打時鼓足氣，痛楚可以減輕，如果再進一步，將對方施用的力氣，蓄存在自己體內，等到對方力氣耗盡，自己却蓄了滿身力量，然後一鼓發作出來，反擊對方……

這一分靈感，果然使他悟出一種方法，那就是「鼓氣蓄力」，但他火候淺，祇能「鼓氣」承受杖責，却想不出蓄力反擊的門徑。

以後，他將這一奇想告訴了一個和尚，那和尚乃是佛門高僧，內功修爲極精，認爲這種「捱打不還手」的辦法，大合我佛慈悲之念，便虔誠閉關潛修，最後，終於悟出「蛤蟆神功」。

習練「蛤蟆神功」，必須輔以丹砂藥物，故喉部略有損傷，但也是功夫火候的一種標示，功力越深，語音越沙啞，捱打蓄力越多，聲音就變得越清脆。

這種功夫有一個缺點，那就是必須讓對方先動手，自己不能主動攻擊對方，再加以丹砂藥物配製不易，後來漸漸不爲武林中人所喜，以致失傳了。

* * *

寒雲師太發覺百禽宮主練的竟是「蛤蟆神功」，便立即改採守勢，步步後退，可惜爲時已晚。

這時，百禽宮主業已借力蓄力，反弱爲强，猛然抖開披風，雙掌齊出，展開了反擊。

她蓄力已久，這一發動，自然威勢凌厲，一出手便將寒雲師太劈了個大觔斗。

寒雲師太人雖未傷，心膽已怯，一面招架，一面倒退，同時向店裏的石孝先叫道：「事急了，貧尼捨命阻敵，施主護衞黃公子快走。」

百禽宮主大笑道：「事到如今，還想往哪兒走？」

石孝先還沒有動，「天禽八

俊」已經一字排開，據守住店外通路。

這情形，的確是沒有辦法走了，石孝先武功本已遜於寒雲師太，一柄刀既要護人，又要護貨，絕難闖出重圍。

情勢已危急萬分，然而，那位文弱的黃公子，却端坐在店內，似乎一些兒也不驚慌。

石孝先手橫九環金刀，侍立在黃公子身旁，手心緊緊捏着兩把冷汗。

百禽宮主笑道：「識時務者爲俊傑，老師太，你們留下鏢貨，本宮不爲已甚，放你們離去。」

她口裏笑說，手上却沒停，掌風橫掃直劈，又將寒雲師太摔了個觔斗。

强弱之勢已明，寒雲師太連招架也困難了。

老尼姑勢窮力絀，仍然咬牙苦撐，捨命擋住店門，想爲石孝先和黃公子守住一條出路。

百禽宮主又道：「老師太，盛名得來不易，你若再因循不决，祇怕一世英名，就要付諸流水了。」

寒雲師太不答話，突然奮起全力，猛揮拂塵，向百禽宮主臉上掃去。

「蛤蟆神功」鼓氣僅限於身軀四肢，功力絕難達到臉部五官，老尼姑這一拂塵，正是避堅就弱，攻其必救。

誰知百禽宮主却哈哈一笑，身子不退反進，雙掌齊出，閃電般一翻手腕，竟將拂塵塵尾抓住。

百禽宮主手上略加了兩分力，人如山嶽屹立，紋風不動，冷哂道：「老師太莫非想表現一下『蜻蜓撼石柱』的絕……」

最後一個「技」字還沒說出來，忽聽寒雲師太一聲大喝，突然將拂塵向前一送，身子也緊跟着騰飛而起，連人帶拂塵，一齊向百禽宮主衝過去。

百禽宮主沒防到她會情急拚命，急忙揮掌迎擊，脚下疾退。

人影飛撲，掌風怒捲，祇聽一聲悶哼和一聲慘呼同時迸發。

場中情勢突變，鮮血噴灑了一地，兩個人都變成了血人。

寒雲師太被一掌震飛，直跌進曹家小店內，口中鮮血狂噴，人已奄奄一息。

可是，在她左手掌心裏，却緊握着兩顆血淋淋的眼珠。

百禽宮主仍舊挺立在店門口，滿臉鮮血直流，兩眼已變成兩個血窟窿。

* * *

這突然發生的變化，使原來已成定局的勝負，刹那間又混亂起來。

雙方觀戰的人，都同樣吃驚，同樣震動。

天禽八俊不得不撤去包圍，急急趕到百禽宮主身邊。

石孝先也驚慌地扶起寒雲師太，顫聲問道：「師太，傷勢如何？」

寒雲師太搖搖頭，喘息着道：「不，不要管我……快……快走……」

石孝先含淚從懷裏取出一個藥瓶，倒出三粒藥丸，匆匆納入寒雲師太口中。

藥丸入腹，寒雲師太喘息了片刻，精神似乎略爲振作，又道：「貧尼拚着一死，可惜無法護送公子安抵海口，陳、劉二友未見露面，想必也已凶多吉少，石局主，這千斤重擔，就在你一人肩上了。」

石孝先含淚點頭，道：「師太請放心，這瓶『紫陽丹』，是大內御用的療傷聖藥，你好生調息一會，等內傷稍癒，咱們再一同走……」

「不！」寒雲師太斷然道：「貧尼生死事小，公子安危事大，石局主，你們不走，貧尼死難瞑目。」

石孝先惶恐萬分地說道：「可是……可是……」

他欲言又止，其意却甚明，百禽宮主雖然負傷，店外，有天禽八俊，憑他一個人，仍然沒有突圍的把握。

寒雲師太低聲催促道：「石局主，艮機轉瞬即逝，你此時不走，就更沒有機會脫身了，貧尼拚捨這條性命，替你擋住天禽八俊。」

說着，她果然掙扎着，從地上坐了起來。

那被稱爲黃公子的文弱少年一直沒有開過口，這時突然挺身站起，道：「老師太不用擔心，讓我親自去會會他們。」

寒雲師太和石孝先大驚道：「公子，千萬使不得……」

黃公子道：「沒關係，他們要的祇是這個包袱，就把包袱給他們好了。」

石孝先急道：「那怎麼行，包袱中的東西，萬萬不能失去……」

寒雲師太也喘息着道：「公子，咱們寧可粉身碎骨，絕不能

失去包袱，包內物件若落在這批歹徒手中，公子也無法抵達海口了。」

黃公子長嘆一聲，頷首道：「這我知道，但事迫至此，如果二位眞的喪了性命，東西仍會落在他們手中……」

突然一聲輕笑，有人接口道：「那倒不見得。」

隨着笑語聲，辣手小紅娘和窮書生一前一後，從院門走了出來。

石孝先急忙旋身，橫刀護住黃公子，沉聲道：「你們是……」

窮書生道：「在下易北斗。」

辣手小紅娘笑盈盈道：「刀頭滴鮮血，嬌軀着紅裳，問我名和姓，人稱辣手小紅娘。」

石孝先和寒雲師太心頭一震，不禁駭然變色。

寧願捨命　爲保公子

人活着，是爲了一份希望。

一個人寧願捨命赴死，往往也是爲了要實現那份希望。

寒雲師太的希望，就是寧願犧牲自己，爲黃公子和石孝先爭取一線生機。

現在，她的希望破滅了。

她捨死忘生，不惜跟百禽宮主同歸於盡，好不容易得手，萬想不到，易北斗和辣手小紅娘會在這個節骨眼上突然出現。

人王易北斗，辣手小紅娘，兩人中任何一個，都是難纏的高手勁敵，何況雙雙同時現身。

寒雲師太一番心血儘付流水，祇覺腦中一陣暈眩，幾乎昏迷過去。

但是，不知打那兒來的一股力量，却使她搖搖晃晃從地上站立起來，踉蹌前奔幾步，將身體擋在黃公子前面。

雖然祇是那麼短短幾步路，已經牽動了內腑傷勢，她人雖强撐站着，鮮血却大口大口湧出，染紅了僧衣，灑落遍地。

辣手小紅娘看得直搖頭，笑道：「老師太，你不行了，幹嘛這樣激動，連老命都不顧呢？」

寒雲師太「咳」地一聲，吐出一口鮮血，怒目道：「你們這兩個孽障，若敢傷了公子一根毫髮，老尼姑非將你們碎屍萬段不可。」

辣手小紅娘道：「喲！幹嘛說這種狠話？姓黃的是你的甚麼人？値得你這樣替他賣命。」

寒雲師太冷冷一哼，說道：「你不必問，反正你若想傷人劫物，除非先殺了老尼姑。」

辣手小紅娘聳聳肩，道：「現在要殺你，倒也不是甚麼難事，不過，老師太放心，咱們祇要東西，並不想殺人。」

寒雲師太叱道：「休想！」

辣手小紅娘笑了笑，道：「其實，老師太應該想開一點，你傷了百禽宮主，這血仇是化解不了啦，就算咱們不出手，你們也脫不了身，與其將東西便宜了人家，何不咱們交個朋友……」

寒雲師太截口道：「休想。」

辣手小紅娘並不生氣，又道：「老師太，事實已經擺在眼前，祇有咱們合作，這位黃公子才有脫身的希望，珠寶再珍貴，總是身外之物，你又何必……」

寒雲師太厲聲道：「休想！休想！」

辣手小紅娘嘆了一口氣，回頭對窮書生道：「看來交易是談不攏了，雲夢三俠歸你負責，閣下就請動手吧！」

窮書生點點頭，感慨地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唉！古人之言，誠不我欺也。」

說着，舉步向寒雲師太走來。

「站住！」石孝先突然一抖九環金刀，沉聲喝道：「姓易的，你也是江湖成名人物，居然有臉乘人之危，對一個身負重傷的人下手？」

窮書生道：「我本不想乘人之危，是你們太不識時務了，當此生死關頭，你們竟然捨不得區區財物。」

石孝先道：「別說區區財物，便是性命，咱們也捨得，但咱們隨身所帶，並沒有太多財物，祇不過旅途所需百餘兩黃金而已。」

辣手小紅娘嬌笑一聲，道：「石局主眞會說笑話，敢情拿咱們都當作三歲小孩看待麼？」

石孝先正色說道：「信與不信，全在姑娘，但石某人句句實言，決無半個字虛假。」

辣手小紅娘道：「果然是眞的，那就好辦了，石局主祇要把包袱交給咱們，事情豈不就解決了嗎？」

石孝先道：「抱歉，這辦不到。」

辣手小紅娘道：「祇不過區區百兩黃金，難道石局主捨不得？」

石孝先道：「這不是捨不得捨得的問題，而是包中之物，對你們無用，對這位黃公子却十分重要。」

辣手小紅娘微笑道：「是嗎？那倒要請教，包中之物，究竟是些甚麼？」

石孝先道：「這却恕難奉告。」

辣手小紅娘格格笑道：「你不說，咱們也知道，包中雖然不是黃金白銀，却是價值連城的珠寶，對不對？」

石孝先既未承認，也沒有否認。

辣手小紅娘又道：「這樣吧，咱們也用不着再打啞謎了，念在這位黃公子是斯文人，咱們退讓一步，請公子打開包袱給咱們瞧瞧，如果眞的祇有百兩黃金，咱們非僅分毫不取，更奉贈黃金百兩，護送三位過河，如果是珠寶，咱們也祇取珠寶，仍然護送三位平安渡河，這條件該很優厚了吧？」

不錯，這條件的確已經夠優厚，尤其從辣手小紅娘口裏說出來，祇怕還是她平生第一遭。

寒雲師太却想也未想，便斷然拒絕道：「不好。」

辣手小紅娘不覺一怔，道：「老師太，這是咱們最客氣的做法，你可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寒雲師太道：「祇要老尼姑還有一口氣在，你們就休想動那包袱。」

辣手小紅娘一挑雙眉，道：「好！咱們就試試看。」

寒光一閃，突然出手，匹練般的刀光，向寒雲師太疾捲而到。

寒雲師太雖然身負重傷，却早想到辣手小紅娘會動手，而且，也早知辣手小紅娘「出鞘一刀」迅快絕倫，自己根本無法閃避。

因此，她根本就沒有準備閃避，反而雙臂齊張，以「餓虎撲羊」的勢子，飛身向小紅娘撲去。

兩人幾乎是同時發動，雙方都快逾電光石火。

石孝先一聲驚呼還未出口，辣手小紅娘的刀，已閃電般刺入老尼姑腹部。

就在刀尖入腹的刹那，寒雲師太突然張口，「噗」地一聲，噴出一大口鮮血。

辣手小紅娘來不及閃避，登時被噴得滿臉鮮血，雙目全被迷住，心裏大驚，急忙仰身欲退。

然而，寒雲師太的兩條手臂，却像鋼箍一般，緊緊抱住了小紅娘的肩膀。

老尼姑捱了百禽宮主一掌，內腑已被震碎，再捱辣手小紅娘一刀，當然是活不成了。

但，她在臨死之前，却牢牢的抱住了殺人不眨眼的辣手小紅娘，鼓足最後一口餘氣，厲聲大叫道：「石局主，保護公子快走……」

這是她最大的心願，也是她捨生忘死的唯一代價，其聲凄厲，刺耳驚心。

石孝先祇覺熱血沸騰，熱淚盈眶，突然振臂出刀，九環金刀直劈橫掃，向窮書生疾攻三刀，顫聲道：「公子，請快些朝後院走。」

黃公子顯然已被眼前的慘烈戰況驚呆了，怔怔站着，竟忘了舉步。

這時候，辣手小紅娘雙目被血水所封，人已被寒雲師太緊緊抱住，手中有刀，却抽不出來，急切間，無法擺脫寒雲師太，當然更無法分身攔截奪鏢。

窮書生雖然自稱「人王」易北斗，武功却出人意外的稀鬆，被石孝先一輪疾攻，竟亂了手脚，連連倒退，根本顧不得攔阻。

而百禽宮門下，正忙着替宮主敷藥治傷，天禽八俊都在前門，正是千載難逢的脫身機會。

可是，這機會，却被黃公子白白錯過了。

轉瞬間，辣手小紅娘已經掙脫了寒雲師太的抱持，抹去了臉上的血水。

當她發現窮書生竟不是石孝先的對手，先是一驚，接着發現黃公子仍然呆呆站在原地，又不禁一喜。

心念動處，人已如脫弦之矢，向黃公子撲去。

石孝先連聲催促，不見黃公子行動，却發覺辣手小紅娘已經脫身，這一驚，眞是心顫膽裂。

身形疾轉，連忙捨了窮書生，揮刀迎向辣手小紅娘。

然而，辣手小紅娘却遠非窮書生那麼容易對付。

兩人迎面相遇，雙刀交擊，寒芒飛閃，石孝先左臂已中了一刀，皮開肉綻，鮮血迸出。

辣手小紅娘志在劫鏢，不想纏鬥，一招傷了石孝先，身形毫未停頓，已衝到黃公子面前。

突然，破空聲響，一縷勁風疾射腦後。

辣手小紅娘急忙一個旋身，刀鋒反掃，將一枚透骨釘震飛。

目光掠過，這才發現暗器竟是窮書生射來的。

辣手小紅娘怒道：「姓易的，你這是甚麼意思？」

窮書生手持雨傘，將傘頂遙對小紅娘，笑道：「沒有甚麼意思，我祇是想讓姑娘知道，這柄傘，名叫『追魂飛花血羅蓋』，傘中所藏暗器，不下三百餘枚，在這狹窄店屋內，縱然武功絕頂，也沒有辦法全部躲過。」

辣手小紅娘變色，道：「你不是易北斗？」

窮書生道：「我若再說是，祇怕姑娘也不會相信了，好在那祇不過一個名字，是誰並不重要，姑娘祇要記住這柄傘的名字就行了。」

突然斜退一步，沉聲道：「石局主，你最好也不要妄動，傘中暗器，足可把你們三人射成蜂窩。」

石孝先連忙將刀插在地上，拱手道：「石某認栽了，一切但憑吩咐，祇求千萬別傷了這位黃公子。」

窮書生笑道：「這容易，在下要錢不要命，石局主請那位黃公子把包袱擲過來，在下轉身就……」

「走」字還未出口，忽聽一聲冷笑道：「辦不到！」

話聲入耳，辣手小紅娘已經閃電般奪下黃公子手中包袱，一個轉身，藏進黃公子背後。

石孝先驚呼失聲道：「兩位快別動手，有話都好商量，萬不能傷人。」

辣手小紅娘冷哼道：「傷人的不是我，你要保全這位黃公子，就叫那窮酸讓開去路。」

窮書生揚了揚傘柄，道：「沒有那麼簡單，不留下包袱，誰也別想離開這間小店。」

辣手小紅娘道：「咱們就試試看。」

用刀柄一頂黃公子腰部，喝道：「向前走！」

石孝先急叫道：「姑娘，千萬使不得，石某這兒向你跪下了。」

「噗」地一聲，果然屈膝跪下，連連叩頭不已。

辣手小紅娘詫道：「這姓黃的究竟是你甚麼人？他的死活，難道比你自己的性命還重要？」

石孝先顫聲道：「姑娘，求你放開黃公子，你要財物，石某願親筆書據，憑據去石家鏢局支取，傾家蕩產，在所不惜，你要性命，石某願意引頸受戮，決不皺一下眉，但求你不要傷黃公子一絲毫髮。」



小紅娘打開包袱見到玉璽，駭然變色。

辣手小紅娘道：「他也祇不過一個有錢人家的公子罷了，值得你傾家蕩產再賠上性命？」

石孝先道：「這一點，請姑娘不必追問，石某願以性命保證，包袱內絕不是珠寶財物，萬望二位高抬貴手，不可作無益之爭。」

辣手小紅娘冷笑道：「聽你這麼說，我倒非要看看他是何許人物不可了。」

說着，便想扯下黃公子的覆臉面紗。

「住手！」

黃公子突然低喝道：「你們縱然見了我的臉貌，也不會認識，如果一定要見見，我自己會取下來。」

他身處危難之中，談吐竟然十分鎮定，語句徐而不急，隱隱含着一股懾人的威嚴。

一向桀驁不馴的辣手小紅娘，也不由自主收回了手，訕訕地道：「好吧，那就勞駕自己動手了。」

黃公子道：「姑娘，眞想見見我的臉貌？」

辣手小紅娘說道：「見見又有何妨？我得了公子的珠寶，總該認識原主人是誰呀。」

黃公子道：「如果我告訴你，那包袱內並沒有珠寶，姑娘相信嗎？」

辣手小紅娘掂了掂包袱，道：「看來份量不輕，我想，就算不是珠寶，一定也是很值錢的東西。」

黃公子道：「不錯，是很值錢的東西，但這東西落在姑娘手中，卻祇有兩種結果。」

辣手小紅娘笑道：「那兩種？」

黃公子道：「一是大失所望，一是後悔莫及。」

辣手小紅娘揚揚眉，道：「小紅娘自從出道以來，稀奇古怪的事見得太多了，失望或許難免，卻從來沒有後悔過。」

黃公子道：「這一次，你一定會後悔，因爲包袱裏的東西，對你非僅無益，反會替你惹來殺身大禍。」

辣手小紅娘道：「是嗎？公子說得這樣神秘，等一會，我倒非要仔細瞧瞧不可了。」

語氣突然一變，道：「黃公子，現在可以取下你的面紗了吧？」

黃公子默默片刻，長吁一口氣，道：「好，千里相逢總是緣，就讓你見……」

石孝先大聲道：「公子，行踪一露，後患無窮。」

黃公子搖搖頭，輕嘆道：「生死皆有命，如果我命中註定難脫此劫，縱然行踪再隱密又有何用。」

說着，舉手摘下了覆臉面紗。

人王北斗　現身阻敵

那是一張陌生的臉，卻給人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白晰的臉孔上，略帶着幾分倦容，但眉目清癯，不怒而威，使人一見，竟不期然產生出一股莫名的敬畏之意。

是甚麼原因？誰也說不出來。

這張臉，絕不屬於江湖中人，甚至也絕不屬於平常富豪人家，那清越脫俗的容貌，威嚴冷肅的眼神，好像天生就跟一般俗人不同。

那神采、那威嚴、那氣度……分明與生俱來，絕對不是裝作得出的。

辣手小紅娘一向自視甚高，狂傲不羣，可是，面對這張陌生的臉，卻好像感到自己忽然矮了半截。

她心神微顫，連忙移開目光，對窮書生笑了笑，道：「怎麼樣？閣下還有興趣想再看看包袱裏的東西嗎？」

窮書生道：「有又如何？沒有又如何？」

辣手小紅娘道：「如果你也不怕惹上殺身之禍，咱們倒可以談談條件。」

窮書生道：「甚麼條件？」

辣手小紅娘道：「合夥仍然有效，祇不過拆賬的方法要改一改。」

窮書生道：「怎樣改法？」

辣手小紅娘道：「二八拆賬還是二八拆賬，祇是，你兩成，我八成。」

窮書生哼道：「你以爲東西在你手中，就是你的了？告訴你，在『追魂飛花血羅蓋』面前，你連看一眼也休想。」

辣手小紅娘笑道：「你眞的認爲我畏懼你那柄破傘？」

窮書生道：「不信邪就試試看。」

辣手小紅娘道：「好，咱們就較量一下，祇是別連累無辜，你先讓這位黃公子避開。」

窮書生道：「可以，祇要你願

意，我也不反對。」

辣手小紅娘微微一笑，舉刀平胸，對黃公子一欠身，道：「公子請退開一旁，當心暗青子會傷着你。」

她本來是挾持黃公子作護身盾牌，現在突然改變主意，反勸黃公子離開，不免使人大感意外。

石孝先急忙一躍而起，道：「公子，快請過這邊來。」

誰知黃公子却搖搖頭，說道：「不。二位在動手較量之前，能否先聽我說一句話？」

辣手小紅娘道：「請說。」

黃公子道：「兩虎相爭，必有一傷。二位都是武林高人，何苦爲了一件毫無用處的東西，自相殘殺。我再重申一句，那包袱內，絕非珠寶，二位何以總不肯相信呢？」

辣手小紅娘笑道：「這就叫『不到黃河心不死』。包袱內如果不是珠寶，又何須勞動石局主和雲夢三俠護送？」

窮書生也道：「不錯，咱們祇知道這一票暗鏢，價値鉅萬，如果不是珠寶，那會是甚麼？」

黃公子長嘆了一口氣，道：「既然二位一定不肯相信，何不將包袱解開，當面看個明白……」

石孝先急道：「公子，解不得！千萬解不得！」

黃公子擺擺手，道：「不要緊，東西既已在他們手裏，遲早總得讓他們看見，石局主，你已經盡了力，一切後果，由我來承擔吧。」

石孝先沒有再爭辯，却低下了頭，淚水滾滾直落。

看來，他似有滿腹羞愧無法出口，祇有藉那滾滾熱淚，冲淡內心的負疚。

辣手小紅娘望望窮書生，道：「咱們就解開包袱看看，你意下如何？」

窮書生道：「我當然同意。」

突然一人厲聲接口大喝道：「我不同意。」

隨着話聲，兩條人影閃電般從後院衝了過來，一奔窮書生，一奔辣手小紅娘。

這兩人出現得太突然，行動也太迅捷，面目猶未看清，劍光已飛射到小紅娘身前，同時，勁風疾捲，一條長鞭也搭上了窮書生手中的「追魂飛花血羅蓋」。

窮書生急按傘柄機簧，射出一大蓬透骨釘，足有四五十枚之多。

可是，他手中的「追魂飛花血羅蓋」，已被長鞭扯動，失了準頭，數十枚透骨釘，全都射在牆上。

等他再想調過傘柄，肩頭已重重捱了一掌……

辣手小紅娘因爲有黃公子擋在身前，應變較爲從容，也認出兩人竟是「雲夢三俠」中的南劍和無影神鞭。

心頭一驚，急忙揮刀招架。

南劍顯然顧慮怕誤傷了黃公子，劍勢不敢大開大闔，辣手小紅娘的刀法又迅快絕倫，十分潑辣，刀光如怒濤翻湧，毫不退縮。

這時，她若想先傷黃公子，實在易如反掌，但她竟然放過了大好機會，未對黃公子下手。

就在這刹那間，石孝先已經搶回九環金刀，奮身衝入戰圈，一面橫刀護衛着黃公子，一面大聲道：「陳大俠，不要放走了她，包袱還在她手中。」

南劍道：「放心，她跑不了。」

手上一緊，劍招倏變，展開了凌厲攻勢。

辣手小紅娘一柄刀使得霍霍生風，滴水不透，與南劍陳雪峯互相搶攻，絲毫不讓。

一個是名滿武林的劍術高手，一個是威震江湖的使刀英豪，刀劍盤旋，寒光交錯，週圍數丈盡被一片刀光劍影籠罩。

看情形，辣手小紅娘要想勝過南劍陳雪峯固然不易，若想全身自保，應該並無困難。

那邊的窮書生和無影神鞭，却顯然分出了高下。

窮書生的武功，分明不是無影神鞭劉鐵心的敵手，「追魂飛花血羅蓋」在層層鞭影中，也失去發射暗器的機會，若非店屋狹窄，使長鞭受到限制，窮書生祇怕早已落敗了。

他自己也知道情勢不利，忙叫道：「小紅娘，咱們的合夥還算不算數？剛才你的條件是不是眞心話？」

辣手小紅娘笑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窮書生道：「如果是眞心話，我願意接受二八拆賬，咱們帶着東西走。」

「走？」辣手小紅娘大笑起來：「現在想走，祇怕沒有那麼容易了。」

無影神鞭接口道：「不錯，現在你兩個趁早束手受縛，還想往

那裏走！」

長鞭掄飛，「啪」地一聲，窮書生左肩上已捱了一鞭。

這一鞭，雖然要不了窮書生的命，却也打得他衣破血出，齜牙咧嘴，倒退了兩三步。

窮書生叫道：「小紅娘，咱們是唇亡齒寒，我若失手，你也沒有好受的。」

辣手小紅娘道：「你現在才說這種話，不嫌太遲了麼？早知如此，在船上你就該先下毒手。」

窮書生道：「可是，我用『霧香丸』燻翻他們，少說也得一個對時以後才能醒，誰知道……」

「啪」一鞭橫掃過來，打斷了他的話，也在他手背上添了一道血痕。

窮書生五指一鬆，「追魂飛花血羅蓋」險些脫手墮落地上。

辣手小紅娘冷笑道：「閣下，這是你自作自受，你就自己認命吧，對不起，我可不想奉陪了。」

一振腕，疾攻幾刀，盪開劍幕，飛身向後院衝去。

南劍急施「移形換位」身法，連變了三個方位，竟然無法攔住她。

窮書生見辣手小紅娘突圍欲走，心裏大急，忙虛晃一招，轉身向前門奔走。

可是，他却忘了自己的對手是無影神鞭。

長鞭不利於近搏，但遠擊追襲，正是專長。

窮書生剛奔出三四步，腦後風響，長鞭已接踵追擊而到。

「劈啪」一聲，鞭梢正中後頸。

窮書生祇覺頸項火辣辣一陣熱，如被火烙，一聲痛呼猶未出口，右腿又被軟鞭捲住。

無影神鞭一抖手腕，窮書生就像吞餌的魚，被活活的「釣」了起來，無影神鞭伸手點了他的穴道。

石孝先急叫道：「劉大俠，快去追辣手小紅娘，這窮酸交給我了。」

＊　＊　＊

窮書生中鞭被擒的時候，辣手小紅娘已衝到後院門口，祇要奔入後院，四面皆可脫身，再想追截就不容易了。

突然，一條人影，出現在門口，正擋住了小紅娘的去路，低喝道：「想往那裏跑？」

辣手小紅娘看也沒看，刀光一閃，迎面揮去。

她的「出鞘一刀」下，不知毀過多少成名高手，那人又直挺挺站在門口，別說是個人，就算是鐵鑄的柱子，也會被一刀揮成兩截。

誰知道這一刀竟揮了個空。

門口那人脚下不動，祇是上身向後一仰，寒森森的刀鋒掠胸而過，連衣服也沒有碰到。

他的身子，就像一個上輕下重的「不倒翁」，一仰之後，接着，又向前一傾，左手却屈指輕彈，「叮」然一聲，正中刀中。

辣手小紅娘突覺虎口一麻，幾乎握不住刀柄。

幸虧她反應迅捷，身形順勢向右疾轉半匝，才算卸去刀身反震之力，將前衝的勢子穩定下來。

於是站穩了，却驚出一身冷汗。

她做夢也想不到，後院門口居然埋伏着如此高人。

從那人的身法和出身推斷，武功顯然高過雲夢三俠很多，這個人，會是誰呢？

辣手小紅娘急於想看看那人的容貌，無奈南劍陳雪峯已經隨後追到。

緊跟着，無影神鞭劉鐵心也趕來了。

一劍一鞭，頓時將辣手小紅娘圍了個風雨不透，竟使她無暇看清門口的是甚麼人。

辣手小紅娘驚怒交加，突然激發了兇性，嬌叱一聲，刀光倏盛，本來如匹練般的刀光，忽化作一團滾動的光影，混身上下，盤繞若飛，招發連環，生生不絕。

南劍和無影神鞭都感到那刀法招式雖是守勢，然而，從光影中透射出的刀罡勁炁，却已灼膚生痛。

後門口忽然傳來一聲低喝道：「風雷十八斬！二位當心！」

喝聲未落，刀光突斂，一條人影踉蹌退出了戰圈。

那是無影神鞭劉鐵心，左手臂已中了一刀，鮮血迸流。

南劍大吃一驚，忙不迭收劍躍退。

辣手小紅娘並未追擊，却凝神對後門外道：「是何方高人？請進來見見。」

門外緩步走進來一個人。

「是你！」

辣手小紅娘不禁瞪大了眼睛，敢情那進來的竟是曹家小店的店主——曹老頭。

＊　＊　＊

曹老頭空着手，步履緩慢，神情肅然，兩眼深沉的望着辣手小紅娘，徐徐說道：「小紅娘，你太過份了，這包袱豈是妳能拿的，還不快些還給黃公子。」

辣手小紅娘沒有回答他的話，祇沉聲問道：「你是誰?」

曹老頭道：「不必問我是誰，我叫你把包袱還給黃公子，妳就照我的話去做，否則，誤了大事，妳縱然粉身碎骨也難補償。」

辣手小紅娘道：「我憑甚麼要照你的話做?」

曹老頭緩緩舉起雙手，道：「就憑我這雙肉掌。」

他雙掌虛提，十指微屈，看起來並沒有甚麼異樣，突然掌心向外一翻，十個指甲竟倐忽暴長出一寸多，指尖血紅，宛如野獸利爪。

辣手小紅娘駭然驚呼道：「『血影虎爪』……」

曹老頭緩緩說道：「不錯。血影藏利爪，徒手搏虎狠，宇內尊北斗，江湖號人王。」

辣手小紅娘不由心裏打個寒噤，失聲道：「人王易北斗。」

曹老頭道：「我改名換姓，隱居在這荒涼渡口已經將近十年，本來决心不再涉足江湖，所以，你們在這裏火併殘殺，甚至冒我的名字招謠詐騙，我都隱忍不問，可是你們鬧得太過份了，長順是個孩子，你爲甚麼連他也不放過?如今更膽大包天，竟然敢奪刼聖……」

說到「聖」字，突然一頓，沒有再說下去。

恰巧在這時候，祇聽石孝先焦急地道：「百禽宮的人忽然撤走了，必是發現了公子的面貌，易前輩，咱們不能夠再躭擱了。」

大家循聲望去，果然，百禽宮的人轎都已經渺無踪影。

曹老頭臉色微變，沉聲道：「小紅娘，亡羊補牢尚未晚，快把包袱給我。」

辣手小紅娘却一旋身，退到廚下爐灶邊，右手橫刀護身，左手竟然將包袱舉向灶口，冷笑道：「你們最好別仗着人多想强奪，逼急了，我寧可將包袱丟進火爐裏燒掉。」

曹老頭怒道：「妳若敢毀損包袱，今天非活劈了妳不可。」

財迷心竅　冒瀆聖駕

辣手小紅娘道：「寧爲玉碎，不爲瓦全，我得不到的東西，誰也別想得去，如果不信，那就試試看。」

熊熊爐火，映着她一身紅衣和森冷的刀鋒，看來，她是眞的說得出做得到，不惜先毀包袱，再決死戰。

衆人面面相覷，誰也不敢妄動。

曹老頭嘆口氣，道：「妳要怎樣才肯交還包袱?」

辣手小紅娘說道：「很簡單，兩個條件。」

曹老頭道：「請說吧。」

辣手小紅娘道：「讓我知道這位黃公子的身份，同時讓我看看包袱裏究竟是甚麼東西?」

曹老頭道：「這兩個條件，其實等於一個，妳若見了包袱中東西，自然知道黃公子的身份，如果知道公子的身份，就不難想到包袱中是甚麼東西。」

辣手小紅娘道：「那就算一個條件也行。」

曹老頭却搖搖頭，道：「可惜這條件無法辦到。」

辣手小紅娘道：「爲甚麼?」

曹老頭道：「不爲甚麼，祇是事關重大，不能告訴妳。」

辣手小紅娘眉峯一挑，冷笑道：「這麼說，你是逼我毀掉這包袱了?」

曹老頭沉吟了一下，道：「小紅娘，這樣好不好?妳先將包袱還給黃公子，讓他們過河先走，我再將內情告訴妳。」

辣手小紅娘道：「不行，不讓我瞭解內情，休想我會交出包袱。」

曹老頭喝道：「妳……」

辣手小紅娘接口說道：「我並不想毀損包袱，但是若有人逼我，那就另當別論了。」

曹老頭急怒塡胸，幾次想出手，又强忍下來。

他自信若全力施展，三招內可以制服辣手小紅娘，可是，在這三招時間裏，包袱也一定會被燒毀了。

南劍和無影神鞭更是沒了主意，大家都惶然望着那包袱，心裏空自焦急，却不知該如何是好。

突然，遠遠傳來一聲號角。

衆人聞聲變色，顯然，那號角使他們產生了某種不祥的預感。

石孝先道：「這一定是百禽宮的人洩漏了消息，正施放號角召集鷹犬，公子，咱們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南劍道：「石局主請先護送公子過河，這兒的事，留給我等料理，取回包袱，咱們會隨後趕來。」

曹老頭道：「公子請放心，老朽保證會平安取回包袱，縱有追兵，也決不放他們一人一騎渡河。」

辣手小紅娘却道：「這保證祇怕靠不住，首先得問我答應不答應。」

正說着，第二聲號角又傳過來。

石孝先低聲催促道：「事急了，請公子快走。」

誰知黃公子却搖搖頭，道：「不！我決定不走了。」

石孝先和雲夢雙俠不約而同道：「公子……」

黃公子擺了擺手，說道：「你們不用勸我，宇內雖大，莫非王土，我縱能避過眼前，焉能避過永久，與其亡命天涯，倒不如拋却榮華，還我本來面目。」

石孝先等人都愕然相顧，做聲不得。

黃公子望着慘死的寒雲師太，不覺長嘆了一口氣，又道：「你們本來都是隱世高人，悠遊林泉，何等逍遙，如今却爲了我而重蹈鋒鏑，犧牲了性命，其實，我也祇是個平凡的人，不過承祖上餘蔭，比你們多享受幾年榮華富貴而已，國破家亡，咎由自取，我又何忍再爲了一己之安危，連累你們無辜的人捨命捐軀。」

南劍和無影神鞭急忙欠身道：「這是我等心甘情願的。」

黃公子凄然一笑，道：「不，你們生平未受朝廷點滴恩惠，臨難慷慨赴死，這份盛情，我一輩子不會忘記，正因我虧負你們和天下人太多，上蒼才使我領受應得的責罰，我怎能再使你們冒着凶險，再替自己徒增罪孽。」

接着，向石孝先道：「石局主，請把這位書生放開，讓他去吧。」

無影神鞭道：「公子，這人假冒易前輩的名號，已犯江湖大忌，必須交由易前輩處置。」

黃公子望望化名曹老頭的易北斗，道：「我不懂江湖規矩，不知易壯士是否能看我薄面……」

易北斗連忙欠身道：「公子吩咐，易某焉敢不從，祇是，此人係萬毒門三大毒使之一，混身携有各種毒藥和暗器，必須先搜身，才能放他。」

石孝先道：「前輩怎知他是萬毒門的人？」

易北斗微笑道：「十多年前，易某曾跟萬毒門主歐陽一鶴相識，那時候，正逢萬毒門和鳳尾教有場過節，我爲了替他們排解，曾留下一面『虎頭七星令牌』，想不到這小輩今天竟用來假冒我的名號行詐，大約他見我十年未出江湖，以爲我早已死了。」

石孝先一抖九環金刀，刀尖直指着窮書生的咽喉，喝道：「你叫甚麼名字？有沒有假冒易前輩名號做過其他壞事？快說實話。」

窮書生忙道：「我姓柯名丁山，本是萬毒門三大毒使之一，前年門主病故，萬毒門瓦解星散，我才開始獨自闖蕩江湖，可是，我從來沒有做過壞事，也不敢再用毒，這次爲了想劫奪銀鏢，才第一次假冒易老前輩的名號，祇冒用了這一次，就已將令牌拋進河裏，而且，我身上僅有暗器和迷藥，並沒有任何毒物，諸位不信，可以搜查。我若有半句虛假，寧願亂劍穿身，不得好死。」

南劍道：「看來倒是眞話，他若帶着毒物，剛才就不會僅用迷香對付咱們，也用不着再假冒易兄的名號嚇人了。」

石孝先立即動手，將柯丁山搜查了一遍，果然不錯，身上除了暗器之外，並沒有毒物，便解開了他的穴道。

柯丁山千恩萬謝，就想離開。

易北斗道：「等一等，你這次雖無大惡，却因你迷倒雲夢雙俠，才使寒雲師太喪了性命，今天的事，你也脫不掉一份責任。」

柯丁山道：「老前輩的意思是……」

易北斗道：「你先在旁邊站着，等一會還有用你的時候。」

柯丁山不敢不從，祇得應諾。

易北斗轉對辣手小紅娘道：「現在就剩下你一個人了，祇要你交出包袱，過去一概不究，時機急迫，咱們必須盡快護送黃公子過河，小紅娘，妳千萬不要自誤誤人。」

辣手小紅娘冷冷道：「不行，你們不答應我的條件，休想我交還包袱。」

易北斗臉色一沉，道：「小紅娘，爲人不可太過份，我已經好話說盡，你爲甚麼一定要鬧得玉石俱焚？那對你有甚麼益處？」

辣手小紅娘道：「這眞奇怪了，包袱內若不是珠寶，有甚麼見不得人的？那位黃公子究竟是甚麼身份？你們一個個對他阿諛奉承，就像兒子對親爹一樣……」

易北斗厲聲喝道：「住口，你敢再說一個字對公子語涉不敬，當心易某割下你的舌頭。」

辣手小紅娘也火了，抗聲道：「要動手請來吧，今天姑娘我是吃了秤錘鐵了心，別說舌頭，要腦袋也儘管來拿。」

說着，竟舉起包袱，準備投入火中。

易北斗等人都不由大驚失色……

黃公子大聲道：「姑娘的條件，祇是要想看看包袱裏是甚麼東西？同時要知道我的身份，對嗎？」

辣手小紅娘道：「不錯。」

黃公子道：「好！我答應妳。」

石孝先等人異口同聲道：「公子，千萬不能……」

黃公子淡淡一笑，道：「事到如今，何須再隱瞞身份？你們不用擔心，且退後一些，讓這位姑娘自己解開包袱。」

石孝先等人面面相覷，似很猶豫。

黃公子又道：「這是我決定的，一切後果由我承擔，各位請退後。」

易北斗望望石孝先等人，輕嘆一口氣，緩步向後退去。

衆人無奈，盡皆默然退後，人人面帶愧疚之色。

黃公子却向辣手小紅娘笑道：「姑娘可以放心解開包袱了，我保證他們絕不會趁機搶奪。」

辣手小紅娘仍然懷着戒備之心，一手握刀，一手將包袱從火爐上移開，輕輕放在切菜桌案上。

黃公子道：「姑娘若覺得不方便，我來代勞如何？」

辣手小紅娘道：「不必，公子祇要站在他們的前面，別讓他們輕舉妄動就夠了。」

黃公子道：「放心吧，他們不會。」

辣手小紅娘兩眼凝視着衆人，右手刀緊護着前胸，祇用左手，解開了包袱的結口。

裏面包着兩件東西——一個皮製紅色小革囊和一隻用黃綾包裹的方盒。

小革囊，份量頗沉，似有金銀之類財物。

方盒內却不知放的甚麼物件。

辣手小紅娘首先抖開了革囊。裏面是一份僧人用的度牒，幾錠白金，還有些散碎銀両。

白金和銀両總値不過百両，怎麼說，也稱不上「價値鉅萬」。

辣手小紅娘皺皺眉頭，又解開那黃綾包裹的方盒。

她的眼睛，必須監視易北斗等人動靜，右手必須握刀戒備，祇能用左手解開那黃綾結扣，所以解得很慢。

就在這時候，號角聲又起。

這一次，聲音已近了許多，距渡口約莫在十餘里外。

石孝先催促道：「小紅娘，你能否快一些，咱們絕不會趁機動手，祇希望不要躭誤了公子渡河。」

辣手小紅娘道：「你們要走儘管走，我又沒攔着你們，但這盒子裏的東西，我却得仔細看個明白。」

石孝先道：「可是，你要看得快，何必這樣提心吊膽。」

辣手小紅娘笑道：「防人之心不可無，你們這麼着急幹甚麼？難道這些東西是偸的，怕失主追來了？」

石孝先怒道：「你這丫頭，滿口胡說八道些甚麼？」

辣手小紅娘道：「怎麼？說中你們的心事，惱羞成怒了是不是？哼！你們若是好人，革囊中怎有和尚用的度牒？行動怎會這樣神秘？」

石孝先氣得頓足低吼，但却說不出話來。

黃公子淡淡笑道：「石局主，何須作此無謂爭辯？別催她，讓她慢慢看吧。」

易北斗低聲叫道：「公子行踪已洩，追騎將至，易某斗膽，請公子先行上船渡河。」

黃公子笑着搖搖頭，道：「我說過了，天下雖大，莫非王土，權力榮華如過眼烟雲，我已經看透了這些，心無所懼，要來的就由它來吧。」

易北斗道：「公子雖無爭奪之心，奸人却有加害之意，何苦將寶貴生命，徒膏虎吻狼唇。」

他們在交談的時候，辣手小紅娘一面傾聽，一面仍在繼續解那黃綾上的結扣。

從談話中，她彷彿感覺到，這位黃公子絕非尋常百姓，很可能是某一官宦巨室後代，甚至……

「嘟……」

又是一聲號角傳來，其聲已近在五里之內。

石孝先混身一震，急道：「公子，時機不再，求公子珍惜萬金之軀。」

黃公子仍然平靜地搖搖頭，道：「不必再勸我，我已經決定不走了。」

話剛說完，易北斗突然閃電般出手，一指點在黃公子「鳳尾穴」上。

南劍陳雪峯及時展臂，扶住了黃公子的身軀。

辣手小紅娘大吃一驚，急忙橫刀戒備，以防易北斗突施暗襲。

然而，易北斗並沒有趁機發難，却撩衣跪倒，對黃公子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說道：「事急從權，艮民迫不得已，罪該萬死。」

說完站起來，向石孝先揮了揮手，又道：「諸位請先下船，易某隨後就到。」

石孝先和南劍陳雪峯沒有開口，匆匆抱起黃公子，出店而去，祇留下了無影神鞭。

易北斗目送三人已到碼頭，才長長吁了一口氣，轉面對辣手小紅娘道：「現在我可以告訴妳了，妳今天所作所爲，可能會鑄成瀰天大禍，按國法，就該寸磔棄市，誅連九族。」

辣手小紅娘冷哼道：「哼，我犯了甚麼罪？」

易北斗道：「你冒瀆聖駕，劫持國璽，這該是甚麼罪，妳自己衡量吧。」

辣手小紅娘愕然道：「甚麼？冒瀆聖駕？劫持國璽？難道，那黃公子並不是姓黃。」

易北斗道：「他是姓皇，却是皇帝的皇，告訴妳，他就是當今聖上——建文皇帝。」

保皇血戰　凄厲成謎

辣手小紅娘心裏機伶伶打個寒戰，駭然變色。

旁邊的柯丁山，也張大了嘴，滿臉驚疑。

易北斗道：「你們這兩個蠢物，誤信傳言，却不想想，現在是甚麼時候，當今聖上因欲削減藩權，燕王舉兵南下，京師已經被攻陷了，在這兵亂時候，那還會有人委運重鏢？即或有，石家鏢局怎敢接受？縱然敢接受，又怎會驚動雲夢三俠參與護送？這點簡單道理，你們怎麼不想想？」

辣手小紅娘道：「可是，江湖中傳言，都說石家鏢局保的是暗鏢，價值鉅萬，相信這消息的不止咱們兩人。」

易北斗苦笑了一下，道：「不錯，聖駕是萬金之軀，這也的確可算是價值鉅萬的暗鏢，可惜並非金銀珠寶，却是個活生生的人。」

辣手小紅娘道：「皇帝深居大內，遇有變故，有御林軍保護，怎會跟石家鏢局扯上關係？」

易北斗道：「這事說來話長，詳細情形，我也不太清楚，據南劍說，燕王兵到的時候，聖上和另外兩位大臣，準備易裝僧人逃出大內，不料被亂兵衝散，聖上祇由一名太監陪同，暫匿民家，那位太監跟石孝先素識，因而想出這條『瞞天過海』的計策。想不到消息仍然洩漏，竟被江湖中人以訛傳訛，說成了鉅萬暗鏢。」

辣手小紅娘道：「這也可能是南劍一面之辭。」

易北斗搖搖頭，道：「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雲夢三俠能爲了這件事捨命捐軀，豈會是虛假的，妳若還不相信，解開方盒看看就明白了。」

辣手小紅娘急忙解開黃綾，啓開了裏面方盒子。

她的臉色，遽然由白而紅，緩緩低下了頭。盒中果然是一方玉璽——大明皇朝的傳國璽。

辣手小紅娘掩上盒蓋，面對方盒跪了下來。

那雖然祇是個木盒和一方玉質印章，却是一代帝皇最高權力的象徵。

辣手小紅娘再强項跋扈，也不能不對皇權屈膝低頭。

直到現在，她才明白石孝先何以對「黃公子」的身份守口如瓶？雲夢三俠何以甘願捨命捐軀？而「黃公子」何以會具有那種懾人的氣質，超俗的風采……

她除了爲自己的錯誤感到惶恐，爲自己的愚昧感到羞慚之外，一時竟不知該如何善後。

過了好一會，她才匆匆結好包袱，雙手奉交給易北斗，赧然道：「易老前輩，請容我親去河邊向聖駕謝罪。」

「不必了。」易北斗接過包袱，臉色凝重地道：「現在不是叙禮的時候，咱們必須儘快送聖駕過河。」

順手將包袱交給了無影神鞭，說道：「劉兄，快走吧，船抵對岸，就請將渡船鑿沉，以斷追騎，但消息既洩，海口恐怕是不能再去了，爲了安全，最好改變出海避禍的計劃，回奔內陸，另覓深山古刹藏身。」

無影神鞭接過包袱，道：「易兄怎麼不一同走？」

易北斗搖搖頭，道：「我還有更重要的事，無法隨駕護送，如果有緣，異日或可重會，祇是……」

無影神鞭道：「祇是甚麼？」

易北斗道：「那撐船的曹家兄弟和春娘，雖然跟我多年，一直並不知道我的眞實身份，他們也並非江湖中人，諒必不敢信口招禍，洩漏聖駕行踪，還望劉兄矜全，放他們另謀生路……」

無影神鞭正色道：「這是甚麼話，難道易兄還擔心咱們會殺人滅口？」

易北斗苦笑了一下道：「若站在維護聖駕的立場，那樣做也是應該的，我祇是因爲跟他們相處多年，心有不忍而已。」

無影神鞭道：「易兄請放心，聖上絕不是那種心胸狹窄多疑人，咱們也絕不會做出那種事。」

易北斗拱手道：「多謝劉兄。」

無影神鞭欠身答禮，輕嘆了一口氣，出店而去。

不多久，渡船離開碼頭，駛向對岸。

易北斗望着那遠去的船影，不禁感慨地道：「貴爲帝王，尚且如此，人生還有甚麼可貪可爭的。」

辣手小紅娘也有些黯然失神，喃喃道：「我一輩子沒見過皇帝，想不到竟會在這兒會見，早若知道，也不會鬧出這場過錯了。」

易北斗道：「這是你的運氣好，如果你早知道，可能惹出更大的過錯。」

辣手小紅娘道：「爲甚麼？」

易北斗道：「今天一早趕來曹家渡口的，祇有百禽宮事先知道眞實風聲，他們本想攏絡你聯手，却被你拒絕了，否則，你不知會鬧出多大的風波來。」

辣手小紅娘道：「他們怎麼事先得到風聲呢？」

易北斗道：「燕王帳下，也頗有武林高人，百禽宮必然早被收買，準備攔截聖駕。」

辣手小紅娘道：「那他們爲甚麼又忽然撤走了？」

易北斗道：「他們是見我露了面，百禽宮主又身負重傷，無力

再戰，才不得不暫時退去。」

辣手小紅娘道：「提起百禽宮主，我倒想起來了，他們來時有兩乘轎子，一乘坐的是百禽宮主，另一乘却始終不見有人露面，我本來猜想一定是少宮主，可是，他眼見做娘的身負重傷，爲甚麼竟不出手相助？」

易北斗突然笑道：「妳以爲百禽宮少宮主，是個怎樣的人？」

辣手小紅娘道：「我沒見過，但想也想得到，八成是個狂妄自大，好色如命的大色魔。」

易北斗搖頭道：「不，妳錯了。」

辣手小紅娘不禁一怔，問道：「怎麼錯了？」

易北斗道：「妳祇聽天禽八俊傳說，說少宮主對妳如何傾慕，如何思念，便判定他是個大色鬼？」

辣手小紅娘道：「難道不是？」

易北斗笑道：「其實，百禽宮的少宮主，才祇有七八歲，即使眞是個色鬼，也祇不過一個小色鬼而已。」

辣手小紅娘失聲一哦，不由呆住了。

這消息，的確大出她意料之外。

如果早知道百禽宮少宮主祇是個小孩子，她或許眞會跟百禽宮聯手，不致於錯把柯丁山認作易北斗，那樣一來，以後的種種演變，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她果她協助百禽宮，參與攔截建文帝，結果是福？是禍？誰又能逆料？

人的一生命運，往往就決定於這一瞬間的際遇，這一切，似乎冥冥中早有安排，誰又能抗拒？

辣手小紅娘不能。

柯丁山當然也不能。

但是，柯丁山却好像還不知道命運已經註定了一切，突然向易北斗一抱拳，問道：「易老前輩，事情已了結，晚輩可以走了麼？」

易北斗沒有回答，却反問道：「你以爲事情眞的已經了結？你以爲自己眞能走得了？」

柯丁山張着口，竟再也說不出話來。

因爲他已發覺小店外的山坡上，出現了大批人影。

來人近百名，有黃衣帶刀侍衞，有身着白衣的百禽宮門下，更有頭戴紗冠，穿着錦袍的東西兩廠高手……業已將曹家小店圍得水洩不透。

易北斗微微一笑，道：「許多年沒有見到如此熱鬧的場面了，好像竟有些膽怯起來。」

辣手小紅娘緊一緊刀柄，奮然道：「我就喜歡熱鬧，人越多，殺得越過癮，你們先瞧我的。」

她正想挺身而出，不料却被柯丁山攔住。

辣手小紅娘道：「怎麼？你想跟我爭先？」

柯丁山尷尬地笑道：「不敢，我祇是想提醒姑娘一件事。」

辣手小紅娘道：「甚麼事？」

柯丁山道：「姑娘別忘了，咱們約好是二八拆賬的，我這柄『追魂飛花血羅蓋』，正是對付人多的最好工具。」

辣手小紅娘忍不住笑了，輕嘆道：「去你的二八拆賬，姑奶奶就是上了你的當，你還有臉提起呢！」

易北斗笑道：「好了，二位都不要爭，咱們三一三十一，公平分配，大家一塊兒出去吧！」

面對成百名高手，三人談笑風生，了無懼色，併肩走出店門。

* * *

這將是慘烈的一戰，也必然是最豪壯的一戰。

慷慨赴戰的三個人，都是江湖黑道中惡名遠播的人物，然而，這一戰，却是他們平生最光輝的一戰。

他們已經做了自己認爲應該做的事，至於勝負存亡，早已不在意中了。

沒有人知道這一戰的結果如何。因爲追截建文帝的鐵騎，並無一人生還，從此，人王易北斗、辣手小紅娘和萬毒使者柯丁山，也沒有再在江湖中出現。

祇有一件事是人所共知的。

那就是，燕王追緝建文帝的方向，始終指向海口，其後，三寶太監鄭和奉命七次出海，遠及南洋，始終未能獲悉建文帝的下落。

建文帝的下落，在歷史上成了一個謎，曹家渡口血戰的結果，在武林中也成了一個謎。

（全文完）

奇幻靈異故事

殺倭

余無語・文　洛文・圖

郭老太驚詫異地問：「你是誰呀！我不認識你的……」

戰前，港島銅鑼灣的利園街，原是一座荒山，娛樂高人曾經在這裏建過一間遊樂場，叫做「利園遊樂場」，這山又稱渣甸山，但因為港島另有一座渣甸山，所以平山之時，叫這地方做渣甸舊山。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軍閥發動南侵。十二月八日，日本膏藥旗戰機在香港上空出現，轟炸啓德機場，用槍彈掃射市區，隨即由深圳進兵九龍、港島多處登陸。十二月二十五日，港督楊慕琦宣佈投降。由是日起，香港進入三年零八個月日軍鐵蹄蹂躪下的空前浩劫！

日軍登陸港島後，分別在鯉魚門、赤柱、跑馬地三處進行屠殺！當時的舊渣甸山，則是跑馬地的殺人場。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是香港有史以來初見的沉寂元旦。當時港島盛傳，日軍入城，要大放假五日，換言之，要屠殺五日五夜，不能走遠的升斗市民，瑟縮家中，等候命運安排。

住在渣甸山麓附近的一戶姓郭人家，當日大概上午十時許，全身癱瘓的郭老太，聽到附近發出二響槍聲，郭老太驚惶失措地叫：「阿安，阿安呀，你過來呀……」

郭家原來是一家五口，在日軍圍城時，郭老太的兒子郭志昌，因為在這香港政府做事，所以日軍圍城時，就帶了妻子利氏，兒子郭成逃入鶴佬村避難，因為郭志昌服務的機關，有一個雜役，是在鶴佬村住的，因此他們投奔鶴佬村。由於郭老太不良於行，所以由遠房親戚郭安照顧老人家。郭老太所以要叫阿安，先因為阿安早上到山邊去拾柴枯枝回來，作生火用。

郭安，才十七歲，由鄉下出來，在郭家半工半讀，已有一年多了，他為人勤奮，好學不倦，一向是服侍郭老太的。因此，郭志昌臨走之時，留下阿安看顧郭老太。

這時郭老太叫了幾聲阿安，不聞應聲，她心中有些着慌了，繼續高聲叫他幾次，也沒回音，而郭老太自己也不能走動，祇好聽天由命了。

過了半個鐘頭，郭老太忽然聽到門聲，接着又聽到大廳有雜沓的軍靴聲。

很快，郭老太看見房門前站着三個日本兵同一個中國人，郭老太瞠目結舌，不能講話。

那中國人原來是通譯，他高聲喝問：「屋裏的人，那裏去了？」

郭老太慌張地答：「他們都走光了，賸下我風癱不能走，拋下我，他們都走了。」

通譯回頭對三個日本兵講了一些說話，其中有一個日本兵叱喝了幾聲，立刻就分頭抄屋。郭老太眼巴巴看着他們這裏抄，那裏抄，翻箱倒篋，甚麼都搜，她也無可奈何。

還不見郭安踪影

過了十分鐘光景，郭老太又聽到大廳有索索靴聲，皮靴聲很快就在門口消失了。顯然，日軍搜過屋後就離去了。這夥人雖然沒有逼郭老太下床，但她已知道大禍臨頭的了。

日軍抄屋時，不曾聽過阿安的聲音，顯見得阿安已不在家，他去了那裏呢？那兩聲槍響，是不是日本軍害他，或殺死他呢？他們又為甚麼來抄屋呢？

郭老太癱瘓在床，孑然一身，寸步難行，內心焦急如焚，爭奈無計可施。

屋內有無損失財物，她不知道，但過了中午，還是不見阿安踪影，也沒有人來照應她午飯了。

這時候，郭老太孤零零的一個人，眼巴巴的躺在床上等死。

郭老太整天在挨肚餓，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悲也苦也！

郭老太癱瘓在床，一直挨到黃昏時分，忽又聽一陣子細碎步聲，自遠而近。

在昏黃的暗光下，郭老太抬眼望去，看見一個年僅及笄的少女，手挽竹籃，躡足走上前來。

郭老太一怔，驚詫地問：「你是誰呀？我不認識你的……」

少女低聲說：「郭老太，你是不識我，但我同阿安就很好。阿安對我說，郭老太已有一日沒進食，所以我挽些飯餸來給你食的。」

「那就十分難得了，唉吔，姑娘呀，我以為我死定的了，我癱瘓在床，寸步難行。阿安又不知去了那裏，我孤零零的一個人，就祇有等死了。」

少女打開竹籃，裏面有個飯壺，壺裏有一碗飯，一碟魚仔乾。她說：「老太，我叫丁玲。阿安現在為了逃避蘿蔔頭，暫時躲在我家，你不必掛心。現在飯餸都在你面前了，看你能不能食？」

郭老太好生感激：「我可以食的，請你用枕頭墊高我的背脊，往常我都是這樣自己食的，阿玲，你很好人呀！」

丁玲壓低了嗓音：「老太，我明日還會來的，這是個非常時期，你要忍耐呀！大門我不能關上，祇不過虛掩，我走啦。」

丁玲走後，郭老太自己食飯，事實上，她慣常是這樣的，她不過是下半身癱瘓，上肢是可以活動的。阿安平日也沒有侍候她進膳的，床頭一壺茶，是一個大暖水壺盛着，老太也會自己斟茶來飲。她很感激這個女孩阿玲。她知道阿安所以不敢回家，可能是因為日本兵在追他，因此他躲避在阿玲家中。

郭老太心裏在想，阿安真是孝心，掛住自己挨餓，因此千方百計，也託人送飯來。

翌日，市面依然靜寂。日軍入城不過幾天，一般市民都不敢輕易外出。就算家中沒有魚菜，也祇能挨罐頭了，一日過一日，看定再說。

事實上，打定了輸數的郭老太，雖然不見阿安回來，她知道形勢使然，那是沒有辦法的。

在日治之下，門如果打開，也沒有人敢入屋盜竊的。因為到處都有日軍站崗，倘發現形跡可疑，一定會查出，立即就要拘捕槍斃——或者給日軍試刀，人頭落地！所以，鼠竊也不敢橫行，郭家雖然打開門虛掩着的，但還是沒有人敢把門推開，就是這個緣故。

中午又已經過了，郭老太雖然餓着肚皮，但她認為心安理得，在床唸經過日子。

又是到了傍晚時分，郭老太又聽到大廳有輕微的腳步聲，很快又見阿玲來了。她手上仍然挽着一個竹籮走近郭老太的旁邊，低聲道：「郭老太，白天我不敢來呀！一定要等到這個時間，才敢偷偷來探望你呀！眞可惜，你又餓了，不過今日我多帶飯來了，魚仔也蒸多了，如果你吃不完，可以留待明天再吃，生逢亂世，還望你老人家將就將就吧！」

郭老太執手相看，感激涕零：「阿玲，你眞是亂世中的好心人，像你這樣對老人家有孝心，問世間能有幾人？阿安現在怎樣？是不是有人追捕他呢？」

阿玲坐近床口，聲音放得更

低：「實不相瞞，阿安昨日上渣甸山拾取枯枝，誰知回程時，有一隻狠狗追趕他，原來那隻狠狗是日本的軍犬，阿安遭遇到這種情形，放下枯枝，拔足狂奔，可是那狠狗窮追他，他聽到背後有日軍的叱喝聲，還開了兩槍。他奔到一塊大岩石上，不顧一切，就跳了下去！誰知他跳在一棵大樹上，給樹枝承住，那棵大樹，樹葉十分濃密，因為阿安沒有踪跡留下，狠狗也嗅不到氣味，雖然那兇巴巴的日軍曹追到山下，可是嗅不到甚麼氣味，搜索了個多鐘頭，日軍曹就帶狠狗回營去了。阿安呆等了兩個鐘頭，才敢悄悄下山，奔來我家，求我幫助。他到我家，顧不及療治他頸上和背脊的傷痕，就求我送飯給老太吃。」

丁玲又笑着說：「老太，安哥很掛住你呀！他說，你老人家整天沒有吃飯呀，會餓死的呀！他叫我準備好飯菜給老太吃。但這樣非常時期，我不敢輕易動彈，要等待日軍交班時，我才敢動身。」

丁玲是渣甸山脚的一個農家女。

丁根由鄉下到香港謀生，已經五年，他來到香港，向政府領了一幅官地耕種，同妻子鄭氏，勤奮工作，阿玲是在鄉下出世的，未出城時，已幫得手，隨父母來港時已十歲，既會做莊稼，又識做女紅，附近的人家，都叫阿玲做乖女。

阿玲在鄉下，不曾讀過書，所以字不識得好多，她認識阿安，就因為阿安經常去阿根的菜田買菜，阿安與丁家漸漸熟絡了。阿安來買菜時，丁根一定叫阿玲揀些上好青菜給阿安，而且秤頭又好足，阿安為了報答根叔，經常教阿玲讀書寫字，阿安便像丁根的家人了。

阿安長阿玲兩歲，看起來倒是年齡相若，志趣相投，根嫂很喜歡阿安，她常常當着阿根面前說：「阿玲如果有一門好似安少一樣的頭主，她就有福了，可惜她生得命水不正呀，想高攀就難了。」

阿安有些靦覥，低聲說：「甚麼叫做高攀呀？你常常叫我安少，我根本就不是郭家的少爺，我不過是郭家的遠房子侄，在郭家實在是做打雜，你不要以為我很高呀！」

阿安教阿玲寫字，通常都要在阿玲後面，執着她的手，搖動筆杆，日子久了，阿安對阿玲也就漸生情愫。阿安常常在清晨，天才亮的時候，他倆總是在附近閒遊一回，才回到家中。

農家女是早熟的，早已將一顆愛心獻給阿安，她初次識得男孩子，就那麼體貼自己，每當阿安教她寫字時，她的芳心不覺怦然跳動。阿安芳澤微聞，有時鼻孔也嗅到她秀髮上的氣息，偷偷地嗅她的髮香。

根叔是莊稼農人，祇建有三間木屋，一間稍為遠些，是養豬和養雞的，一間是根叔兩夫婦住，其中放下許多用具，一間屋稍為細些，是阿玲住的。

日軍入城之後，翌日早上，就有一個日本軍曹，帶同三個日本兵，還有一個翻譯，去到丁根的農莊。

五人一直走到他的屋子外，並且狂力敲門。

丁根細聲吩咐妻女：「你們快些準備呀，一切由我一個人去擔當。」

丁根開門之後，那個翻譯招手叫他到門口，日軍曹講了一回話，翻譯就對他講：「軍長問你呀，為甚麼不開門，不做莊稼？」

丁根抗聲道：「我們全家人都不敢外出，男的怕拉去殺頭，女的怕給他們的長官開槍打死！」

那個翻譯說：「現在，長官要你們恢復耕種，不得停工，你們這一戶，一日要供一擔菜，還要加種蘿蔔。」

丁根說：「如果我們全家人有保障，我們就開工。但我們有甚麼保障？我家還有一個少女，她寧死也不肯做花姑娘的！」

翻譯對日軍曹講了一回話，翻譯就對丁根轉述：「官長說，他會給你一張紙，貼在門上，沒有人來騷擾你們！」

丁根唯唯喏喏，就這樣恢復了耕作的。

日軍曹見丁根全家恢復操作，露出了笑容，然後揮手叫各人離開。過了一個小時，那個翻譯又回轉頭來，拿着一張告示，由日本人寫的，又有印鑑。丁根問是甚麼？翻譯說：「這是日本憲兵部的告示，說你這間屋以及一切耕地，都不許騷擾，如果膽敢騷擾者，當軍律定罪。你們要好好地做，每日軍部有人來收糧，係有價錢付給你們的，但你們不得苛索，你們有福啦！」

兩日後的一個傍晚，阿玲正巧山邊收拾番薯藤，突然有人在背後叫她的名字，她驚愕地回頭望去，草叢裏出現一個人頭——他正是郭安。

丁玲驚慌地叫：「安哥呀，你怎麼來的……」

郭安說：「我不敢走出來呀！玲，你可以走近我，聽我講話，我給日本狠狗追趕呀，我要找地方避難。」

丁玲說：「我有地方避，我間屋有地方可以躲避的，你不要怕，跟我來吧。」

「祇恐有人看見，我入黑才來吧。」郭安的眼神在懇求：「不過，有一件事好重要，老太今日整天都沒有吃飯，我求你照顧她，她好可憐呀，最好你有飯菜，就拿給她吃，你推門就開了，沒有上門的。」

丁玲說：「那麼好吧，我照你的話去做。到了入黑，你就閃入我的屋裏，不礙事的。」

郭安焦急地說：「不必了，不必了，我安全已經好滿足了，我在這裏等吧，你去工作。」

阿玲把事情告訴給郭老太知道，老太感激說：「阿玲，你眞是阿安的恩人呀，你收容了他，免得他拋頭露面，現在他躲藏得好嗎？」

「老太，安哥好安全，他躲在我的床底，我爸爸媽媽都知道呀！他們還叫我，不要讓阿安露面，露面就不得了，所以他好安全的。」

原來，阿安日間躲在阿玲床底下，夜後，他就從床底爬出來，跟阿玲講話。

阿玲抿抿小嘴：「你躺了一日床下底，一定好辛苦的了，我有熱茶呀！」屋裏雖然黑暗暗的，但廳外還有些月光。她說：「安哥，窗邊有一張櫈，你看見嗎？你坐下來，我們一邊飲茶，一邊細談。」

安哥似有感觸：「阿玲，你難得呀！」

「難得？」阿玲一怔。

「不是嗎？」阿安嘆了口氣：「阿玲，你照顧我，又要照顧老太，天天這麼來回奔走，一來一回，可沒有甚麼事吧？」

阿玲說：「沒有甚麼事，這附近巡崗的日本人，都認識我的，他們經常也到有耕地的地方去巡，見到我，也見到告示，他們都不敢走近這裏來的。」

丁玲又說：「我打聽過，市面有些舖頭都開張了，不過都是掛着膏藥旗的，人們也沒有那麼驚了，現在日本軍配米啦，我家也有米配，因為我們每日都有菜交給日本人，我們有錢去買軍米，有時日本人也給我們一些肉，也算過得去了。」

日本鬼是我仇人

提起日軍，郭安咬牙切齒：「日本鬼是我的大仇，我一定要湔雪此恨……」

丁玲急忙打他的手：「安哥呀，人人都知道要報仇，日本鬼殺人如蔴，我們中國人無辜犧牲的不知凡幾；仇雖然要報，但報仇的日子還未到呀，提防隔牆有耳。」

「惡有惡報，若還不報，時辰未到。」郭安嘆了口氣：「玲妹，我不枉此生，因為我識得你，你對我眞好……」

丁玲坐下來喝茶：「安哥，媽媽很關心你呀！她對我這樣講，我已經屬意你們的終身大事。」

郭安說：「阿玲，我早就已經對你說過，你已經是我的人了。你要我怎樣表示愛你到底呢？」

丁玲執着他的手，「這樣吧，安哥，如果你愛我，那麼現在就跪在房門口，對着蒼天朝拜，大家起個誓，彼此相愛，那麼，我就安心了。」

郭安嘆了口氣：「玲妹，你的眞誠使我十分感激，我當然可以發誓，不過你可能後悔……」

郭安又說：「這是一個亂世，人的生死，不過祇隔一線，也許夜晚還存在人世，白天就不在了，我或者變了鬼怪呢？玲妹。」

丁玲猛打郭安的手：「不會的，大吉利是！就算你是鬼物，我也算是你的人了，我可以發誓，無論怎樣，我也會為你守一輩子的。」

郭安又驚又喜：「那我就不枉此生了。」

丁玲挽着他的臂膀，「那麼，我們就去大門口，向當天發誓。」

郭安跪在地上矢誓：「我郭安永遠愛丁玲不變！但願生則同衾，死則同穴。丁玲是我的終生妻子，永不反悔！」

丁玲也跟他唸，不過在誓詞裏，丁玲改稱郭安而已。

對天發誓之後，丁玲執子之手：「安哥，從現在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今天晚上，我要與你同衾共枕。」

郭安輕輕擁抱着她，低語道：「玲妹，我眞是不枉此生了，你義厚情深，我不知怎樣報答你。」

丁玲扯他上床，款款情深：「你我已是夫妻，眼前你雖然有大難，但我好有信心，你的大難一定會挨過的，你不要說出不吉利的話，好不好？安哥。」

第二天，丁玲照常操作，她要依據軍部的單，執好蔬菜，又再洗過，等候軍部的車到來取貨。

軍部每日依時派人前來取貨，取過蔬菜，軍部的車便開走了，全家人又繼續開工，習以爲常。

丁根安排莊稼程序十分好，每日軍部需要甚麼菜，根叔的菜田，可以循環供給。他們又已經下了蘿蔔種，所以莊稼更加忙。

根嫂在菜田工作之時，阿玲走近她的身邊，滿臉春風的微笑着。

根嫂怔道：「阿玲，你古古怪怪做甚麼？」

丁玲從褲頭抽出一條包袱布，包袱本來就是一塊黃色的蔴布，但是出現了點點殷紅之色。

根嫂愣着問道：「這究竟是甚麼，幹嗎紅蕩蕩的？」

丁玲靦覥地低下頭來，把染了紅色的包袱布交給母親：「媽，我的身體，已經交了給阿安了。」

根嫂不聽便罷，聽了她這麼說，不由得驚異的站了起來：「阿玲，你跟阿安已經發生了關係？女呀，這是一件大事呀！你爲甚麼不先問過阿媽？」

丁玲臉頰飛紅：「媽，你很喜歡安哥的，你常常誇讚他，說他是一個難得的好人，你又說過，安哥能夠與我們同甘共苦，昨天晚上，我同安哥當天發過誓，安哥還說，他一生人，祇有丁玲是他的妻子，永遠相愛！生則同衾，死則同穴，我們都發過誓了。我把肉體獻給安哥，是表示我的眞誠，安哥叫我把這信物交給阿媽，他說，要向爸爸媽媽你們叩頭，永遠不忘爸爸媽媽的大恩大德。」

「但是，你的年紀還輕……」

「媽，你也是十五歲嫁給爸爸的。」

根嫂執着布，看了又看，她說：「玲，我好喜歡阿安。」

「……」丁玲依然低下頭來。

「其實，你遲早都是他的人了，我亦不能怪你甚麼，不過要同爸爸講呀！不過，你也不要怕，你爸爸也很喜歡郭安的，玲，不好意思說，就由我向他交代好了。」

根嫂說完，就放下鋤頭，走去另一塊田邊，把女兒的終身大事向她的老伴交代。

丁玲側眼望過去，看見老爹滿臉笑容，胸口裏一顆疑慮的心，這才輕輕放下來了。

根叔爲了應付日本軍部的需求，預備開五列山邊地，種紅豆、綠豆、花生這些雜糧，又準備在山邊開發田地種蘿蔔。

翌日，奇蹟却出現了，根叔一早起身操作，他見到舊田邊出現了一列新田，根叔與根嫂都奇怪起來，問女兒阿玲，她說：「是阿安開的，今早天方亮，他就對我說，他已經開了一列新田，說完之後就鑽回床底去了。」

根叔走過那新田看，阿安白天不能出來走動，他就乘着夜間去做，祇憑他個人的力量，就開了這列新田，眞箇是難得極了。但是田是開了，却還未播種，來吧，我們一齊來下種吧！

他們勤懇地操作，一到午間，阿玲就要進去，服侍阿安吃飯，一到黃昏，她就要送飯到郭家給郭老太吃。

第二天清早，奇蹟又發生了！丁根夫婦去耕種，又見到多開了一列新田，又是那麼齊齊整整，不必問，又是郭安半夜去開發的了，於是，丁根夫婦又把這塊地下了種。

以後的日子，天天都一列新田開發，這樣一直繼續十日，一直開到去山邊，丁根向政府租的地，本來就在山邊一帶，祇不過沒有人手去開發，所以田地不多，但一旬過後，丁老根的田地，發展得洋洋大觀，蜿蜒至渣甸山山脚的一座大田莊。

一日，將近午間，以前來過的那一個日本軍曹，又帶同翻譯和那個隨從到來，一家三口，急忙上前迎迓。

日本軍曹阿喱阿鐸的說了一番之後，便由翻譯代爲講解，翻譯向丁根傳譯：「官長說，你們做得很好，十分勤力，供應軍部的蔬菜雜糧，沒有短缺，最近聽說你們又開發新田，種蘿蔔，種雜糧。官長說，你們的做法，值得嘉獎，所以發放物品配給你們，配給米，增多一倍，還有配給布和配給香煙，爲嘉獎你們勤懇的。」丁根一家三口，急忙道謝，那日本軍官還問，有沒有人到來

騷擾？丁根說：「沒人來騷擾，多謝官長。」

日本軍官聽了，才滿意地離開。

日軍佔領香港之後，由於物資缺乏，餓死了不少人，米糧布疋、香煙都是可以在黑市賣錢的，而且價錢極高，日本人能夠發給這些配給品給丁根，心意當然是想丁家賺一點錢。

丁根人口簡單，本來米的配給已經夠了，現在米糧配多一倍，又有布疋等，丁根於是去市中打聽，原來商人專做這種配給品買單生意的，丁根所持的單商人認爲好矜貴，三百元向他買單。

配給品是五日一次的，丁根單就賣盈餘的配給品，便有二千多元的軍票收益，而他的蔬菜收成又好，特別是日本軍部包了五列蘿蔔田的蘿蔔，根叔的財源自是滾滾來了。

日本人喜歡吃蘿蔔，在香港蘿蔔產量甚少，因此丁根的田又發展了隣近種蘿蔔菜地，丁家每日多開一列田，十日之後又多開了十列，大家都知道，這是郭安的功勞。

丁玲對於郭安，每晚起來操作的事，自開始以來，她就一無所知。

這幾天的晚上，阿玲與阿安同衾共枕，恩愛纏綿，她曾經問過阿安，關於開發新田的事。

「安哥呀，爲甚麼我總不見你起床的，醒來的時候，你又在我身邊呢？」

「我要顯一顯本領，所以才不想驚醒你。」

丁玲怔道：「爲甚麼？」

郭安道：「因爲，我要一個人開發田地，你看看，憑我個人力量，不是很容易開發成功嗎？你最好要睡就睡，不要管我，如果你管我，我就擔心了，那就影響開發了。」因此，丁玲也不敢多問。

每一日，丁玲送飯去郭家時，就必定看清楚形勢，回家之後，才把郭安從床底叫出來的。

日本統治香港，轉眼已四個月了，那是清明節的日子，早兩日，已經天氣變化了，大雨小雨，一連下了三天，丁家因爲沒有田園和墳墓在香港，所以不必去拜山，丁玲還是戴着闊邊帽，去田間工作，她開發阿安開的新田，農地。

忽然間，她聽到山麓雜樹草叢中，有些聲音。

她怔了一怔，驚疑地循聲望去，赫然在草叢中，看到郭安的臉龐，她太吃一驚，走近草叢邊問：「安哥，白天怎麼可以走出來的？」

「阿玲，你就站在樹下，當爲休息，不可走近我，我就在這裡同你講話吧！」

丁玲有些驚異，她凝神望，只見躲在草叢中的郭安好像見到他的人面，見不到身體似的，她駭然叫道：「安哥，你的手呢？你的脚呢？」

「阿玲，今日我出來，是爲了與你道別的。」郭安嘆了口氣：「因爲，你我的緣份，應該到此爲止，所謂人天兩隔，現在我已經找到歸宿了，我永遠在這裡陪伴着你，陪伴着丁家，陪伴着開發的田地，陪伴着丁家興旺。」

丁玲不聽便罷，聽了他這麼說，一驚非小：「安哥，你究竟說些甚麼話，我們不是相處得好好嗎？只不過一時患難，你才要躲避的……」

郭安說：「所謂精誠所至，游魂野合，無非癡癡地想念着你，所以游魂能夠化形，玲妹，不瞞你說——我的頭顱身體，早已分開的了……」

「哈，安哥，你別這樣呀！我……」

郭安道：「玲妹，你不要走！如果你覺得我是一個人，我還是一個人。我們雖然發過誓，但沒有用的，因爲，我不縛束你的前途，只不過，爲了愛你，所以我的心魔作祟，情難自禁。我曾經對你說，我被日軍追趕，他們開了兩槍，我脚輭了，我給他們捉住，拖去渣甸山一個殺人場。可憐我就在無人知見之下，給他們斬了頭！操刀殺我的是一個叫左兵衞的日本軍曹，他嗜殺成性，常常拿無辜的市民試刀！當時我的頭顱和屍體，給左兵衞部屬拋在土坑裡。玲妹，實不相瞞，我已經不是人了，我的頭還能跟你講話，所以你看不見我的身體。」

丁玲嚷着要報仇

丁玲淚如泉湧，咬牙切齒的哭嚷起來：「安哥呀，你給日本鬼害了，所以你對我說，口口聲聲要報仇，日本鬼眞是禽獸不如的冷血動物，無緣無故斬了一個好人的頭，你要報仇，我也要報仇呀！你的仇，就是我的仇，安

哥，我已對天發誓，丁玲永遠是你的人了，你應該記得，誓詞是這樣講——生則同衾，死則同穴嗎？安哥，我要同你報仇，所以我不能死！安哥，你能不能仍然是一個人似的，陪伴着我呢？」

郭安說：「我永遠像夜間一樣，陪伴着你的，但我要有一個歸宿。玲妹，你向左邊找尋着，哪兒有一個山穴，山穴裡有個屍體的骸骨，你對我的厚恩，我一定報答的，求你同我辦一副棺木，將骸骨殮了進去，然後封好山穴，在山穴外面立一個碑，寫着郭家二侄郭安之墓，在清明時節立了墓，以後這塊山穴就是我棲身之所，我永遠保護着丁家的。」

丁玲流着淚說：「安哥，我現在不怕了，因爲我愛你，如果你的形神在我身邊，還是一個人，我們仍是相愛下去的，你叫我做的事，我一定好好地照你的話去做，我們到底不是相愛成功嗎？」

「愛，玲妹，你媽媽來了。」郭安說。

丁玲回頭望去，根嫂一步一步的走近她的身邊。

她叫：「安哥，媽媽來了，你向她訴苦吧！」但是草叢裡，已沒有郭安的人頭了。

丁玲轉身，伏在根嫂的肩膊上，號啕大哭：「媽，安哥死了啦！他給日本鬼殺了頭……」

根嫂不聽便罷，聽了她這麼說，不由得驚駭欲絕！她推開了女兒，爲她抹淚：「你說甚麼，你說阿安死了？」

丁玲嗚咽地說：「他已經死了好久了，他一面替我們開新田，一面又爲他自己開了一個山穴，也把他自己的骸骨，搬入山穴，他吩咐我，替他備棺安葬，媽，他死得好寃枉呀！他爲了上山拾柴，給日本軍追趕，他說是腳軟，給日軍抓住，拉去渣甸山殺人場斬頭呀，可憐呀，剛才我還見到他的臉在草叢中，現在又不見了。」

根嫂急忙拖着丁玲的手，奔回女兒的房間，急忙向床底下張望，下雨天，陽光收斂了，但兩母女爬在地上，還可以看見阿玲床下底眞實的景象，床下底有一張蓆，隱約地見到一個人頭！

根嫂心驚膽跳，那人頭道：「媽，我早就不是人了，我是給日本鬼叫左兵衞斬了頭的，當時我在山頂拾枯枝，遇到這個軍曹，帶四個士兵來巡山，還有一隻獵狗，我遠遠見到，就回身向山坡下走啦，那日本軍曹一面叱喝着，我走到半山，却已見狠狗追着了，我又向日軍曹叩頭求恕，又指着枯枝，說明我只拾枯枝，我說罷那個野獸軍官叱喝一聲，一陣劇痛帶着高熱，我已給那個禽獸把我的頭顱斬了下來！那軍曹左兵衞，我不會放過他的，我要報仇。」

根嫂忍淚說道：「阿安，你精靈不滅，還掛住阿玲，你一片痴心，眞是驚天地泣鬼神，我很同情你，你想怎樣做呢？」

床底下又發出阿安的聲音：「媽，所謂人天兩隔，死者已矣！不能再累生者，我雖然與阿玲相愛，但生人與死人的誓言是不可靠的，也沒有用的，阿玲不能爲我守，但我的精靈常在她的左右。」

丁玲跪在地上哭道：「安哥，只要你同生時一樣，我永遠不會嫁的。我知道這個仇人叫左兵衞，我要爲你報仇……」

根嫂說：「阿安，雖然生死殊途，不過形神接聚，也可以相安的，既然是這樣，我們會替你辦妥的，你安心吧！」

日軍官左兵衞，每日凌晨，一定在金督馳馬道練習騎術的。

這一日，天才放亮，左兵衞已在金督馳馬道縱馬騁馳！

旭日初昇，大地染上了殷紅色，左兵衞正在馳馬之際，忽見前面有個俏妙的姑娘，手挽着一隻籃子，緩步前行，左兵衞色心大動，口裡叱喝着，立刻勒住馬頭，轉身追趕，一面大叫：「花姑娘，花姑娘……」

他回馬追趕時，只見那孖辮少女沿着路邊飛奔，路邊有一個水塘。左兵衞一面策馬，一面叫「花姑娘」，他的坐騎相當快，沿着水塘邊追趕而來！

很快，眼看左兵衞趕到孖辮少女的身旁了。就在這電光石火的一刹那，說也奇怪，左兵衞的坐騎好像碰到了障礙物似的，牲口嘶叫一聲，整匹馬人立起來，把左兵衞拋在水塘裡！

左兵衞跌落水塘，正想掙扎，但是他的四肢都不能動彈，而在他前面，浮出一個少年人的面龐來！

他認得這個少年，並非別個，就是他執手舉刀殺落人頭的那個少年郭安！

人面只是向他獰笑，雙瞳瞪得大大的，瞳孔中有他當日用東洋刀殺頭的一刹那景象！

左兵衞一驚非小，想從水裡掙扎出來，但是沒有用了，因爲他雙手雙腳都不能自控，動彈不得！

那被追趕的孖辮少女，並非別人，正是郭安的紅顏知己——丁玲！

丁玲回轉身來，把籃子放在地面，從籃子裡取出一把鋒利的菜刀！

左兵衞仍然拚命掙扎，顯然他是求救；可她並沒有理會這個殺人不眨眼的東洋鬼子，嬌叱一聲疾如閃電，手揮鋒利菜刀，飛身撲下水來！

「你是左兵衞？」她問。

左兵衞還未答話，斜刺裡飄來人語：「就是他！」分明是郭安的聲音：「這殺人不眨眼的左兵衞！」

丁玲循聲望去，一個人頭浮出水面來了！

她怔了怔，定神一看，他不是誰，正是郭安！

「安哥，你……」

「阿玲，」浮在水面的人頭說話了：「我把這喋佬的身體提高，你對準他的頸項，一刀劈下走吧！」

左兵衞的身體顯然被推上一些了，他的手脚，像給人綑綁似的，不能動彈。

左兵衞急得滿頭大汗，拚命地大叫救命，無奈此時此地，呼天不應，叫地無聞，儘管他如何呼救，也是徒然。

就在這電光石火的一刹那，丁玲手中鋒利的菜刀，已然朝準左兵衞的頸項劈下來了！

丁玲報仇心切，一咬牙，手中刀狠狠斬下！

左兵衞的頸上，登時冒出血花！

與此同時，她的耳邊又聽到郭安的聲音：「阿玲，斬另外一邊吧！一定要把這廝的人頭斬下來的，你多落幾刀吧！」

丁玲想到自己愛郎慘遭左兵衞這廝殺頭之恨，不由的柳眉倒豎，杏眼圓睜，一咬牙，從他的頸骨上，又是一刀狠狠的斬下去。

「喀嚓」一聲，左兵衞的頭顱就落在水面！

小水塘變成紅色，左兵衞的頭顱在紅水中載浮載沉。

郭安的人臉仰天長嘯，小丁玲也鬆了口氣。

（本篇完）

武林恩怨奇情故事

追殺一千里

史外樓・文
明謙・圖

上文提要： 白胖子與吳四望壓陣，使得趙家莊馬車可以離去，但孫小七卻說，他嗅出黑狐帶的松花糕味道有八日夜，此時董九叔方明白孫小七躲進馬車原意是掩護他們……孫小七掠出馬車，祇三杖便把楊立天等三人輕易解決，無墨書生萬重山不信邪，肚皮上卻中了一金刀……趙家二公子趙家山前來接應董九叔，卻聽到錢有福說出，孫小七送了頂綠帽給徐向北……

錢有福聽了這話，也大笑起來道：「二十年之後，或許也有類似風範，但現在這孩子牙齒還沒出齊，哪裡有賁張的鬚根。」

衆人聽了都大笑起來。

董九叔笑道：「難怪莊主外出，喜歡與你同行，原來有這多笑談，自是不憂行程枯燥了，哈哈哈……」

錢有福道：「聽來似是笑話，其實不無因由，那女人來自風月樓，聽說孫小七常在風月樓喝酒尋快樂，如今這孩子活脫脫似個孫小七餅印，這筆賬自然算在他頭上了。」

董九叔道：「俗語有云，時來運來，娶個妻子帶胎來，眞是鴻運當頭。別人下種，他來收穫，這樣的現成便宜，徐向北竟然不領情，實在可惜，眞是可惜！」

衆人聽了都爲之大笑，連車中的孫小七也從睡夢中醒過來，他道：「錢有福叔說的這個故事眞是精采。」

錢有福聽得車內的孫小七答話，笑道：「莫非我說的不是事實？」

孫小七在車內答道：「這樣香艷的傳聞，即使不認賬，也不能推卻。」

錢有福道：「那是一筆混賬了？」

孫小七道：「有了這筆混賬，大家吃飯喝酒時便多了資料。」

錢有福道：「其實我早已忘記這筆混賬傳聞，適才見到健步如飛的八人大轎，才忽然記了起來。」

孫小七道：「你也知道轎中人是誰？」

錢有福道：「我曾見到白胖子策騎壓陣，以此看來，轎中人多半便是風白鳳和她的婢女了。」

董九叔擊掌讚嘆道：「錢福老弟果然見識過人。不過我知道你還有另外一個觸覺，就是辨別了轎中散發出來的脂粉氣息吧。」

錢有福忙道：「九叔，這個玩笑我們是開不得的，我們都算是上一代的人了。」言下之意，這裡有趙家山、趙家玉年輕的一輩，說話自得節制些許。

董九叔哈哈大笑，提了酒罎喝了一大口。

建造浮橋赴趙莊

雪，仍在飄飛，馬車快速奔馳。

楓林徑已快到了盡頭，出了

楓林徑，前往渡口集可謂祇是一箭之遙，祇是路途彎曲，多走彎路。但出了楓林徑，已是過了最凶險之地。

楓林徑兩旁密林，如有伏兵，祇消放冷箭，隨時可能中箭身亡，又或是砍樹阻道，馬車過不得，便如困獸之鬥，這段行程十分險惡。現下平安在望，各人心中放下一塊大石，自是舒暢了許多。

趙家山忽然問三妹道：「那金刀小七孫小七是不是又熟睡了？」

車中的孫小七答道：「像我這種亡命天涯的人，祇有瞌睡，沒有熟睡。」

趙家山道：「原來你祇在半睡半醒中。」

孫小七道：「而且我還在靜聽萬重山等這十數騎人馬是否已經尾隨而至。」

趙家山道：「他們是否也已追到了？」

孫小七道：「不過現在我所聽到的反而是渡口集的吵雜之聲。」

趙家山笑道：「你眞有順風耳朶？」

趙家玉道：「孫七俠心靜，貼耳車板上靜聽，確有如此能耐，先前便已指出了馬車周近的策騎之聲。」

董九叔道：「此人身經百戰，如今傷患在身，更被各路仇家追殺，對身外的風吹草動，他觸覺自是格外靈敏。若非如此，怎能活到今日。」

趙家山道：「他身經百戰，一定殺人無數了。」

錢有福接口道：「我聽說他曾經傷人無數，好像沒有一個人頭在他刀下落地。」

趙家山奇道：「哦？那是爲甚麼？」

錢有福笑道：「或許自重，便是這個道理吧。」

趙家山道：「哦！」

錢有福道：「那些殺胚傷在他刀下，功力大減，自有三、九流的仇家給他們收拾殘局。」

趙家山笑道：「那也是間接殺人，現在似乎輪到他自己了，斷了腳骨，也有不少仇家來給他收拾殘局了。祇是他居然仍可重傷四人，令人意外，不知他練就了甚麼神功？」

錢有福笑道：「這一節，要請教孫七俠了。」

趙家山也果然向車內的孫小七探問道：「孫七俠，你一定聽到我們說話吧？可否指點一招半式，也好令我們受益，明日在趙家莊與袁赤虎一夥過招之時，或許大有用處。」

車內的孫小七嘆口氣道：「二少莊主，我並無甚麼神功，只是有一點心法，你刀劍上從未沾血，授你這心法，臨場之時無所適從，反而不妙，還是練武强身爲上策。」

趙家山聽了這話，心中氣憤，道：「你是說我只是花拳繡腿？」

孫小七道：「習武之人當然也不在於刀劍上見血，否則天無寧日了，令尊的武功早已名揚天下，你得父親授藝自是大有所成。只是你現在要面對的不是等閒之輩，他是袁赤虎，而且有備而來！」

趙家山道：「莫非我只宜袖手旁觀？」

孫小七道：「那也不必，否則你三妹又何須趕回莊子助陣，以壯聲勢。」

趙家山道：「接三妹回莊是奶奶的意思，並非家父的主意。」

孫小七道：「足見趙莊主的自信了。」

趙家山道：「其實並非如此，家父認爲趙家莊危在旦夕，不願三妹回莊遇險。」

趙家玉道：「家門有急，我怎可置身事外。」

孫小七笑道：「你說得對，若非如此，我順路馬車的便宜也檢不到了。」

趙家玉嘆口氣道：「請你不要把話題岔了開去，我二哥剛才請你指點的是如何克敵制勝的心法。」

孫小七也嘆了口氣道：「這心法，不是甚麼秘笈，只是臨戰之時的意念，胸懷坦蕩。」

趙家山忙問道：「孫七俠，在下還是不甚明瞭。」

孫小七道：「其實錢有福叔剛才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不知你有否聽在心裡？」

趙家山道：「福叔說，你出招堅定果斷，看準時機。」

孫小七道：「你的記性很是不錯，不過福叔還說漏了二點，一是快如雷電；二是心狠手辣，但還要心胸坦蕩。」

趙家山「哦」一聲，道：「聽說你殺人無數？」

孫小七道：「也並非無數，約略算計，也只百人以外。」

趙家玉和趙家山聽了這話，不由呆了半晌，趙家山道：「像你

這樣年紀，竟已殺了百多人？」

錢有福笑道：「若非如此，這孫小七哪有這大的殺氣。」

趙家山奇道：「福叔，這話怎麼說？」

錢有福笑道：「他殺了百多人身無傷痕，足見他功力，如今與人對陣之時，對方一想到他過往戰績，先自心驚膽寒，手抖脚軟了，孫小七已勝了氣勢。」

趙家山道：「莫非這也是一種心法？」

錢有福道：「所以殺傷百餘人之說，孫小七受之若然，而且十分受用。」

趙家山「哦」地一聲道：「其實並無此事？」

錢有福笑道：「這只有孫七俠心中有數了。」

此時孫小七却在車內閉目入睡，不再答話。其時馬車已進了渡口，蹄聲的答，正朝向渡河口飯館緩緩馳來，因爲趙家山已吩咐家僕田乃金邀齊三家渡船，在渡河口飯館相見，打算漏夜過河，奔赴趙家莊。

馬車將及渡河口酒家，却見田乃金慌忙迎了上來，臉色慌張，董九叔勒停了馬車，心中感到情勢不妙，當下問道：「三戶船家邀齊了沒有？」

田乃金道：「倒是到了，正在酒館中吃酒，但邀約他們齊集的却是另有其人。」

趙家山道：「另有其人，其人是誰？」

田乃金答非所問道：「二公子，我看咱們還是在上游的淺灘過河最是恰當。」

趙家山嘆息道：「你可知此去上游的白沙灘有百餘里，再回程歸途，便是二百餘里。你說明日中午怎能趕到趙家莊？」

田乃金道：「我看未必要到白沙灘才可過河的，如今天寒地凍，也非雨季，淺灘下移，也已結了冰，不難過河，二公子，咱們趕時間，不該再進酒家了。」

董九叔笑道：「你說了這許多最後一句才是實在的，那是勸我們不要走進這家酒館？」

田乃金澀笑：「那是爲了大家安全計。」

董九叔道：「要來的總是避不開，他們或許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田乃金苦着臉道：「九叔，你眞的打算進店？」

董九叔道：「我們沿途而來已見識過不少人物，現在是到了趙家莊的門口，怎麼還可退却。」

田乃金道：「但他們人數衆多，剛才便到了十來人，只看那八名轎夫，已知是一流高手。」

董九叔道：「原來風老闆也已到了。」

田乃金才三十來歲，不知風老闆是誰，聽了這話，神情茫然。

董九叔又道：「既然三戶船家都在店中，也該相見相見，問個究竟。」當即策動韁索驅車而前。

却在此時，忽聽得街前一人朗聲道：「董九叔說得一點不錯，既然來了，怎可不進店歇歇脚，況且船家都在店內。」

賴皮蛇來意不善

董九叔道：「渡口集的船家與趙家山莊頗有交往，如今趙家山莊有急事，那有冷眼旁觀之理。」

那人道：「這要董總管自己去問了。」

董九叔道：「原來你們要引我進店？」

那人笑道：「外邊風雪冰凍，店內酒肉噴香，請各位進店原是咱們弟兄一番誠意。」

董九叔道：「閣下如何稱呼？」

那人笑道：「在下名不見經傳，說了出來怕人笑話，他們都叫我劈山刀賴皮蛇。董老九也叫我賴皮蛇是了。」

董九叔一怔，却淡然道：「原來是山西賴大俠，久聞盛名。賴大俠如此誠意，却之不恭。」

賴皮蛇道：「董九叔抬舉了。在下是奉了當家大哥之命，在此相迎。」

董九叔心忖：此人已獨當一面，他的當家大哥不知又是何許人物，當下道：「我們原要進店見見船家的，賴大俠先請回座，待我安頓馬車後便進店來。」

這賴皮蛇說是請他們入店，却還賴在大街上不讓路，董九叔心中有數，此人顯是有意顯露幾招，以震懾人心，又或是先來秤秤斤兩，當下說道：「賴大哥還有甚麼話要指教的？」

賴皮蛇笑道：「董九叔眞是知我心意，在下一向仰慕趙家劍法，苦於沒機遇領教，今晚正是大好良機，還請各位指點幾招。」

那是過了他這一關才可入店會見船家，難怪田乃金勸阻入店了。想來那飯店之內，更是危機四伏。

趙家山接口道：「指點是不敢當的，不妨大家切磋幾招。」這趙家山從未浪迹江湖，不知江湖險惡，竟然自願跟賴皮蛇切磋劍法，豈不送羊入虎口。說話之時，便待拔劍下馬。

那劈山刀賴皮蛇面含冷笑，得意非凡。

却在此時，車內的趙家玉忽道：「二哥住手！」

趙家山一怔道：「哦？」

趙家玉道：「二哥，你來去奔馳辛苦，三妹劍上從未沾染人血，這個良機就讓給三妹吧！」

趙家山嚴然道：「三妹，你要甚麼，二哥都依你，今晚這個彩頭，二哥一定要獨佔，不可跟我爭奪！」說時正待下馬，不過那邊篷車中的趙家玉早就飛身而出，落地正在賴皮蛇身前！

那賴皮蛇眼看趙家玉來勢勁捷，落脚恰到好處，爲之愕然。

趙家玉已然仗劍在手，道：「賴大俠，你怎麼還不揮出你的劈山大刀？」

賴皮蛇那把鋼刀，早在手中把玩了多回，他道：「我若出招，你便身首異處，像是這樣好看的小娘兒，我實在不忍下手。」

趙家玉道：「那只怪你立心不正，敗在我手下正是天意！」

那賴皮蛇冷笑，手中的鋼刀舞得呼呼有聲，殺將過來，趙家玉看準來勢，招架了三招，也只能自救，哪裡如孫小七所說的克敵制勝之道稀鬆平常。

趙家玉雖然習劍練武多年，但却是一廂情願的揮劍舞腿，眞個上場格殺，便知漏洞百出，現在與賴皮蛇眞槍眞刀殺戮，仍可處於不敗之地，實在已是難得了。但若是時間一久，必然處於下風，必敗無疑。董九叔、福叔、趙家山等人都爲三姑娘擔憂，也都仗劍在手，隨時出劍相護。

却在此時，車中的孫小七道：「三小姐，現在不是練劍，是生死之決；你若理解我剛才所說的心法，必須心狠手辣，不可存婦人之仁。」

那賴皮蛇聽得車內發出另一個人聲，不由一呆，道：「你是誰？」

車中人道：「他們都叫我金刀小子孫小七！」

賴皮蛇聽了孫小七之名，剎時間好像呆了半截，就在這剎那下，趙家玉的劍，便已刺進了賴皮蛇的肚皮！

趙家玉雖然把手中長劍刺進賴皮蛇肚皮，已是手震脚抖，却沒有把劍抽回。

趙家山喜道：「三妹，你已得手，你已取勝，你的劍，已祭了血了，怎還不取回？」

那劍，仍插在賴皮蛇的肚皮，趙家玉還在手震脚抖，不知如何是好，因爲她從未想過，竟然把一口鋒利的利劍送進別人肚皮之中。

那賴皮蛇冷笑道：「孫小七，閣下果然有點斤兩，三幾句話，令我分神，當即中招。佩服，佩服。」

孫小七道：「你的劍傷，並不致命，只須療傷數日便可復愈。爲甚麼還不拔劍治傷？」

賴皮蛇切齒道：「孫小七，我會記着你這一劍！」當即拔出長劍，插在雪地之中，雙手護了傷口，但見血流如注。

孫小七道：「你應該感謝趙莊三小姐不殺之恩，記着我這一劍，却是從何說起。」

賴皮蛇冷笑道：「這一招，難道不是你的佈局！」

孫小七也不去理會，他道：「董九叔，咱們現在該是進渡口集飯店了。」

董九叔這才省悟，道：「你說得對，我們該當進飯店了。三小姐，你要取回長劍。」當即驅車前行，其實相去渡河口飯店已不及一箭之遙。

董九叔把馬車驅入馬棚，下馬拴索，來到飯店，往內裡看去，只見一派興旺，總有三十來人，差點佔用了所有桌子。但說也奇怪，左首却有一張空置的八仙桌，而且杯筷齊備，竟然還鋪上了枱巾。董九叔看了，心中正奇怪，恰有店小二走了過來，道：「董叔、二少莊主、三小姐等各位，咱們恭候多時，請這邊上座。」他手勢所示，竟是那張杯筷齊備，空置着的八仙桌。心知其中必有蹊蹺，但這裡已是趙家莊大門口，只一河之隔，怎可示人以弱。

董九叔示意各人入座，他自己却並不走去那張空桌，因爲他已經看到三名渡河船家，圍坐一張桌子喝酒。

董九叔走近一看，雖然菜餚豐盛，似乎吃得並不開胃。這三戶船家，當然相熟趙家莊的人，但明知董九叔便在身邊，竟然低着頭故作看不見。

董九叔忍不住，道：「蘇老

大，你連眼皮也不向我抬一下，到底有甚麼心事？」

那蘇老大約莫四十過外，鬚子賁張，所以也稱他鬚老大。這三家船戶之中，他也的確身居老大的身份。

蘇老大仍然低着頭，却道：「我不認識你，不要來管我們閒事。」

「難道你不認識我是趙家莊的董老九？」

「不認識！」

「還有阿金、小陸，難道也記不得我這董老頭了？」

那阿金、小陸便是與蘇老大同桌的船家，董九叔雖然點名提姓，但阿金、小陸還是低着頭，不聽不聞。

董九叔嘆了口氣，道：「這裡已是趙家山莊地頭，我董老兒立不住脚跟，也不打算回趙家莊了！」說時一掌拍在桌面上，震得盅筷齊飛。

衆人見此情景不由吃一驚，都靜了下來。但在座食客都是江湖上有點斤兩的人物，見過世面。祇是這董老兒還有這把火氣，倒是令人刮目相看。

那蘇老大忽然低聲道：「九叔，趙家莊有急難，我們怎敢不渡你們過河，拚了老命也在所不計。祇是我們的家小如今都在他們手中。」

董九叔道：「他們是誰？」

忽有一人道：「他們便是我們了。」

要你們收拾殘局

董九叔見多識廣，說道：「閣下莫不是賴皮蛇的當家大哥？」

那抱劍漢笑道：「有甚麼事能逃得過董老眼光的。在下木成舟，說不上當家大哥，祇是奉了綠竹島島主袁大哥旨意，在此挽留前往趙家莊的各方朋友。」

董九叔不由苦笑道：「我們不是趙家莊的朋友，是趙家山莊的人。」

木成舟笑道：「這一點，我心中十分雪亮，可是渡河的船家都在這裏喝酒，無意撐船，何不等到明天，最好是中午以後。」

中午以後，趙石山與袁赤虎的決戰已經了結，如此艱苦奔赴回莊應付外敵，豈不前功盡廢。但想到這木成舟把守趙家莊通道的最後一關，自非等閒之輩。

董九叔道：「你已買起了所有船家？」

木成舟道：「但我們也無意渡河，相伴各位共度今宵。祇待拂曉時光，雞啼三鳴，咱們這便功成告退，這樣互不傷和氣，九叔，何樂而不為？」

董九叔笑道：「拂曉之後渡河，趙家山莊早已天翻地覆，過不過河好像不大重要了。」

「也是重要的，而且十分重要，總是要有趙家莊的人前去收拾殘局。」

「收拾誰的殘局？」

「當然是趙家莊的殘局了。所以我留你幾位在這裏，其實大有善意，請你明白。」

「留着我們這幾個活口，回去收殮？」

「像董九叔這樣有頭腦的人，難道還要在下多說嗎？」

董九叔已忍不住這口氣，他的短劍便待出鞘，但木成舟身邊的二名隨從出手更快，已經「刷刷」兩響封住了董九叔拔劍。

董九叔嘆了口氣道：「眞是英雄出少年，眞是沒錯。不過我們今晚要過河的，非止趙家山莊的人，還有一個跛脚七。」

木成舟道：「聽說他就是金刀小子孫小七。」

忽聽一人道：「不錯，你也可叫我殘刀小七。」說話之人正是孫小七，他拄了二根拐杖，也不知甚麼時候來到木成舟身邊。不過他身旁却有趙家玉相扶，顯是他是最後下車，進飯店來的人。

木成舟對他望了一眼，道：「閣下就是金刀小子孫小七？」

「那是江湖朋友抬愛的稱呼。」

「你重傷了我弟兄賴皮蛇！」

「這話可抬舉在下了，那是趙家三小姐出手不愼之失。不過那賴皮蛇實在過於先聲奪人，趙家三小姐不免高估了他份量，出手自是重了。」

木成舟切齒冷笑道：「我也想見見金刀小子高招！」

「為甚麼還不出招？」

木成舟二名隨從早已拔劍在手，祇待木成舟出招，便即一擁而上。那邊廂董九叔、錢有福、趙家山等人也知處境不利，都已兵器在握，隨時出擊。

木成舟聽得孫小七之言，扁嘴冷笑道：「孫跛子，那我就先送你一程了！」懷中長劍迅捷出鞘，但就在這刹那間，一根拐杖已經飛襲而至！

木成舟的那口長劍在拐杖重擊之下，居然「卜」地一聲，折為

二截，未抽出的半截便斷在鞘中！木成舟大吃一驚，自忖過於輕敵，欺他是個跛子。然而孫小七另一根拐杖已疾點他中胸部位，這一杖若是用盡，木成舟便即胸骨折裂，當眞是木已成舟了。不過孫小七這一招竟是點到即止，留了餘地。

木成舟呆了半晌，木然道：「你就是金刀小子孫小七！」

「也有人叫我殘刀小七。」

「我總算領教閣下高招了。」

「因為我用的是拐杖，令你無所適從。」

「你本可殺我，何必手下留情。」

「聽說閣下的人頭也值三百兩白銀，怎可如此白白糟蹋。」

「原來在下的人頭也值三百兩，總也不枉了此生，不知誰是買家？」

「風白鳳。」

「風月樓的風白鳳？那眞是抬舉在下了。祇是以風白鳳的出手，祇肯出三百兩銀子收買木成舟這個吃飯的傢伙，似乎開價低了些。」

忽聽得樓上一個清亮的女子聲道：「你這個姓木的腦袋，不似狗頭也不像羊頭，送了來也不知



木成舟道：「閣下就是金刀小子……」

掛在哪裏。這跛脚不過消遣你，你這腦袋沒有腦，値得甚麼！」

衆人仰頭看時，祇見欄邊倚了一位綠衣女子，她正是青青姑娘。

青青又道：「孫七俠，我家主人特地為你備了一席最後夜宴送行，希望你好好享用，日後黃泉路上也好有個回憶。」

孫小七道：「原來這一席酒！是風姑娘的賞賜？」

青青道：「說不上賞賜，祇是與你餞別。明日你倒在徐向北劍下，我們陰陽永隔，我家主人先來祭你這活口，不失為相識了一場。」

孫小七嘆了口氣道：「不知有無風月樓的佳釀賞賜，也好令我黃泉路上回味無窮。」

青青擊掌三下，道：「酒家，這便上菜，奉上風月樓上佳好酒。」

語聲甫落，祇見廚房內三幾名堂倌托盤而出，盤中各有菜餚，或冷盆、或熱炒，最後便是香噴噴的一罈好酒。這三幾名堂倌備菜後又進入廚房，顯是佳餚陸續有來。這最後夜宴，不但豐盛，還十分奢華。

木成舟等人，看了這等情

景，心中不覺寒了半截，這跛腳實在太受優待了，此人明日便要喪生在徐向北劍下，今晚居然還有豐盛夜宴！

原來這木成舟也知道徐向北何許樣人物，更知道風月樓風白鳳的身份。這木成舟等人原是爲袁赤虎把守這最後一關，衝着趙家莊而來，祇是賴皮蛇重傷，又見孫小七與趙家莊同行，自是不能輕忽。然而轉念一想，不由暗笑：三戶船家已掌握在手中，今晚那裏還有渡船過河？

木成舟當即朗朗笑道：「孫七俠要送腦袋在徐向北劍下，怕也得延後一二日了。因爲今夜沒有渡船過河，你一定趕不及明日的趙家莊盛會。」

却聽得廚房中傳來語聲道：「咱們風雲千里，正是爲了明日這場人頭落地的戲文，怎可功敗垂成，不到趙家莊的！」

說話之人從廚房走了出來，手中還握了一把鏤鏟，此人正是白胖子。

木成舟對他打量了一會，道：「閣下是誰？」

白胖子道：「他們都叫我白胖子，你也就叫我白胖子吧。」

木成舟道：「哦！你就是白胖子，不是廚師？」

門外忽有一人道：「他的廚藝確是頗爲高明，尤其是生煎荷包蛋，不過他不是廚師，是風月樓的第一把手，白總管。」

說話之人却是岳老三，此時衆人才發覺門外來了十數人，岳老三、阮長青、萬重山、胡思祥、葛秀全等一衆都已齊齊趕到了。

白胖子不禁笑道：「今夜渡河口飯店各路英雄齊集，日後必成佳話。若是把這飯店買下，倒不失爲一門生意經。」

樓上的青青姑娘笑道：「你眞是財迷心竅，路途如此遙遠，你哪裏照管得來？」

白胖子手拍鏤鏟，笑道：「眞是年輕人頭腦清晰，想得周詳。但如果趙家莊買下這飯店，日後出入，渡河必然方便許多，何須受人制肘。」

趙家山接口道：「白總管果是高見，晚輩回莊後向父親稟明因由，不論銀兩若干，定當將其收歸趙家莊名下。」

忽有一人道：「今晚已無渡船過河，明晨過河，趕到趙家莊之時，你祇可見到令先父的遺體了。」

趙家山怒道：「你是誰？」

「他們都叫我無墨書生萬重山。」

這萬重山雖然受了刀傷，傷勢不重，包紮療理後便無大碍。他栽在那跛子杖下，心中總是不憤，如今人多勢衆，氣焰也盛了起來。

趙家山道：「閣下是追殺孫小七，還是阻撓趙家莊行程？」

萬重山道：「本來是二回事，現在看來是合而爲一了。貴莊既然收留了這個跛脚七，當然要承擔凶險。」萬重山原是綠竹島島主袁赤虎夥衆，因爲受了孫小七刀傷，懷恨在心，現在前來摘取孫小七腦袋的人已是齊集，祇要挑起混戰，孫小七人頭必然被大家瓜分。

白胖子手中拍擊着鏤鏟道：「各位若要血腥殺戮，請在三里以外，免得騷擾我們風姑娘吃塘鯉魚燉蛋花湯的胃口。」

阮家堡的阮長青忽然笑道：「你却提醒了我，原來風白鳳就在樓上。」說時，身子已疾拔而起，掠向樓廊。其時青青姑娘正倚欄看熱鬧，忽見一個漢子飛掠而至，不由發出一聲尖叫！

便在這時，房門忽地打開，也有一名漢子舞着兩把短刀躍出門中。此人非誰，正是張人英！

有人守護風白鳳

那阮長青雖然已掠上樓廊，却是立脚未穩，便見張人英舞刀殺來，那敢再落脚。身子在半空中一個翻騰，當即掠身而下。但說也奇怪，阮長青落身之處居然就在孫小七的背上！

阮長青身子突然軟了起來，好像一條半死的蚯蚓，垂在孫小七肩背之上。

阮長青當然還沒有死，但他似乎不願活下去。他道：「孫七俠，請你下殺手，殺了我，殺了我！」

孫小七嘆口氣道：「我這一招是趁人之危，絕不光采，但在下帶傷在身，不如此，怎能自保活命。」說話之時，祇見他手腕翻動，金光閃亮，那是一把金刀，這金刀竟是從阮長青身上拔出，但轉眼間那金刀已不知去向。

那阮長青身子顫抖了一下，早有隨從攙扶去療傷。

衆人看了這情景，爲之呆了半截。這金刀小子孫小七，確是非同等閒之輩，跛了一條腿，居

然還可屢傷數人，若是斷腿復癒，那還了得！好在今晚長夜漫漫，渡河不得，總是要把他擺平才是。

却在此時，樓上的張人英忽然道：「你他奶奶的孫小七，你若是不能放倒幾個半斤八兩的人物，我又怎能把你人頭送到徐向北劍下。你他奶奶的，出招光采不光采，胡說八道！」

葛秀全道：「今夜已無渡船，怎能過河？」

白胖子手中擊拍着鏤鏟，含笑道：「這條河，寬闊才十數丈，在夏天，我白胖子頂着褲子在頭頂踏水便可過河，何足道哉，祇是今晚非我白胖子一人，又是天寒地凍，怎能頂着褲子踏水過河！」

衆人聽了，覺得這白胖子出言粗俗，哪似總管身份。然而轉念想道：此人顯是故作粗俗之語，以卑視羣雄。

葛秀全道：「那末，閣下今晚是否還打算過河？」

白胖子道：「咱們追踪千里，便是要看看這殘刀小七如何倒在徐向北劍下的眞情實況，當然一定要渡河，否則豈不錯失了明日的大好良機？」

「莫非眞要頂着褲子踏水過河？」

白胖子大笑道：「若如此，倒是十分奇景，但如果這樣一條河，我也過不得，哪裏還是風月樓的白總管，又如何把孫小七的頭顱送到徐向北劍下。」

「我正在猜疑閣下有何法寶。」

「既然船家的家小都落在木成舟手上，那也罷了，不過這上游正在伐木，我出數兩銀子，便可有一座穩固的浮橋。」

話聲甫落，便見一名轎伕走了進來，道：「浮轎已經妥全了。」

白胖子道：「是否穩當？」

轎夫道：「別說馬車轎子，就是軍馬車隊也是如履平地。」

「如此最好，便請守望浮橋。酒家，請挑出酒席給我們兄弟飲用。」便有一名堂倌挑了一擔竹籮，眞是酒肉噴香撲鼻，跟隨那轎夫去了。

原來這八抬大轎的轎夫，放下了轎子，便即前往上游料理浮橋之事。眞是有錢能使鬼推磨，哪裡難得倒白胖子。

岳老三等人見此情形，知是大勢已去，但心有不甘。他道：「聽說風白鳳也在追殺孫小七？」

白胖子還沒答話，樓上却傳來一個甜美的女子聲道：「我們已經追殺他一千里。」

衆人看時，祇見房門外若隱若現亭立一位年輕女子。

此時店堂內雖然燈火通明，總是瞧不透樓上，是以在昏朦中，這年輕女子有如霧中仙子，美艷不可方物。衆人看了，剎時間都靜了下來。因爲每個人都心中有數，她就是艷名滿天下的風白鳳。

風白鳳道：「我請孫小七這頓送行夜宴，希望他好好享用，免得他明日做餓鬼，各位最好不要再騷擾他。」

孫小七喝了一口酒道：「風姑娘莫非特地出來向我道別的？」

風白鳳嘆口氣道：「我們總算相識一場，明日便會陰陽相隔，見上一面也算是人情了。」說時便即轉身回房。

岳老三忽然道：「風姑娘請留步，我有一事不明，請你指點。」

風白鳳道：「哦？」

岳老三道：「你和張人英都在追殺孫小七，因何遲遲不肯下手？」

風白鳳沒有答他，已經回入房中，張人英接話道：「假如我是你岳老三，也一定把孫小七的人頭讓給徐向北。」

「爲甚麼？」

「你是不是很欣賞徐向北的江湖德性？」

岳老三愕然道：「哦？」

阮長青插口道：「那是要他們狗咬狗骨。」

岳老三不由嘆口氣，緩緩道：「這孫跛子其實樹大招風，論江湖德性，倒也在於徐向北之上。」

張人英「哼哼」冷笑幾聲，也跟隨風白鳳進了房中。

這邊廂孫小七、董九叔的酒席，正在陸續上菜，眞是吃盡了珍饈佳餚。

董九叔笑道：「我出入這小飯館不知多少回，從未吃過這麼多花樣的佳餚。」

孫小七道：「都是白總管事先的調排。」

「哦！你怎會知道？」

「風白鳳喜歡吃的，白胖子早就預備妥善，眞是軍馬未動，佳餚先行。但風白鳳吃兩隻荷包蛋便飽了，我們自然大大受惠。」

「先前在楓林徑聽張人英說，塘鯉魚燉蛋花湯最是鮮美的，好像少了這一味。」

孫小七大笑道：「一定給張人英這殺胚買起了。如今天寒地凍，塘鯉魚不願上釣也是原因。」

忽聽得樓上一人道：「你他奶奶的孫小七，這塘鯉魚燉蛋花湯是一味小道菜色，你這殺千刀哪裡懂得享受！」

眾人看時，那人正是張人英。

張人英又道：「如今有現成的浮橋給你過河，你這殺千刀若喝醉了睡覺，賴着不起行，我怎能把你人頭送到徐向北劍下！」

趙家山忙道：「這位張大哥說得甚是有理，咱們正急於回莊，既有現成的浮橋方便我們，九叔、福叔，我們這就及早起行吧！」

張人英冷笑道：「你這個趙家莊二小子倒說得稀鬆平常，白總管搭此浮橋，花費不菲，你竟坐享其成。」

趙家山一想，覺得也是道理，當下抱拳道：「張大哥，到了趙家莊，你怎麼說，咱們自有一個交代。」

張人英摸着鼻下一字鬚，冷笑道：「你這趙二小子，倒也算通情達理，既然如此，各路英雄過浮橋，不收費用，由趙家莊承擔。」

董九叔苦笑道：「你這是慷他人之慨，還是與趙家山莊爲難。」須知萬重山、葛秀全還是木成舟等夥眾，正是趙家莊勁敵，也給他們過河，豈不百上加斤。

張人英道：「你奶奶的董老九，三戶船家在他們手上，還能過河？既然有現成的浮橋，何必辛苦船家。」

董九叔道：「此話也甚是有理，要來的總是避不開。雪地行車艱辛，咱們這就先行一步了。」又抱拳道：「請轉達風姑娘，十分感謝這一頓豐盛的最後夜宴。」

董九叔率領眾人離座，驅車來到河灘，果然見到木排重疊，一座穩固的浮橋，比之渡船過河更爲穩當便捷。心中自忖道：當眞是有錢可使鬼推磨，不過這白胖子顯是早有算計，才有如此功效，心中好生佩服。

那八名轎夫和一夥木工，見得趙家莊車馬渡河，忙來侍候。

嚇走魔頭保太平

雪花仍在飄飛，地上積雪越來越深。但因爲白雪遍地，雖已深夜，眼前所見仍可清晰。

董九叔道：「現在是眞正到了趙家莊的大門口了，但雪路行車不便，希望中午前可以趕到趙家山莊。」

趙家山道：「九叔，不如我與福叔先行回莊，你看如何？」

董九叔道：「那袁赤虎在各要道佈下了伏兵，防不勝防，最好不要分散人手。」

錢有福道：「董九叔高見。」他仰望飄雪天空，道：「九叔，已是凌晨，十二月十五的上午了。」

董九叔道：「你說得一點不錯，請你前面開路，我們要快馬加鞭了。」說完快馬加鞭，但這四輪馬車，哪如戰車，況且雪融路滑，若有錯失反爲不妙。

車馬搖晃顚簸，倒是快了些。趙家山策騎殿後，問道：「三妹，這個金刀小七現在怎樣？」

趙家玉道：「他好像正在閉目養神。」

趙家山道：「他倒是眞的懂得享福。」

孫小七淡然答道：「若非如此，怎能應付今日殺機。」

「哦？」

「令尊要應付袁赤虎，但有眾多助手；在下樹敵無數，要應酬的仇家不知多少，怎可不養足精神。」

趙家山道：「你來到了趙家莊，便是我們人客，有誰欺上門來，那是不給趙家莊體面，趙家莊自會給你出頭，三妹，你說是不是？」

趙家玉道：「三哥說得不錯，不過這跛腳，倒是爲我們趙家莊强出頭了幾回。」

趙家山嘆息道：「此人還是爛船還有三斤釘。三妹，這人眞箇如此眞材實料？」

董九叔笑道：「可惜他現在是跛子，一直躲在趙家山莊車中做縮頭王八，他出招得手，皆因對方欺他帶傷在身，輕敵之故。」

錢有福大笑道：「九叔眞是獨有見地。二少莊主、三小姐，你們若能領悟董九叔之言，定然得益不淺。」

趙家山道：「哦？」

說話之間天色已經拂曉，飄雪也逐漸稀落，這一場飛雪，似乎將近終止。

馬車繼續搖晃進發，徹夜行車，已是人疲馬困。祇有孫小七在車內半睡半醒，確是最享福的一個。

董九叔道：「這位金刀孫小七，不知正在睡覺，還是貼耳車

板上諦聽周近聲息？」

孫小七道：「我是一個逃命之人，怎敢放膽入睡。」

「那你一定聽到了一些聲息。」

「我聽到後有追兵。」

「那祇不過是岳老三、葛秀全那夥膿包罷了，你可有聽到趙家莊有無甚麼聲息？」

「我已聽到趙家莊傳來兵器交鳴之聲。」

趙家山和趙家玉都大吃一驚。董九叔却道：「你是眞聽到，還是想當然之說？」

「生死之戰，通常不守君子之約，限時限刻出手。各佔先機最是殺着。袁赤虎自然深明此理，他不出手，自有夥眾出面消遣趙家莊的人，引得趙莊主心煩氣躁，便是他得手良機了。」

董九叔聽了這話，揮動手中長鞭，呼嘯生風，催馬加鞭，馬車急速進發。

馬車雖然全速進發，然而後面趕來的那乘八抬大轎顯然更加快速。那八名轎夫當眞有如凌空飛騰一般，不論如何路面寬窄、高低不平，都如騰空而行，那頂轎子却平穩不簸。

這裡路面較寬，那轎子與馬車平頭而行。轎中人同道：「那跛腳醉死沒有？」

趙家玉在車中答道：「好像祇是醉倒，還沒醉死。」

轎中人道：「那就好了。」

趙家玉道：「聽說你也要殺他？」

轎中人道：「是。」

趙家玉道：「你們有甚麼仇恨？」

轎中人道：「沒有。但如果他在人間消失，我一定活得更加快活。」

「哦？」

「你還太年輕，不明白這道理。」

「難道你已經很老了？」

「比你老了三個月又九天。」

「怎會這麼清楚？」

「因爲我是風白鳳。」

那八抬大轎已經飛也似的過去了，趙家玉問九叔：「這話怎麼說？」

董九叔道：「九叔老了，年輕人的心意解說不來，這一點，田乃金老弟比較了解。」

田乃金也非年輕之人，祇是在江湖中仍有走動。他道：「我聽說，風白鳳心愛的東西不能到手，也不願落入別人手中，尤其是感情上東西。」

趙家玉「哦」一聲，看着醉得半死的跛腳發楞，實在看不出他有甚麼魅力，竟可迷倒風華絕代的風白鳳。但世事常有異數，她自忖與這跛子同車以來屢遇凶險，但每能逢險化夷，帶來無限樂趣的滿足。現在趙家莊在望，反有別離的依依之感。這跛腳表面無甚魅力，或許也正是這種魅力了。趙家玉忽發奇想，有朝一日，自己或許也眞的會把他一刀刺殺，因爲這個跛子實在不應該落在別個女人懷裡。

此時祇見孫小七半張着眼道：「趙家莊已經熱鬧起來了。」

董九叔道：「你聽到了甚麼？」

孫小七道：「蹄聲，有很多匹馬蹄震盪的聲音。」

董九叔道：「或許就是岳老三他們一夥在追奔而來。」

孫小七道：「不像，這蹄聲來自趙家莊近處。說不定袁赤虎的夥眾正向趙家莊聚合去了。」

董九叔道：「現在才東方剛放白，沒到中午時分。」

孫小七道：「袁赤虎原是一名山大王，不是甚麼君子，而且他也必然料到趙家莊有不少不請自來的江湖朋友，前來應援，自不免先下手爲强了。」

趙家玉急道：「那末，我們該當如何？」

孫小七道：「我們想到的，以趙莊主的經歷，必然也早在估算之中。」

董九叔道：「孫兄弟說得不錯，莊主一定早有提防，定然勝數在握。」話雖如此，手中馬鞭揮個不停，祇盼飛馬行空立時趕回趙家莊，却苦了二頭疲馬。

孫小七道：「董九叔，袁赤虎存心清洗趙家莊，必然聚合各路夥眾，比如萬重山、葛秀全、木成舟等人。此刻蹄聲震動，想來祇是鬧場，祇在消遣趙家莊罷了，正本戲不會這麼快出台。」

趙家玉吃驚道：「你說袁赤虎清洗趙家莊？」

孫小七道：「當年令尊也曾清洗赤虎寨賊窩，祇是斬草沒除根，數年後江湖上出現一個綠竹島島主，也就是現在的袁赤虎。」

趙家玉道：「這個故事我聽了多回了。」

孫小七道：「當年與令尊前往清洗赤虎寨的人，全家大小陸續消失。現在餘下的，就祇趙家莊趙石山的一家。」



董九叔奇道：「他們直奔趙家山莊，莫非……」

趙家玉道：「你正在亡命天涯，怎麼所知這麼詳盡？」

孫小七道：「我找上你趙家馬車前，已亡命數百里，見過的江湖人物不知多少，所見所聞一定比你三小姐多一些。」

趙家玉道：「那末，你看趙家莊如今劫難當前，命運如何？」

孫小七道：「世事每多異數，積善好德，未必長命百歲，反而强凶霸道之輩，閻王也忌他三分，不敢收留，陽壽就壽比南山了。」

趙家玉道：「怎會如此道理？」

孫小七道：「這些惡人死了變成惡鬼，地府便不太平，故此閻王拖延簽收這夥惡人死亡簿籍，寄養陽間，不願收留，他們便長壽了。」

閻王也怕了惡鬼

「閻王盼我爹歸去地府？」

「閻王不喜惡鬼，當然十分歡迎善鬼。令尊歸去地府，必是一隻善鬼，閻王定然求之若渴，也方便閻王向上頭交足數額。」

「你是咒我父親早做善鬼？」

董九叔笑道：「三小姐，這個跛腳七其實說的全是消遣話，你若信以爲實，便上了大當。」

此時飄雪已逐漸稀落，馬車仍在全速進發，相距趙家莊越來越近。岳老三、葛秀全、木成舟一夥的輕騎也正在後路緊迫追來。

趙家山、田乃金、錢有福不敢絲毫大意，護車而行。但岳老三等夥衆，竟是輕騎而過，並不發難阻截。

董九叔奇道：「他們直奔趙家山莊，莫非趙家山莊已經事發了？」

孫小七道：「我確是聽到零星的兵刃交鳴之聲。」

董九叔嘆息道：「我確是老了，聽覺遲鈍。二少莊主你可曾聽到兵刃之聲？」

趙家山道：「我的聽覺雖然未如孫七俠靈敏，但我知趙家莊處境危矣。九叔，我們要先你趕回山莊，請你護着三妹安全。」說時，向錢有福、田乃金一揮手，三騎人馬便即飛馳而去！

董九叔雖然揮鞭催馬，那二頭疲馬實在也無甚餘力了，董九叔也不忍再下重鞭。馬車搖搖晃晃逐漸接近趙家莊，雖然尚非正午時分，但天色已然大亮。最令

人焦慮的，兵刃交鳴之聲陸續傳來，而且越來越激烈、響亮。

趙家玉心中焦慮，急問躺着的孫小七道：「金刀大俠，你現在聽到了一些甚麼？」

「好像聽到打鐵舖子正在打鐵的聲音。」

「只此而已？」

「我老家對面有一家打鐵的舖子，打造農具鐵器，你一鎚我一鎚，便打出一把柴刀來，眞是神奇。」

「你的殘刀，也是這樣打造出來的？」

「好像不是。因爲這殘刀定是工匠手藝不靈，如今缺口纍纍，所以也就棄在風月樓不要了。」

董九叔岔口道：「聽說那殘刀既有靈氣，更有殺氣，殘刀在握，功力百倍，你沒有殘刀如何應付徐向北？」

「所以我只能亡命天涯。」

「但你竟應允徐向北在趙家莊決一生死之戰。」

「若非如此，我怎能謀取脫身良機。」

趙家玉道：「原來你到趙家莊另有圖謀的。」

「趙家莊有盛會，各路江湖人物混雜，我便可胡混過去了。」

趙家玉道：「你不打算會一會徐向北？」

「只好見一步行一步。」

趙家玉道：「那你一定不是孫小七了。」

「徐向北認爲到不了趙家莊的，一定不是孫小七。現在貴莊在望了，難道還到不了？」

此時相去趙莊越來越近，不但兵刃交鳴聲更趨淸晰，而且遠遠望去，還可見得趙家院落內人影閃動，只是路途彎曲未能一箭到衝到

董九叔催馬加鞭，二匹疲馬也克盡全力奔馳。

趙家莊並非建在山上，却是座落於山脚的平原之地，屋宇縱橫數進，屋前好大一片院落，但不建圍牆，只有籬笆圍繞。現在這片院子恐怕即將血洒遍地。

此時籬笆內外已圍了不少人羣，有江湖人物，也有關心趙莊的坊鄰。董九叔催馬揮鞭直奔柵門，來到馬棚勒停車馬，向車內道：「孫七兄弟，咱們現在是各安天命了，請你自便。」當即掠身下車。

趙家玉也躍下車來，道：「孫大哥，你自己保重了。」

董九叔來到場內，已見賓主定位對坐；趙莊主鎭坐宅前主家交椅，前面數丈之外便是袁赤虎座席，却也有桌几茶水侍候。

此刻場中已有二人提刀對殺，剛才的兵刃聲便是由此傳來。趙家莊出戰的是李和同，對手八字鬚，四十餘歲，看來也只是三流人物，與李和同殺個成半斤八兩難分勝負。現在還只試陣之時，都想秤秤對方斤兩。

如以人數計，袁赤虎兵馬充足，萬重山、葛秀全、木成舟等人固然已到齊，更有把守其他各要道的夥衆也陸續滙集。還有雜在圍觀的人羣中，料是也暗藏伏兵。

董九叔看了眼前的處境，心中着實焦慮。他隨即來到趙石山莊主座前，道：「莊主，三小姐已經到了。」

趙家玉上前道：「爹，女兒向爹請安。」

不料趙石山臉色一沉，擊桌怒道：「是誰的主意把你接回來？」

忽有一個老婦人的語聲道：「石山，是我的主意。家玉若是不能參與今日之戰，她會一世內疚，一生不快活，她又怎能面對二位兄長。」

趙石山急忙起身，道：「娘，今日之事只是舉手之勞，無須如此驚動。我是擔心家玉在回家途中遇到凶險。」

這老婦人顯然便是趙石山的母親，趙家玉的奶奶趙老太了。

趙老太撐了龍頭拐杖，從大門走出來，二名婢女侍護步下石級，但說話却是果斷。她道：「你知道家玉回家途中有凶險，也該明白今日之事絕非舉手之勞如此稀鬆平常。」

「娘，你到後堂去休息，這裏的事，孩兒自會應付妥善。」

趙老太道：「人家大軍壓境，要來淸洗門戶，你却連幫手的也不請一個來，怎叫我放心！」

趙石山道：「那是不願連累江湖朋友罷了。」

趙老太道：「娘手中還有四兩力，今日也來舒舒筋骨，看看這赤老虎有牙還是無牙！給我端椅來！」

趙家玉、趙石山等人聽了嚇了一大跳。趙石山道：「娘啊，這千萬使不得的，若在二十年前，你我母子聯手把赤老虎剝皮拆骨自是理所當然。不過時至今日，這個現成的便宜，不如讓給孩兒們來檢了。」

趙老太嘆口氣道：「你這小子，活脫脫便如你老子的油嘴滑舌。可是現在，你看我們家人李和同跟三流人物的八字鬚糾纏了不知多少回合。這樣一個三流腳色八字鬚也放他不倒，你手上到底有幾個見得場面的人物？」

眾人看時，那李和同確是戰得精疲力竭，雖然天寒地凍，也滿額大汗。這八字鬚其實武功平常，只是追隨袁赤虎等人浪跡江湖，臨戰經歷自在李和同之上，久戰之下，李和同難免失手。

趙石山拔劍出鞘，道：「我去接應李和同！」說時已然掠身而出，只消三幾個躍步便可來到李和同跟前。但說也奇怪，却在此時，那八字鬚脚下突然一個絆滑，立足不穩，仰天倒地。李和同的長劍原可趁勢追殺，穿胸而過！

怎料李和同突然收招，並未把長劍刺進八字鬚胸膛，一則他不想流血遍地，二則他發覺對方並非敗在自己劍下，只是一根拐杖似的東西在混亂中把對方絆跌，但出手乖巧快捷，竟可掩人耳目，是以李和同這一劍總是下不了手。

就在李和同猶疑一刹間，袁赤虎身邊已有一人飛掠而出，暴喝道：「休得傷人！」直撲李和同，那人正是葛秀全。李和同聽得喝聲，知是強敵殺到，隨即躍身自保，便宜了那八字鬚漢子。

李和同的武功根基與臨陣經驗，與葛秀全比較，實在是矮了一大截。是以李和同落身之地正在葛秀全劍口之下。

葛秀全顯是早就認定方位，祇待李和同落地便送他一劍。幸好趙家山恰在近身之處；因爲他剛才便是掠身前來救應李和同，此刻眼見李和同危急，當即揮出長劍應變。果眞是得了孫小七心法，出招堅定果斷，而且心狠手辣，這一劍竟是逕取葛秀全頸項！

葛秀全大吃一驚，只求自保，哪裏還有餘暇殺人？立即倒縱躍出，已是狠狽非常。

趙家山這一招險着，不但葛秀全吃驚，趙家上下也大感驚異，因爲這一招非同小可的險着，若非武功修爲到家，那只是初生之犢的行爲。趙石山見了，不由揑一把冷汗，但轉念想來，他是救人心切，不走險着未必收效，此時李和同也果然得以脫險。趙家山道：「和叔你且退下休息，等會兒定然還有連場惡鬥。」

趙家山這一招得手，自信大增，只待葛秀全放馬過來。

葛秀全對他端視半晌，覺得這黃毛小子走此險招，不是走火入魔便是活得不耐煩。當下冷笑道：「葛秀全領教趙家莊劍法，二公子請指點！」舞動長劍護遍全身上下，滾滾而來，氣勢非同小可。在場圍觀之人也看得心驚膽寒，議論紛紛，不知甚麼門派劍法。

趙家山從未見過如此劍術，不知從何下手。

趙家莊的人焦慮不已，都已兵器在手，隨時出手接應趙家山。

此時嘈雜的人羣中，却有一個清晰的語聲傳來：「這套劍法叫做亂劍滾火輪，只能唬嚇求勝心切的年輕人。如果不給他嚇倒，不出半個時辰，他便氣竭癱瘓。」

趙家山一聽此人語氣似曾相識，心中大爲寬暢。但此時這亂劍滾火輪已經滾到身邊，不加破解怎得脫身，却又看不見對方劍勢，如何拆招？

此時那清晰的語聲又道：「破解此劍術，只須以亂擊亂，扔出刀劍棍杖，截斷他劍勢，便即破綻百現。」

其時趙家石眼看二弟處境危急，也已仗劍掠出，前來接應。趙家山見大哥前來解困，勇氣陡然大增。他看準時機，把手中長劍往那滾火輪激射而出！

只聽得「錚」然一聲，趙家山的「飛劍」在對方的劍上震得冲天飛起；而葛秀全握劍之虎口欲裂，軟垂下來，就在這一刹間，趙家石的長劍已經刺進葛秀全的肚皮！

趙家石這一劍得手，竟然臉色劇然大變。他的劍從未沾過人血，現在居然殺人，如何不驚。他在一驚之下，手中的劍也刷然抽回。

這邊廂的袁赤虎也從椅子中刷然長身而起，厲聲道：「趙家莊竟然以多爲勝，我們又何必禮讓！」這是爲羣鬥混戰鋪路，因爲袁赤虎人手衆多，更有清洗趙莊的意願，不是混戰如何清洗趙莊大小？

只是這裏圍觀的人羣中也有不少江湖人物，若要清洗趙家莊，總該有個自圓其說的交代，以正視聽。萬重山等人早已躍出，救治葛秀全傷勢。袁赤虎身後走出一人，道：「在下彭如朋領

教趙少莊主高招。」說話之時已然掠身而前，殺向趙家石。

趙家石剛才一劍得手還在發楞，不知應變。趙家玉見了，急忙掠身而出，道：「大哥、二哥你們快閃開！」說時已接着彭如朋來劍。這彭如朋夥同葛秀全等人在白溪鎮把關，攔截前來趙家莊的江湖人物，現在見得葛秀全受傷，自是不甘罷休。此人出招狠辣，三招過後，已把趙家玉迫於挨打的守勢。

董九叔曾見識過三小姐施展快劍的招式，甚爲悅目，然而在彭如朋劍下竟然全無發揮餘地，董九叔看了心中焦急，便已拔劍在手，隨時躍出救應。

趙三小姐有凶險

此時趙家玉在對方劍勢力壓之下，已是喘不過氣來，畢竟臨戰經驗不多，未能見機應變。便此時，彭如朋厲聲喝道：「三小姐，我先送你一程！」長劍疾揮而出，那是致命的一劍！

趙家莊的人一陣驚呼，那些擠在大門窗前窺看戰情的婦人更是掩臉哭叫起來。因爲此時只見趙家三姑娘已經滑跌雪地，再無招架餘地。

董九叔、趙石山都已掠身而出，雖然也知已是鞭長莫及，但怎可袖手不理！

却在此時，圍觀的人羣中忽有一人驚呼：「啊呀，你竟踢老子的屁股！」

這個自稱被人踢屁股的「老子」，便在圍觀的人羣中蹌跌出去，那顯然是給人家踢屁股踢了出來的，而且此人竟是拄了二根拐杖的跛子。

這跛子一跌出來居然剛好撞着彭如朋，又居然把彭如朋撞翻地上，他的二根拐杖竟然又壓着彭如朋的長劍，他的身子又跌仆在彭如朋肚上，看來眞是十分相好。

那跛子拄了拐杖搖搖擺擺撐起身來，又在彭如朋肚皮上不在意似的拄了一杖。彭如朋幾乎爲之噴血，却也癱在地上不能起身。因爲他知道這跛子就是孫小七，若是給他再拄一杖，怕是要養傷三年，是以索性賴在地上以示沒有料子了。趙家莊的婦人家僕，此時才敢看眼前的情景，見到躺在地上的是彭如朋，不是三小姐，又驚又喜，却不明白場中何以多了一個跛脚？

這跛脚的身子，好像仍然掛在二根拐杖之上，無甚表情，但這邊廂的袁赤虎已「刷」然起身道：「你明裏暗裏，連傷我三位兄弟，閣下是誰？」這袁赤虎是大行家，自然早就察覺暗中有人作梗，那八字鬚、萬重山和彭如朋的落敗，都是此人使手脚，才落此下場，但料不到此人竟是一名跛子。

便在此時，人羣中昂然走出一人來，道：「此人便是金刀小子孫小七！」說話之人正是徐向北。

袁赤虎愕然，在場的江湖人物都曾聽聞孫小七之名，却想不到他是一名跛子。

徐向北道：「他何止傷你三名兄弟。不過，在下追踪他千里，正要與他了斷一段宿怨，請島主把此人交給在下。」

袁赤虎道：「閣下又是哪一位？」

徐向北道：「在下來自松山，松山徐向北。」

衆人聽了不由「哦」然，前來觀戰的江湖人物心中爲之暗喜，眞是不枉此行了。

袁赤虎心中更是歡喜，既有徐向北了結這跛子，那便省却了不少工夫。但口中仍道：「你如何對付一個跛足之人？」

徐向北道：「在下自有交代，先讓他十招。但此人雖跛足，尚可傷你多位兄弟，豈可小覷的。」

袁赤虎道：「這話也是道理，既如此，袁某不敢奪人所好，你二位請便。」

徐向北轉過身來，對拄拐杖的孫小七道：「孫七俠，請出招吧！」

趙石山忙道：「這位孫兄弟既是趙家莊人客，趙家莊怎可袖手不理。九叔，你請這小兄弟退避！」

袁赤虎道：「趙家莊聘用這跛子援助，我們邀請徐大俠相援，有何不當。」

董九叔、趙家玉等人已然仗劍而出，護衛孫小七。

孫小七却揮手阻止，道：「徐向北追踪我千里，總須一決，還他一個心願。九叔、三小姐，你們請退開，免我分神。」

忽有一人朗聲道：「這話才有點兒孫小七的口氣，他要死也一定要死得乾淨轟轟烈烈，趙家莊的人最好不要壞他願望。」

衆人看時，祇見圍觀的人羣外有一匹高頭大馬，馬鞍上居然還加高了墊子，這人便高高坐在

鞍上，手中提了一罎酒，此人正是張人英！張人英喝了一口酒，又道：「孫小七，如果你先向松山黑狐進攻十招，那是必死無疑，你這跛腳傷口崩裂，有如自廢武功。這老狐狸哪有打錯算盤的？祇有你先讓他十招，才能以逸待勞。」

眾人聽了，覺得此話甚是至理，一個傷腿的跛子，雙手拄杖，如何追殺一個身體健全的高手？

徐向北道：「既如此，徐向北祇得成全閣下！」身形掠起，長劍揮出，已向孫小七出招。

孫小七掄杖封劍，徐向北改招換式再探試。他在楓林徑曾見孫小七祇憑雙杖連傷四人，自是不敢輕敵，但他自恃武功遠在那四人之上，沿途而來，也已看透孫小七招數。

徐向北躍騰靈活，一再向孫小七試探招路，出劍疾快，殺着也徐露鋒芒。

現在孫小七的二根拐杖祇因應付徐向北的進招，已無暇拄地平穩身子。便此時，徐向北看準虛位，一聲暴喝，長劍疾揮而出，正是孫小七破綻所在！這一招得手，孫小七不免攔腰被斷爲二截，眾人不由驚呼！

孫小七久經戰事，頗有臨危應變機智，他手中二根拐杖同時截向劍鋒，人已棄杖彈出，居然落地竟在丈許以外。眾人不禁「嘩」然，這跛腳斷了腿骨，竟然還有如此下盤功夫，果然是個人物。

不過孫小七彈出丈許之地，却也立足不穩，已是一屁股跌坐雪地之上，一時間起不得身來。

此時那二根拐杖早在徐向北利劍下斷爲四截，散飛雪地！

徐向北已殺得性起，這一劍祇削斷二根拐杖，羣雄之前頗感面目無光。此時孫小七跌坐雪地，再無拐杖輔助，徐向北目露殺機，一步一步走向孫小七，却又希望孫小七有所反抗，免得落於人前殺一個閉目待斃之人的話柄。

那跛子孫小七也果然有所動作了，祇見他手腕翻動，金光耀目，手中已多了一把金光閃亮的短刀！

眾人見了，心忖：此人果然是名副其實的金刀小七，可惜此刻跌坐雪地起身不得，這金刀用來自戕之外還有甚麼作爲？

說來奇怪，孫小七舞動那金刀，竟然就是插向那隻裹紮夾板的殘腿。

金刀鋒利無極，手起刀落，順勢下破，聽得一陣裂帛之聲，護腿夾板崩飛四散。

夾板散發，現出那把灰不溜秋的殘刀！

徐向北突然驚愕，駐足不前，他目露凶光的眼神也黯然失色。

在場之人也刹時間驚異得鴉雀無聲，原來他斷腿的夾板中收藏的是一柄殘刀，如此看，他不是斷腿，祇是佈局！

此時孫小七拄着那柄封鞘殘刀撐起身來，伸了伸腰骨，好像忽然間挺直了二寸，他把手中的金刀舞動兩下，便即消失衣袖內，他的背骨好像又挺直二寸，他把那殘刀抽出半截，伸手在刄上彈指一下，腰骨好像又挺高了二寸。

徐向北看得呆了大半截，然後他道：「原來你並非斷腿，祇是佈局。」

坐在馬鞍上喝酒的張人英道：「若非如此，怎能請得你老狐狸下山來。」

「是你的主意？」

「是我的策略，但不是我的主意。」

「誰的主意？」

「風白鳳。」

「風白鳳？」

「對，風月樓的風白鳳。」

人羣中忽有一個甜美的女子聲道：「我也是受人所託，眞是人情難却，才有這樣調排。」語聲來處走出一個頭戴面紗，飄飄若仙的年輕女子，她身邊不但有青青姑娘、白胖子，還有八名矯健轎伕，她正是風白鳳。

眾人看了，都呆了半截，都爲風白鳳的風采着迷。

眾人正在着迷之時，那邊趙老太忽然吩咐家人道：「給風姑娘端椅設座。」

早有家僕端椅侍茶侍候起來，風白鳳向趙老太福了一禮道：「謝趙家奶奶厚待。」

巧佈局引狐下山

此時徐向北似乎才喘了一口大氣，他道：「你便是風白鳳了？」

坐在馬背上的張人英道：「這樣的廢話，你竟也問得出口。」

徐向北道：「請問風姑娘是受誰人所託，引我下山？」

張人英又答道：「人名之多，難以數計，我勸你留些氣力應付歸途之時的險惡行程。」

徐向北冷笑道：「我若歸山不得，理應喪生此處。不過實情想來並非如此，風姑娘一定記恨徐向北十五年前血洗風月亭，才有今日之舉。」

風白鳳淡然道：「那時我才幾歲，怎知此事？不過那些苦主倒是送來許多好處，央求游說。」

「祇此而已？」

「但假如你無意除却孫小七，怎會上鈎。」

「他是我心腹大患，確是非除不可！」

「我給你安排了這樣良機，爲何還不出手？」

徐向北道：「孫小七，你出招吧！」

孫小七道：「聽張人英說，等着你出劍的人不計其數，在下不願奪人所好，請自便，請保重。」

徐向北笑道：「我若喪生金刀小七刀下，總算有一個交代！」揮動長劍，舞了過來。須知此人追踪孫小七千里行程，此刻羣雄之前臨陣退縮，日後如何立足江湖？怎能不拚死一戰！

徐向北不但拚盡全力，而且出招險惡非常。徐向北劍招殺到之時，孫小七居然還未及抽刀出鞘，百忙中祇得以刀鞘卸去劍勢。但徐向北變招換式，步法身形變幻非止快捷靈動，實在令人眼花繚亂！

孫小七手中的那把殘刀還未及出鞘，竟在徐向北長劍重擊之下，握手不住，脫手飛去！

不但那孫小七的殘刀給震飛去，孫小七的身子竟然也突然間落入徐向北胸懷之下！

眾人驚愕木然，心想：這金刀小七如此不濟，顯是浪得虛名之輩。

各人驚異未定，却聽得坐在馬背上喝酒的張人英嘆息道：「這老狐狸揣摸了一千里行程，還是摸不透孫跛腳這一招殺着，眞是作孽，罪過，罪過！」說時擎起罎喝起酒來。

眾人不知他所言何物，但眼前却見到徐向北手中的劍已軟垂下來。

孫小七把他軟綿綿的身子從背上卸下，徐向北道：「孫小七請你殺我！」

孫小七嘆口氣道：「希望與你交易的人太多，在下怎敢把你據爲私產。」說話之時祇見孫小七手腕翻動，刹時金光閃亮，竟是從徐向北身中收回金刀！

其時阮長青、岳老三等人早已上前攙扶徐向北，急忙療治傷口，也顧不得孫小七了。

眾人見此突變，都呆木起來，恰此時，袁赤虎昂然道：「閣下便是金刀小子孫小七？」

「也有人叫我殘刀小七。」

「莫非閣下便是趙家莊聘請的外來助手？」

「在下得以來到趙家莊，皆因趙家莊好客，純屬際遇，絕非受聘之人。」

「既如此，請你退避場外。」

孫小七不但沒有退避，反而一步一步走近過來，他道：「你我今日相遇，也是機緣巧合，料是天意，怎可違逆。」

趙石山眼見得孫小七已經走近了袁赤虎，長身而起，忙道：「孫兄弟，提防他的迷踪劍！」那是提示孫小七，袁赤虎隨時可能出劍攻擊。

那袁赤虎也果然伸手去拿几之上的那把佩劍，便待抽劍。不過他的手指才觸及劍柄，孫小七手中的金刀「卜」地一聲，已把袁赤虎的衣袖釘在桌面上，若是偏差些許，便是袁赤虎手腕中刀，袁赤虎驚楞不已。此時，袁赤虎身旁的萬重山「刷」拔劍去鞘，不過孫小七的殘刀也在這一刹間脫出刀鞘，已架在萬重山頸項之上！

萬重山臉色劇變，再也不敢有所異動，因爲這殘刀隨時可以把他鋸下腦袋來。

忽聽得馬背上的張人英道：「可恨此人的腦袋大大跌價，不值五兩白銀，割了他，汚了刀刄，還要抹血，不如等他人頭漲價後再來收割。」

「啪」地一聲，孫小七果然把刀刄退還刀鞘，萬重山却呆如木雞。

忽聽得一個甜美的語聲道：「那末，袁島主項上之物的行情又怎樣？」說話之人正是風白鳳。

張人英道：「原本是十分值錢的，不過現在他自動把人頭抛來趙家莊，已是一文不値了。」

「哦！却也是道理。」

袁赤虎忽道：「我願出一萬兩買我人頭！」

張人英道：「買自己人頭落地？」

「不錯！」

「那祇是自抬身價之舉，不切實際，你若人頭落地，誰付一萬

兩白銀？」

風白鳳笑道：「以我之見，你不如付一萬兩白銀，擔保人頭不在今日搬遷，倒是最爲實在。」

袁赤虎現在火氣來了，他道：「你就是風白鳳？」說話之時，身形疾掠而出，躍向風白鳳，顯是有意挾持風白鳳，以保自己人頭不必落地。

然而風白鳳身邊既有白胖子，還有八名轎伕，哪裏由得他近身！

此時，八名轎伕踏前一步，雙掌齊出，「蓬」然有聲，袁赤虎身子已給震飛出去，落身之處剛好便在孫小七面前。孫小七把他穩住身子，道：「可惜你的人頭已經一文不值，否則把它割下來也可打幾斤酒，祭祭酒腸。」

張人英道：「話雖如此，但在石震堂捕頭眼下，袁赤虎人頭眞是價值連城，變賣家小，也願收買它。」

袁赤虎臉色刷然大變。

此時早有葛秀全等夥衆上前侍候。

風白鳳道：「莫非石震堂捕頭也到了？」

張人英道：「石震堂自認一生中最大的耻辱，就是不能把袁赤虎項上之物切下來當做尿壺，怎肯錯失如此良機！」

袁赤虎怒道：「你胡說八道！」但說也奇怪，他當即排衆而出，躍身上馬，抱拳道：「趙莊主，咱們後會有期！」竟然急急策騎而逃。

萬重山、葛秀全等夥衆也陸續上馬，追隨袁赤虎而去。

風白鳳道：「石震堂之名竟把袁赤虎嚇得臉無人色？」

「那是做賊心虛，袁赤虎是賊，石震堂是捕頭。」

「石震堂也果然到了？」

「兩年前已化爲白骨了。」

「你竟還抬出他的名號來。」

「那是積威猶在，而且他還有一班手下。」

風白鳳不由笑了，她站起身來道：「咱們應該回渡口集吃那塘鯉魚燉蛋花湯了。」

此時，趙老太和趙石山來到她身側，趙石山看了她半晌才道：「你就是風白鳳？」

風白鳳道：「我一直就是叫風白鳳。」

「是你請來了孫七俠？」

「全屬際遇巧合罷了。」

「可否讓我見一見你的眞面目？」

「若如此，我何必披戴面紗。」

但趙老太已經伸出手來，輕輕撩起她的面紗，風白鳳居然也不諱避，趙老太看了她好一會，竟是不願把面紗放下，口中喃喃道：「好看，眞是比天上的仙子還要好看！」呆了半晌，然後才放下面紗，又道：「你若肯在趙家莊住上一年半載，我們定然非常開心。」

「我怕過不慣這樣的日子。」

「那末，一頭半月也好。」

「我還有不少弟兄姊妹要照應，趙家奶奶的盛情，風白鳳心領了。」

趙老太不勝唏噓。

此時白胖子道：「看情形，咱們還得趕及在渡口集吃午飯，享用那塘鯉魚燉蛋花湯吧！」

張人英道：「你奶奶的白總管，既如此，何不坐言起行。」

趙老太忙道：「趙家莊也有自釀的好酒，何不在趙家莊將就一宿，明日起程。」

張人英道：「我等都是江湖閑散人，祇怕擾攘了趙家莊清靜。日後有緣再來造訪。」

其時八抬大轎已來到風白鳳跟前，青青與風白鳳矮身進了轎子。那八名轎夫，轎槓上肩，一聲呼嘯，當眞是腳不着地騰空似的飛掠而去。

此時岳老三、阮長青等追踪孫小七而來的一干人，既知孫小七並非斷腳，又見徐向北負傷而去，也已陸續消散。

張人英道：「孫跛子，難道我們還不去喝他媽的一大醉！」牽來一匹坐騎給孫小七。

孫小七躍上馬背，却見趙家玉便在眼前。

趙家玉道：「孫大哥，你若是與風姐姐肯來趙家莊作客，我們定會非常高興。」

孫小七道：「我已十分感謝你和董九叔車途上的厚待了。」

張人英罵道：「你奶奶的孫跛子，若還說個沒完，塘鯉魚燉蛋花湯給他們吃清光了！」說時，便揮了一鞭孫小七坐騎，那馬兒當即躍騰而去。

張人英向趙家莊人等抱拳道：「張人英如可長壽，咱們後會有期。」也已策騎而去。

趙家玉望着逐漸遠去的二騎人馬，不勝惆悵。

（全文完）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青靈八女俠

張靈・文　明謙・圖

上文提要： 袁孤鳳不愼跌下橋，被「金蝎敎」的毒蝎子咬傷，對岸吳文鳳的徒弟達士雄等五人不給解藥反斥殺死他們的蝎子，引起諸女大怒，張靈芸出手鬥達士雄，已看出他的路數……諸女智殺吳文鳳第三徒，又擒住一個，此際改由賈墨羽對達士雄，卞宛青對喬明山，二人正欲下殺手，此際蒼山房集票出現……甘季英與謝春雷趕到，甘季英見袁孤鳳受傷，連房集票邀鬥也不理……

賈墨羽忽然問道：「方才謝二哥說的怪醫又是怎麼回事？」

謝春雷嘆息一聲道：「這就更難了，諸位未必辦得到，不說也罷。」

謝蕊珠嗔道：「哥哥這種吞吞吐吐的味兒眞討厭，你祇把你知道的說出來就完啦，行與不行自有諸位姐姐裁處，干你甚麼事？」

謝春雷道：「由此向東，約有三十里地，有一斜陽莊，其實並非甚麼大莊院，僅是草屋數間而已，莊主便是我所說的這怪醫，這人姓狄，鄉人皆稱之爲狄先生，這人武功極高，醫道也好得出奇，不論任何疾病傷毒，皆能着手回春，確當得起神醫二字。」

林紅梅聽到這裡，便忍不住道：「那麼咱們索性去求他！」

謝春雷搖手道：「倘能這麼容易，我早引諸位去了，還得等到現在？」

林紅梅詫異道：「有何難處？咱們祇多把金銀相謝便了，難道這位先生是不要錢的。」

謝春雷皺眉道：「林姑娘有所不知，這人脾性古怪之極，對於武林朋友，他向來不肯要錢的。」

賈墨羽便點頭道：「世外高人，大抵總是性情怪異，不近人情的居多，咱們祇可以禮相求。」

謝春雷搖頭道：「依我看這人並不配稱爲高士，倒說得上是個怪人。如遇豪富之家求他醫治，他便漫天討價，他要一千兩，便是九百九十九兩也不行。遇到貧苦農家，他也看人敲詐，或是一頭羊，一頭牛之類，十分貧窮的，便是三五升雜糧，十斤青菜，也是不肯放過的。故此衆人替他取了一個綽號，叫做惡扁鵲。」

董飄香聽到這裡，有些生氣起來，說道：「這人眞可惡。」

謝春雷笑道：「可惡的還在後頭哩。他本人便有一身好武功，但對武林中人却更刻薄。」

這時張靈芸便問道：「但不知他是哪一派？」

謝春雷笑道：「這人武功學得甚雜，少林武當點蒼王屋的武功全會，另外還有許多怪異的功夫不算，他的師父少說也有百餘人，但却沒有一個是甘心情願傳給他功夫的。」

張靈芸詫異道：「這是何故？」

謝春雷道：「這便是我說他對武林朋友的刻薄處，任何武林中人不論受傷患病，求他醫治，皆

必須將自己絕技相授，他方肯悉心醫治，但他也有一個規矩，便是由他指定一門功夫，決不多求，而且下次再受傷時，他仍盡心醫治，故此衆人雖然對他憎惡，却認爲也有可取之處。」

這時董飄香已氣得握拳擄袖的罵道：「這與要挾何異？待我去打他一頓。」

張靈芸忙喝道：「你別搗亂。」

又道：「常言醫者有割股之心，這般行爲未免太過卑下了。」

謝春雷笑道：「此人行事雖然有點過份，但醫道却委實高明，前年朱師弟被昆侖劍客九尾神龍陳放詩用霹靂掌擊傷，也是由他治好，大師兄到底將蒼山劍法中的招式傳了十二路給他。」

經謝春雷這一說，青靈諸女方才大悟，知道這事果然不易應付，青靈觀自來戒律森嚴，不得青靈師太允許，誰敢將本門武功傳與別人？

這時黃巾力士甘季英奮然道：「依我說還是乾脆找吳文鳳見個高下，倘能獲勝，不怕他不交出解藥，否則夜長夢多，咱們可是防不勝防。」

張靈芸首先接口道：「三師兄這話才說對了，早該和他一決勝負才是。」

衆人回轉謝府，謝春雷便命人去將寒蟾子夏靈風和柳溪山二人請來。一聽此事，夏靈風便道：「吳老怪此舉顯然含有試探之意，如果默爾而息，未免示弱，咱們好歹去問他一個明白。」

追踪不及鬧齟齬

這時薛絳樹便笑道：「大師哥這話說對了，而且從那妙香居士的口氣聽來，甚麼蒼山三老、南詔二友這批妖魔鬼怪大約早晚便會到來，那時可得多費不少手脚，所以我想，要動手還得趁快才好哩。」

夏靈風默想一陣，方才笑道：「五師妹說的是……」

他話猶未完，忽聽張靈芸嬌叱一聲：「甚麼人？好大的膽子！」跟着祇見黑影一晃，謝千萼已如一支箭似地從窗戶裡直射出去，跟着甘季英賈墨羽等人也紛紛縱出。

舉目一看，祇見一條灰色影子在前，謝千萼緊隨在後，直朝曠野奔去。

這裡夏靈風喝聲：「追！」衆人皆提氣緊緊相隨。

約莫追了一盞茶光景，功夫登時分出了高下，前面那條灰色影子竟是越跑越快，謝千萼雖然盡力追趕，仍然無濟於事，兩人之間的距離竟是越來越遠。夏靈風等人起步太遲，那是更不用說了，落後了老大一段路。

追了一程，謝千萼知道決無法趕上，祇得收住脚步，這裡衆人追了上來，夏靈風、張靈芸等人內功頗有根底，倒還不覺怎樣，謝蕊珠和薛絳樹、董飄香幾個年紀較小的，早已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柳溪山問謝千萼道：「怎的不追？」

謝千萼搖頭道：「慢說追趕不上，即便追了上去，照這個人脚程看來，功夫必定高得出奇，咱們決非對手，何苦拿鷄蛋往石頭上碰呢？」

柳溪山拂然道：「你也太滅自己威風啦，咱們有這許多高手在此，任憑對方多麼厲害，也未必就能得了手去。」

這時謝春雷便道：「柳師弟這話差了，據我看來，這人功夫還遠在大師兄之上，不知是哪一路的高人。」

賈墨羽聽他們談論，便問道：「莫非是南詔二友或蒼山三老裡的人物？」

謝千萼搖頭道：「那斷然不會，這人身材嬌夭，看來是一個女子。」

甘季英便笑道：「這倒奇了，我久聞雲南高手雖多，女俠却祇有兩個，除了你們兩姊妹，難道還有更厲害的人物不成麼？」

謝蕊珠笑道：「甘三哥，你可不該取笑我姊妹二人呢？」

薛絳樹偷偷向張靈芸撇了撇嘴，意思似說：你看，這個甘師哥祇討好外人，却不將咱們放在眼裡呢。

卞宛青心中一動，叫了一聲：「二師姐……」

賈墨羽道：「怎麼？」她見卞宛青欲言又止的神氣，心中詫異，問道：「四師妹有甚麼話麼？」

卞宛青勉强笑道：「我想咱們且先別管那怪影是友是敵，倒是先去會一會那老怪再說。」

夏靈風搖頭道：「話不是這樣說，古人有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怪影看來武功極硬，如若是吳老怪的幫手，確是可慮，故此依貧道拙見看來，在未將這

怪人來歷弄明白之前，還是不輕舉妄動的好。」

夏靈風說話間，柳溪山謝春雷二人皆在旁點頭，似對夏靈風十分敬服，賈墨羽也默然無語，張靈芸心中有氣，便冷笑道：「大師兄顧慮確極周詳，小妹欽佩之極，敢問大師兄，咱們用甚麼方法去探查這怪影的來歷呢？」

一語問得夏靈風無言可對，柳溪山便道：「自然咱們得從長計議方可。」

張靈芸再也忍耐不得，便冷笑道：「二位，請恕小妹直言，我想這天地萬物，皆有因果，所謂事有必致，理有固然，華山點蒼有了二位這等持重之人，也才會有今日之事。」

薛絳樹已聽出張靈芸在借題發揮，便故意問道：「三師姐這話我還不大明白，祇怕別人也很難聽懂，你再說清楚些兒成麼？」

賈墨羽急使眼色阻止，但哪裡阻止得住？祇聽張靈芸朗聲道：「此事易明，有甚麼難懂的？如果各位師兄不是這麼凡事畏首畏尾，我諒吳文鳳那廝縱有天大膽子也不敢擅闖華山，如果點蒼派各位英雄不遇事忍讓，又何致受三鼎所欺？」

點蒼派一向受天南三鼎欺壓，雖則武林朋友大多知道，但無人敢當面提及，今張靈芸一氣之下，毫不顧忌地宣之於口，可將點蒼諸人擠得無地自容，謝氏三兄妹和柳溪山等人臉上都勃然變色，但礙着夏靈風與賈墨羽等人面子，又不好怎樣，一時之間，衆人都很尷尬。

到底夏靈風有涵養，聞言祇得苦笑道：「三師妹教訓得有理，愚兄謹受教言。」

旁邊的甘季英却大爲氣惱，便笑對張靈芸道：「三師妹這話祇怕有些欠通，三十六天罡總樞是由愚兄手裡失落，可與大師兄無干，再說咱們這次爲了本門之事來求教謝柳二兄，承他們念在武林一脈，處處加以照拂，咱們感謝還來不及，更不應信口批評別人，愚兄這話雖然太過直率，但君子愛人以德，還望師妹不要怪罪。」說罷打了一躬。

張靈芸哪裡受得住這些話？登時大怒，用手一指道：「甘師兄好一篇大道理，我這做師妹的一向少人管教，今兒却勞煩到同門隔支的師兄頭上來，既然你擺出了做師兄的款來，那麼我這欠通的蠢師妹可要向你請教幾招劍

武三丈拱手笑道：「二位又駕臨賤地啦！」

法。」

賈墨羽先前也覺張靈芸言語失愼，本待喝止，但平時沈賈張卡四人之間一向玩笑已慣，一時拉不下臉來，這時一見張靈芸竟然翻面向甘季英叫起陣來，不覺大驚；正待出言勸止，忽覺有人扯一扯自己衣襟，回頭一看，却是薛絳樹。

薛絳樹湊近賈墨羽耳旁道：「二師姐別管他們的事，這姓甘的當着衆人給三師姐沒臉，須得教訓他一下方可。」

賈墨羽低聲斥道：「豈有此理？你快去將你三師姐拉開。」

薛絳樹脖子一扭道：「拉甚麼？我們祇知道師傅座下有大師姐二師姐，怎的會憑空跑出一個師兄來向咱們擺架子？是眞是假要打過方知。」

她末後這幾句故意說得大聲，祇把個甘季英氣得渾身亂戰，還待反唇相譏，却給夏靈風斥道：「三師弟還不住口，枉了你闖蕩江湖十數載，連說話也不知輕重？怎怪得三師妹生氣？」

夏靈風這幾句話本是斥責甘季英，誰知張靈芸却誤會他是指桑罵槐，越發將一張俏臉氣得蒼白，顫聲道：「咱們武林中人向來直心直腸，說話可不會拐彎兒，今日我定要向甘大俠討教幾招。」

說罷便氣忿忿伸手去拔劍，卡宛青忙拖住道：「你這一來豈不令二師姐更爲難麼？」

寒蟾子夏靈風久闖江湖，閱歷頗深，但今日遇到這位師妹一發作起脾氣來，却眞個弄得束手無策。這時一聽她將稱呼全改了，倒不便再勸解，祇得悶聲不響，旁邊謝氏兄妹和柳溪山也不便答話。

最爲難的倒是賈墨羽，欲待溫言相勸，又恐傷了夏甘等人臉皮，要想疾顏厲色的喝止，又礙於平素姊妹情深。祇得對薛絳樹道：「你先扶三師姐回去休息去吧。」

薛絳樹還待多說，賈墨羽對她將眼一瞪，薛絳樹方不敢再說，便拉張靈芸道：「三師姐，咱們走吧，犯不着和那些俗人一般見識。」

說着對董飄香林紅梅一使眼色，董林二人會意，三人擁着張靈芸去了。

夏靈風見四女去遠，方對賈墨羽苦笑道：「這位三師妹性情好剛强！」

卡宛青知道賈墨羽一向不善詞令，便搶着答道：「三師姐此次因小師妹受傷，心內煩燥，二位師兄既是同門一脈，還要體諒才好。」

接着又向謝柳等人施禮道：「三師姐言語失檢，貧尼代她向諸位賠罪。」

謝千萼忙向前拉住，笑道：「卡姐姐說的是甚麼話？不是令我們無容身之地了麼？」

卡宛青又對夏靈風道：「我們小師妹受傷很重，這事可遲緩不得，還望大師兄指點一下路徑，我和二師姐務必要去會會那吳文鳳。」

這時甘季英便奮然道：「好！我領二位師妹前去便是。」

夏靈風苦笑道：「四師妹是明白人，貧道決不敢不將小師妹傷勢放在心上，無非祇是主張鄭重而已，既是這樣，咱們便同去一遭罷。」

謝千萼也笑道：「要去大伙都去，我們可不能置身事外。」掉頭對謝蕊珠道：「珠妹回去陪伴幾位姐姐吧，你不用去啦。」

謝蕊珠答應一聲，徑自回去不提。

這裡衆人由謝春雷柳溪山前行領路，一行人徑向吳文鳳所居芝雲洞而去。

衆人脚程迅速，奔跑一陣，已進入山地，謝春雷便招呼道：「各位留意，已快到芝靈洞啦。」

這時甘季英正與夏靈風並肩而馳，甘季英低聲道：「大師兄，今兒我才領教到青靈觀的威勢。」

夏靈風一皺眉頭，也低聲道：「咱們凡事認讓爲先，休教外人笑話。」

甘季英道：「我見她說話侵及了大師兄，這才看不過眼，說了她幾句，誰知她幾乎要和我要起寶劍來。」

羣俠直闖芝雲洞

說話之間，不覺已到芝雲洞外，早有兩人迎了上來，衆人停了脚步。賈卡二人乃是初到，擧目一看，見當先一人正是達士雄，後面那人面皮白淨，二目精光內蘊，顯得內功精深，但眉宇之間，却流露出一股邪氣。

賈卡二人正在打量，那人已先向夏靈風謝春雷等人拱手笑道：「二位又駕臨賤地啦。」

謝春雷笑道：「祇要奇書在尊師手裡一天，我們便沒法不登門求教呵！」

那人笑道：「正要如此方好，咱們也好多多與各位親近。」

這時謝春雷便替賈卡二人引見道：「這位是金蝎教的一流高手，武三哥。」

那人施禮道：「在下武三丈，一向久仰二位道友威名，今日幸會。」

說罷擧手肅客，衆人也不推讓，昂然而入，一進入芝雲洞，祇見兩邊壁上俱燃着熊熊火炬，却無一人，走了十數步，便是一層黑布圍幃隔住，武三丈撩起布帘，衆人魚貫而進。

經過了幾層布幃，到了第四層，便有兩人在此守候，一是喬明山，另一人却不曾見過，喬明山見了衆人，忙含笑招呼道：「教主早知道諸位今日駕臨，特命小弟迎候。」

謝千萼暗笑吳文鳳終不脫邪教本色，便是在極平凡的小事上也要弄點玄虛，故作神秘，也不屑說破他。這時喬明山擧手道聲：「請！」

突然背後兩扇石門呀然大開，只見燈火耀目，兩邊武士執刀肅立，倒也頗具一番威嚴氣象，又聽洞後笙簫齊奏，吹吹打打。

謝千萼便皺眉道：「怎的如此嘈雜，是你們教主娶親麼？」

喬明山笑道：「謝女俠休得取笑，這是敝教迎接外賓的禮節，雖然可笑，却也代表衆兄弟一點敬意。」

謝千萼笑道：「是麼，我說吳教主偌大年紀，哪能還辦喜事呢？」

謝春雷忙以目示意，自己整了一整衣襟，肅然前行。謝春雷向來行事恭謹，吳文鳳雖說與自己處在敵對地位，又是邪教中人，但人家到底是一派宗主，而且年事也較自己高邁，仍當他是武林前輩尊敬。

這條甬道相當長，少說也有兩三里路，衆人緩步行來，走了好一陣方到。石壁盡頭乃是兩扇紅漆銅環的大門，衆人一到門前時，那兩扇門便呀然打開，裡面原來另有一番天地。

且說衆人一進得門來，祇見裏面乃是方圓數十畝的一片廣場，四壁峭立，何止千丈？靠着峭壁脚下修建了不少房宇，亭台樓閣，甚是整齊。賈墨羽心下也不禁暗嘆：「這吳老怪果有一手，看此間建築精巧，眞當得鬼斧神工四字，祇怕遭造物所忌。」

這時裡面走出一個高鼻深目的道裝少年來，喬明山忙引見道：「這是突瑪師兄。」

突瑪笑道：「教主有旨，請諸位先在西閣用飯，然後才再相見。」

賈墨羽先本覺突瑪這名字有些古怪，又聽他漢語說得並不純正，再一揣想，方恍然大悟，大約此人不是苗人便是從別處來的，斷然不是漢人，看來吳文鳳門下品類倒很雜。

這時謝千萼便冷笑道：「前幾年咱們見吳教主之時，便覺他有幾分像王侯氣派，如今索性像皇帝啦。再過幾年，他老人家怕要和天上玉皇大帝比高下了。」

旁邊喬明山甚是尷尬，倒是謝春雷笑道：「二妹，咱們入國問禁，進鄉隨俗，既是教主賜飯，咱們敬領便是。」

且說喬明山、武三丈諸人將羣俠讓至西屋坐下，下人們獻上菜餚酒飯，武、喬等人殷勤勸飲，羣俠哪裡肯用他們的酒飯，祇是略爲沾唇而已。

少時飯罷，忽聽後院傳來數聲鑼响，喬明山道：「教主升座啦。」

謝千萼笑道：「你便不說我也知道，景陽鐘响了，不是萬歲爺升殿是甚麼？可是咱們都不會三呼舞蹈這些禮數，這便怎麼辦呢？」

喬明山拂然道：「這是我們教裡的規矩，謝女俠何必開玩笑。」

謝千萼搖道：「我是說的眞話哩，你倒當作開玩笑。」又回頭對謝春雷道：「二哥，你沒聽見麼，南蟲大王升殿啦，咱們還不快去朝拜？」

說着一手推開隔扇門，便擧步跨下階墀，忽又驚呼一聲，忙不迭的倒躍回來。

賈墨羽吃了一驚，忙搶到門邊一看，祇見那院落裡面爬着金蝎，大的小的，擠得滿院皆是，簡直沒個插足處。

卡宛青從賈墨羽肩後望外一張，一見這等情景，也不由倒抽一口冷氣。

武、喬等人方才皆暗恨謝千萼口舌輕薄，屢次出言譏刺，這時一見她吃驚退後，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謝千萼被他們笑得惱羞成怒，颼的從腰間拔出雙劍，怒道：「你們當這些毒蟲就能駭退我麼？別做夢啦。」說着便待縱身躍出。

武三丈搖手道：「不必，這些金蝎大約也祇想瞻仰一下謝女俠的風采，並無惡意，不信諸位祇管隨兄弟來吧，敢保決傷不了諸位一根毛髮。」

說罷挺身前行。說也奇怪，那些金蝎一見他走來，俱都爭先恐後的向兩旁避讓，猶如波分浪裂一般，片刻之間，已讓出一條通道。

衆人隨着武三丈從蝎陣中經過，雖然明知毫無危險，但那千千萬萬的金蝎，搖頭吐舌，單看這股聲勢也就端的驚人了。

七俠隨着武三丈、達士雄、喬明山等人走出院落，但見當中一座殿宇，坐北朝南，階上站了數十名教徒，武三丈擧手道：「教主在內，請諸位進去相見。」

七俠之中，夏靈風、甘季英、柳溪山以及謝氏兄妹，大抵皆與吳文鳳見過一面，唯有賈墨羽、卡宛青兩人素未見過。心裡想道：這吳文鳳威震天南，不知是如何凶惡的人物。衆人一走入大殿，祇見十餘人肅立兩旁，當中一塊大理石雕刻成的座椅上鋪着虎皮褥，上面坐着一個枯瘦老兒，見了衆人，滿面堆笑的立起身來，含笑拱手道：「今日羣俠大駕降臨，不勝榮寵，還望恕過失迎之罪。」

夏靈風趕忙稽首道：「晚輩等趨謁來遲，教主恕罪則個。」

賈、卡二人方才明白，原來這枯瘦老者便是通天教主吳文鳳，這老兒人不出衆貌不驚人，料不到竟有膽擅闖華山，奪去三十六天罡總樞，眞有些令人不相信。

這時吳文鳳已離座走了下來，笑道：「賈道長太客氣了，這稱呼上我是不敢當的。」說着目光落在賈、卡二人身上，臉上微露詫異之色，夏靈風便道：「二位師妹，快來見過吳教主。」

賈、卡二人皆合掌爲禮，吳文鳳略一拱手，轉面問夏靈風道：「這二位是誰？」

吳文鳳儼如王侯

夏靈風道：「此乃貧道師叔青靈師太門下，二師妹賈墨羽、四師妹卡宛青兩人。」

吳文鳳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江湖上盛讚青靈四女，想必有兩位在內了，還有兩位爲何不來？」

賈墨羽道：「大師姐不曾南下，三師妹則因臨時有事，不克趨謁，教主恕過。」

吳文鳳搖手道：「不必客氣。」又道：「我聽說有一位姓沈的，功夫十分了得，這人是賈道友的師姐還是師妹？」

賈墨羽笑道：「晚輩大師姐姓沈，不知教主說的是不是她？」

吳文鳳笑道：「大約就是她了，上次我上華山一行，因知令師一向不與武林中人往還，故此未便驚動，異日賈道友會見尊師的時節，代我致意吧。」

賈墨羽連稱不敢，這時已有人搬來七張鋪着紅錦坐褥的椅子，放在賓位上，吳文鳳肅客就坐，衆人謙遜一陣，依次坐了，乃是推夏靈風爲首，依次是賈墨羽、卡宛青。甘季英反而坐在卡宛青肩下，挨次是謝氏兄妹和柳溪山。

衆人坐定之後，吳文鳳便回顧左右道：「你們也來見見中原武林的高人。」

衆弟子聞言皆走了過來，吳文鳳指着一人道：「這是我大徒弟鐵玉谷。」

賈墨羽等也久聞鐵玉谷名頭，這時一仔細打量，見他生得五短身材，眉宇之間却頗具英氣。鐵玉谷上前對羣俠作了個羅圈揖，便退了下來。

接着達士雄、武三丈、嶺沛、突瑪、徐杰、趙亮節、喬明山等一一過來見禮，這八人連已死的關清河，共稱金蝎教九大弟子。

衆人見禮之後，仍然分兩旁侍立，吳文鳳指着達士雄對賈墨羽道：「聽我這二徒弟回來說起，我們門下八弟子關清河是死在令師妹張靈芸手中，這話可實在麼？」

賈墨羽慨然應道：「不錯。」

吳文鳳點頭道：「他自己功夫不高，死不足惜，倒是這張靈芸異日我想見見她。」

賈墨羽暗忖道：「偏生張靈芸今次沒有同來，這老怪或會錯意驚懼於他哩！」當下笑道：「今日敝師妹因另外有事，改日晚輩與她專程來晋謁教主。」

吳文鳳笑道：「這却不敢當，日後有機會時再見吧！」說着：掉頭對夏靈風道：「諸位來意我已猜到，自然仍是爲那幾本書的事了。」

夏靈風躬身陪笑道：「教主明鑒，此書本爲崑崙至寶，目下不過暫時由敝派保管而已，如今被教主借去，我們實在擔當不起。」

吳文鳳笑道：「夏道友這話差了，當年徐霜眉將此書分贈各派，原爲破除門戶陋習，使武學得以發揚光大，但玄門各派却將此書視爲一己私物，秘而不宣，和徐霜眉原意背道而馳。故此我意欲將此書內容昭示天下武林後輩，竟徐霜眉生前未了之願，想來也沒有甚麼使不得吧？」

旁邊甘季英聽得一肚子火，暗罵：這老怪好一篇大道理，便是將此書公諸於世，也不該由你金蝎教來處理。

夏靈風聽罷之後，仍然和顏悅色的笑道：「教主既有此意，便該知會天下武林各派，開會商議，方是正理，奈何私闖華山？此擧在情理上似乎有些說不過去。」

吳文鳳笑顧左右道：「你們聽見麼，夏道長指摘我們不該擅闖太乙宮呢？」

夏靈風連稱：「不敢。」

吳文鳳又道：「夏道長既爲赤靈道長座前首徒，大約也該知道自徐霜眉死後，玄門各派爲了爭奪這一部奇書，曾爭鬥過不下數十百次，貴派亦不例外。此擧已足以說明我如好說好講，令師萬萬不肯答允，故此唯有出諸劫奪一途了。而且還有一說，昔人有言：有德者居之，無德者失之，江山尚且如此，何況這天罡三十六參總樞？」

說到這裡，夏靈風臉上變色，問道：「教主之意，是說這奇書是應該武藝高强者得之，武藝弱者失之，是也不是？」

吳文鳳笑道：「不錯，正是此意。」

夏靈風聽他强詞奪理，再也忍耐不得，便起立打了個稽首道：「既是如此，我們恭聽教主吩咐便是。」

吳文鳳搖手道：「夏道友且稍安毋躁，今日既然諸位移玉到來，少不得要還你們一個明白，且請坐下，聽我一言。」

夏靈風祇得權且捺住怒氣坐下。吳文鳳伸出四個指頭道：「我有四個辦法，二文二武，由諸位自決。」

夏靈風素性不願惹事，現在聽說吳文鳳願用「文」的方法解決，在他是求之不得，怒氣也就稍解，便問道：「敢問教主，文是何意，武作何解？」

吳文鳳笑道：「我方才說過，我奪此書原意，乃是純爲光大武學着想，決非爲一己之私。頭一個辦法，是由貴派出面，遍請天下武林人士來到雲南，那時我當着衆人將此書交還夏道友，以顯我吳文鳳大公無私，夏道友看這辦法可行麼？」

夏靈風心裡暗罵：這老怪太過狡猾，這種辦法掃盡我華山派臉皮尚在其次，想這天下武林各大派，散處各處名山，一時之間豈能聚齊，便是分頭邀請，少說也須一年以上的時光，那時他早將書中秘奧揣摩熟了，別的還不打緊，如若他將六陰、六絕，兩種掌法練成，誰還制服得了他？何況武林派別甚多，請來這一個，又缺了那一個，是極容易藉口推托的，我可不上他這個當。便道：「這怕不大容易辦到，敢問其次。」

吳文鳳嘆息一聲道：「我祇說夏道友是開明之人，可以與我合作，共同完成徐霜眉遺志，不料夏道友却諸多推托，令我一片熱誠頓時冰結。」

這時夏靈風表面不動聲色，心中已是怒極，暗想：那徐霜眉乃女中豪傑，豈是你這口是心非的老怪所能比得的？

吳文鳳故意黯然道：「自來獨人難以成事，獨木不能成林，如今我已心灰，這天罡三十六參總樞我也不想要了，祇好送還原主吧！」

衆人聽了都是一驚，夏靈風幾乎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朶，吳文鳳能如此慷慨，這比虎不傷人還要難得，一時間竟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吳文鳳冷笑一聲，說道：「雖說這十二卷書，我可以交還原主，但却不是還給華山派。」

夏靈風一聽這話大有文章，便忙道：「晚輩不明此意，還望教主明示。」

吳文鳳道：「我想這天罡三十六參總樞既爲崑崙派鎭山之寶，那麼，我這十二卷書自然也應該還給崑崙派方爲正理，如今之計，或由夏道友邀集崑崙派中人前來取回，或由我派人送繳崑崙，均無不可，夏道友以爲如何？」

吳文鳳這幾句話不啻將華山派對這十二卷書所有權一筆勾銷，夏靈風涵養再好，也有些按捺不住，也冷笑道：「吳教主此擧，置敝派於何地耶？敢問武取之法又如何？」

夏靈風此語一出，殿內空氣頓形緊張。吳文鳳二目一睜，兩

道利劍似的目光射在夏靈風臉上，忽然縱聲一陣狂笑，似覺屋瓦皆震。

吳文鳳止住笑聲，對夏靈風道：「我方才說過，武取之法有二，一緩一急，丁卯年泰山試劍，誰的武功最高，我便將此書贈他。」說着用手向七俠一指，笑道：「在座諸君那時皆有機會獲得此書，自古道寶劍贈烈士，紅粉贈佳人，天下武功第一奇書，自然也應當歸天下第一英雄所有才是，你們說我這辦法公道不公道呢？」

他看夏靈風等人臉色似仍不快，便又笑道：「我這是獎掖後輩，丁卯年泰山試劍，我可是不參與的。」

衆人見他所提之法，無一不是有意爲難，但又故意撇清，裝出一派大公無私樣子，都覺這老兒委實可惡，甘季英便冷冷地道：「那麼在泰山試劍之前，這十二卷書自然歸金蝎教保管了。」

吳文鳳對甘季英臉上注視半晌，方笑道：「我處處俱是替天下武學後輩打算，諸君却無處不打小算盤，這還如何商議得下去呢？既然這樣，還是請夏道友提出辦法來吧，我是無不從命。」

夏靈風稽首道：「晚輩不敢，適才吳教主說過：武取之法有二，一緩一急，祇不知道這急的方式又如何？」

吳文鳳笑道：「這急的方式很簡單了，當初我怎樣將這十二卷奇書從太乙宮請來，你們也照樣取回便是，就別再多費唇舌啦！」

夏靈風也明知多說無益，便慨然道：「既是教主有命，晚輩們自不敢辭，雖然明知卵石相擊，也祇好遵命一試了。」

吳文鳳笑道：「夏道友何必太謙，諸位爲玄門正宗，出自高人門下，豈能與我這幾手三腳貓的功夫相提並論？我因諸位皆固執己見，不肯讓步，萬不得已才提出這個辦法，實在是太不自量力。以我區區金蝎教來對抗各大劍派聯合之勢，實不啻螳臂擋車，但我爲天下武學後輩請命，也說不得了。」

夏靈風明知自己說他不過，也不願多費唇舌，便道：「那麼便請吳教主賜示日期，我們好登門求教。」

吳文鳳臉上陰陰一笑，說道：「我這芝雲洞乃是一條獨路，況且機關密佈，諸位武功縱然精絕，要想攻進洞來，祇怕也不大容易。我吳文鳳一向光明磊落，可不會做這種欺世騙人的勾當。」

霸佔經書假撇清

羣俠一聽，便知還有下文，俱都沉默不語，吳文鳳沉吟一陣，又道：「離此不遠，有一石林，諸位知道麼？」

謝春雷道：「晚輩知道。」

吳文鳳點頭道：「知道便好，石林當中有一亭，三日後的正午時份，我將這十二卷書供在亭內，諸位祇要能入此亭，便將此書取去如何？」

夏靈風暗忖，這芝雲洞果然祇有一條甬道，黑暗異常，假如其中尚有埋伏，要想破洞而入，果然不易，這後洞雖然與外界相通，但四壁削立，何止千丈，上下也十分困難，那石林雖未去過，想來形勢斷斷不及芝雲洞險峻。但吳文鳳這老兒十分狡猾，按理決不會叫對方捨難求易，此理有些難明，想到此處，不免有點沉吟不決，便拿眼去看謝春雷。

謝春雷也猜到夏靈風之意，便微微點頭，以目示意。

夏靈風便勉强笑道：「多蒙吳教主美意，晚輩們一概遵命就是，此外晚輩還有一事相求，祇是不好啓齒。」

吳文鳳大笑道：「這是甚麼話？咱們彼此皆武林中人，雖說爲了這十二卷奇書，弄得有些不愉快，但這也是彼此見仁見智，各有不同而已，那沒有甚麼，夏道友有話但說無妨。」

夏靈風笑道：「既是教主如此慷慨，晚輩祇好直言了。」說着用手向賈墨羽一指道：「晚輩師叔青靈師太門下，有一姓袁的小師妹，被貴教金蝎所傷，可否請吳教主開恩賜予解藥？晚輩感激不盡。」說罷站起身來，施了一禮。

賈墨羽、卡宛青也站起身來，吳文鳳忙伸手道：「諸位請坐，這事易辦。」回頭對武三丈道：「三丈，這幾位的話聽見了麼？快去將解藥取來。」

武三丈見吳文鳳說話之時連使眼色，已早明白師父之意，便陪笑道：「啊呀，眞是不巧，解蝎毒的金蜂神丹剛好用完，如今正在配製中，大約明兒早上才能使用哩。」

羣俠明知武三丈藉詞推托，俱極爲不快，夏靈風道：「那麼晚輩們另外再想別的辦法就是。」說罷便站起身來，其餘衆人也紛紛起立告辭。

吳文鳳忙伸手道：「且慢！」回頭對武三丈道：「你將萬金拔毒散取一盒來。」

武三丈答應一聲，急步而去。少時取來一個小盒。吳文鳳接過手來，遞給夏靈風道：「此物雖不如金蜂神丹那麼靈效，但也可去金蝎巨毒，夏道友將此藥替令師妹每日敷擦，大約兩月光景，也可痊癒了。」

夏靈風接過手來，稽首稱謝。吳文鳳親自將衆人送出殿來，笑道：「今日諸位駕臨，不勝榮寵，刻下小徒皮肉還被囚在謝大俠府上，他祇是一個小孩子，還望衆位不要爲難他。」

賈墨羽素性直爽，聞言便道：「教主放心，我們回去將令徒釋放便是。」

吳文鳳笑道：「如此足感盛情。諸位慢走，我可不遠送了。」

衆人正說話間，忽聽後院响起一陣吆喝斥駡之聲，衆人正自一怔，祇見兩條人影從屋脊上直竄過來。

賈墨羽等人看得明白，前面那人正是先前所見的灰色怪影，後面追的却是妙香居士房集票。

那灰衣怪客身法極快，一到院落，便翻身向峭壁脚下撲去，眞可說疾似流星。

武三丈大喝一聲，左手一揚，一把金針朝那怪影背後打去，誰知那怪影就如背後長了眼睛一般，但見他突然躍起三丈高下，那一把金針皆從他脚下過去。就在這一瞬間，房集票已然追到，呼的一掌朝那怪影背心擊去。那怪影聽見背後掌帶勁風，倏的掉過身來，以掌相迎，祇聽「彭」的一聲巨響，房集票慘叫一聲，身體就如斷線風箏一般直飛過來。

這時衆人祇見眼前一晃，一人飛身躍出，待房集票身體落下時，那人已將他托住，輕輕放下，衆人看時，原來這人正是通天教主吳文鳳。他這一躍之勢，時間位置算得恰到好處。剛好搶到房集票落下之處，否則房集票此時已經受傷，縱使不致跌傷筋骨，也必定弄得狼狽不堪。

須知「蒼山三老」皆以「大力金鷹爪」馳譽武林，房集票掌法上的造詣雖不及靈鷲和玉局二人，但也非比尋常，如與來人相鬥，按理也不致如此輕易落敗。其奈房集票這一掌打出，乃是用足十成力量。偏生對方也運足力量還擊。兩掌相擊，較的是掌力，却不是武藝，房集票內功不及那灰衣怪客，自然一招便已分出勝敗來了。

且說那灰衣怪客一掌將房集票擊傷，便翻身撲到峭壁脚下，也不見他怎樣運勁作勢，身體突然平空拔出四丈高下，雙掌一伸，貼着石壁，跟着換掌移身，一直向上游去，其勢極快，待吳文鳳將房集票放下時，那灰衣怪客已離地有十餘丈了。

此時不但吳文鳳門下衆弟子撟舌難下，便是夏靈風、謝春雷等也相顧駭然，這人武功如此精絕，不知是甚等人物。

吳文鳳叫道：「敢問來者是哪一派高人？可否留下大號，吳某日後也好趨謁。」

那人猶如不曾聽見一般，祇顧以極矯夭的身法貼着石壁向上游去。吳文鳳自忖沒有這一份功夫，祇得眼睜睜的望着他越爬越高，却毫無辦法。再一看夏靈風等人臉上神色，便知這人與他們毫無關係，祇得勉强解嘲道：「夏道友，可知昔人有言，謾藏誨盜，眞是一點也不錯，看來這十二卷書還眞要替我惹來不少麻煩哩。」

夏靈風祇得含糊答應，衆人辭了吳文鳳，鐵玉谷、武三丈等人一直送出洞外，方才分手。

回程途中，衆人談論起那灰衣怪客之事，都猜不透這人是哪一派的高手。謝千蕚便道：「這人先到我們家裏窺探，然後又在芝雲洞裏出現，祇怕是衝着這十二卷奇書而來。」

夏靈風道：「這是再無可疑的。武當天台的幾位長老我都熟悉，這人看來都不像，或者是西域崑崙來的高手也未可知。」又嘆息道：「今日我方信武學一道無止境，看了這人武功，貧道眞愧提武藝二字。」

卡宛青忽然心中一動，扯一扯賈墨羽衣襟，兩人故意落後一步，卡宛青低聲道：「二師姐，祇怕是大師姐到了。」

賈墨羽一怔，便又搖頭道：「大師姐怎麼會來？我看不會是她。」

兩人爲了怕引起衆人疑心，不敢再多說下去。一行人來到謝家，謝蕊珠迎了出來。謝千蕚便問道：「張家姊姊呢？」

（未完・十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情劍

慕容美・文　明謙・圖



上文提要： 夏紅雲向文東玉說明文痴與胭脂魔王結樑子的經過，且說錯在文痴，但文東玉聽了持相反意見……二人到正陽，夏紅雲去找人打探消息，文東玉閒逛時猜燈謎得了支宮花，也遇到一名青衣俊逸人物，原來她是女扮男裝的素衣仙子上官蘭……翌日，二人到了「金湯堡」，見許多人被摒諸於堡外，原因是沒請帖，夏紅雲憑芙蓉令進去，文東玉被……

鬼爪抓魂手忙說道：「依你呢？」

文東玉緩緩說道：「依我……輸的人在一年之中得受勝利者指揮，說東就東，說西是西，只要不是叫對方去赴死，輸的人都得服從！」

鬼爪抓魂手大喜道：「眞的？」

文東玉伸出一掌，淡淡說道：「因爲你說得太玄，聽來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鬼爪抓魂手似怕文東玉反悔，急忙出掌一擊，促聲道：「好，好……」

文東玉道：「一言爲定！」

＊　＊　＊

金湯堡大廳中，一再拖延的武會終於開始……

與會者計有：「胭脂魔王」花雲秋、「鬼爪抓魂手」丑義鳴、瀟湘三奇：「酒癡」晁海、「寶癡」商帛、「文癡」余敖，辛立、夏紅雲、上官蘭、文東玉以及主人金湯堡堡主翻雲龍狄建義！

四名年輕人之中，「快刀」辛立代表「血屠夫」，「五月花」夏紅雲代表「芙蓉仙子」，「素衣仙女」上官蘭代表「飛花掌」，文東玉似乎也代表着某一個，與會者都有着一份默認，只有文東玉自己不知道他到底在代表着誰。

五行十三奇沒有到場的則有「天機道長」、「七巧仙姑」、「九疑一絕」和「流星拳」等數人。

會場上連主人金湯堡堡主在內合計是十人。

這時，九名受邀者成半圓形坐着，彼此之間的座位距離都很遠，主人金湯堡堡主則站在對面一隻小木台上。

金湯堡堡主翻雲龍狄建義是個身材中等的中年人，四十出頭一點，長方臉，鷹鈎鼻，臉色發黃，似乎剛剛生過一場大病似的。

會議開始了，聽中一片死寂，金湯堡堡主目光四下一掃，清清喉嚨，緩緩發話道：「狄某人首先交代：因戒於雲鶴山莊莊主胡大海前車之鑒，這一次，狄某人將另外那片竹簡收藏得相當嚴密，狄某人縱然在會議進行期中遭遇不測，相信那片竹簡也不會落在任何人之手……」

好精明，好老練！就憑這短短幾句話，便可看出這位金湯堡堡主在武林中雖無驚人的地位和名氣，却似乎也並不是一個好纏的人物。這時，金湯堡堡主幾句

話一出口，胭脂魔王第一個微微頷首，意頗嘉許。

文東玉不住暗暗詫異，他心想：金谷寶藏圖另外一角怎會落入這位金湯堡堡主手中的呢？

金湯堡堡主頓了頓，從容接下去道：「底下，狄某人想說明的便是這片竹簡落入狄某人手中之來龍去脈，以及狄某人今天爲甚麼要將它公諸列位之前的原因。」

金湯堡堡主此言一出，大廳中更靜了！

細訴藏寶圖來歷

翻雲龍狄建義接着道：「遠在十數年前，雲鶴山莊莊主胡大海與狄某人本屬結盟兄弟，而這幅金谷寶藏圖，眞人面前不說假話，它就是我們在結盟期間以非常手段所取得的。之後狄某人因細故不爲同道上幾個朋友諒解，狄某人爲息事寧人計，曾跑去關外避了一段時期的風頭，沒想到，在狄某人再度返回中原時，財迷心竅的胡大海竟不念八拜之義，而向狄某人聲稱寶圖業已遺失，狄某人雖然心有所疑，但基於沒有憑據，也就只好姑妄信之。這樣，一直到去年春間，江湖上忽又傳出金谷藏寶圖的消息，狄某人先還以爲寶圖持有人可能就是那位盜竊者，詎知，一經打聽之下，寶圖原來仍在胡大海手裏！」

聽中有人發出一聲「他媽的」，顯然是在不滿雲鶴山莊莊主胡大海之爲人。

翻雲龍狄建義頓了一下，接下去道：「諸位想想看，在這種情形之下，狄某人這口氣如何能嚥得下去？於是，年前當諸位聚會雲鶴山莊之際，狄某人亦於當時易裝潛赴該莊附近，仗着對該處地形較一般人熟悉，終於在公佈最後一角寶圖的前夕，狄某人窺隙混入莊內……」

底下，翻雲龍狄建義就是不說，與會諸人也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翻雲龍狄建義繼續說道：「是的，殺死胡大海奪走最後一角寶圖，就是狄某人！今天，狄某人在述完這一段之後，願意就此先向瀟湘商老前輩表示萬分歉意，因爲聽說事後很多人都誤會是商老前輩所爲。」

寶癡商帛淡淡接口道：「只要得到實惠，誤會不誤會，小老兒倒是不怎麼在乎。」

眾人哈哈大笑。出言吐語，處處不脫財迷本色，可說正是這位寶癡的可愛處。

文東玉心想：是的，這是獲得最後一角寶圖的經過。可是，這位翻雲龍狄建義又爲甚麼一定要將它拿出來公開呢？

翻雲龍狄建義待眾人笑定，臉色一整，正容接下去道：「這次，狄某人聲明要將最後一角寶圖公諸列位之前，諸位口雖不言，相信諸位心中定有人要生懷疑：這種別人求之不得的至寶，人人都恨不能到手，怎麼翻雲龍狄建義這傢伙反而要將它交出來呢？」

翻雲龍狄建義此刻說的正是文東玉心中所想的，文東玉暗忖道：是啊，現在倒看你如何解釋？

翻雲龍狄建義臉色又是一整，沉聲道：「我們中國有句古語：『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雲鶴莊莊主胡大海之死便是一個最好的明證。這次狄某人自胡大海手中奪來這角寶圖，原屬一時意氣之爭，但事後細細想來，不禁深悔孟浪。不是麼？要是江湖上知道寶圖最後一角已落入我狄某人手中，我狄某人豈非連棺材板也釘不及？所以，狄某人思之再三，在毀之可惜，持之可懼的矛盾中總算想出一個兩全之策來。便是邀諸位來此，共同處理。而狄某人對交出這角寶圖僅有一個要求。」

翻雲龍狄建義說至此處，稍稍停頓了一下方才一字一字接下去說道：「諸位均屬當今武林中之泰斗人物，諸位一句話，當不下季子之諾，只要諸位點一點頭，狄某人馬上便將寶圖獻出！」

胭脂魔王花雲秋注目問道：「狄堡主要求何事？」

翻雲龍狄建義悽然一笑道：「不瞞花老前輩說，狄某人今天之所以隱來這座桐柏山中，便是因爲狄某人此身已如未僵之屍，僅比死人多着一口氣而已。那是……唉……不說也吧……既蒙花老前輩動問，狄某人只好實說了，狄某人的要求是：將來諸位進入金谷，狄某人甚麼都不要，只想分潤一顆『大還丹』！」

胭脂魔王詫然道：「這種要求一點也不過份，狄堡主怎不早說？」

正如胭脂魔王所說，金湯堡堡主此一要求的確是一點也不過份，眾人聽了，無不訝然，似乎

都與胭脂魔王有着同感。

翻雲龍狄建義枯黃的臉孔上立時現出一片欣悅之色，忙道：「那麼，花老前輩是第一個答應了？」

胭脂魔王點頭道：「是的，花某人是答應了！」

胭脂魔王說着，又環掃着其他諸人道：「諸位之中，還有誰有意見沒有？」

眾人搖頭表示沒有意見，翻雲龍狄建義大喜過望，高高一抱拳道：「謝謝諸位重諾，狄某人這就去拿那片竹簡進來！」

翻雲龍狄建義說完話，身子一轉，便自便門中向廳後走去。這時廳中坐在鬼爪抓魂手隣右的文東玉掉過臉來向鬼爪抓魂手輕聲打趣道：「你看人家襟懷多寬闊，眞爲閣下感到慚愧！」

鬼爪抓魂手嘻嘻一笑道：「眞的嗎？嘻嘻，如問我老人家的看法，我老人家敢說這傢伙根本就不是甚麼好東西！」

文東玉一楞，接着有氣道：「你怎可這樣信口黑白，說話一點責任不負？請問，你是根據那一點證明人家不是好東西？」

鬼爪抓魂手又是嘻嘻一笑道：「甚麼也不用根據，言甘必詐呀！」

文東玉氣得說不出話來，正想再說甚麼時，鬼爪抓魂手忽然搖搖頭，脖子一伸，低聲笑道：「這些都是題外文章，我們大可不必爲此鬧氣，倒是你小子別忘記了正經事要緊，啊，那小子就坐在你隔壁，趁此機會，你小子可以發動攻勢了！」

文東玉頭一擺，來個相應不理。

不一會，那位金湯堡堡主入而復出，手中捧着兩隻錦盒，身後跟着兩名堡丁。他先自上面錦盒中取出一片竹簡高高掛在廳壁上，然後再自下面錦盒取出一卷白紙片，吩咐那兩名堡丁逐一分給每人一份。

分發完畢，金湯堡堡主指着壁上那片竹簡說道：「這片竹簡便是原圖最後一角，已由狄某人模繪下十三份副本，現在副本已經分發諸位，就請諸位開始對原副件有無訛誤，以及這片竹簡的眞僞！」

懸掛竹簡之處距眾人座位雖有二三丈之遙，但現下廳中諸人均具超人目力，舉目所及，纖毫無遺，加以諸人中十之七八都已見過寶圖原件，是眞是僞，人人

文東玉眨着眼皮道：「甚麼事？」

不難一望而知，所以，眾人僅將副件拿在手中抬頭與壁上原簡稍稍對照了一下，接着便分別將紙圖摺起收入懷中。

金湯堡堡主翻雲龍狄建義等眾人收好紙圖，雙拳一抱道：「後廳已備下水酒數席，酒淡餚薄，不成意思，尚望諸位賞光！」

眾人自然不會擾他這一頓，酒癡晁海第一個站起來道：「謝謝堡主了，我酒鬼同丐幫趙老兒還有一個約會，準備先行告退，失儀之處，尚請海涵。」

其餘諸人也跟着紛紛起立，金湯堡堡主似知挽留不住，除了表示遺憾也未再予堅持。

酒癡剛剛走至大廳門口，胭脂魔王忽然從身後含笑喊道：「晁老大留步！」

酒癡轉過身來道：「花兄有何見教？」

胭脂魔王緩步踱了過來道：「金谷寶藏有限，今天得到原圖的計有九人之眾，在晁老大看來，是否會覺得參加的人數稍爲多了一點？」

酒癡臉色一變道：「人數的確多了點，花兄準備怎麼樣？」

胭脂魔王微微一笑道：「不才頗有退出之意。」

酒癡聽了不禁一呆，這眞是天大的新聞，胭脂魔王居然對金谷寶藏無動於衷？太不可思議了！

酒癡眨了眨眼皮道：「花兄……這意思……是否對這角寶圖之可靠性發生疑問？」

胭脂魔王含笑搖頭道：「非也。」

酒癡迷惑地道：「那麼……花兄打算……如何個退出法？」

胭脂魔王沉吟了一下抬頭道：「這樣好不好，假如花某人就此不聲不響的退出，外界定會滋生誤會，以爲花某人也許受了甚麼壓力，一旦傳開，可能不怎麼好聽。所以花某人思之再三，覺得最好的方式莫如由晁老大率同商、余兩位老弟與花某舉行一場友誼性質的印證，就以花某人之進退爲彩注，花某人穩不贏，蓋可預見，這樣花某人縱然退出，顏面也就十足了，因爲花某人輸在瀟湘三奇手中，並不算甚麼丟人的事。晁老大覺得這個主意怎麼樣？」

文東玉和夏紅雲的預測果然變成事實，胭脂魔王與文癡之間並未因寶圖之出現而將已往之一筆舊嫌就此將就過去。

花魔獨力鬥三奇

不過令人奇怪的是，大家都弄不懂胭脂魔王爲何要以這等方式挑戰？

文癡余敖在功力方面雖然要比胭脂魔王稍遜半籌，但彼此均爲五行十三奇中列名人物，論身份地位並無高下之分，假如胭脂魔王此刻來個開門見山，向文癡直接指名挑戰，以文癡之一身傲骨，縱然明知不敵，也勢必只有硬頂硬抗一途，而現在胭脂魔王竟然主動求以一對三，豈非怪事？

胭脂魔王此言一出，連酒癡晁海都覺得大感意外，閃霎着一雙醉迷眼，一時間竟不知如何接口才好。

站在一旁的寶癡商帛這時淡淡代答道：「這頭生意還接得，有道是恭敬不如從命，小老兒作主答應下來也就是了！」

怒容滿臉之文癡本想發作，現見寶癡話已出口，酒癡亦無其它表示，只好強忍着。

胭脂魔王笑吟吟地道：「外邊寬敞些，到外面廣場上去如何？」

寶癡點點頭笑道：「既然是『點菜吃飯』，我們自然只好『客隨主便』，一切都聽花當家的安排了！」

於是，寶癡走在最前面，接着是胭脂魔王、酒癡晁海、文癡余敖、「快刀」辛立、素衣仙女上官蘭、「五月花」夏紅雲、金湯堡堡主翻雲龍狄建義，文東玉和「鬼爪抓魂手」丑義鳴則遠遠掉在最後面。

按照原有的出廳順序，文東玉本來走在夏紅雲後面，鬼爪抓魂手在文東玉後面，主人金堡主則走在最後面。但是，當文東玉剛剛跨出大廳時，鬼爪抓魂手忽然在他身後輕輕拉了一把，於是，文東玉身子一側，讓主人金湯堡堡主走過去，而跟鬼爪抓魂手同時在大廳門口停留下來。

文東玉眨着眼皮道：「甚麼事？」

鬼爪抓魂手手陰陽眉一聳，輕聲怪笑道：「急甚麼？這場熱鬧既非三招兩式便可了結，同時雙方在動手之前勢必還要來段裏脚布式的開場白，就是再遲一點出去，不也照樣可以趕得上？」

文東玉皺眉道：「趕得上，趕不上，是另外一回事，我是問你有甚麼話要談，你閣下總不能說

留我下來是爲了陪你散步消遣吧？」

鬼爪抓魂手手引頸悄聲道：「我們之間的約定怎麼樣了？先前機會你不理，等會兒人跑掉，是算你輸，還是算我輸？」

文東玉不禁惱火道：「還以爲你有甚麼正經事要商量，原來仍是老一套，我只跟你打賭夏紅雲生氣不生氣的問題，誰跟你立約保證這場東道必須完成來着？」

鬼爪抓魂手因對這場東道有着必勝的把握，深恐文東玉藉故打消，當下忙陪笑道：「是……」

文東玉恨聲道：「花魔獨力鬥三奇，可說是武林中千古難逢的一場機會，假如被你躭誤了，不叫人恨你一輩子才怪！」

鬼爪抓魂手嗤之以鼻道：「算了，算了，賢侄，別再加以誇張渲染了，你再替這幾個傢伙捧場，我老人家說不定連昨天吃的東西都要還席啦！」

文東玉反唇相譏道：「你也是十三奇中的『一爪』，看的多懂的多，自然要將這場面看得一文不值了！」

鬼爪抓魂手仰臉一哂，道：「可以這麼說！這就當說部一樣，能夠預知其結局或演變過程的故事，本人一向不感興趣！」

文東玉道：「雖勝負已在意料中，但又何礙進行之精彩？同時這也是花魔自討苦吃，俗語說得好，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你在這兒說氣話又有甚麼用？聽你閣下口氣，就好像花魔吃虧，你閣下還難過似的，請問你閣下跟花魔的情感是打那方面建立起來？」

鬼爪抓魂手微微一呆道：「你說甚麼？」

文東玉道：「以一對三，花魔自討苦吃。」

鬼爪抓魂手烏豆眼一睜道：「你說『花魔自討苦吃』？你，就連你，這位斷腸簫後人，居然也不知道胭脂魔王的厲害，而以爲老色魔非三奇之敵？」

文東玉腦中一嗡，這一下是眞的聽呆了！

胭脂魔王竟有力降三奇之能，固然是聞所未聞。另外，他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父親原來就是「芙蓉仙子斷腸簫」中的「斷腸簫」！

好了，現在他終於在無意中對自己身世獲得一點端倪了！文東玉呆了片刻，不禁喃喃道：「眞是令人難以置信！」

鬼爪抓魂手忙說道：「要不要再賭一下？」

文東玉茫然道：「再賭甚麼？」

鬼爪抓魂手詫異道：「你不是不相信三奇會輸給花魔嗎？我賭花魔一定贏！」

文東玉想了想，毅然挺胸道：「好，賭就賭吧！」

鬼爪抓魂手大喜道：「賭注怎麼下？」

文東玉又想了一下道：「照前注加一倍如何？原來是輸方爲贏方服役一年，現在再賭一年怎麼樣？」

鬼爪抓魂手道：「那就是說，如果誰輸對方兩場，便爲對方服役兩年？」

文東玉點一點頭，道：「是的，如果一勝一負便算沖消。」

文東玉既不及鬼爪抓魂手對「花魔」和「三奇」了解深刻，他爲甚麼敢於接受這一場賭賽的呢？

原來文東玉另有他的一番估算！

第一，他和鬼爪抓魂手抱有同樣自信，相信自己一定能贏第一場。這樣，就算是第二場輸了，他也不損失甚麼。

第二，他根本不以爲瀟湘三奇以三對一的優勢還會輸給胭脂魔王！是的，他相信鬼爪抓魂手的判斷當非全無根據，不過他有他的看法。那天，在新蔡留香院樓上，花魔本已吃定文癡，結果，酒、寶二癡趕到，花魔立即見風轉舵，這是甚麼緣故呢？如果花魔有力敵三奇之能，那時的花魔爲甚麼要打退堂鼓？花魔的能耐難道是最近兩天剛剛焙煉出來的不成？

武功非吹氣球可比，他不相信神話！

同時，事後文癡不也這樣說過麼？「你們來的恰是時候，不

然……」這說明文癡確也自承一對一實非花魔之敵，但是，文癡的語氣很明顯：如易以三對一，不敵的就不是三奇之一方了！

鬼爪抓魂手的看法令人不敢不信，不過是因爲他是十三奇中人物，同樣的，瀟湘三奇又何嘗不是十三奇中人物？鬼爪抓魂手的看法都可以相信，瀟湘三奇的看法爲甚麼不能相信？

文東玉和鬼爪抓魂手賭約既成，便相偕往堡外走去。

走在通道上，鬼爪抓魂手又道：「老弟，人無信不立，咱們二次賭約都沒有見證人，到時候誰若輸了，可不許賴帳啊！」

文東玉輕輕一哼，未予置理。

這時，堡外廣場上，情形如鬼爪抓魂手所料，瀟湘三奇、胭脂魔王正爲印證之方式爭持不下。

瀟湘三奇礙於身份，希望一個一個來，輪流向胭脂魔王「請教」。胭脂魔王則堅持他們三兄弟一齊上，因爲他已「有言在先」！

廣場上數百名不得其門而入的武林人物，他們萬萬沒有想到，武會雖然無緣參予，結果却能目睹這麼一場名人之戰，也總算不虛此行了。因此，衆人在弄清是怎麼一回事之後，立將胭脂魔王與三奇四下裏層層圍定。

鬼爪抓魂手與文東玉走出堡門時，廣場上僅有三個人遠離人陣，沒有參加這場熱鬧。

三人是快刀辛立、五月花夏紅雲、素衣仙女上官蘭三個。

素衣仙女和五月花兩女不知在談些甚麼，有說有笑，狀至愉悅，快刀辛立則站在離二女三四丈處，表面上似在眼望遠山景色，但一雙滑溜溜的色眼却不時在二女身上打轉，大有饞涎欲滴之意。

鬼爪抓魂手烏豆眼一滾，追上一步，在文東玉耳邊低聲道：「上啊，小子，這是個好機會……」

文東玉點點頭，果然舉步向兩女存身之處走去，鬼爪抓魂手一雙陰陽眉上下飛跳，興奮得搔耳摸腮，手足沒個安排處。

他在肚裏快活地喊着：「哈哈，小子，這下你可上當啦，還有你這個可惡的雲丫頭，口舌刻薄，目無尊長，不讓你們這些小輩……」

鬼爪抓魂手正在暗暗得意之際，目光所及，忽然傻住了！

文東玉走過去，但見夏紅雲分別指着二人不知說了幾句甚麼話，似乎在爲二人介紹相識，接着，文東玉向素衣仙女也還了個淺淺的萬福，三人便聚在一起交談起來。

鬼爪抓魂手大爲詫異，他滿以爲夏紅雲那丫頭如果見到文東玉跟素衣仙女接近，百分之百準會吃醋撚酸，沒有想到，到頭來全然不是那麼一回事！這位武林怪傑又那裏知道，文東玉事實上早與夏紅雲在開會之後，暗中取得聯絡，先前夏紅雲和素衣仙女上官蘭兩個在低聲說笑，便是由前者向後者說明文東玉和鬼爪抓魂手打賭的經過，夏紅雲希望素衣仙女合作，好讓文東玉贏取這場東道。所謂終日打雁，結果却給雁啄了眼，便是這情形，鬼爪抓魂手自以爲老謀深算，想整兩個後輩，最後呢？陰溝裏翻船！

鬼爪陰溝裏翻船

鬼爪抓魂手着了兩個後輩的道兒，全無所知，這時，文東玉和素衣仙女愈談愈親密，五月花夏紅雲却向鬼爪抓魂手這邊走了過來。

五月花走近之後，含笑招呼道：「醜叔叔，你看三奇他們……」

鬼爪抓魂手這時那還有心腸去理那個麻煩事，當下烏豆眼一陣滾動，迎上去低聲說道：「雲丫頭，你怎麼這樣糊塗，姓文的這小子跟他老子一樣，面軟心慈，十足的一個多情種子，你丫頭如聽任他和蘭丫頭纏在一起，豈非自尋煩惱？」

夏紅雲淡淡地搖頭道：「醜叔叔有所不知，姪女兒已向家師許願，這輩子絕不嫁人，而蘭姊與他，恰好是天生一對，地設一雙，撮合之唯恐不及，又何來煩惱可言？依姪女之意，醜叔叔大可做個現成媒人，萬一成功，將來的美酒佳餚可說吃喝不完。他們雙方的背景，醜叔叔不是不知道，你說是嗎？醜叔叔？」

鬼爪抓魂手爲之啼笑皆非，僵在那裏，一時間竟不知如何措辭才好。

就在這時候，文東玉和素衣仙女似因夏紅雲之轉移也跟着向這邊走過來，文東玉走近之後，朝鬼爪抓魂手眼色一飛，含蓄地道：「如何？我們不過去看看嗎？」

鬼爪抓魂手無可奈何，祇好

答以雙關語道：「是的，我們也應該趕過去看看，咳，老實說，他們這一場拚鬥，在我丑某人，已經是愈來愈重要了。」

鬼爪抓魂手自以為這種雙關語祇有文東玉一個人懂，其實，上官蘭和夏紅雲聽了，沒有一個不在心底好笑，都在暗喊：「爪鬼，鬼爪，你閣下現在可說立於『不勝之地』。第二場贏了，扯平！萬一胭脂魔王失手，再輸一場，那二年的奴僕生涯也夠你這位鬼爪抓魂手悽慘的了！」

鬼爪抓魂手口中說着，第一個迫不及待的拉起文東玉向人叢中擠進去，文東玉輕聲笑道：「第二場輸贏尚未一定，咱們要不要講講條件？」

鬼爪抓魂手「嘿」了一聲道：「笑話！」

很明顯的，鬼爪抓魂手對胭脂魔王之能力克三奇，似乎充滿信心。

在文東玉情形恰恰相反。第一場，他有夏紅雲可資串通，贏來輕鬆之至。但是，現在的第二場就不同了，他僅能就情理判斷三奇不應該以三對一之優勢仍會輸給胭脂魔王，一定不會輸嗎？他沒有進一步的有力根據。

所以，文東玉這時乃予巧妙的試探道：「唷唷，你閣下似乎比胭脂魔王本人還有自信嘛！閣下要知道，世上事，有時相當難說，萬一，咳，請閣下考慮，我說的雖然是萬一，但並非全無可能，萬一胭脂魔王失手怎麼辦？」

鬼爪抓魂手起火道：「你小子別嚕嗦了，胭脂魔王輸，便是我醜鬼輸，不論輸在何種情形之下……小子你還有甚麼說的沒有？」

文東玉拿他沒有辦法，祇好聳聳肩胛道：「祇要你輸得口服心服，我當然無話可說。」

鬼爪抓魂手和文東玉二人擠到前面時，場子上胭脂魔王與瀟湘三奇業已兩陣對圓，三奇因胭脂魔王之一再堅持，均已大動肝火，最後，酒癡晃海朝「寶」、「文」兩癡恨恨一擺頭道：「『要臉』與『要命』兩者不可兼得，咱們兄弟捨『臉』而就要『命』就是了！」

於是，酒癡居中，寶癡在左，文癡在右，三癡成斂翼包抄之勢。分別凝神運氣，緩緩向胭脂魔王注目欺迫而上，一剎那間，滿場寂然，胭脂魔王也似乎深感三奇聯手之壓力非同小可，面容一整，微微後退。雙目中異光閃動，彷彿在察看三奇之虛實動靜，以便採取化解之道。

說時遲，那時快。三奇在胭脂魔王後退四五步之後，突然齊齊大喝一聲，六掌同發，三股掌風有如平地捲起之三道狂飆，分流合注，長河倒瀉般洶洶然淹向胭脂魔王，全場千百武林人物情不自禁地爆出一片喝采！

文東玉看了，大感快慰，他心想：胭脂魔王功力再高，畢竟是血肉之軀，如能以血肉之軀擋得住這等力足排山倒海之攻擊，那就眞的是神話了。

不意胭脂魔王先前尚有幾分戒懼之意，現見三奇招式發出，却反而如獲大赦般哈哈一笑道：「今日一會，方知瀟湘三奇果然名不虛傳……」

笑聲中，雙臂一攤，全身後仰，一條身軀藉三奇推來之掌風平地倒翻而起，人於半空中一個迴折，口發龍吟清嘯，突如掠空餓鷹般疾撲文癡余敖當頭，其勢如矢，令人目眩。

文東玉先聽胭脂魔王口氣，已然暗感不妙，嗣見他藉力騰身，空中轉折之靈巧自然，不由得駭呼脫口道：「休矣！」

詎知一語未畢，意外突然發生。

就在胭脂魔王雙掌業已臨文癡當頂的這一剎那，西北人叢中，陡然飛起一道藍虹，胭脂魔王一聲痛呼，眞氣消散，當空摔落。

這時，文癡余敖如欲收拾胭脂魔王一條性命，可說易如反掌，但是，文癡余敖不但未向胭脂魔王下手，這時反而大喝一聲，疾如流星般縱身向西北人叢中撲將過去。

就在文癡余敖一條身形於駭呼奔潰的人羣中行將撲落之際，第二件意外再度發生。

閒人四散趨避，行刺者屹立當地，可是，說也奇怪，文癡余敖在看清行刺者面目之後，一聲驚噫，竟然無法下手，身形藉虛一按之力，硬生生飄落一旁，口中同時訝然發問道：「是……是妳？」

這位行刺者你道是誰？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她竟是新蔡留香院那位紅得發紫的西施姑娘。

這時的西施姑娘雖然是一身文生裝束，但整個面目仍然保持着廬山本色，當下祇見她朝余敖淡淡一笑道：「很意外是不是？」

文癡楞了楞又道：「你行刺既

已得手，怎麼還呆在這裏不走？」

西施側臉反問道：「走到那兒去？」

文癡詫異道：「你若是胭脂魔王之敵，當不致暗施冷襲，否則，你等在這兒豈非自尋死路？」

西施悽然一笑道：「奴身本來就沒有打算活着離開，何懼之有？」

文癡完全迷糊了，喃喃道：「眞不懂你這是在……」

西施夷然接口道：「這也沒有甚麼難懂的，祇不過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縱然想走，也是徒勞，反不若等在這裏顯得大方些……」

文癡更加不懂了，眨眼道：「暗器一出手，掉頭就跑，在混亂之中，誰能攔得住你？」

西施苦笑道：「文大俠還以為奴家眞有一身武功是不是？老實說了吧，奴家練是練過幾天，不過，所有的成就都已經在剛才表現出來了，談跑，恐怕……說句不好聽的話，恐怕死得也許快些！」

文癡大奇說道：「練武功那有單練暗器一項的道理？」

西施微笑道：「為甚麼不可以？假如你目的祇在對付一個人，而別的武功就是練上一輩子也許仍舊不是對方的敵手，試問，多練又有何用？」

文癡期期地道：「你……你這麼一點年紀，跟……跟花雲秋能有甚麼恩怨？何況你原先又非武林中人？」

胭脂魔王中毒梭

西施冷冷一哼道：「你問問老賊自己吧！」

文癡惑然轉過頭去道：「花雲秋，你……你聽到沒有？」

西施剛才發出的，顯非等閒之暗器，這時的胭脂魔王雖已自地上爬起，但行動上却似乎仍有不便，他在文癡招呼之先，就已向文癡與西施站立之處一蹶一蹶的咬牙走過來，當下聽到文癡的問話，不禁止步抬頭，目注西施恨恨叱問道：「你賤人倒說說看，花某人與你究有何仇？」

西施玉容一寒，沉聲道：「姓花的，還記得十三年前你在冀北沈家莊做的好事嗎？」

胭脂魔王臉色一變，失聲道：「甚麼？原來你丫頭就是沈寡婦的……」胭脂魔王說至此處，似乎自覺失言，尾音一頓，倏而住口。

芳容鐵青的西施被胭脂魔王一言勾起辱母之恨，這時玉掌猛揚，竟又迎面朝胭脂魔王打出一支毒銀梭。

胭脂魔王說甚麼也沒有想到這位嬌弱的刺客手中竟然還有一支毒銀梭，一時托大，閃避無從，雖然讓開五官部位，但左肩却給擦破大片皮肉。這種淬毒銀梭若是打在普通人身上，如不及時敷上解藥，縱然能逃一死，也必難免局部殘廢之厄。可是，胭脂魔王中梭之後，僅僅上身一歪，微微皺了一下眉頭，就像普通人在無意中挨了顆石子一樣。

西施毒梭出手，兩條青色身形同時撲至。

搶身撲出者不是別人，正是五月花夏紅雲和素衣仙女上官蘭，兩女撲出之用意至為明顯，她們怕胭脂魔王老羞成怒要向西施下毒手。

兩女落地，雙雙擋在西施身前，神情均極緊張，胭脂魔王抬頭朝兩女勉強笑了笑道：「你們兩個丫頭慌張甚麼？以愚伯今天在武林中之身份，難道還眞的會跟她一般見識嗎？快點將她帶走吧，如果她繼續呆在這兒，一味的不知進退，那就難說了！」

夏紅雲和上官蘭聽得胭脂魔王如此說，忙不迭轉身將西施往一旁拉去道：「沈姑娘，我們走吧！」

西施在兩女挾護之下，依然掙扎着扭頭向胭脂魔王大罵道：「你這老賊少耍假仁假義，我沈碧貞一天不死，遲早總會找你老賊算帳，你老賊等着瞧好了。」

胭脂魔王裝做沒有聽到，轉身向文癡揚聲道：「怎麼啦？文兄，給這丫頭一打攪，情調全被破壞了是不是？假如文兄不反對，咱們改日重新再來如何？」

文癡冷冷答道：「悉隨尊便！」

胭脂魔王抱拳一拱道：「適才承蒙仗義出手，花某人僅此致謝！」

說畢，從容轉身出谷而去，一場石破天驚之會，沒有想到結果竟是如此突然而簡單。

鬼爪抓魂手瞪起一雙烏豆眼道：「你小子以為老色鬼眞的這樣好講話？哼，全是空頭人情，他根本就拿沈碧貞那妮子無可奈何！」

文東玉又是一呆道：「怎麼呢？」

鬼爪抓魂手「哼」了一聲道：「

沈碧貞這小妮子在鐵梭上所淬之毒顯爲四川唐家的『化魂汁』，這種化魂汁一旦進入人體之內，表面雖無化膿或潰爛之象，但毒性却比任何毒藥都强，祇要毒汁行遍人體全身三十六處大穴，任你是金剛再世，羅漢轉胎，也將回天乏術，老色鬼滿口說得好聽，其實他已是泥菩薩過江……你小子不瞧他走得那麼匆促麼?」

文東玉大感意外，怔了怔又道:「文癡余前輩看出這一點沒有?」

鬼爪抓魂手道:「余敖博覽羣書，尤精醫道，連唐家職掌焙煉部門的唐老七年前都曾爲了一帖古方上一味藥料的用量問題，親自由川入湘，登門求教，他會不會看出來，你去想想吧……」

文東玉止不住詫異道:「那麼……」文東玉祇說出兩個字便沒有說下去。剛才，胭脂魔王第一個下煞手的對象是文癡，但在他遭受暗算之後，文癡却第一個爲他奮身截捕兇手。這樣的人，還有甚麼可說的?

文東玉心想:胭脂魔王與三奇之間的這段恩怨，在當初，固然是文癡不好，不過，胭脂魔王應該了解三奇之爲人，尤其是文癡余敖，這種人常將生死置之度外，爭的是一個面子，像文癡先前這種爲義忘私的感人表現，便可說是個最好的例證，胭脂魔王將來如果仍然不能忘去他與三奇之間的這一段，那麼，花雲秋這個人就一點也不足爲奇了。

廣場上人已散去大半，鬼爪抓魂手回頭瞥及文東玉沉吟不語，不禁問道:「小子，你在想些甚麼?」

文東玉緩緩抬起頭來道:「我是在想……這二年時間，我應該如何利用才不顯得浪費。」

鬼爪抓魂手聽得跳起來道:「二年?」

文東玉慢條斯理地注目道:「你說呢?」

鬼爪抓魂手急得甚麼似的，嚷道:「第一場，我承認……算我倒霉……至於第二場，雙方尚未分出勝負，你小子憑甚麼算是我輸?」

文東玉反問道:「胭脂魔王的衣服怎麼破了?身上血是那兒來?他是今天的挑戰者，假如他還有作戰力量，他又爲甚麼委屈求去?」

鬼爪抓魂手忙道:「我當初是說……」

（未完・十）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

死亡織錦

魏力・文　洛文・圖

上文提要:木蘭花認眞地思索谷老頭子所說的話，她下的結論是可信，但那幅織錦與資料是怎麼回事?那個化裝成陳三的是誰呢……木蘭花跟踪柯一夢，見他被人用毒害死，木蘭花循踪追擊害死柯一夢之人，那人不但免脫且報案抓木蘭花，根據叙述知道是中年人，面目黝黑……木蘭花追不到那個中年人，根據案情，得出三個結論，但還有兩個問題懸而未決……

「印加帝國文物……」木蘭花自言自語着:「那麼在他身邊，應該有一個人的，這個人已經被撕去了，那個人是誰?」

「我也這樣以爲，可是張院長却說，在他的身邊是沒有人的，那張相片根本只是他一個人照的，並不是和別人的合照。」

木蘭花又順手拿起放大鏡看了才道:「張院長是在說謊。」

「說謊?」高翔不禁愕然。

的確，本市的博物院院長張伯謙博士是世界知名的學者，將這樣一個學者的名字和「說謊」兩字連在一起，那是難以想像的。

「他是在說謊。」木蘭花却十分肯定，「我相信他一看到這張照片，就立即知道他身邊的那個是甚麼人了，只不過他不肯說而已。」

「你何以如此的肯定呢?」高翔不能不表示懷疑。

「我當然有我的理由，兩個人合拍一張相片，通常兩個人都是站得十分近的，要在照片上剪去一個人，而不損及另一個人是十分困難的。我敢斷定，那張院長之外的另一個人，當時是穿着深色的衣服，你看，在張院長的身邊，還有些深色的邊緣，那就是另一個人了。」

高翔接過了照片仔細地看了一看，他不得不佩服木蘭花觀察的精細，他疑惑地抬起頭來，道:「可是他爲甚麼要說謊呢?」

「我也不知道，你這張相片既是從那幢古老大屋中得來的，我想多少有點關係，如今我正在致力尋找那個神秘人物……」木蘭花頓了一頓，心中忽然一動，「難道那神秘人物就是這個被剪去了的人?」

連木蘭花也想不出一個頭緒來，高翔自然也是一片惘然。兩人默默地相對着，穆秀珍却又在這時「蹬蹬蹬」地走下樓來，她已換了衣服，一下來就直衝大門口準備出去。

「秀珍，」木蘭花忙叫:「你到哪裏去?」

「我要去查兇手。」穆秀珍神氣活現地說。

「秀珍你先過來，那另一件凶案又是你發現的，你將詳細經過向我們說說。」木蘭花向她招着手柔聲地說。

穆秀珍又興奮了起來，她在高翔和木蘭花兩人的對面坐了下來，將她如何大着膽子上三樓檢查，那膽小的警員忽然看到聾啞

人的「魂魄」，她如何衝到門前去開槍，以及追拿兇手，被人當着是神經病患者等情形，與高采烈地講了一遍。

等到穆秀珍講完，高翔和木蘭花兩人互望了一眼，齊聲道：「這樣看來一定是他了。」

「誰？」穆秀珍急忙問。

「當然是那個假扮陳三的人了。」高翔答。

「呸，」穆秀珍撇了撇嘴：「那還用說麼，誰不知道是那個傢伙啊，可是那個傢伙又是甚麼人，你們可知道麼？可有綫索麼？」

「唉，」木蘭花嘆了一口氣：「我已幾乎可以將他捉住了，但結果還是給他走脫，我還是要設法和谷老爺子去見面……」

「我看不必了。」高翔搖頭道：「既如你所說這老頭子是被人利用的，那麼他在這一連串的事情中，看來十分重要，事實上却無足輕重！」

「話是不錯，但至少在他的口中，我們可以知道有可能利用他的，除了柯一夢之外，還有甚麼人，這就利便得多了。」

「可是，」高翔抬了頭來：「這個可憐的老人已經以爲自己的兒子得到了清白，如果他知道自己被利用的話，豈不是又要傷心？」

「你說得對。」木蘭花站了起來來回踱着，就在這時，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木蘭花拿起電話聽了一下，交給了高翔。「找你的。」

高翔拿過了電話，「嗯」地一聲，道：「怎麼樣，噢，是，我已經知道了，你們作了檢查……」他轉過頭來：「警方在查柯一夢的屍體。」

木蘭花點了點頭，高翔繼續聽着電話，突然他「啊」地一聲，道：「在死者的手中有一角織錦？是，很重要，小心保存。」

電話放下了電話，道：「死者的右手緊緊地握着，用了極大的氣力，才將他五隻手指拉了開來，而在他的手中握着一角織錦——我幾乎可以肯定，那織錦一定是博物院中失去的那一幅上撕下來，可能柯一夢在臨死之前和那個神秘人物爭奪過這一幅織錦。」

織錦問題傷腦筋

「唔！」木蘭花只是這樣地回答了一聲。

她整個人都沉浸在沉思之中，她已經想到過那幅南美洲印加帝國的織錦和一連串的怪事都牽連，但是却還沒有具體的證明，如今證明已經有了，如果不是這幅織錦和一連串的怪事有關的話，何以柯一夢的手中會緊握這幅織錦？

但是，雖然有了證明，事情還是茫無頭緒的。

高翔怔怔地望着木蘭花，好一會才道：「蘭花，你可有新的概念麼？難道眞的要將這一連串的事當作懸案？」

「當作懸案？」木蘭花喃喃自語，突然之間她心中一亮，道：「我看，谷老爺子和張院長兩人是相識的，你說有沒有可能？」

高翔不知道何以她忽然會問起這樣一句話來，而且這個問題他也有不知如何回答才好的感覺，是以他仍是怔怔地望着木蘭花。

木蘭花却像是發現了甚麼新大陸一樣來回地走着，道：「我記得谷老爺子曾經說，他不想到博物院中去，因爲他十分討厭博物院中的一個人，而聾啞人陳三能夠在博物院中做工，你不認爲這是谷老爺子介紹陳三去的麼？」

高翔越聽越是莫名其妙。

穆秀珍也瞪大着眼睛難以出聲。

「你們兩人曾經被谷老爺子拘留過，張院長也和你們在一起，是不是？」木蘭花俯身，一字一頓慢慢地問着。

「是，但我們是在離開那幢古老大屋時才見面的，在屋中的時候，我們並沒有見到他。」高翔將當時的事實講了出來。

「那就對了，張伯謙博士和谷老爺子原來是認識的，兩人之間可能還有過齟齬，總之是有過不十分愉快的經過就是了。」

「或許是，」高翔攤了攤手：「但是這又有甚麼關係呢？就算他們是相識的又如何呢？」

木蘭花也攤了攤手，道：「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但如今包圍在我們四周圍的，是無數謎團，我們必需抓住每一個可供抓住的線索，沿着這個線索找下去，可能找到一定的結果，也可能是一無所獲，但總不能放過任何一個線索！」

高翔苦笑了一下，木蘭花的話當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張院長和谷老爺子是不是相識這一點在高翔看來，却是絕無作用的。

木蘭花來回踱了幾步，又道

：「高翔你可以回去了，你去詳細研究柯一夢手中的那一角織錦，暫時別到博物院去。」

「蘭花姐，」穆秀珍搶着道：「不到博物院去，怎麼能查出這一連串怪事的來龍去脈來？」

木蘭花向高翔點頭示意，高翔即告辭。

高翔走了之後，木蘭花才在穆秀珍的肩頭之上輕輕一拍，道：「我要去見張院長，你在家裏等我的電話，我隨時都可能打電話回來的，你千萬不要亂走！你也疲倦了，還是休息的好。」

「不，我和你一起去。」

「你還敢到博物院去？你去一次博物院就出一次凶案，要是再給你發現一次凶案的話，高翔要懷疑你就是兇手了！」木蘭花打趣地說。

「他敢！」穆秀珍叫起來，彷彿是眞的一樣。

「好了，上樓去吧！我還要化裝，這件事只不過是一件動機不明的凶案而已，以後有更驚險的事，我再帶你一起去好了。」

穆秀珍的心中雖然不願，但是却也扭不過木蘭花，只得嘟着嘴悶聲不出，倒在床上却又故意睜大着眼睛表示她在生氣。

但是，二十分鐘後，當木蘭花化裝妥當之後，經過臥室之際，却發現穆秀珍早已睡着了。木蘭花輕輕地掩上了房門，撥動了門柄上的一個鈕掣，這樣，任何人只要一推這扇門的話，穆秀珍的床頭便會有一陣震盪將她震醒的，她就可以預防了。

木蘭花輕輕地下了樓出了大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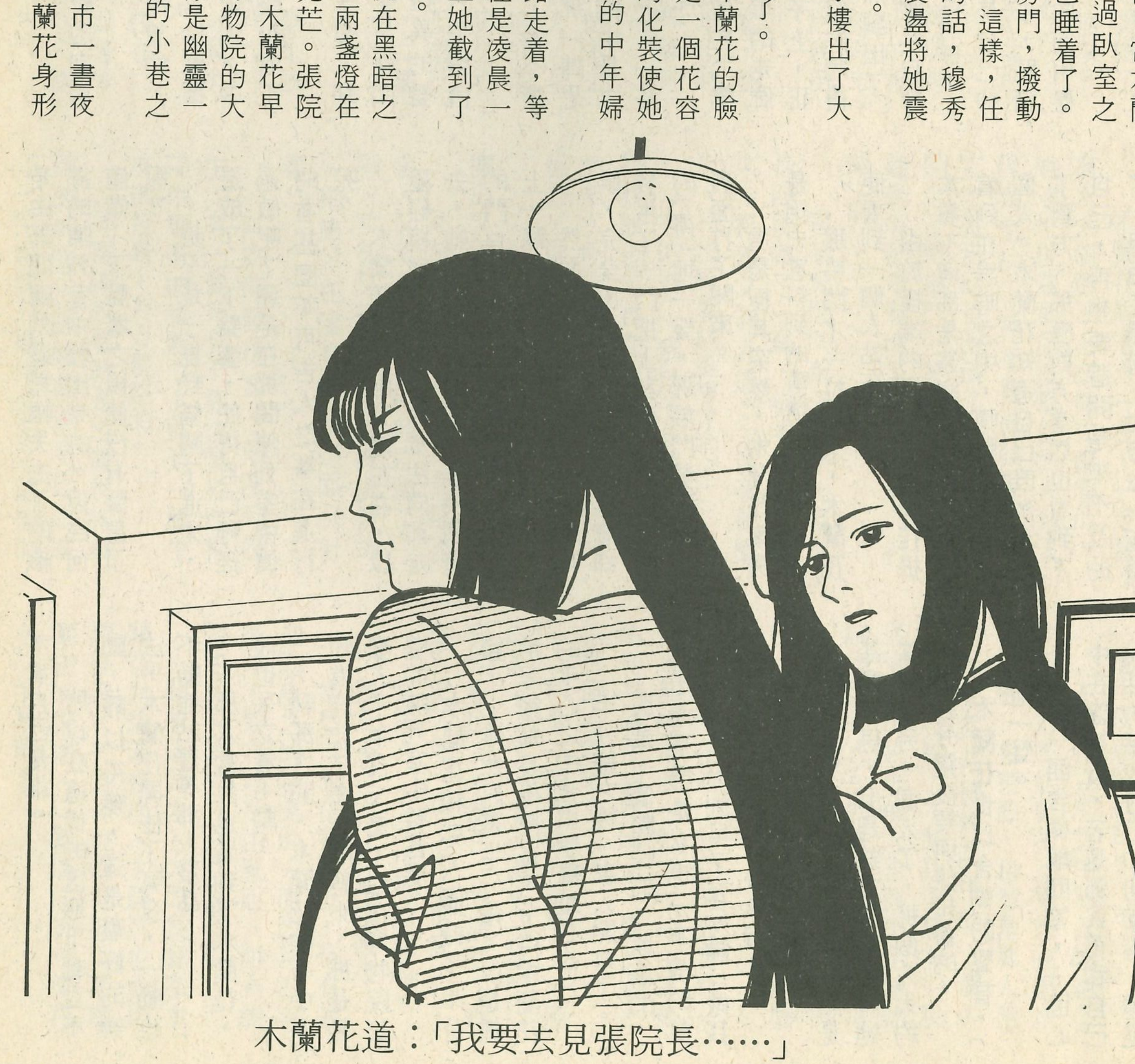
這時早已過了午夜了。

黯淡的街燈照在木蘭花的臉上，木蘭花這時已不是一個花容月貌的少女了，精妙的化裝使她變成了一個面目粗糙的中年婦人。

她急速地沿着公路走着，等到走到市區的時候已經是凌晨一時了，在市區的邊緣上她截到了一輛的士來到了博物院。

龐大古老的博物院在黑暗之中看來份外神秘，門口兩盞燈在黑暗中發出昏黃色的光芒。張院長是住在博物院中的，木蘭花早已打聽清楚了，她在博物院的大門口略停了一停，便像是幽靈一樣地閃進了博物院旁的小巷之中。

凌晨時分是一個城市一晝夜之中最靜的時候，當木蘭花身形



木蘭花道：「我要去見張院長……」

閃進了小巷中，向前走了十來步便抬頭向上看去。

博物院在靠小巷的一面有着不少窗子，但每一個窗子是黑沉沉地，木蘭花根據穆秀珍的叙述，抬頭向三樓的窗子瀏覽着。

她很快地就找到了聾啞人陳三房間的窗子，那是在水管旁邊的一個。木蘭花黃夜前來博物院的目的是想會見張院長。

她不想這次會見有任何人知道，是以她必需偷進博物院去，突然在張院長面前出現。聾啞人陳三已經死了，從他的房間中爬進去，那是保證可以不被人發覺的，所以她才在這個小巷之中，選定了這個窗口向上迅速地爬了上去。

窗子雖然上着栓，但木蘭花只是以極短的時間便輕輕地打開了窗子，躍了進去。

這是一間十分小的小房間。

房間中暗得可以，木蘭花才一躍進了房間便肯定房間中並沒有人，但是她却感到有一股極其陰森的氣氛籠罩着自己。

木蘭花想起這間房間中曾發現過死人，和房間外走廊上的那些古埃及的木乃伊，突然之間她的心中也生出了一股十分詭異的感覺來。

她停了一分鐘才輕輕地向前走去。

到了門旁，門是虛掩着的，因爲門鎖已在日間被穆秀珍擊壞了。她輕輕地拉開門，走廊之中一團漆黑，黑得幾乎甚麼也看不到。

然而在那幾具銅棺之旁，却又隱隱有幾點綠幽幽的光芒在閃爍着，雖然沒有一點怪異的聲音，這情形也不禁令人毛髮直豎。

木蘭花又停了一停，她不禁爲自己剛才心中興起的那一陣恐怖之感而覺得好笑，銅棺中是木乃伊，那麼在銅棺的附近有一些燐火，又有甚麼好怕的呢？

博物院員工的宿舍是在二樓的，木蘭花沿着漆也似黑的走廊向前走去，到了樓梯口子上，正準備向樓下走去之前，忽然聽得在一間陳列室中，突然發出了「啪」地一聲響！那一下聲響在寂靜的黑夜之中聽來，十分之清晰！

木蘭花知道那絕不是自己的幻覺，她陡地後退了一步，貼牆站定，循着聲響的來源向前用盡目力地仔細看去。

她可以斷定那一下聲響，正是由那間陳列過那幅失去了的織錦的陳列室中發出來的，但爲何僅僅一下聲響之後便沒有聲息了呢？

是不是一隻野貓闖了進來，造成了一下聲響，使得自己神經過敏呢？還是在那間陳列室中眞的有甚麼不可告人之事在進行呢？

木蘭花停了兩分鐘左右，以極輕極輕，貓一樣的步法向前走去，她本來是準備來到了陳列室的門口，將耳朵貼在門上仔細聽上一聽的。

然而，當她來到了門前的時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却發生了，門把上發出了極其輕微的「得」地一聲，那扇門竟被人從裏面打了開來。

這是極其突然，木蘭花事先是絕未意料到的事情！

那扇門才一拉開來，木蘭花便看到一個人站在門口。

由於極端的黑暗，木蘭花根本看不清那是甚麼人，她只不過看到在黑暗之中，朦朧地站着一個人。木蘭花知道自己既然看到了對方，那麼對方當然也看到了自己，再想要避開是來不及的了，但由於黑暗，對方也一定看不清自己是誰。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下凝立不動，靜以待變，這是最好的辦法，木蘭花屏住了氣息，一動也不動地站着等那人發話。

那人當然也看到了木蘭花，他也呆立着不動。

刹那之間，木蘭花的心中不知道泛起了多少問題來，那是甚麼人？半夜三更，他在博物院三樓的陳列室中幹甚麼？

木蘭花和那人僵持了半分鐘——雖然只是半分鐘，但是這半分鐘却長得出奇，令得木蘭花的手心之中也濕膩膩地在出汗。

半分鐘之後，那人開口了。

那是一個黯啞的，低沉的，幾乎連是男是女也分不清的聲音，道：「你來早了五分鐘，做我們這一行，是不能心急的。」

木蘭花心中暗鬆了一口氣。

她雖然仍不明白對方的話是甚麼意思，但是對方却顯然將她當成了另一個人了，那個人大約是在五分鐘後要與他相會的。

木蘭花也以含糊的聲音，「嗯」地一聲。

她一面含糊地回答，一面心中在盤算着，若是那人再和自己說話的話，自己如何回答，還是

出其不意地將那人擊倒再說。

神秘人暗中遇襲

她正在猶豫着，那人又開了口，道：「東西在老地方，你去取吧！」那人一面說，一面已經向前走來，身子竟在木蘭花的身旁擦過。

在那一瞬間，木蘭花心中的思潮起伏也已到了極點！

她這時可以輕而易舉地將那人擊倒，是不是應該那樣做呢？還是聽憑那個人離去，等待五分鐘後，另一個人到來再來發難呢？

是眼前這個人重要呢？還是五分鐘之後要來的那個人重要呢，自己大可以先擊倒了這人，再靜靜地等候另一個人，這樣是不是行得通呢？

那人在木蘭花身邊走過，只不過是一兩秒鐘之間的事，木蘭花實在沒有可能多作考慮，而她心中，已然可以肯定那個在黑暗中突然出現的怪客，一定和連串怪事有着密切的關係，若是放他離去，只怕以後再也沒有和他相見的機會了。

姑勿論他是不是那個假扮陳三的神秘客，還是先將他擒住了再說！是以木蘭花連忙一縮手，手肘重重地撞在那人的背心。

那人「哼」地一聲，身子猛地向前跌出了半步。

木蘭花旋風也似地轉過身來，重重地一彎，劈在那人的後頸之上，那人第二下呻吟聲還未曾發出來，「咕咚」一聲便已跌倒在地上了。

木蘭花知道自己這一掌，至少可以使得那傢伙昏過去半小時左右，她把那人拖進了那陳列室，她又耐着性子等着。

然而，她立即知道那個本來應該在五分鐘之後出現的人，是不會再出現的了。因爲二樓的電燈突然亮了，那顯然是木蘭花剛才擊倒那人時所發出來的聲音已經驚動了二樓的人，同時，二樓有好幾個人的呼喝聲傳了上來：上面是甚麼人？

那幾個人的呼喝聲，聽來雖然粗壯，但木蘭花却也聽得出呼喝的人聲音之中，帶着十分驚恐的味道，聲音有一點發顫。

發出喝問聲的當然是住在二樓員工宿舍中的人了，緊接着木蘭花又聽到二樓人聲鼎沸，七嘴八舌，講話的人越來越多了。

木蘭花知道人一多，一定會有人大着膽子上三樓來察看的，她連忙拉着那個被擊昏的人到了陳列室的一角不易被發現的地方，她自己也隱藏了起來。同時關上了那扇門。果然，不多久便聽到有腳步聲傳了上來，有人打開了門。

電筒光閃閃射了進來，但只是隨便轉了一轉，根本沒有人進來，接着又有人道：「沒有甚麼人，只怕野貓跳進來了吧！」

有的道：「別搞了，明天起，殺我頭也不再在這裏住了，鬼裏鬼氣，剛才明明聽到有人叫喚的聲音，你說是野貓，那誰信？」

人聲又迅速地下了二樓，三樓上又回復寂靜。

木蘭花唯恐那人突然醒過來，又重重地在他的頭部踢了一脚，然後又打亮了她隨身携帶的小電筒，在陳列室中四面照射着。

她立即發現在一個陳列櫃中，有一個完全不應該屬於博物院中應有的東西——那是一個牛皮紙包裹，方方整整的。

那個陳列櫃就是放置那幅織錦的那個，那幅織錦早已不在了，空的陳列櫃中却多了這樣的一個牛皮紙的紙包。

木蘭花立即想到那人的話：幹這一行不能緊張；東西在老地方。那一包東西，自然是那人帶來，要寄給博物院中的一個人了。這時候，木蘭花不禁有一點後悔，因爲那個人自然不是博物院內部的人。如果自己放過了這一個人的話，那就可以知道博物院中來接受這一包東西的是甚麼人了。

木蘭花並沒有立即去看那一包是甚麼東西，她手中的小電筒的光芒停在倒在地上，昏了過去的那個人的臉上。

那是一個方臉的漢子，左邊的耳朵少了一半，像是給甚麼利刄削去的，木蘭花一看清楚了那個人便陡地一怔，熄了電筒。

那個人，木蘭花是認識的。

他是本市的一個大毒販！

當然，他在表面上，是有着堂而皇之的職業的，而因爲沒有證據，警方只是注意他，而未能對他採取任何有效的行動。

關於這個人，方局長曾和木蘭花討論過幾次，木蘭花也曾經調查過，可是却也沒有抓到甚麼實在的證據，只知道他有一個花名：半耳鼠。

這個綽號和他的大名陳萬貫相比，當然是差得太遠了，木蘭花絕想不到，這樣的一個大毒販會在這裏落在自己的手中。

那麼那一包東西，竟是海洛英了？

據估計那一大包海洛英至少有五磅，照時值來說，便相當駭人，陳萬貫是交給博物院中的甚麼人呢？市立博物院竟是毒品的轉運站，這未免太不可思議了，既然博物院中有了這樣的秘密，那麼一連串的凶案自然與之有關了！

木蘭花迅速地想着，她又打亮了電筒，直射着陳萬貫的臉，伸脚在陳萬貫的太陽穴上輕輕地踢了幾下，陳萬貫的太陽穴上受了刺激，慢慢地睜開了眼來，木蘭花立刻沉聲道：「別妄動！」

陳萬貫已伸手按在腰際，但是木蘭花一伸手，先他一步而將他腰際的手槍取了過來，對準了他的肚子，又道：「別亂動！」

陳萬貫閉上了眼睛，他的臉色變得極其難看。

他的臉上、額上和鼻尖上都沁出了豆大的汗珠來，他的氣息也變得十分急促，道：「朋友，你是哪條線上的，有話好說，你要多少？」

木蘭花心中又好氣，又好笑，原來陳萬貫將自己當作是「黑吃黑」的人了。她冷笑了一聲，道：「警方如果知道你今晚的行動，那一定十分感興趣了？」

「嘿……嘿……」陳萬貫乾笑着：「自己人有話好說，何必拿警方來嚇人，見者有份，你提出一個數目字來好了。」

木蘭花突一翻手，食中二指夾住了一枚尖針，針上有一朵小小的木蘭花，在陳萬貫的面前揚了一揚，道：「我是木蘭花。」

陳萬貫的臉色在電筒光下，成了死灰色。

「木蘭花！」他顯然是久聞木蘭花的大名的，因之，當「木蘭花」三字自他口中吐出來的時候，他簡直已和一個死人差不多了。

「好了，你可以講實話了，誰是接貨人？」

「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送到這裏來的貨品，並不是運銷本市，而是轉運出去的。」陳萬貫急急地說着，唯恐木蘭花不信，「我只是奉上司的命令，每隔一個月便將五磅貨物交到這裏來，便自然有人轉運出去的了，我眞的不知道……」

陳萬貫的臉孔在電筒的照射下，可怖地扭曲着，他臉上的汗水簡直可以滙成河了。他哀懇地望着木蘭花，又道：「我洗手不幹了，你……放過我吧！」

木蘭花這時心中正在急速地轉着念。

她在想：陳萬貫的話是不是可靠？

陳萬貫當然和國際大販毒組織有關，他只不過是大販毒組織在這裏的一隻棋子，他可能眞的不知道每一個月到這間陳列室來接收他送來的「貨物」的那個人是誰，因爲販毒組織是最嚴的犯罪組織，他可能奉命絕不能和任何人見面。

這或許就是剛才在黑暗中突然會面的時候，他指責自己「來早了五分鐘」的原因。也是他立即匆匆離去的原故。

如果眞是那樣的話，木蘭花心中暗想：那自己又作了一個錯誤的決定了。因爲如今那個隱藏在博物院中的毒品轉運販將會更小心地來掩飾他的面目，不被人發覺。如果剛才自己放過了陳萬貫的，那麼這個人此時早已自投羅網。

照陳萬貫說他每個月交五磅毒品，由那個人轉運出去，在外埠銷售，那麼這個人絕不是普通人了。

這個被國際警方跟踪了許久而仍然未曾發現的販毒份子，國際警方和本市警方已掌握了相當充份的資料，證明鄰近幾個埠的毒品是由本市轉運出來的，但是由於轉運者的手法實在太巧妙的原故，所以竟一點線索也沒有。

木蘭花在來博物院之前，也絕未曾想到，這樣一件極其嚴重的事情，竟然和古老殘舊陰氣森森的市立博物院有關！

毒品被藏古物中

試想想，五磅毒品的體積並不大，如果夾在一批古物之中，用本市博物院的名義，堂而皇之地運到外埠去，海關緝私人員怎麼會加以懷疑呢？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那樣的，當四周圍是一團漆黑的時候，想尋覓一絲光亮都不可得。但如果突然之間有了一絲光芒的話，那麼，轉眼之間，整個事件便明朗化了！在博物院所發生的怪事曾經令得木蘭花如墮五里霧中，但此際當她發現了事情和大

販毒案有關的時候，她便心中了然了。

她冷冷地道：「你洗手不幹了？」

「是……我改邪歸正，我……」陳萬貫充滿了希望。

「可以的，你可以改邪歸正，」木蘭花斬釘截鐵地道：「但你必須接受裁判，必需在監獄之中，來改過自新，來接受懲罰。」

「蘭花小姐，蘭花小姐……」陳萬貫氣急敗壞地叫。

「住口！」木蘭花沉聲叱道：「在所有的犯罪份子之中，最不可饒恕的就是你們這一批蠢賊，你們爲了一己之利，直接間接不知害了多少人，你們是殺人不見血的兇手，你們是最惡毒、最沒有人性、最卑鄙的罪犯，你落在我的手中，那是你應有的報應，如果你想減輕自己罪名的話，唯一的法子便是和警方合作，將你同黨的名字供出來！」

木蘭花這一番言語將陳萬貫說得臉色灰敗，全身發顫，他抖着聲音，道：「是……蘭花小姐你教訓……得十分對。」

「好，那麼，博物院中收貨的人是誰？」

木蘭花再一次問，但是她並沒有寄以多大的希望。

「我……不知道，眞的不知道。」陳萬貫的雙眼翻白，幾乎要昏了過去，照這情形看來，他的確是不知道隱藏在博物院中的毒販是誰了。

「好，你跟我回警局去。」木蘭花提起了身子發軟的陳萬貫，將他押出了陳列室，她取了那包毒品來到了陳三的那間小房間之中。

木蘭花在將陳萬貫推向窗口之際，又道：「博物院中接二連三發生兇殺案，你當然已經知道了，你爲甚麼還按時送貨來？」

「那……」陳萬貫猶豫了一下：「每次送貨之前，博物院中的那人，照例會和我通一個電話，昨天我收到了這個電話，所以今天依期送貨來了。」

木蘭花的心中陡地一喜，道：「那電話中的聲音是怎麼樣的？你快向我形容一下。」

「那是經過聲波扭曲的，聽來像一個小孩子的聲音。」

木蘭花「唔」地一聲，心中暗忖，博物院中這個神秘人物，行事當眞小心得可以，即使他在和陳萬貫通電話的時候，仍然改變了原來的聲音。（未完・六）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

彎 月 刀

辛彥五・文　明謙・圖

上文提要： 湘西無憂門花婆婆因秦百年送的上半部秘笈治好他兒子花郎的腿，吃了送來的靈藥後更是生龍活虎，花滿天更感激了，於是在關天水的慫恿下殺向黑龍堡……雙方殺得兇悍無比，哈克剛中了花門主的暗器，但黑龍堡又殺出三百名生力軍，無憂門祗好撤退……此時，聶虎帶着十六騎趕到了，他也是受了關天水的慫恿而來……

花滿天登高大呼：「無憂門兒郎們，受傷的往前撤，餘下的同敵人卯上了！娘的，他們想趕盡殺絕，我便命你們死也要拖他個墊底的，給我殺！」

「殺！」

「狠宰啊！」

山谷中傳出這種狂得如瘋的吼叫聲！

顏如玉已端着鐵扁擔掠到了花滿天身邊！

祗見花郎又匆匆的自懷中摸出一小包東西打開來，立刻塞到嘴巴裡！

花郎服的甚麼？誰也不知道，但他在服了之後精神大振，舞着蛇尾尖刀便迎上顏如玉，厲烈的叱道：「老頭兒，休得張狂，花少門主在此！」

顏如玉一聲冷笑，道：「後生小輩，看打！」

但顏如玉想不到面前這瘦小子來勢銳不可擋，凶悍無比，照上面，一連擋過他十七次狠砸，尚且旋手廻殺十九刀，幾乎被他抹過脖子！

狂吼奮力迎上，顏如玉口中大喝：「我砸死你這頭小畜牲！」

半空中，人頭飛閃，兩名黑衣大漢也截住花滿天，不料花滿天一聲怪叫，「毒蛇金杖」疾點，兩名大漢已抛刀掩面跌撞而去！

花滿天以餵毒暗器射倒兩名黑衣人，一個暴掠騰空在半空中，祗聽得毒蛇金杖內機括連聲密響，火把照耀下，似針如釘的晶晶光芒便雨一樣閃耀着溜溜光芒，縷縷不絕的射向湧殺過來的敵人！

迎面立見人仰刀抛，軀體翻滾，一上來，黑龍堡的先頭已有二十多人栽倒！

「長白老人」顏如玉狂吼道：「小心那老婆子暗器！」

聞得喝叫暗器，衝前的人立刻舉起盾牌掩住頭面，氣勢上仍然是銳不可擋，凶悍無比！

譚立人狂吼着奮力迎上去，口中大喝道：「我劈死你們這羣瘋狗！」

半空中人影一抹，「怒黃河」冉再生雙手飛叉交揮，十七次前刺上挑，生生攔住了譚立人，二人甫一落地，便已不要命的狠殺起來！

霹靂一聲起處，「鬼爪手」李長泰已衝入三個帶血的大漢中間，八卦刀左斬右砍，然而此三人正是忿怒到了極點的戈幹、成林與林大木，三人一見李長泰凶悍的殺來，立刻奮起餘威掩上去！

戈幹咬牙切齒的道：「我們先收拾這傢伙！」

李長泰的八卦刀橫劈十一刀，口中厲聲道：「媽巴子，且看誰要誰的命！」

喝罵聲裡，他突然賣個破綻，抖起左臂又閃過兩把蛇尾尖刀的暴戳，一下子爪到林大木的面孔上。

林大木一聲怪吼，不閃不避，實際上他知道避之已經不及，便猛的往敵人懷中旋去，口中厲聲：「你媽的，我們一齊上路吧！」

李長泰的左手已離開了林大木的面門，但他的左手却在脫離的刹那間，清楚的看到兩顆眼珠子彈飛開來，林大木的臉孔上立時間鮮血標濺，露出兩個血洞來。

李長泰絕對想不到敵人會不疾往回旋，更想不到敵人的身體撞進懷裡，等到發覺上當，已是晚了半步！

祗見林大木的蛇尾尖刀猛力回捲，從李長泰的背後回捲，林大木的另一手却巧妙的握住刀尖，用力往懷中收，看吧，林大木的左手幾乎已斷，但李長泰的腰幾乎被蛇尾尖刀割裂成兩半段！

鮮血在兩個不即倒下但却黏在一起的二人之間往地上流，李長泰的雙目突出，嘴巴張得足可以塞進個大拳頭，腸子從背後的破處外溢，八卦刀無力的擱在敵人的脖子中間！

林大木臉上的兩個血洞駭人，他沒有叫，但却咧着一張血口吃吃笑……笑得看的人汗毛直豎！

兩個人不動了，四隻脚撐在地面上，任那鮮血往下流，也沒有人去用手扶！

不是戈幹、成林不管，而且敵人來得太猛、太快，他們已雙雙揮刀迎擊過去。

山谷中雙方正殺得難解難分，山坡那邊，三江幫的幫主「鐵槳震三江」聶虎厲烈的宛如猛虎下山的狂吼着殺奔下來！

他的後面緊跟着「賽周倉」黑仁、「海裡蹦」曹勇、「黑蝎子」花大娘以及六名三個分舵的男女！

聶虎狂吼道：「花門主，穩住陣脚，三江幫來了！」

正在與花郎狠幹的「長白老人」顏如玉，猛然聽見聶虎的吼叫，忙也高聲大叫：「黑龍堡兄弟們，快堵住那批不知死活的傢伙，給我殺！」

其實不用顏如玉吼叫，已有近三十名黑衣大漢圍到了山坡前狠殺起來！

於是，山谷中驚天動地的喊殺聲立時便像野火舖地般往四下裡擴散！

東方已漸剝白，隱隱然祗見山谷中刀如林，刄眩眼，人影兒奔掠不已，血肉抛洒處處，不少屍體倒臥在荒草石地裡，有些尚自在蠕動不已！

山坡那面，三江幫的當家聶虎正一路衝下山坡來，他的雙肩冒血，雙臂肉捲，但一隻鐵槳已砸死五個近身圍攻的黑衣大漢，此時他已看清花滿天正被七個黑衣大漢圍在中央，便立刻殺出一條血路衝近花滿天！

厲烈的抖髯一笑，聶虎道：「花門主，我們聯手幹！」

花滿天一聲厲笑，道：「就讓我們無憂門與三江幫在這血淋淋的殺場上結盟吧！」

聶虎大笑道：「這眞是最好的結盟之地，也是最恰當的聯盟時刻！」

花滿天接道：「讓我們以敵人的鮮血爲誓，以敵人的軀體爲祭品，聯爲盟友！」

二人一經吼虎，便各展所學，一路往敵人衝殺過去，果然，兩位當家一經聯手，武功不一樣，但想法一樣，二人彼此支援，相互配合，殺得黑衣大漢們吼罵不絕，盾飛刀抛，連連後退不迭！

顏如玉此時發現這種情況，立刻抛下花郎，掠起身形迎上聶虎！

二人俱都是重兵器，一個是丈二鐵槳，一個是鐵鈎扁擔，看吧，二人一經兜上，便一個勁的狂砸起來！

顏如玉邊打邊誘開聶虎，十幾個黑衣大漢已把花滿天圍起來！

便在這時候，花郎騰空而起，人在空中一連就是七個空心觔斗，翻落在花滿天的身前一丈遠，他雙脚一經沾地，手中蛇尾鋼刀已交替揮出九刀，三個大漢不防，軀體被他殺得扭曲着摔倒在地！

那面，花滿天已哈哈笑道：「郎兒的功力果見精進不少，祗此一件，我們就值得！」

遠處，無憂門二當家譚立人

已與冉再生拚殺了七十多回合，二人功力相若，誰也未佔便宜！

眼看聶虎殺來的三江幫三位舵主，如今已是各自爲敵的分別被黑龍堡的大漢圍起來狠殺！

從二更天殺到天大亮，山谷裡幾已血流成河！

心繫武林阻血戰

沙成山與三江幫的總護法李魁五，二人連夜快馬疾趕，李魁五擔心的並不是與黑龍堡一戰，而是擔心幫主聶虎所服的藥！

沙成山心中正自琢磨，他實在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因爲關天水是個相當狡猾的人，此來遼北，姓關的爲何不來？

虎躍山莊的人馬並不比黑龍堡的人馬少，難道眞的是他所說——祇是給哈家父子一個小小教訓？

沙成山實在懷疑關天水的目的，他竟然會說動三江幫的人出戰，太不可思議了！

現在——

遠處是一道山嶺，遠遠的祇有一羣爲數不少的白衣人往這面迂迂行來！

沙成山立刻對李魁五道：「李兄，是無憂門的人！」

李魁五道：「快上前看明白！」

二人拍馬到了白衣人羣前面，竟然有人大聲喝吼：「是『二閻王』沙成山，媽的，他怎會這時候出現？」

不錯，沙成山曾幾次與無憂門交手，不少無憂門的人認識他！

如是狹路相逢，眼前六七十名無憂門傷者，怕一個也逃不掉！

然而，沙成山心中明白，自己必須闡明立場，劃分界線方能祛除對方疑懼！

馬兒停在衆人前面，沙成山緩緩的道：「各位認識沙某，但這位李兄你們可就不知道了！」

一羣受傷的人停下來，有人走向前來，道：「他是誰？」

「三江幫的總護法李魁五便是他！」

立刻就有人高聲道：「我們與三江幫聯手合力對付黑龍堡，祇可惜我們來的人少，如今怕還在拚鬥着，三江幫總瓢把子也已掛了彩啦！」

李魁五一急，咬牙道：「現在甚麼地方？」

關天水道：「沙兄，這趟遼北之行……」

不少人指向一道山谷，齊聲道：「就在那邊山谷中，我們受傷的人先撤回來了！」

李魁五對沙成山道：「沙兄，可願淌這趟渾水？」

沙成山哈哈一笑，道：「實際上我能擺擺手退出這場是非嗎？」

他一頓又道：「事實上我心裡很清楚這是一場被人利用的搏鬥，却也無能爲力的攔住各位！」

李魁五忙抱拳道：「既然無法退出，何妨放手一搏，殺他個痛快？」

沙成山道：「且過去看看，因爲我以爲雙方應先罷手，先求事情眞相！」

李魁五點點頭道：「我知沙兄意思，走，過去先看清楚再決定！」

李魁五當先拍馬往山那邊馳，沙成山立刻隨後趕上去，二人旋風也似的進了那道山谷！

遠處還在呼喝凄叫怒罵不絕，隱隱可見幾處人影在半山坡那面追逐斷殺！

李魁五一馬當先衝過去，正看到七個黑衣大漢圍着滿身浴血的幫主，殺得天昏地暗，一聲雷吼，李魁五反手拔出背上砍刀直撲過去：「幫主，屬下李魁五來也！」

好猛的一個觔斗，李魁五刀隨身走，祇一落地，就見一個黑衣勁裝大漢幾乎被他劈成兩半！

聶虎見李魁五趕過來，立刻大叫道：「總護法，你給我狠宰這批王八蛋！」

「長白老人」顏如玉剛剛閃掠一邊，忽見李魁五天神般的照上面便砍翻一名兄弟，正欲揮扁擔砸來，忽又見一人騎馬而來，他極目望過去，不由全身一哆嗦！

祇見沙成山怒馬馳來，但他却並不下馬，冷冷的直視着顏如玉！

「長白老人」顏如玉沉聲道：「沙成山，你個兔崽子，敢情來撿便宜不成？」

沙成山冷淡的道：「沒這意思！」

顏如玉道：「既沒撿便宜的意思，你來幹甚麼？」

沙成山道：「我雖不願撿便宜，却也不願見你們三方面如此糊塗的打下去，所以……嗯……」

顏如玉冷冷一哂，道：「你想攔下這種血腥場面？沙成山，你是甚麼東西？你的聲望，你的名聲，你的行爲，那一樣夠資格來做和事佬？識相的快滾！」

沙成山冷冷的躍下馬，他懨懨的雙肩下垂，臉上冷酷的露個殘忍笑意，道：「你說的不錯，我沒有聲望，我的名聲不佳，但我的刀快，顏老頭，當我出刀的時候，第一個倒下去的就是你。因爲我要證明給你看，我的彎月銀鍊夠不夠這場搏鬥的和事佬！」

顏如玉臉色一緊，不由一陣哆嗦，道：「沙成山，你是個不折不扣的王八蛋！」

「也是個不折不扣的二閻王，顏老頭，你可要小心你的脖子，這一次我不會容忍你再活下去了！」

沙成山的脚步已開始邁動！

顏如玉的身子也在移動——往後退！

兩個人的距離在縮小，在拉近！

猛古丁，顏如玉一聲怪吼，道：「沙成山，算你狠，我們撤！」

笑笑，沙成山伸手一讓！

於是，顏如玉大吼一聲，道：「住手！」

他顯然是含怒吼叫，其聲震動山谷，四山廻鳴不已！

雙方已拚得精疲力盡，但就在顏如玉的吼聲裡，均退後一步遙望過來！

正自殺得性起的怒黃河冉再生，剛與三名無憂門侍女交上手，聞言疾掠過來，道：「顏兄，我們勝券在握，怎好就此放棄？」

顏如玉指着沙成山道：「姓沙的攔事！」

「怒黃河」冉再生急問：「沙成山？」

這邊，沙成山已淡淡的道：「冉再生，你們已殺得昏頭轉向，連我來也不認得了？」

冉再生咬牙咯咯響，道：「好個姓沙的，你他媽的這時候趕來攪和，我饒不了你！」

淡淡的，沙成山道：「我不想討便宜，姓冉的，過了今日，甚麼時候隨時奉陪！」

冉再生心裡明白，祇要沙成山動手，黑龍堡弟兄準定死一半，咬咬唇，冉再生道：「好，冉大爺自會找你一決高下！」

這是場面話，也是退堂鼓，黑龍堡的人已開始集結起來，看上去他們仍有兩百餘！

顏如玉大扁擔一揮，道：「撤！」

黑龍堡的人匆匆繞過山坡，他們架起傷者，背着死的，轉眼便消失不見！

那面，「無憂婆婆」花滿天坐下來直喘大氣！

李魁五已扶着聶虎坐上馬，他對沙成山道：「處在遼北地界內，我們還是盡早離開！」

拉着自己的馬，沙成山緩緩的到了花滿天身前，道：「花門主，可否先騎上在下的馬，早早離開此地？」

花滿天看了沙成山一眼，道：「沙成山，老婆子對你沒好感，但這件事情你做對了！」

笑笑，沙成山道：「請上馬吧，離開此地之後，沙某尚有重要事情相告！」

花滿天戰了一夜，如今沙成山送來馬匹，自也不再客氣的攀鞍上馬！

跟在花滿天身後的侍女，如今也祇有三名了！

三江幫的十個人，祇有剛來的李魁五精神十足，餘下的可眞凄慘，誰都是帶着一身的傷！

雖然拚殺一夜，但却仍不能停下來，無憂門與三江幫的人一路又趕了五七十里，方在一家野店外的場子上停下來，許多人歪倒在地上便不動了！

花滿天與譚立人等走進店內，聶虎也與沙成山李魁五跟着走進去，一時間，這家野店已是人滿之患，一應吃的喝的全都搬出來！

忿然的坐在屋子裡，花滿天一掌拍在桌面上，吼道：「可惡的黑龍堡，無憂門誓不與他們干休！」

一邊坐的無憂門少門主花郎，忙着又取出個牛角小瓶，倒出一些藥來服下，接道：「娘，雖然死傷一百多名好弟兄，至少我們也替秦老爺子出了口氣，重重的教訓哈家父子一頓！」

那面，沙成山一聲笑，道：「花少門主，彼此死傷那麼多，幾乎是個兩敗俱傷，還談甚麼教訓別人！」

花滿天環視一屋子帶傷之人，嘴角一牽，冷沉的道：「人在江湖行，難免聞血腥，沙成山，你可知道甚麼叫『江湖』二字？」

沙成山一笑抱拳道：「願聞高見！」

花滿天唬的站起身，道：「就讓我老婆子提醒你小子，江湖上刮的風是腥風，落的雨是血雨，腥風和血雨才是眞正的江湖，我輩江湖中人，抛頭顱洒熱血本是極端平常之事，如果怕死，何不回家裡去裝孬種！」

沙成山當然明白花滿天說出這些話的原因，處此情況之下，她除了以這幾句話提醒大伙之外，還能再說甚麼？

沙成山再抱拳，道：「領教，領教！」

花滿天滿意的坐下來，她又問沙成山，道：「沙成山，你有話對我老婆子說？」

沙成山點點頭，道：「不錯！」

花滿天道：「說吧！」

沙成山又搖搖頭，道：「此時不宜說，花門主見諒！」

花滿天怒道：「在這屋子裡的人俱是我的親信，那面三江幫也是盟友，沙成山，你沒甚麼不好說的！」

緩緩站起來，沙成山道：「既然花門主如此說，沙某自當從命！」

他看了李魁五一眼，又道：「各位可還記得項城的退職捕頭方寬厚嗎？」

花滿天怒道：「此時提那老狗做甚？」

淡淡的，沙成山道：「有道是：樹由根處起，水從遠處流，要想說清楚一件事情，總得有根有據！」

花滿天看了對面桌上的聶虎一眼，道：「眞囉嗦！」

沙成山道：「當初方捕頭兄弟閱牆，爲的是一部『百竅神功秘笈』，不料却是秦百年掩人耳目的害人東西——『挫陽縮筋』，『經脈滯流』西域邪術！」

花滿天臉含微笑的看了兒子一眼，祇見花郎雖然血戰一夜，但如今看來仍是精神百倍，宛似他的精神永遠用之不盡的樣子！

沙成山又道：「第一個受害之人是方寬厚，姓方的罪尚未受夠，如今正在少林寺中受那『八籠蒸石大法』的折磨，至今生死還得要看他的造化！」

聶虎看了李魁五一眼！

花滿天怒道：「這關我們甚麼事？大夥累了一夜一天，誰有心情聽你小子說故事！」

沙成山道：「此時我不說，無憂門將會輕易落入他人之手！」

一邊，譚立人忿怒的對沙成山叱道：「你要把話說清楚，你指的是誰？」

沙成山早聞得無憂門當家的與二當家面和心不和！

當初花滿天爲了兒子花郎雙腿即將成殘，一心想得到秦百年的百竅神功秘笈爲兒子療傷助

功！

她便無所不用其極的找上方家集，甚至動用門下近三四百人，把方寬厚的大宅子掘地三尺，爲的就是將來無憂門轉交由兒子掌握！

當然，無憂門的二當家譚立人早想謀奪門主寶座！

但花滿天防範得法，身邊侍女對她忠心，便祇有等花滿天死絕，也好順利得手，然而他的陰謀，無憂門不少人已看出，此時沙成山如此說，譚立人還以爲在說他自己，便怒不可遏的衝向沙成山質問。

笑笑，沙成山道：「不祇是無憂門，怕『苗疆百毒門』，甚至『三江幫』也將淪入他人之手了！」

沙成山此言一出，聶虎嘿嘿狂笑，道：「沙老弟，說話可要有分寸喲！」

沙成山走至屋子中央，他又看了李魁五一眼，且走近前去，道：「李兄，我可要說了？」

三江幫總護法李魁五已對沙成山有了好感與敬意，不祇是沙成山曾救過他，這次一路二人同行，更看到沙成山那種俠義精神，非常人所能做得到！

李魁五點點頭，道：「沙兄，你應該說！」

沙成山又走向屋子中央，他緩緩的取出帶在身上的一包東西——那是從聶虎那兒取得的，在少林寺的時候，幾乎被方寬厚搶去服食。

舉着那包藥，沙成山道：「花門主請仔細看，這可是花少門主服食的藥？」

花郎已走近沙成山，道：「你從甚麼地方弄得這種聖品靈藥？」

一笑，沙成山道：「這不是聖品，更非甚麼補藥，少門主，這是一種控人意志消人志氣的毒藥！」

花郎忿怒的罵道：「放屁，這兩個月我便是服這種藥助長了功力的，大家可以看到，搏鬥一夜又走了一天，我的精神依然煥發，沙成山，你怎麼說？」

那面，聶虎也點着頭，道：「此藥我也服了半個月，晨晚各一次，是令人精神大振，力氣倍增！」

花滿天已怒叱道：「沙成山，你少在這裡危言聳聽，你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傢伙，可惡！」

沙成山刻問花郎，道：「請問少門主如何服用此藥？」

花郎道：「開始一天一次，如今一天三次，怎麼了，有甚麼不對？」

一笑，沙成山道：「少門主，你已與方寬厚一樣，也要那『八籠蒸石大法』方能救得了你！」

花滿天驚怒交加的道：「沙成山，你要把話說清楚，否則我饒不了你！」

淡淡的，沙成山道：「好，我就把話再說清楚！」

花少門主中毒癮

他舉着那包藥，緩緩的道：「此藥我尚不知名，但我敢斷言，江湖上能服這種藥的人必是一派門主身份的人，百毒門就一定有此藥！」

他用鼻子嗅了嗅，又道：「此藥由秦百年的關門徒弟關天水所贈，但却是秦百年所指使，任何一個人，如果服了此藥成癮，以後便永遠離不開此藥，否則必全身痛苦難當，生不如死而又不願死！」

花滿天雙目厲睜，嘴巴閉得魚尾紋畢露！

聶虎更是驚得站起身來！

沙成山道：「秦百年以半部百竅神功，取得不少人對他的信任，然後以此藥相贈，令服藥的人在不知不覺中成癮，第三步他便要控制此人了！」

花郎一掌拍在桌子上，怒叱道：「不許你侮蔑秦老爺子，沙成山，你有甚麼證據？」

猛然，沙成山雙目冷酷的逼視着花郎，道：「你還要甚麼證據？你就是個活生生的證據！」

花郎毫不示弱的叱道：「放屁，我給你證明甚麼？」

沙成山道：「傻小子，你能一天不用此藥？」

一怔，花郎無言以對！

沙成山又道：「我告訴你，方寬厚是第一個服食此藥之人，一且他失去利用的價值，此藥的來源便立刻中斷，各位如果不相信，三江幫的李總護法在此，你們可以問問他！」

聶虎沉聲道：「總護法，眞是這樣嗎？」

李魁五道：「聽那關天水之言，也許方寬厚的藥中滲有毒，但……」

聶虎已走向花滿天，道：「此事容易證明，請少門主一日之內不服此藥，老夫也把此藥收起來，且看是甚麼反應，如果無甚麼特殊徵兆，那是我們誤會秦老

爺子一番好意，這次遼北之戰，也就無話可說，否則……」

花滿天道：「否則他就太狠毒了！」

一邊．譚立人走向沙成山笑道：「對不起，剛才是譚某失態！」

沙成山一笑，道：「沒甚麼，我們喝一杯，更該好生睡一覺了！」

花滿天暴伸右手對花郎道：「拿來！」

花郎一怔，道：「娘要甚麼？」

花滿天道：「關天水送來的那些藥！」

花郎道：「娘眞的相信沙成山的話？」

花滿天厲聲道：「事關無憂門生死榮辱，便不願意聽也得一試，快拿來！」

花郎祇得把個牛角瓶子塞在花滿天手中，道：「娘，此藥貴重，千萬放好！」

三江幫與無憂門這夜就宿在這家野店，人多店房不夠住，不少人就睡臥在場子上！

受傷的人已經加以包紮，一夜的歇息，不少人精神已恢復過來！

沙成山與李魁五二人正在門口說着話，店裏面突然傳來花滿天的驚叫聲，道：「孩子，你怎麼了？」

外面，沙成山向李魁五點點頭，二人立刻往店裏面衝進去！

就在這時候，祇聽得花郎一聲低嗥，道：「娘，我全身好寒，骨節酸痛，頭上猶似萬蟻……在……鑽……」

花滿天沉聲道：「怎麼這樣子？你中邪了吧？」

「他沒有中邪，花當家！」

花滿天猛的回頭看，厲聲道：「沙成山，是你！」

沙成山道：「不錯，少門主的毒癮發作了！」

花郎雙目一厲，惡毒的逼視着沙成山，道：「沙成山，你在放的甚麼屁！可惡！」

沙成山臉色一寒，道：「小子，你可要沙某人再一次的給你證明？」

花郎與三個侍兒錯身讓過花滿天，祇見花滿天憂慼的道：「沙成山，是不是我兒服了此藥之後便會一切如常？」

說完便摸出那隻牛角瓶子！

重重的點點頭，沙成山道：「如是服了此藥，立刻精神十足，如不相信，花門主何妨一試？」

突然，花郎伸手道：「娘……妳……快拿來……」話聲猶在，已是涙水和着清鼻涕往下流不停！

花滿天不忍兒子如此痛苦，立刻倒出一些粉藥，道：「孩子，你吃下去試試看！」

花郎接過粉藥，忙一口吞入肚中，緊接着，他喘了幾口大氣，十分舒坦的坐了下來！

花郎不再顫抖了，光景像個沒事人般的！

半盞熱茶工夫，他已伸了個懶腰站起來，全身骨節格格響，那像是甚麼大病一場？

於是，沙成山冷冷的笑了！

李魁五立刻低聲對聶虎道：「幫主，好可怕！」

聶虎重重的點點頭，道：「不錯，的確可怕，任何一個鐵漢，一旦被這種藥物控制，便祇有伏首聽命於人了！」

花滿天滿臉驚怒之色，道：「可惡！『武林老爺』原來是欺世盜名之徒，我老婆子上當了！」

花郎道：「娘，祇要秦老爺子不斷供給，這又有甚麼不好的？」

花滿天一頓毒蛇金杖，叱道：「小小年紀你懂甚麼？」她走近譚立人，又道：「二當家，看來我們是上當了！」

譚立人臉無表情的道：「當家的，人在江湖，難免上當，祇要明白上當而又及時回頭，無憂門猶有一番作爲！」

他抱拳凝重的又道：「門主，譚立人永遠跟着門主走，便門下弟兄們也絕無二心！」

花滿天深深的望了譚立人一眼，道：「二當家，看到郎兒這種模樣，我的心都亂了！」

譚立人走近沙成山，道：「沙兄，曾聽你說少林寺有一種甚麼大法……」

沙成山一笑，道：「『八籠蒸石大法』，顧名思義，便是石頭也能蒸軟化！」

譚立人道：「依你看我們少門主還有救嗎？」

沙成山道：「難說，但可一試！」

花滿天道：「二當家，你率本門兄弟立刻回轉湘江，我與三侍兒帶着郎兒上嵩山！」

譚立人抱拳道：「屬下遵命！」

聶虎走近沙成山，道：「沙老弟……我可以如此叫你嗎？」

沙成山點頭一笑，道：「聶幫主客氣了！」

聶虎道：「想不到遇上你老弟，倒無形中救了我一劫，關天水送給我的半部秘笈是眞，可是不該再送上這些害人的毒藥，還好，我祇服了半個月，運功抵抗毒癮尚可壓住那股子難耐的痛苦！」

李魁五也道：「其實我們幫主四更天便開始運功了，祇是我未告訴沙兄！」

沙成山一笑，道：「沙成山爲聶幫主的回頭而賀！」

聶虎咬咬牙，沉聲道：「本想率衆找上虎躍山莊，看在半部百竅神功秘笈是眞的份上，老夫以後不提此事！」

李魁五對沙成山抱拳，道：「沙兄，再一次謝謝你了！」

淡淡的，沙成山道：「慚愧！」

聶虎道：「沙老弟不是正在尋找老婆孩子嗎？如有用得着我三江幫地方，傳句話來就成了！」

沙成山忙抱拳道：「謝謝！謝謝！」

於是，就在這家野店前面，原是一批人馬，立刻分成了四個方向！

三江幫的人往南而去，當然是回襄樊！

湘江無憂門的人由譚二當家率領着轉向西南方！

花滿天關心兒子花郎，親自領着三個侍女，五個人直往嵩山少林寺！

懷念妻兒等消息

此刻，沙成山又孤單的騎着他的烏騅馬馳向方家集，他算算日子，距離關天水說的七日之期只有兩天，這一路趕去，也祇有半天了，倒要看看關天水還有甚麼話來欺騙自己！

於是，沙成山拍馬疾馳，但他的心中可正在激盪不已，如果再不知道丘蘭兒母子下落，怕眞的要發瘋了！

沙成山在馬上，立刻聯想到認識丘蘭兒時候，自己不正是一人一騎拍馬疾馳！

那情景與人事，怕再也不會出現了！

沙成山低聲的呼喚着：「蘭妹……蘭妹，妳在那裡喲！」

此刻，沙成山已然肯定那位眞正要他項上人頭的人必然是龍騰虎躍二莊的人，雖然三江幫未曾索他項上人頭，也許聶虎得到這種毒藥的時間短，也許過不了多久，聶虎也會像百毒門或無憂門一樣的見面就會要他死！

沙成山終於又回到了方家集，而且他迫不及待的更快馬到了平安客棧，沙成山眞的心頭一陣緊張！

便在這時候，從店內走出來的不是店小二，而是沙成山正欲找的關天水！

仰天一聲笑，關天水站在台階上，道：「沙兄，這趟遼北之行辛苦你了！」

沙成山緩緩走上台階，他臉無表情的道：「談不上辛苦，倒是發現一樁陰謀！」

關天水雙眉飛揚的「喲」了一聲，伸手讓，道：「沙兄快進去，我今請你吃酒，我們邊喝邊聊，倒要聽聽沙兄發現甚麼陰謀了！」

冷淡的哼，沙成山道：「我不想吃你的酒，快告訴我丘蘭兒的下落！」

關天水道：「關某當然要告訴沙兄，但何妨坐下來慢慢的說！」

沙成山雙肩不動的走進去，關天水立刻命伙計上最好的菜，邊又笑道：「算算日程，也該是今日回來了！」

沙成山道：「姓關的，壓根我對你沒好感，同桌更沒興趣，我所要知道的就是丘蘭兒下落，請說！」

關天水眉宇間閃過一抹冷傲，一笑，道：「沙兄，你總得先告訴關某，遼北你發現了甚麼吧？還有那哈氏父子可是得到了教訓？」

沙成山側頭冷目的道：「雙方死傷三百多人，無憂門元氣大傷，便三江幫也祇有十個回來，這種教訓不稱之謂教訓，自相殘殺還差不多！」

關天水一聲哈哈笑，道：「夠了，三江幫對我們虎躍山莊很夠義氣，無憂門那更不用說了！哈……」

沙成山咬咬牙，道：「如果雙方人都死絕，姓關的，你可能會笑破肚皮呢！」

關天水臉色一緊，道：「沙兄這是甚麼話？」

沙成山忿怒的道：「半部百竅神功，加上害人的毒藥，姓關的，你們究竟在搞甚麼陰謀？」

關天水冷冷的道：「沙兄，你又誤會我們對朋友的一番苦心了！」

沙成山一怔，道：「苦心？甚麼苦心？」

（未完・四十四）

古桃源傳奇

東方玉・文
明謙・圖

鬼嫗闍婆從讓出的山徑離去。

上文提要： 南振岳從桃花女口中知道，岳家劍法叫神劍，說好如勝了她應該放其娘親，於是南振岳使出神劍對付桃花女……南振岳被桃花女扣住腕脈，桃花女吩咐「天山一魔」擒宮如玉與艾如瑗回去，危急關頭被一蒙面姑娘救下……姑娘帶着三人到了半月山，原來莉山毒叟與南振岳娘親已獲半月花農劉中和解了穴，於是，武林正邪兩派各出奇兵……

鳩面老婦桀桀笑道：「二姑娘，妳還當武當派是從前的武當派？老身早就說過，玉虛老道就是頂着武當派掌門人這幾個字，宮主才聘他當消遙宮護法。如果憑他們武當三子這點玩藝，嘿嘿，老實說，祇有當當咱們五福堂裏護法的資格！」

黃衣女郎笑道：「是啊，師傅原先也認爲玉虛子絕不會接受咱們聘書的，她老人家要副總護法親自出馬，就準備殺一儆百，先拿武當開刀，沒想到玉靈子接到聘書，竟然歡天喜地的一口答應，還會說上許多好話。」

鳩面老婦嘿道：「識時務者爲俊傑，老身一眼就瞧出玉靈子是個老奸巨猾的人，他心裏何嘗不明白，今天祇要從口裏迸出半個不字，他們武當山數百個道士，就得在老身天刑刀下斷頭殘臂，連張三丰都絕了香火。」

她說得口沫橫飛，口氣可眞大得嚇人！

這位大言不慚的鳩面老婦，正是二十年來，一直以黑風婆自居，桃花源的副總護法鬼嫗闍婆！

黃衣女郎則是太陰宮門下二弟子易如冰！

鬼嫗闍婆說到這裏，不禁一陣得意，打喉嚨裏迸出桀桀尖笑。

易如冰又道：「不知司副總護法到少林寺，情形會是如何？」

鬼嫗闍婆綠陰陰的眼珠一轉，尖聲道：「司谷主麼？他這趟遠征少林，可沒有咱們這麼順利了，百了賊禿可不會像玉虛子這樣膿包了。

「少林寺三堂六殿十二院，百字輩的和尚其中不乏高手，司谷主除非一舉把他們全數毒倒……」

易如冰道：「師傅就是這個意思咯，祇要把少林、武當解決了，九大門派也等於解決了一半。」

鬼嫗闍婆道：「還有龍門幫，公孫老兒不知死活，跟咱們作定了對頭，奇怪的宮主怎會容忍他們到現在？」

易如冰笑道：「師傅說過，本來是要先解決龍門幫和衡山派的，可惜大姐上次事機不密，功敗垂成，現在師傅已經另有打算了。」

鬼嫗闍婆突然目光一注道：「此事宮主怎麼沒跟老身提起過？」

易如冰道：「這是師傅最近和總護法商量之後，才決定的。」

鬼嫗闍婆道：「如何決定？」

易如冰道：「晚輩聽師傅說，公孫敖和咱們作對，也有好處……」

鬼嫗闍婆奇道：「和咱們作對也有好處？」

易如冰道：「公孫敖主持龍門幫，這二十年來，他的名頭不在九大門派之下，咱們祇要解決了少林、武當，九大門派就不難迎刃而解。

「但江湖上除了九大門派之外，自然還有不少反對咱們的人，有公孫敖出面領導，這些人就會依附到龍門幫去，就是九大門派中，可能也會有人和他會合……」

鬼嫗闍婆道：「這樣他不是更坐大了麼？」

易如冰笑道：「但他們集中了呀！」

鬼嫗闍婆突然一拍巴掌道：「不錯，聚而殲之，好辦法，咱們用不着再花零碎氣力，一次就解決了，唉，宮主眞是當今武林第一人物，目光遠大，聖明果斷，老身五體投地的佩服她，也就在此！」

說話之間，祇見一名青衣使女匆匆進來，單膝一屈，躬身道：「啓稟副總護法，龍門幫有人求見。」

鬼嫗闍婆雙目綠光暴熾，冷嘿道：「龍門幫的人居然跟到這裏來了！」目光一抬，問道：「是甚麼人？」

那使女回道：「是龍門幫東壇副壇主侯俊彥。」

鬼嫗闍婆綠光一收，點頭道：「叫他進來。」

使女躬身領命，一會工夫，領着一個臉形削瘦，腰懸長劍的藍衫漢子進來，藍衫漢子一腳跨進屋中，立即躬下身去，口中說道：「屬下侯俊彥見副總護法，二

姑娘！」

怪了，龍門幫的副壇主，竟然向桃花源副總護法自稱「屬下」？

鬼嫗閻婆點點頭道：「侯護法請坐。」

原來侯俊彥竟是五福堂的護法，龍門幫內還有奸細！

侯俊彥依然躬身道：「屬下須即回去覆命，不能久待。」

鬼嫗閻婆問道：「公孫敖叫你來的？」

侯俊彥道：「正是。」

鬼嫗閻婆目光綠光一閃，怒道：「公孫敖陰魂不散，膽敢跟蹤老身而來？」

侯俊彥道：「他們不知從那裏得來的消息，聽到副總護法前來武當，一路疾追而來，原想會合武當派，內外夾擊……」

鬼嫗閻婆砰的一聲，手掌擊在桌上，怒聲道：「不知死活的東西！」

侯俊彥楞得一楞。

易如冰笑道：「侯護法祇管請說下去。」

侯俊彥續道：「沒想到武當掌門接受宮主聘函，他們無機可乘，因此命屬下前來下書。」

鬼嫗閻婆冷嘿道：「那是下戰書了？他們眞想找死！」

侯俊彥從懷中取出一封信來，雙手呈上。

鬼嫗閻婆並沒有接，問道：「他們約老身到甚麼地方決鬥？」

侯俊彥道：「屬下聽說好像是報信坡。」

鬼嫗閻婆回頭道：「二姑娘，妳把信唸給老身聽聽。」

原來她不識字，所以沒去接信。

易如冰接過信來，撕開封口，抽出信箋，唸道：「何方老嫗，敢一再以黑風婆之名肆虐江湖，助紂爲惡，本日二更，在報信坡候駕，希勿爽約，逾時不至，勿怪圍剿。龍門幫幫主公孫敖。」

鬼嫗閻婆張目道：「二姑娘，這信上說的甚麼？」

易如冰道：「他們約副總護法今晚二更，到報信坡去。」

鬼嫗閻婆道：「不，他們信上罵我甚麼？」

易如冰爲難的道：「他們說……妳……」

鬼嫗閻婆不耐道：「妳祇管直說。」

易如冰道：「他們說，妳是甚麼老太婆，敢一再假冒黑風婆之名，肆虐江湖，助紂爲惡……」

鬼嫗閻婆聽得勃然大怒，雙目綠光暴射，猛力一拍桌子，尖聲喝道：「老身假冒了誰？他們簡直胡說。」

她是以黑風婆的身份，才當上了逍遙宮副總護法，還當沒人知道她的來歷！

有，那四個轎伕就是她得意高足，邙山四鬼，都在五福堂下當了香主，祇是嚴禁他們洩漏她的身份而已。

鬼嫗閻婆喝聲出口，接着氣鼓鼓的「唔」了一聲，問道：「唔，二姑娘，甚麼叫助紂爲惡？」

易如冰道：「助紂爲惡，就是幫助紂王做惡事。」

鬼嫗閻婆瞪目道：「胡說，老身幾時幫助紂王，和姜子牙作對？」

易如冰笑道：「這是比喻咯，那是指副總護法幫助師傅，就是幫助惡人，做了惡事的意思。」

鬼嫗閻婆「哦」了一聲，尖笑道：「那也不通，宮主又不是紂王？唔，他們還說了些甚麼？」

易如冰道：「信上說，副總護法如果過了二更不去，莫怪他們趕來圍剿。」

鬼嫗閻婆尖聲道：「是不是，老身如果不問妳，這些話妳都不說了！」

說話之時，一把搶過書信，撕得粉碎，桀桀怒笑道：「今晚不殺他個落花流水，老身就不叫黑風婆了。」

接着目光一抬，朝侯俊彥問道：「公孫敖這般狂法，他約了些甚麼人助拳？」

侯俊彥道：「還是上次那些人，衡山掌門靈均道人、長白掌門雪地神鵰張廣才、少林百忍大師、武當玉靈子……」

鬼嫗閻婆道：「武當掌門人已經接受了聘書，玉靈子還敢和老身爲敵？」

侯俊彥道：「玉靈子一直和公孫敖等人在一起。」

鬼嫗閻婆道：「好，你再說下去。」

侯俊彥道：「目前趕來的，還有峨嵋派掌門古月道長。」

鬼嫗閻婆道：「就憑這幾個人，也想圍剿老身？好，你回去告訴他們，老身準到。」

侯俊彥躬身道：「副總護法、二姑娘，如無別的指示，屬下告退了！」

鬼嫗閻婆揮揮手道：「沒事了，你去吧！」

侯俊彥再次躬身行禮，悄悄退出。

鬼嫗閻婆回頭朝身後一名使女吩咐道：「妳去叫四名香主進來。」

使女領命，閃出屋去，過不一會，簾前微風颯然，扮做轎伕的邙山四鬼已如幽靈般出現，在門口一字排開，垂手肅立。

由四鬼的老大白日鬼開口道：「副總護法見召，不知有何吩咐？」

鬼嫗閻婆道：「咱們來的時候，準備對付武當道士的東西，你們都帶在身上麼？」

白日鬼道：「白骨穿心箭和鬼火飛燐，屬下都帶在身上。」

鬼嫗閻婆道：「很好。」

老二黑心鬼眼睛一亮，喜道：「副總護法，咱們今晚可是要殺上武當山去？」

鬼嫗閻婆道：「不！今晚二更，有人約老身到報信坡去……」

老三討命鬼道：「甚麼人吃了豹子膽？敢和妳老人家作對？咱們兄弟這就去把他收拾了就是。」

鬼嫗閻婆道：「今晚約老身去的，有龍門幫公孫敖、衡山靈均、峨嵋古月、長白張廣才、少林百忍、武當玉靈子等人，老身已經答應他們如約而去。

「待二更之後，你們四人可守在報信坡兩側，這些人，論武功，你們也許不是他們對手，但施放冷箭，給他們一個措手不及，定可做到。」

白日鬼道：「屬下保證他們一個也逃不了。」

鬼嫗閻婆意似嘉許，點點頭道：「邙山二寶，從沒在江湖露過面，他們自然不會識得，待會聽我暗號，立時趕上坡去，祇管出手，一律格殺……唔，有兩個人，你們總該認得出來，一個就是龍門幫幫主公孫敖，一個是本堂護法侯俊彥。」

老四陰森鬼搶着說道：「屬下認識。」

鬼嫗閻婆道：「公孫敖是宮主有意要他活下去的，不准對他使用鬼火飛燐，讓他負傷逃生，同時也不可傷了侯護法，知道麼？」

白日鬼道：「屬下都記住了。」

鬼嫗閻婆揮手道：「你們出去。」

四鬼奉命退出。

易如冰欠身道：「晚輩呢，副總護法可有差遣？」

鬼嫗閻婆桀桀尖笑道：「二姑娘，宮丫頭叛離之後，妳已是五福堂的首席堂主，老身不過是奉命從旁協助……」

易如冰不待她說完，忙道：「副總護法言重了，師傅請總護法駐堂督促，晚輩自然聽妳老人家的。」

鬼嫗閻婆一張鳩臉上飛起一絲得意之色，說道：「其實今晚公孫敖祇約老身一人，二姑娘和老身同去，豈不是老身怕了他們？因此，老身還是一個人赴約爲是，二姑娘可帶她們四個丫頭，在坡下雜林中藏身，待會聽到老身暗號，就突然下手，格殺勿論，給他們一個措手不及，二姑娘以爲如何？」

她不願易如冰和她同去，就因爲方才公孫敖那封信上，明明已經知道自己來歷，怕他們當着易如冰揭穿身份。

自己兩次和公孫敖等人動手，雖然對方沒有一個弱手，但自信手上有一柄舉世無匹的天刑刀，至少也可傷他們幾個。

易如冰的武功雖比宮如玉稍遜，但終究已得成宮主親傳。四名使女也各擅「太陰九行步法」。

雙方一經動手，有她們突然殺出，足可收困擾雙方之效。

屆時如由自己和易如冰出手，再加上自己獨門暗器，不難把這些人全數解決。

鬼嫗閻婆果然詭計多端，想得週到！

易如冰等她話聲一落，立即躬身道：「晚輩謹遵副總護法令諭。」

報信坡四面埋伏

時近二更，這是一個無星無月之夜，報信坡雜林濃密，山影茫茫，四下裏一片昏黑，沉寂如死。

沿着山坡東首，有一條逼仄小徑，此時出現了一個幽靈似的黑影！

這人來勢奇快，眨眼已到坡前！

這一駐足，已可看清她是個滿頭白髮，身穿黑衣的老嫗，黑夜之中，她兩隻綠得發光的眼睛朝林中一瞥，不由一陣桀桀尖笑道：「這點埋伏居然也敢在老身面前現眼？」

「阿彌陀佛！」

林中突然響起一聲佛號，兩邊密林中同時緩緩走出九個手持禪杖的灰衲僧人，左邊當前一

個，雙手合什問道：「來的可是黑風婆嗎？」

鬼嫗閻婆怒嘿道：「不是老身是誰？你們都沒長眼睛？」

左邊僧人低喝道：「師弟們閃開，讓老施主上去。」

一十八個僧人倏然閃開，中間讓出一條山徑，那僧人躬身合什道：「老施主請吧！」

鬼嫗閻婆冷冷一哼，心暗：這裏面由少林僧人埋伏了羅漢陣，西首下坡自然是玉靈子門下的五行劍陣了，你們這些陣仗縱然厲害，祇怕也擋不住自己命火千里監製的「鬼火飛燐」！

心中想着，舉步穿過少林僧人讓開的行列，直向坡上走去！

十八個灰衲僧人等鬼嫗閻婆經過，倏然合圍，各按方位，封住了山徑。

祇聽爲首那個僧人低誦佛號，道：「阿彌陀佛，師弟們恭送老施主吧！」

話聲一落，十八僧人同時朗誦梵音道：「南摩阿彌多婆耶，多他迦多耶，多利伐他……」

他們口中唸的是「往生咒」，鬼嫗閻婆還沒有死，他們就先替她超渡起來了！

鬼嫗閻婆聽得不禁勃然大怒，正待轉身過去，心中陰笑道：「該死的賊禿，老身就先超渡你們吧！」

和尚們還在朗誦經文，但山坡上已經隱綽綽有人拱手說道：「來的可是黑風婆麼？」

這不是明知故問？

鬼嫗閻婆氣得白髮飄動，尖聲道：「你是甚麼人，長了眼睛沒有？」

那人拱拱手，洪聲笑道：「老朽尉遲烱，奉命在此恭迓，祇是老眼昏花，看來有些不像，才出聲問問，哈哈，敝幫主已在山上恭候大駕。」

鬼嫗閻婆兩個起落，便已躍登小山坡上。

尉遲烱抬手道：「敝幫主就在前面，老朽替妳帶路。」

轉身朝前走去。

鬼嫗閻婆舉目四顧，山坡上一個人也不見，不由暗哼一聲，心想：「任你公孫敖搗鬼，老身豈會怕了你們？」

「哈哈！」

一聲龍吟般長笑，山嶺右側，緩緩走出三人，中間一個銀鬚飄胸，手持龍頭拐的正是東海龍王公孫敖，左首是西壇壇主禿龍萬三勝，右首是北壇壇主滿天飛花宋伯通。

公孫敖長笑一落，立即拱手道：「黑風婆果是信人，老夫已經恭候多時了。」

鬼嫗閻婆眼看現身的祇有公孫敖和他手下三位壇主，想來其餘的人均已隱伏四週，這不是和上次野馬山的情形相似，縱有埋伏，又能奈我何？她綠陰陰的目光朝四下一掃，桀桀尖笑道：「公孫幫主，你約來助拳的人呢？」

東海龍王呵呵笑道：「今晚老夫奉請大駕，何用助拳的人？」

鬼嫗閻婆冷笑道：「公孫幫主好大的口氣，九大門派，不是有幾位掌門人和你一起來的嗎？」

東海龍王「哦」了一聲道：「不錯，衡山、峨嵋、長白，三位道兄和少林百忍大師，確是和我同路，祇是他們並沒到報信坡來。」

鬼嫗閻婆奇道：「他們去了那裏？」

東海龍王撚鬚笑道：「實不相瞞，他們幾位業已聯袂赴武當玉靈子道兄之請，共商對付桃花妖女的大計去了。」

鬼嫗閻婆聽得不由一怔，武當玉靈子明明當着自己，恭而敬的接受了宮主聘函，怎會出爾反爾？不錯，那老牛鼻子，說實在答應得太快了，使人不無可疑！

公孫敖續道：「這次武當山會議，關係今後武林局面，十分重大，老夫但等此間事了，也要立即趕去。」

鬼嫗閻婆看他說得不像有假，心中更覺疑念叢生，冷冷的道：「此間如何了法？」

東海龍王拱手笑道：「老夫奉邀大駕，實有二事不明，要向妳請教，不知肯否賜告？」

鬼嫗閻婆縱是兇人，但今晚之事，倒也甚莫測高深，冷聲道：「那要看甚麼事了。」

東海龍王大笑道：「第一件是關於黑風婆的事。」

鬼嫗閻婆目射綠光，沉聲道：「老身有甚麼事？」

東海龍王孫敖道：「老夫如果記憶不錯，咱們曾在天井谷見過一次，野馬山見過一次，今晚該是第三次了。」

鬼嫗閻婆道：「不錯。」

東海龍王徐徐的道：「但老夫等人，曾在烏蒙龍峒峯遇到了另一個黑風婆。」

鬼嫗閻婆神色漸厲，暗想：「自己聽侯俊彥報告，公孫敖等一行，野馬山一役之後，追上百石朝天，一無所獲而返，公孫敖分明是想探聽自己的口氣。」

想到這裏，不覺桀桀尖笑道：「公孫幫主遇上的也是黑風婆麼？」

東海龍王微笑道：「龍峒峯百日朝天，是烏蒙一派的發祥之地，武林中無人不知，老夫遇上的，自然不會是假冒之人了。」

鬼嫗閻婆獰厲的道：「公孫幫主是說，老身是假冒的了？」

東海龍王道：「這個麼？老夫也不敢確定。」

鬼嫗閻婆忽然心中一動，暗想：自己何不聽他說說？於是臉色緩和，問道：「她怎麼說的？」

東海龍王道：「老夫看到的黑風婆，半身不遂，行動不便，她自稱二十年前，運岔眞氣，走火入魔，從沒下山一步，各大門派失蹤之人自然與她無關了。」

鬼嫗閻婆聽到這裏，心中不覺暗喜，同時對侯俊彥的報告不實，也感到無比憤怒，忖道：「這小子仗着是總護法門下，這件事居然隱瞞自己，如此看來，成宮主和總護法可能已經知道了。」一面冷冷說道：「不錯，各大門派之人，正是老身擒去的，公孫幫主要待怎的？」

東海龍王大笑道：「這個老夫已經知道了，所以被擄之人，全在桃花源中。」

鬼嫗閻婆冷嘿道：「你知道的倒是不少。」

東海龍王道：「因此老夫很想知道妳到底是誰？」

鬼嫗閻婆突然目射兇光，朝四人一掃，尖笑道：「很好，老身就告訴你，我是誰吧！可惜，今晚祇有你們四個人在這裏。」

東海龍王大笑道：「妳就是不說，老夫也想到了一個人，祇是想加以證實罷了！」

鬼嫗閻婆白髮飄飛，厲聲道：「你說老身是誰？」

說話之時，雙爪蓄勢，大有立刻動手之意！

東海龍王依然絲毫不以爲意，淡淡笑道：「此事咱們暫緩討論，老夫現在想先說說第二件事。」

鬼嫗閻婆看他好整以暇，全沒把自己放在眼裏，心中也暗暗奇怪，冷聲道：「你說。」

東海龍王沒有作答，伸手一揮，喝道：「來人！」

樹叢中忽然走出一個勁裝中年漢子，中年漢子身後緊隨兩名黃衣大漢，押着一個神色憔悴，垂首喪氣的人，走將過來。

鬼嫗閻婆目光一轉，便已看清那個被押之人，正是總護法門下，由五福堂派往龍門幫臥底，現任東壇壇主的侯俊彥，心中不禁一怔！

東海龍王突然臉容一肅，雙目精光暴射，大笑道：「第二件事，就是本幫機密，一再外洩，老夫想請教妳，可認識此人？」

鬼嫗閻婆冷笑道：「貴幫之事，公孫幫主怎麼問起老身來了？」

東海龍王點點頭，回頭道：「李香主出來！」

樹叢中又應聲走出一個藍衫佩劍的人，赫然又是一個侯俊彥！

鬼嫗閻婆登時心頭明白，自己上了公孫傲惡當，方才送信的侯俊彥，乃是假扮之人！

東海龍王抬目道：「黑風婆既然說這是本幫的事，那是最好也沒有了，葉副壇主，叛幫通敵，該如何處置？」

那押解侯俊彥出來的中年漢子躬身道：「稟告幫主，叛幫通敵，刑該五刀分屍。」

東海龍王沉聲道：「很好，這裡地名報信坡，正好把這通敵報信的叛徒就地正法。」

龍門幫中壇代壇主羅慕賢聽到幫主吩咐，立即從懷中取出一面中間綉了一個黑色「刑」字的三角黃旗，神情一肅，喝道：「押下去！」

兩名手執朴刀的黃衣大漢，立時推着五花大綁的侯俊彥，朝一坡一邊走去。

鬼嫗閻婆眼看侯俊彥就要被龍門幫以「叛幫」之罪就地正法，五刀分屍，此時已不容她再袖手了！

驀地尖笑一聲，銀光乍亮，天刑刀出鞘，正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朝押解侯俊彥的漢子撲去。

就在此時，她突然聽到身後同時傳來一聲低沉的冷笑。

這聲笑並不響，但卻尖厲刺耳！

兩個黑風婆相對

鬼嫗閻婆久經大戰，笑聲入耳，已知身後來了强敵，身形電旋，很快的轉個身去，當她目光一瞥，禁不住心頭猛震，腳下不由自主的向後連退了兩步。

朦朧星月，迷離夜色之下，不知何時，身後已經多了一個鳩

臉銀髮，又瘦又小的黑衣老嫗。

那黑衣老嫗鳩臉陰森，似笑非笑，雙目綠光如電，緊緊的望着鬼嫗閻婆，沒動也沒說話。

這黑衣老嫗無論從面貌、身材、笑聲、綠陰陰的目光，以及陰森獰厲的神情，莫不和鬼嫗閻婆完全一模一樣。

不，她兩道森森如電的綠色眼神，似乎要比鬼嫗閻婆更亮、更綠，更是懾人。

鬼嫗閻婆心裡明白了！

東海龍王今晚約自己到報信坡來，原來早已約好了黑風婆，他方才說黑風婆走火入魔半身不遂，全是假話，這是最厲害的埋伏！

嘿，江湖上傳說，黑風婆走火入魔，自然不會有假，她最多也不過是最近才修復的。

二十年前，自己縱非黑風婆的敵手，但這二十年來，對方走火入魔，武功自然荒廢，自己在這二十年中，武功却比從前精進甚多，何用怕她？何況自己手上還有一柄舉世無匹的利刄天刑刀，對方却祇是空着雙手。

正當她心念電轉之際，對面的黑風婆冷冷道：「眞像，老身還當傳言失實，原來果眞有人假冒老身！」

鬼嫗閻婆膽氣驟壯，目光也驟然轉强，口中桀桀笑道：「妳是黑風婆？」

黑風婆微笑道：「老身總不至於去假冒別人？」

鬼嫗閻婆厲笑道：「妳是黑風婆，難道老身就不是黑風婆？」

黑風婆點點頭道：「自然也是，妳已經襲用了二十年，假的也變成眞的了。」

鬼嫗閻婆陰笑道：「眞假二字，妳以爲該如何看法？」

黑風婆淡淡的道：「用不着分得清楚，眞的也好，假的也好，反正今晚總祇有一個黑風婆走下報信坡去的。」

鬼嫗閻婆終究見多識廣，黑風婆在二十年前以性如烈火，出手毒辣著稱，但今晚站在面前的黑風婆，却是安祥若定，神光湛然，分明她在二十年之中，已經練成了無上玄功。

自己光從氣勢上，已經輸了人家一着。

心頭不由暗暗震驚，一時更不敢絲毫大意，目注對方，暗自凝蓄全身功力，口中却尖聲叫道：「不錯，老身也正有此意！」

黑風婆臉色陰森，目光漸漸落到鬼嫗閻婆的那柄天刑刀上，徐徐問道：「妳手上的天刑刀，可是成碧君賜與妳的？」

成碧君就是太陰宮宮主桃花女的名字。

鬼嫗閻婆道：「妳眼力不錯！」

黑風婆桀桀笑道：「此刀原是老身妹夫的，十五年前，爲成碧君所盜，老身今晚正好把它帶回去……」

話聲未落，山坡上突然響起一聲殺豬般慘叫。

不用看，那正是龍門幫明正幫規，處決叛幫通敵的侯俊彥了！

鬼嫗閻婆聽這慘號，心頭猛震，侯俊彥不但是總護法門下，而且還是五福堂護法，如今人家當着自己把他五刀分屍，今晚總算勝了黑風婆……

不！就是殺了報信坡上所有的人，自己也臉上無光，總護法面前難有交代。

一時不禁又急又怒，驀地厲笑一聲，天刑刀一道銀光閃電出手，猛向黑風婆身前捲去。

人影倏合，但見一團耀眼銀光之中，裹着兩團淡淡的黑影，閃動翻躍。

東海龍王公孫敖手拄龍頭拐，兩道烱烱神光緊盯場中，也分不出誰是黑風婆，誰是鬼嫗閻婆，連誰人手上執着天刑刀都看不清楚！

他身邊站着霹靂掌尉遲烱、禿龍萬三勝、滿天飛花宋伯通，也全都凝神不語，神色緊張。

山坡上靜得沒有絲毫聲息，大家似乎連呼吸都屛住了。

場中二人，雙方出手奇快，三五個照面，也僅是眼睛一眨的工夫，但此刻已經有了變化。

陡然間，祇聽一聲淒厲慘叫，劃破夜空。

人影倏分，一個手握天刑刀，白髮飄飛的黑衣老嫗，帶着桀桀尖笑，宛如天上流星，劃空朝山下飛去，一閃而逝。

另一個白髮飛散的黑衣老嫗腳下跟蹌，登登登地向後連退了七八步，突然一聲不發，向後倒去。

原來她胸膛之間，已被鋒利刀鋒劃開了一尺來長，鮮血泉湧，業已氣絕！

這簡直出乎意料之快。

走的是黑風婆？還是鬼嫗閻婆？

死的是鬼嫗閻婆？還是黑風

婆？

誰也無法確定，因爲她們兩人，一眞一假，衣着面貌完全一樣。

霹靂掌尉遲烱、禿龍萬三勝、滿天飛花宋伯通三人，不禁愕然相顧。

東海龍王公孫敖手捋長髯，臉上微有笑容，回頭吩咐道：「把她埋了！」

這聲淒厲慘叫，黑夜之中可以傳出老遠。

此刻報信坡左側，一片雜林之前，正有一個身材苗條的黃衣女郎站在那裡，翹首仰望，好像在等人。

就在此時，祇見一道人影横空而來，瀉落地上，現出一個滿頭白髮，鳩臉黑衣的老嫗。

黃衣女郎立即躬下身去，口中說道：「晚輩已在這裡恭候副總護法多時了。」

來的正是鬼嫗閻婆，點點頭道：「二姑娘免禮，妳事情辦妥了嗎？」

易如冰嫣然笑道：「晚輩已經辦妥了。」

鬼嫗閻婆目光一掃，問道：「他們人呢？」

易如冰道：「全在前面。」

說話之間，前面不遠的山徑上，人影閃動，四名青衣使女和四名黑衣大漢，一齊朝鬼嫗閻婆恭敬的躬下身去。

鬼嫗閻婆揮手道：「這裡沒有你們的事了，咱們回去。」

＊　＊　＊

幕阜山列仙壇右側，有一座小山，山勢不高，山崗平整，在羣峯圍繞之間，也頗有萬山相拱的氣概。

幕阜山方圓數百里，高峯盈千，除了列仙壇，繫舟峯等幾座出了名的山峯，其餘的山峯自不會一一有名，遑論這座小山了；但這座小山却偏偏有個名稱，叫做「五福壇」，它居然和列仙壇並稱！

那是因爲太陰宮在這山崗上蓋了一座對外發號施令的五福堂，才把這小山的身份抬了起來。

五福堂原來是由太陰宮宮主桃花女的大弟子宮如玉主持的，並由逍遙宮派出副總護法黑風婆坐鎮監督，專門吸收網羅江湖黑白兩道高手。

五福堂佔地頗廣，造得十分有氣派。

這天中午時份，五福堂美侖美奐的大廳上，擺上了五席酒筵。

正中一席，一共坐着四人。

上首席上，高坐着一個滿頭白髮，鳩臉黑衣老嫗，正是副總護法黑風婆——鬼嫗閻婆。

她下首是眉目秀麗而神情冷漠的黃衣女子，是太陰宮宮主門下二弟子易如冰。

再其次，左首一個是臉目陰沉，目光陰鷙的黑袍老者，右首一個則是瘦小精幹的綠衣老叟。

這兩人正是逍遙宮護法奉派駐在五福堂的申公豹、申幹臣和火千里。

除了上首這一席之外，其餘四席，圓桌上坐得滿滿的，全是五福堂的護法了。

（五福堂護法雖然也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一方雄主，但和逍遙宮的護法相比，地位就差得懸殊。）

筵席開始，幾名侍酒的小婢，開始斟酒了。

席上羣豪因有副總護法黑風婆高踞上座，大家都顯得頗爲拘謹，大廳依然肅靜無譁。

鬼嫗閻婆端着面前酒杯，緩緩起身，兩道綠陰陰的目光掃過全場，口中發出桀桀尖笑道：「老身和諸位很少見面，老身敬諸位一杯。」

廳上羣豪被她如電目光掃過面上，再聽到她攝心刺耳的笑聲，一個個都覺得毛髮直豎，此刻她原來祇是向大家敬酒，立即轟的一聲，全體站將起來，同聲道：「屬下禮該先敬副總護法。」

鬼嫗閻婆一口喝乾杯中的酒，尖笑道：「諸位請坐，老身還有兩件大事，要向諸位宣佈。」

羣豪紛紛坐下。

鬼嫗閻婆放下酒杯，尖笑道：「第一件事，是老身此次出門，呷呷呷，諸位可知老身是去了那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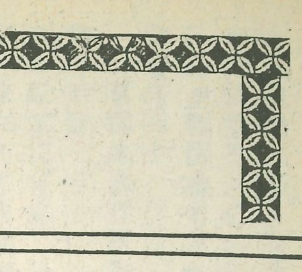
五福堂護法除了奉命行事，沒有人敢私相詢問，這是五福堂的機密！

大廳上依然是一片靜寂，大家除了恭聆，誰也不敢開口。

「武當山！」

鬼嫗閻婆看大家都沒有作聲，徐徐說出「武當山」三字，目光一掃，又道：「太陰宮開派立宗，統率武林，不容江湖上有異己存在，老身奉成宮主之命，前往武當山，就是要武當派歸順太陰宮……」

（未完・卅六）



武林長篇連載

絕色四勇士

辛棄疾・文　明謙・圖

上文提要：

毛操面對康大人，祇好把詳情說出，康大人勸他棄暗投明，衡量得失下祇好答應了。船距離徐州二十里，被二十多艘貨船堵住，原來是淮鹽幫在此攔截康大人的官船，於是，一場保護康大人的殊死戰又展開了……淮鹽幫改變策略，用火船去燒官船，康大人祇好下令棄船上岸，淮鹽幫七大護法去追殺康大人，八九十個幫衆困住江南三公子……

鹽幫的船也開始往河底沉，四條火船上的大火已熄，濃烟衝上了天！

十幾個大漢未撲下石堤，曲十一郎的血笛聲再起，他的魔音十八殺直衝霄漢，正在石堤上搏殺的漢子們，功力稍淺的已開始大叫了！

皇甫歸西滿頭滿身已爲鮮血染濕了，他聽了曲十一郎的魔音十八殺以後，立刻舉起兩臂，抬頭連聲「獅子吼」！「吼哦！」

但見他兩袖上的碎肉也被他的吼聲震得往地上落去！

皇甫歸西也吼得他附近的十幾個帶傷的大漢幾乎是臉無人色！

東方長壽却在人們驚窒中一路撲殺過來，十幾個漢子被他以鐵袖功打落在堤下又滾進河中！

於是，鹽幫有人往船上奔逃了！

對岸受了重傷的劉子丹與耿少華，早已被抬走不知去向！

如今有人退逃船上，立刻帶動尚存的三十多漢子，紛紛往船上逃去！

鹽幫來了近兩百人，死傷過半，船也損失十條，這些人吃驚，因爲他們絕對想不到康文義祇不過一條官船與一條雙桅快船，能在他們堵住河道的情形下，殺得鹽幫慘敗得如此光景！

河道上的浮屍往下游漂着，那種自以爲轟轟烈烈的搏殺，人們把自己當成了英雄，然而，這些漂流的死屍，却沒有人爲他們哀傷！

世上任何鬥爭，可憐的總是那些搖旗吶喊的人，主其事者永遠在暗中操縱，暗中撥弄，暗中竊笑！

*　*　*

荒林中淮陰知縣早已嚇得腿肚子筋直哆嗦，見康文義等負傷走進來，他嘆口氣道：「康大人，奸賊當道，清官難爲，魏忠賢結黨營私，便黑道人物也爲他拚命，死傷如此慘烈嚇人，下官還是初次看到！」

康文義道：「如果我等怕事躲起來，大明江山也就淪喪在這惡奸之手！」

他對身邊兩個家將道：「此番進京，若非他們仁義協助，我等早已淪爲賊子們刀下之俎了！」

皇甫歸西三人率領着楊不邪幾人回來了。

康文義十分激動的迎上去：「眞是令本官感動！」

皇甫歸西道：「大人，祇怕不能再乘船了！」

曲十一郎全身是汗也有血，他接道：「大人，我們祇有改走大道了！」

東方長壽道：「便是那條快船也被破壞了！」

康文義想了一下，道：「我本與徐州太守文明道一齊外放太守之職，祇不過如今人心大變，是友是敵已很難分辨得清楚！」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們不去徐州，直奔台兒莊吧，到了台兒莊，咱們買大車北上！」

他這個意見，也是皇甫歸西幾人心中想的，他們實在恨透了坐船，河面不太平！

就在這時候，魚如意過來了！

「康大人，船是無法再上去了，便是有快船也不適合，大家不能擠坐在一起，男的女的……」

康文義道：「我們走路去台兒莊！」

魚如意道：「大人，走去台兒莊，不如直走棗莊！」

皇甫歸西走到魚如意面前，兩人對望着，那光景就如同再世爲人的味道！

祇不過二人未唏噓！

兩個人彼此撫摸對方臉頰，好憐惜的樣子！

皇甫歸西道：「你也知道去棗莊的路？」

魚如意笑笑道：「我們都是由北京南來的呀！」

她對康文義又道：「去棗莊的路上，有幾處莊院，我們可以花銀子買驢馬大車，大人呀，夫人娃兒們走路很是辛苦的！」

皇甫歸西一怔！

曲十一郎更是一聲低呼！

「唔……辛苦！」

魚如意道：「兩條腿走路總是比四條腿辛苦！」

「辛苦！」

曲十一郎又是一聲「辛苦」！

東方長壽已明白了！

「曲世兄，你在想你的好友辛苦了！」

曲十一郎臉皮有些扭曲的道：「是的，我正在想他，我一直想不通，爲甚麼他不告而別！」

東方長壽道：「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曲十一郎道：「我們彼此無話不談，有甚麼話，他祇管明講嘛，難道他……發現太危險……不可能……」

這時候，康文義下了決定！

「好吧，咱們這就去棗莊！」

十二名家將傷了一半，船家也傷了兩人，這些人不善動刀槍，由康大人給他們發放銀子，叫他們暫住徐州城！

幾次搏鬥，還是快船上的六人本事不錯，那是龍頭派出的人！楊不邪就是其中之一！

奔棗莊巧逢激鬥

大伙看看天色，覺得還是趕快走，因爲吃的喝的也一樣沒有，再不走準定餓肚子！

說甚麼扶老攜幼，這裏面不少傷的人在哎呀，哎呀祇在心中叫，不叫一邊的人知道！

康文義的腿上也受了傷，他的刀也當成拐杖了！

那段路有河道，有柳林，一共要走五十里，於是，天色已暗，荒野寂寂，一行人已覺肚子餓了！

魚如意走在前面，她回過頭來大聲道：「再走五里有住家！」

大伙一聽立刻打起精神往前走，祇聽沙沙聲，不見有人吭一聲，不時的遠處望！

有人就覺得這五里要比十里遠！

遠處長帶出現，河水潺潺，就在一處斜坡上，忽見有人在那兒搏鬥！

搏鬥祇是兩個人，一人用劍，另一人是刀，兩個人殺得慘烈，康大人一行趕到，二人尚自狂殺不已！

於是，康大人開口了！

「住手，住手！」

那個使刀的怒漢邊殺邊吼叱：「走開，這不關你們的事，少插手！」

康大人道：「二位壯士，有甚麼化不開的仇恨，也有辦法解決呀，快住手！」

使劍的大漢吼道：「快走吧，休得多口！」

康文義看看身邊的皇甫歸西，道：「可以把他二人分開嗎？」

皇甫歸西道：「大人，一方是馬家劍法，另一方是徐家刀法，別人不行，我出手就行！」

他的話甫出口，兩個打拚的怒漢立時分開來了！

兩個人齊奔皇甫歸西！

那個使劍的吼道：「你是誰？你怎麼知道我這劍法就是馬家劍法！」

另一人接着問：「你是如何看

出我這刀法是徐家刀法來的？」

皇甫歸西一笑，道：「先說說，我講的對不對？」

二人一怔，但沒點頭！

皇甫歸西道：「曲阜馬家溝有位馬成功，我認識！」

他口中說出馬成功，使劍的立刻落下淚來了！

他哭得無聲！

哭無聲比有聲更難過，皇甫歸西吃一驚！

姓馬的劍指使刀的咒罵道：「他奶奶的，我爹就是死在徐老頭徐升的手中，我找不到他大伯拚命，找上他徐正也一樣殺！」

姓徐的大吼，道：「寃有頭，債有主，你說我大伯投靠東廠番子們，你有甚麼證明？」

他這話提到了東廠番子，立刻引起康文義的注意！

康文義等他二人再說下去了！

就聽姓馬的道：「還要甚麼證明，有人見你大伯同一批東廠番子走在一起，你還能賴得了？」

他戟指姓徐的直呼名，吼道：「徐正，當年你我還打算刀劍走江湖，忠義馬、徐二家親，原來徐家出奸人！」

那徐正也回吼：「放屁，馬騰，你在血口噴人，東廠番子要造反，姓徐的不屑於！」

康文義忽的叱道：「難道你二人就不怕我們也是東廠一幫的人嗎？」

他此言一出，馬、徐二人才忽的跳開來！

這二人刀劍齊指康文義等，吼道：「你們是誰？如果是番子們，那就太好了！」

馬騰對徐正道：「他們若是東廠番子一夥的，我就看你以你們傲視江南的徐家刀法殺了他們！」

他頓了一下，又冷冷一笑，道：「你殺他們不過，我必出劍爲你報仇，也證明你徐家仍然是忠義門風！」

徐正已刀指康文義，叱道：「說，你們是不是與東廠番子們一伙的？」

康文義哈哈笑了！

就在這時候，魚如意走過來了！

她看看徐正，再看看馬騰，便微微一笑，道：「徐家堡，馬家溝，我去過！」

她此言一出，徐正立刻吃一驚，道：「你是誰，我怎麼不認得你？」

馬騰也是一怔，道：「你怎麼會到過馬家溝？」

魚如意一笑，道：「那一年我們是三輛大車往南行，那一年也是我一生最難忘的一年！」

她說着，便康文義也專心的聽起來！

康文義知道她是龍頭的人，但她與龍頭之間的關係，以及皇甫歸西這些人與龍頭之間的關係，他都很想知道！

魚如意道：「那天傍晚，我們有三輛大車馳到馬家溝，老爺子馬成功親自掃榻接待！」

她看看馬騰，又道：「那一年我們由都參老胡引導，老胡與馬成功是老友了！」

馬騰吃驚的道：「妳說那胡都參呀！」

魚如意道：「不錯，正是老胡！」

馬騰目中有淚光，他自袋中摸出一塊玉佩，道：「這是都參送我的，他不叫任何人知道，但他說這玉會保佑我快快長大……」

忽然，他急急的又問：「胡都參是不是被東廠番子們害了，我找他很久了，沒他的消息！」

魚如意道：「胡都參很好，我們正準備扳倒那提督東廠的魏忠賢！」

她指着康文義，又道：「這位就是康大人，南京太守康大人，如今奉詔回北京，藉此機會要把魏奸參倒！」

馬騰與徐正二人忙收刀收劍，併肩上前，衝着康文義施一禮！

那徐正道：「家父徐升，絕非投靠東廠番子，我是他兒子，我相信我爹不會同流合汚！」

康文義道：「我相信你們均是俠義中人，不可因誤會而自相殘殺！」

皇甫歸西道：「二位兄弟，可知不歸山莊有位皇甫娃娃嗎？」

徐正一聽吃驚，道：「你是……」

皇甫歸西道：「在下皇甫歸西！」

徐正大驚，道：「原來是神仙居地鳳凰山莊的少莊主呀，今日有幸結識，眞是三生有幸！」

馬騰走過來，對皇甫歸西唱個喏，道：「我道甚麼人敢於說出有能力叫我馬、徐二人住手，原來是鳳凰山莊的少莊主，當然有資格口出此言了！」

皇甫歸西微微笑了！

看情形，馬、徐二人對皇甫歸西的恭敬，比之對康大人的還

要眞切！

原來江湖上對不歸山莊十分尊崇，他們一般人絕不會稱「不歸山莊」，他們尊稱「鳳凰山莊」，無他，乃皇甫歸西的父母行俠仗義，疏財解困，義行天下，遠近馳名！

皇甫歸西便是爲了父母之事奔走江湖！

當初，還以爲南京的龍頭下了毒手，但經過他暗中訪查之後，才知道是東廠番子們設計陷害！

那時候，東廠的當頭們有個惡毒計謀，祇要在江湖上有名的人物，歸順東廠更好，否則，殺之以除後患！

* * *

現在，康文義問馬、徐二人道：「你二人怎麼會在這地方殺起來了？」

徐正道：「一批番子往棗莊，他說我爹在其中，我不信，便與他一同追來了！」

康文義道：「又是一批番子！」

魚如意道：「我們自南京來，原是有船，可是一路上被東廠與他們的走狗不斷的追殺，如今是棄船往北行，二位可知甚麼地方找到大車？還有吃喝！」

徐正手一指，道：「快回我們徐家堡！」

康文義一怔間，點點頭！

徐家堡距離棗莊西南二十里地，徐家堡內住的全是姓徐的人，他們很排斥外姓人！

那徐正指着西方對康大人道：「大人，徐家堡離此不遠，今見大人等如此狼狽不堪，附近又無客棧，還是快到我們徐家堡稍作停留，收拾妥當再往北京！」

康文義想了一下，點點頭道：「也好，就煩你前面帶路了！」

康文義是因爲聽了魚如意的話之後，才決定前往那徐家堡！

魚如意不但去過徐家堡，她也去過馬家溝，既然她去過，應該不會有問題！

其實他還眞的料錯了！

* * *

徐正很高興，他與馬騰二人在前面帶路，只不過當他們走到一處三叉路口的時候，馬騰對康大人道：「大人，草民不去徐家堡，草民這就回家了，我總是要查明我爹怎麼死的！」

徐正走過來，他拍拍馬騰，道：「相信我，我爹絕不會投靠東廠番子，我爹也不會坑害徐大



馬騰、徐正二人刀劍齊指康文義。

伯！」

他說話至誠，由不得聽的人不信！

馬騰未表示甚麼，他木然的走了。

馬家劍、徐家刀，方圓二百地那是有名的武術兩大家，誰也知道！

＊　＊　＊

天下事果然有巧妙，就在將近二更天的時候，坡道上傳來馬蹄聲，只一聽便知道來的只是一騎。

康文義等回頭望向黑暗中，只見一人挺胸飄髯的坐在馬鞍上，鞍子上掛着一把三環刀！

雙方一走近，就聽徐正忽的大叫：「爹，你去哪兒了，你回來了！」

馬上的正是徐家堡堡主徐升！

徐堡主心懷叵測

徐升見兒子奔過來，宏聲一笑，道：「阿正，是你呀，你……」

他忽又看看康文義等人，道：「噫，他們是誰？」

徐正道：「爹，快下來，見過康大人！」

徐升立刻滾鞍下馬，皺着眉，道：「康大人，那一位康大人？」

徐正又指着受了傷的康文義，道：「這位就是奉召由南京回北京的康大人！」

徐升心中一緊，他滿臉有喜有憂的迎上去。

「草民徐升，叩見康大人！」

康文義忙伸手扶住，道：「徐先生少禮，咱們這就要去貴堡打擾了！」

徐升道：「那是草民的榮幸，快請！」

他把馬交給兒子，一步一趨的跟在康文義的身後面，不時的斜目一瞟！

果然，二更剛到，一行人已趕到了徐家堡！

從地形上看過去，由此往西或往北，已有山丘連綿不斷，河道漸漸的少了！

＊　＊　＊

徐家父子二人領着康文義一行進了徐家堡，早有管事的迎上來，又聽來了康大人，那管事不但整客房，酒席也治了兩桌擺出來！

徐升陪着康大人等，就在徐家堡正廳上吃起來，席間，徐升先是問一邊的皇甫歸西、曲十一郎、東方長壽，還有那楊不邪高姓大名！

當兒子徐正指着皇甫歸西，說出是鳳凰山莊大公子的時候，那徐升臉色微變！

另席上的魚如意走過來了。

她舉杯向徐升敬酒，道：「徐堡主還記得那年我們在此打擾一事嗎？帶我們的是胡都參！」

徐升幾乎跳起來，道：「太好了，原來都是一家人呀，眞是意外！」

他熱切的再問：「胡都參一去無消息，他是不是……」

一笑，魚如意道：「胡都參沒事，託福你了！」

徐升心中緊緊的，怎麼跟在康大人身邊的人物都不是好惹的，難怪東廠在告急！

這模樣正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誰會想到徐升心中想的是甚麼！

只見這徐升舉杯，又道：「大人，可有草民効勞之處，大人盡管吩咐！」

微微一笑，康文義道：「正有事相求！」

徐升道：「大人請講！」

康大人道：「能爲我找一輛大車，女眷們也好乘坐，至於馬匹……」

徐升立刻道：「沒問題，大人只管歇着，我派人前往棗莊僱車前來，那家棧房我也熟，叫他們把馬匹也拉過來，每人一匹好上路呀！」

康大人道：「銀子我們自會出！」

徐升道：「這是甚麼話，一切我徐升當効勞的！」

他當先起身對康大人等點點頭，道：「我去叫管事的前往叫大車，馬上回來！」

他的熱心，令人感動！

康大人就對徐正點頭，道：「令尊眞俠義中人也！」

徐正道：「棗莊不遠，很快就有大車來！」

大伙吃着菜，果見徐家堡管事匆匆的往大門外走，那徐升還大叫：「把事情辦妥，別叫大人說咱們不會辦事！」

「是了，堡主！」

於是，徐升又回到正廳上來了。

他的懷中抱了一個紫花罈子，哈哈笑着對康大人道：「康大人，今天是我徐家堡的大日子，

康大人光臨，徐家堡蓬華生輝，我這一罈乃是三十年紹興老酒，香、醇、甘、甜，可惜只剩這一罈了！」

他拍開了罈上泥封，又道：「咱們在座的每人一碗，祝大人順利到北京！」

他對兒子徐正道：「兒子，你來爲各位貴客斟滿，大家舉杯爲大人祝福！」

徐正愉快的笑了！

他接過酒罈，由康大人開始，每人一滿杯，男女均有，那老酒果然飄出一股醇香的味道來。

便是開酒館的魚如意也覺此酒不可多得！

徐正也把酒往自己杯中倒，徐升却接過來了！

徐升對兒子道：「快到後面去，灶上烤了一隻乳猪，好了快送上來！」

徐正更是高興，匆匆的往後面去了。

徐升見兒子離席，他再爲每人斟酒，笑道：「各位，難得來到我徐家堡，來，再乾這一杯！」

大家連喝三大杯，一罈陳紹喝一半，魚如意起身道：「徐堡主，我們來了，總得到後面見見夫人去，我曾經記得夫人她……她……」

魚如意雙手忽然捧住頭，她臉色大變！

皇甫歸西立刻奔上去，道：「如意，你怎麼了，你……」

他忽然怒視徐升，叱吒道：「你的酒……」

「哈……」

徐升大笑，隨之他看看各人的模樣，突然一聲厲叱：「還不倒下！」

眞聽話，男女倒了一大半。

先是暈，再是雙目一片黑，想挺也挺不起來了！

康大人也歪倒了！

曲十一郎一把未抓住徐升，他立刻跌坐在牆邊！

東方長壽也靠在椅子邊閉上雙目！

魚如意、水玲瓏、冷伊人，還有一位毛知縣，一齊斜趴在地上了。

皇甫歸西在咬牙，他張口吼不出聲，他覺得舌頭太硬了，神智上還未失去記憶力……

皇甫歸西漸漸的把身子歪在魚如意的背上了！

那徐升大笑，笑得有些狂！

於是，徐正自後面來了。

徐正見大廳上這光景，不由大吃一驚！

「爹，他們怎麼樣了？」

徐升愉快的道：「太走運了，哈……」

徐正道：「爹，這到底怎麼一回事呀？」

徐升道：「我的寶貝兒子，爹今天在棗莊與二當頭、四當頭他們會商，有消息飛報，南京康文義過了幾關未被截下來，二當頭歷長洪要咱們多留意，有了姓康的消息，立刻前去向他報告，哈……」

他得意的又道：「我不但有姓康的的消息，而且還不費吹灰之力的一網打盡，這件功勞，哈……」

徐正全身緊緊的，忽然大吼一聲！

「不！」

徐升也吃一驚，道：「你說甚麼？」

徐正大叫：「爹，你果然投靠東廠番子們呀，你爲甚麼要這樣！」

徐升叱道：「你懂甚麼，如今天下幾已成魏公公的了，上至朝廷，下至州府小縣，誰敢與東廠作對，你小小年紀，知道甚麼！」

徐正道：「那馬家溝的馬成功馬老爺子……」

徐升道：「他不識時務，他死在四當頭的槍下！」

徐正道：「爹，你要把他們怎樣？」

徐升道：「爲了確保成果，我先砍了姓康的，再殺了這皇甫公子，我不想這小子壞了大事！」

他「嗆」的一聲拔出三環砍刀來了。

「管事去報告，應該很快二當頭他們就會來到，到時候你要有禮貌！」

「嗆！」

徐正也拔刀了，他大吼：「爹，你不能殺他們！」

一怔，徐升叱道：「兒子，你想造反！」

徐正道：「爹，兒子造反只反你一人，你要造反，造的是千萬人，江湖上誰不痛恨東廠的人呀！」

徐升叱道：「我不信你敢對你老子出刀！」

徐正道：「兒子是不敢，但兒子的良心在，爹，你不能殺他們！」

徐升道：「他們沒有解藥，二當頭他們趕來，一樣也是活不

成！」

徐正忽的伸手，道：「爹，解藥！」

「你瘋了！」

「我沒瘋，爹瘋了！」

「我怎麼有你這樣同老子唱反調的兒子！」

「解藥，快！」

「你想我會給你嗎？」

徐正舉刀，道：「你非給不可！」

徐升道：「造反了！」

爲正義徐正抗父

徐正道：「爹，當初我習武，爹就告訴我一個武者，要具有正義之心，出刀必須有致，爲大我雖死無憾，扶弱鋤强，行俠仗義，這些話……」

徐升大吼：「時代不一樣了！」

徐正道：「正義永遠不變！」

「氣死我了！」

「我要解藥！」

「咻！」

徐升出刀了，他刀砍兒子徐正！

「噹！」

徐正回砍，兩把刀發出窒人的撞擊！

「殺死你這不孝的孽子！」

徐正邊殺邊叫：「爹，我要解藥！」

那徐升忽的回身，舉刀直奔康文義！

「我先殺了這狗官，斷了你的希望！」

「殺！」

「噹！」

徐升的刀中途被阻，這父子二人又殺在一起了。

* * *

燈光之下有喘息聲，那是皇甫歸西的聲音！

皇甫歸西滿身汗水濕透衣衫，只因爲他是個千杯不知酒味的人物！

不知酒味便是不覺醉意，當初他在「醉翁之意酒館」中與幾個大豪拚酒，也是憑恃着內功了得，雖不如「老酒仙」李純陽，有開百骸而排酒之功力，把酒隨喝隨泄於體外，但皇甫歸西的內功精湛！

皇甫歸西的「獅子吼」神功，就是全憑一股無上罡氣的凝聚而成！

此刻，皇甫歸西拚着那股罡氣，正自把他體內的酒與毒生禮



徐正大叫：「爹，你休怪兒子不孝……」

外逼出來。

另一面，東方長壽也一樣的鼓足力量在丹田以上把那股子混濁毒酒往喉頭逼去！

東方長壽的全身衣衫也在鼓脹。

曲十一郎歪倒在水玲瓏的身上，此刻，他開始在蠕動，他的雙目幾乎弩出眼眶外，他那鼻子在嗡動不已，臉頰也是一鼓一鼓的宛似秋天池中的大青蛙一般！

曲十一郎甚至兩耳也在扇動！

曲十一郎習的是血笛魔音十八殺，他能吹出使人七孔流血的魔音，便知他的內功完全集中在一顆頭上，那自丹田上來的功力，便停窒在他的七孔上了！

這是誰也想像不到的。

地上躺的人無一站起來，唯有他三人，正自拚命的在抗拒那股酒毒！

這時候，徐升父子二人已反目成仇了！

徐正大叫：「爹，你休怪兒子不孝，今夜你做的這件事太過份了！」

徐升邊殺邊叱：「逆子，老子的這一切，還不全是爲了你呀，徐家武功全教了你，爲的是有一天能走入仕途，如今機會來了，你這逆子偏又造反！」

徐正年輕力壯，力抵他老子的刀砍，吼叫着：「魏奸已弄得天怒人怨，我們爲甚麼去助魔鬼，你要醒醒呀，醒醒呀，爹！」

徐升更怒，吼罵道：「畜牲，要清醒的是你……我……殺了你這小畜牲！」

他吼着，十七刀一轟而上，那是徐家刀法的極致，也是徐家刀法的精萃！

只不過徐正知道這刀法，老子傳藝給兒子，那是不會留一手絕活不傳的！

就聽一陣金鐵撞擊，聲音宛如五月花炮，碎芒點點中，那徐正反而左手反拍，把他老子推出三丈外，一陣嘩啦啦聲中，一張桌子也撞翻了！

徐升大怒，吼道：「個忤逆不孝的畜牲，我怎麼會有你這種兒子！」

徐正有機會可以砍傷他爹的，但他收刀了！

他並非不知親情之可貴，他當然不能殺了他爹。

正自猶豫間，遠處傳來急驟的馬蹄聲音。

徐升一聽，冷笑了。

徐升對兒子一聲冷笑，道：「二當頭他們來了，我要他們好生教訓你這不孝的畜牲！」

說着，他提刀直奔廳外，半空中發出一聲梟笑，宛如夜貓子叫秋！

在北方，貓叫春，夜貓子叫秋，均是呼找異性的表現，徐升的叫當然是歡迎東廠的二當頭趕快到來！

遠處堡外面有回應，在那急驟的馬蹄聲中，傳來一聲如下山猛虎的吼聲！

徐升的聲音已到了堡外了！

* * *

情勢危在旦夕，徐正急得如熱鍋螞蟻，他沒有解藥，無法把每個人中的毒解掉！

他也曾逼他爹拿出解藥，幾次有機會砍傷砍死老爹，但他終是不忍！

此刻，他情急之下，聽二門端來一盆冷水，胡亂的往每個人的頭上澆去。

冷水起了醒腦作用，幾個武功高的有了反應！

皇甫歸西當先站起來了。

皇甫歸西看着徐正，他的臉上充滿了讚賞之色。

曲十一郎也跳起來了！

曲十一郎不但跳起來，而且還用手拍着水玲瓏的臉頰，低呼着：「玲瓏，醒醒呀！」

忽的，水玲瓏抱緊了曲十一郎，她的俏臉上一片媚色，令人看得一緊！

曲十一郎忍不住的吻上去了。

他這時候的吻，才是不由自主的。

* * *

東方長壽拉着剛自清醒的冷伊人，他對冷伊人道：「快醒醒，保護康大人！」

冷伊人嘆口氣，道：「眞叫人想不到呀！」

魚如意無限關懷的摸着皇甫歸西臉頰，道：「歸西呀，我們幾乎陰溝裏翻船！」

就在這時候，堡外的馬蹄聲更逼近了！

聽起來快到堡門了！

忽的，徐正在大廳門下雙膝跪下了！

他這個跪是面對廳上所有的人跪下的。

康文義剛剛坐起來。

康大人還不知曾經發生過父子惡鬥的事情。

皇甫歸西知道，曲十一郎、

東方長壽也知道。

皇甫歸西走上去，他拉起徐正，道：「徐世兄，可是在爲你爹請命？」

徐正道：「我爹一時糊塗，在下願以命相抵，但願各位放過我爹一馬！」

忽聽曲十一郎道：「那是當然，恩怨雖要分明，但咱們的命還是你救的！」

東方長壽道：「兄弟，你忠孝兩全了！」

皇甫歸西忽對廳上人，道：「拚力保護大人安全，抗敵之事由我三人了。」

只見他當着廳門外的廊上坐下來了。

曲十一郎也坐下來了。

曲十一郎叫大廳上的人各自把耳朵堵起來。

東方長壽與皇甫歸西二人功力深厚，當然不怕曲十一郎的魔音十八殺！

於是，原是清平小調之音，天下太平之曲，但當馬蹄聲由堡外進入堡內的時候，曲十一郎的血笛忽然遠自霄內直瀉而下，那澎湃的魔音，立刻間扣人心弦，動人心脈！

於是，堡內有了厲吼之聲，只見十八匹快馬一轟到了大廳廊前！

大廳上不見燈光，廳廊上坐着三個人。

曲十一郎看上去宛似在演奏着奔殺戰場上的那一曲「將軍令」！

徐升驚怒的衝上前，大吼：「阿正，阿正，你這不孝的孽畜！」

怒馬上有個紅鬚怒漢吼叫：「康大人呢？」

大廳上，康文義回應了。

「東廠賊子們，你們沿路截殺老夫，目的不叫老夫上殿參奏魏奸，需知大明歷代祖宗有靈，你們不會得逞！」

東廠怒漢動刀槍

忽的，騎在馬上的人，有人大叫：「啊！」

那紅鬚怒漢回頭看，幾個番子口中鼻子流血了！

他大怒，戟指曲十一郎，吼道：「別吹了！」

曲十一郎吹得更起勁了。

猛古丁，另一黑臉怒漢自馬背上拔身而起，一枝銀光短槍已往曲十一郎插去！

「老子殺了你！」

然而，他的槍尚在半空中，斜刺裏抖出一股無堅不摧的袖風迎上去。

那黑臉漢子一槍刺中，身子不前反而後閃，「咚！」的一聲，反又跌坐在馬背上了。

紅鬚大漢冷笑，緩緩的拔出一對寬刃短刀來了。

他已聽了幾聲淒慘的怪叫，幾個漢子已是口吐鮮血，耳鼓轟轟的頭腦發昏了。

他已明白，這是那笛聲的作怪，因爲他也覺出心神有些不寧了。

能夠抗拒曲十一郎的「魔音十八殺」，其內力必然十分雄厚！

兩把寬刃怪刀並舉，紅髯怒漢厲吼道：「下馬，殺進廳內，一個也不留活口！」

只見他自馬背上往半空中旋動，就好像有一股無形的龍捲風把他托旋向空中一般！

四丈高下，他忽然一招平沙落雁，直往大廳內飛落！

他的目的就是殺康文義！

他不把廳廊上的三人看在眼裏，以爲他帶來的人馬足夠對付了。

他再也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那才是要命的大事情。

＊　＊　＊

皇甫歸西振臂而起，他迎擊那位惡漢在半空中。

半空中也響起無數碎芒聲，當人們尚自眨眼間，兩團人影自空中而旋殺下來，然後再旋繞到半空中。

半空中也傳來吼叱聲。

皇甫歸西在第三次半空攔阻中，發出連聲「獅子吼」！

「吼哦！」

他那帶着蒼勁的衷氣吼聲，立刻令紅髯怒漢怪叫！

「他媽的！你是皇甫烈忠的兒子呀，今天殺了你，改日火燒不歸山莊！」

皇甫歸西聽得清，他大怒：「說，是你們陰謀害我爹娘的，是不是？」

紅髯怒漢嘿嘿道：「那是公公給足面子，媽的，他二人不賣公公的帳，當然只有死！」

皇甫歸西一聽，全身血脈賁脹，狂吼一聲宛如五雷轟頂：「殺！」

「殺！」

這一聲殺來得突然，是女子的聲音。

是的，魚如意出刀了。

魚如意在黑暗的大廳上，她聽了紅髯怒漢的話，便忍不住的出刀了。

紅髯怒漢剛自往空中升起，他的雙刀正是皇甫歸西的旋頭刀對搏中，魚如意的刀切過來了。

「嗜！」

「唔！」

魚如意的一刀是往紅髯怒漢的肚子上刺去的，却因爲紅髯怒漢拔身而起，令她的一刀扎在怒漢的大腿上。

這怒漢果然了得，他自半空中忽然下滑，另一腿玄妙的踢得魚如意往外撞去。

「啊！」

魚如意忍不住的一聲尖叫！

皇甫歸西已撲下來了。

皇甫歸西厲叱：「我要把你碎屍萬段！」

十幾個怒漢已與東方長壽、曲十一郎二人苦戰在大廳外面了！

就在皇甫歸西旋身撲擊紅髯怒漢的時候，紅髯怒漢一聲吼叫：「老四，衝入廳內，先殺了康狗官！」

就見那使短銀槍的黑臉大漢一聲大吼！

「開路！」

「殺！」

十個東廠番子分成兩批，有的圍住曲十一郎與東方長壽二人狠幹起來。

有三個被東方長壽以鐵袖功打翻在地，却仍然一挺而起撲殺而上！

他們就是以死相拚了。

果然，黑漢拔身直往廳內衝去，隨這黑漢衝的還有五名大漢！

五名已帶傷的大漢，流着鮮血往內撲進去了。

這是一場殊死決戰！

至少，看在徐家父子眼裏是一場生死決戰！

那個紅髯怒漢正是東廠二當頭「八手摘星」歷長洪，有人叫他「八手摘心」！

因爲他那兩把寬刃短刀，好像就是爲挖人心而打造的，不少人物死在他的短刀中，大部份是被摘了心！

＊　＊　＊

黑臉大漢正是東廠四當頭，「銀槍將」尹水寒就是此人，姓尹的原是太行山尹家寨的人，却被東廠選中，當上了東廠四當頭。

此刻，尹水寒挺槍衝入黑暗的大廳上，他才剛剛站定，只見左側一件黑呼呼的東西推過來。

尹水寒立刻挺槍就刺！

那是一件怪東西，當尹水寒看清是一把琴的時候，突覺左肩窩下方一陣劇烈的痛，不由驚怒的暴出一腿！

他眞不幸，因爲有個家將就匐在下方，那家將突然一刀砍中尹水寒的腿上了。

「噢！」

尹水寒大叫着單腿往廳外逃，身後一件刀刃擲過來，狠狠扎在他的後心上。

尹水寒雙手抱緊了柱子不往地上倒。

「一……當……頭，裏面……埋伏……」

隨着他的吼叫與無奈，附近正自滿身是血的拚殺的歷長洪怪聲連連！

「徐升，徐升……是該死呀！」

徐升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他的兒子徐正也暗中攔阻不叫他出刀，聽了歷長洪的吼叫，不由打個哆嗦！

歷長洪又吼：「徐升，是你誘爺們前來上當了，你罪該萬死！」

徐升大叫：「我沒有呀，二當頭！」

（未完・十六）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

夢中劍

司空羽・文
明謙・圖

上文提要：林雪樓與白如意歇在一小尼庵，四更天遭人放火……白如意又遇盈盈，盈盈欲置其死地，蒙面人出現，白如意乘機離去，二人正激鬥，林雪樓趕來，蒙面人怕冒充于勉被認出，急忙離去，盈盈與林雪樓又比鬥……胡不愈治好常寶齋，他傳了七絕招給胡不愈……盈盈蒙面打敗父親蕭乾，此際重傷未死的藍宇攔住盈盈的去路……

盈盈拉開了架式，蕭乾在暗中望去，看不出是誰的武功起手式。藍宇攻上來，盈盈一試，都是她所學過的招式，心上篤定。

但是五六十招之後，藍宇忽然來了一式怪招，這一招盈盈絕對沒學過。

盈盈心頭一凜，但她臨危不亂，全力應付，勉强於退了兩步之下應付過去。

然而，藍宇打了兩三招，又來了一式怪招。

盈盈以為，藍宇當初可能還是留了幾招壓箱底的招術，心頭一慌，無法破解。

「啪啪」兩聲，肩背上中了兩掌。盈盈栽出六七步之多，暗中的蕭乾不由吃了一驚，父女畢竟是父女，他立即撲了上來。

盈盈吐了一口鮮血，見有人撲上，也沒看清，掉頭疾馳而去。

藍宇沉聲道：「你是何人？」

此刻蕭乾也是蒙面的。

蕭乾道：「我是個過路的人，不甘一個年輕女人被欺侮，所以動手。」

藍宇道：「你不知道我們之間的事，希望你別插手。」

蕭乾道：「那女子走了就算了！」

藍宇大怒，一招擊退蕭乾，又去疾追盈盈，但就這麼一會兒，盈盈已不見了。

再回頭找蕭乾，蕭乾也不見了。

藍宇大為惱喪，但他還不死心，還在繼續找尋……

* * *

于靖今天要解開眼上的白布。

他緊張，胡不愈又何嘗不緊張。

小徐就更不必說了，他暗暗求菩薩保佑。

白布慢慢解開之後，小于忽然尖叫了一聲，道：「胡伯伯，我看見了……看見了……」

胡不愈心頭大暢，小徐跳了起來。

于靖立即拜下道：「胡伯伯再生大恩，晚輩沒齒難忘，請受我一拜……」

胡不愈道：「于靖，你知道嗎，老夫比你緊張十倍，因為這次如不成功，我也失去了信心！」

小徐道：「若非師父這位神醫，祇怕這世上無人能作得到了！」

胡不愈把小于拉了起來，道

：「可惜你娘不在此處，她知道此事，不知會如何高興呢！」

「眞的，伯伯，家母更為此事操心！」

* * *

雷天鳴遇上了焦嬌。

焦嬌見了禮，雷天鳴道：「妳還在找那四件東西嗎？」

「是的，長輩！」

「不要再找了！」

「為甚麼？」

「因為已經沒有了！」

「不，在那幾個小崽子手中！」

「不要再胡搞蠻纏了，那四件東西已經毀掉了！」

焦嬌道：「毀掉了？誰毀掉了？」

雷天鳴道：「不用追根究底，反正那東西是沒有了！」

焦嬌道：「怎麼會毀了呢？是不是幾個小崽子毀掉了？」

「不是……不是……」雷天鳴大怒道：「沒有了就是沒有了！為甚麼總是沒完沒了！」

焦嬌道：「前輩，實在是回敎重視身體完整，不可殘缺……」

雷天鳴道：「為甚麼妳不想想，他們四人生前都作了些甚麼缺德事？這比那些東西重要多了！」

焦嬌道：「長輩，我知道了！也不會再找了！」

「這才對！不然的話，鬧得武林中烏烟瘴氣地，徒增笑柄而已！」

雷天鳴離去後，焦嬌向地上吐了口唾沫。

找上盟主比武功

盈盈又找上了武林盟主。

自敗在林雪樓手下之後，信心受挫。

祇不過她還有雄心，她以為，她不如藍宇是因為藍宇留了後手，而且武功是他教的。

她祇要能擊敗盟主，在武林中還是赫赫有名的。

盟主座前右護法接待盈盈，道：「姑娘貴姓？有何貴幹？」

盈盈道：「我叫蕭盈盈，秉程來找盟主的。」

「不知找盟主有何事？」

盈盈道：「找盟主印證武功！」

右護法秦朋一楞，道：「姑娘別開玩笑了！」

盈盈道：「這種事怎會開玩笑！」

秦朋道：「盟主不會和妳印證武功的。」

「為甚麼？」

「因為他的身份不同。」

「如果我非印證不可呢？」

秦朋道：「姑娘不可無理取鬧！」

「這是正事，不是無理取鬧！」蕭盈盈道：「盟主不答應，就是膽怯了！」

「笑話！盟主何等身份！」

「越是身份高，越怕失手！」

秦朋沉聲道：「不可無禮！妳如果一定要印證，在下可以奉陪！」

「你……」盈盈笑了起來。

「怎麼？在下不夠資格？」

「當然！你差得太多了！」

秦朋道：「年紀輕輕地，倒是大言不慚！」

盈盈道：「不是我瞧不起你，你接不下我十招！」

秦朋忍無可忍，就出了手。

盈盈三招內祇閃不接，第四招才還招，秦朋一接，心頭一凜，第一招就退了三大步。

以後每接一招必退一兩步，在第八招上，他被砸了一掌。

秦朋老臉赤紅，輸了還不要緊，雙方的差距太大了，道：「妳是何人門下？」

「我說過我叫蕭盈盈！」

「妳和蕭乾是何關係？」

「他是家父……」

「可是蕭大俠的身手未必有妳……」

「那是另一回事，這不就是青出於藍嘛！」

秦朋道：「在下學藝不精，輸得沒有話說，但盟主絕不會和妳動手的，妳走吧！」

盈盈道：「盟主不動手我就不走！」

這工夫盟主「千手劍」莊嚴走來，道：「甚麼事？」

秦朋道：「這位蕭姑娘要找盟主印證武功……」

莊嚴道：「姑娘為甚麼要這樣？」

盈盈道：「自我出道以來，聽說過不少的武林高手，但一試之下，大多是虛有其名……」

莊嚴道：「要試試在下是否也是虛有其名？」

盈盈道：「請盟主賜招！」

莊嚴道：「好吧！就以三十招為限！」

盈盈道：「也許不用三十招……」說着已出手攻了上去。

莊嚴一接，心頭一沉，年輕

人竟有這等招術，這就難怪了。

十來招之後，莊嚴不由暗暗驚奇，他看出，這武功頗似「陰陽雙妖」的路子。

一般人絕對想不到盈盈獲得這二人武功的方式，竟是那麼荒腔走板。

「蕭姑娘和『陰陽雙絕』藍氏兄弟有何關連？」

盈盈不由暗暗點頭，名人果然見聞廣博。

盈盈道：「沒有甚麼關連。」

莊嚴見她不說實話，也就不再問了。

五十招過去，盈盈有攻有守。

一百招也過去了，盈盈毫無敗象。

秦朋連連搖頭，自己是右護法，結果在十招內失手於一個少女，內心十分難過。

但看看盟主，和這小女子打了近一百五十招，尚無取勝的跡象，自己又算得了甚麼？

莊嚴也不免邊打邊嘆息，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自己已經落伍了。

但無論如何他是不能輸的，兩百多招，近兩百三十招時，莊嚴一把抓裂了她的肩衣。

盈盈疾退一丈，看看肩頭，皮破血流，她記得她敗在林雪樓手下是兩百零幾招。

看來林、莊二人的武功相差不多。

盈盈一言不發，回頭就走，竟越牆而出。

秦朋道：「她畢竟非盟主敵手！」

莊嚴道：「可是要兩百多招。」

秦朋道：「但屬下敗在她的第八招上。」

莊嚴道：「她的武功明明是『陰陽雙妖』的路子，却不承認。」

秦朋道：「『陰陽雙妖』好久未履中原了。」

「最少有三十年了吧！」

「她怎麼會『陰陽雙妖』的武功？」

「這是很難說的。」

莊嚴道：「這個小女子的確很狂，眞是世道變了。」

秦朋道：「世道眞的變了，就以左護法清雲道人來說吧，他的荒腔走板，胡搞一通，不是和這小女人一樣嗎？」

莊嚴道：「清雲有沒有消息？」

「沒有，盟主，要不要下令通緝？」

莊嚴搖搖頭道：「肯爲武林出力的人不多，我相信他可能走偏鋒。」

「莫非他會參加『九重天』？」

「因爲他知道，在武林中已無法立足，這條路他可能會走的。」

「是的，盟主，但有些武林正義之士，可以發出信函，要求協助緝拿，如林雪樓女俠、胡不愈大夫及峨嵋派掌門萬海峯等。」

莊嚴點點頭道：「可以，你就寫信吧！」

＊　＊　＊

這鎭上悅來客棧，來了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住入後院中。

這天傍晚，又來了一位中年婦人，和一個中年漢子，也要住店。

婦人道：「掌櫃的，有沒有一位老人來住店？」

帳房道：「有一位，大約八十多歲了吧！」

婦人喜形於色，道：「住在甚麼地方？」

「後院。」

晚上，老人用過晚膳，正在抽旱煙，一個婦人和一個漢子已站在門外。

婦人道：「常老頭，人生何處不相逢啊！」

老人道：「的確。」

婦人道：「就這麼跑了可不大夠意思吧！」

常老頭即是在東海島上被胡不愈治癒的常寶齋，他的進境很快，不久就痊癒了。

病好了之後，他還裝病一段時間。

直到體力恢復了，他才逃出島外。

沒想到，婦人追來，仍被找到了。

婦人道：「常老頭，事到如今，咱們就乾脆打開天窗說亮話，是爲了你的七招絕學。」

常寶齋道：「這個我知道。」

婦人道：「希望你能交出來。」

常寶齋道：「那不是天大的笑話？」

婦人道：「那可就怪不得我們了。」

常寶齋道：「我知道，這是遲早的事。」

婦人道：「常老頭，屋子裡動手不方便，出來吧！」

常老頭脫了外衣，走了出來。

婦人和漢子都拉開了架式，

一看便知要一齊上，常老頭似也不在乎。

婦人向那漢子使個眼色，動上了手。

常寶齋這麼大的年紀，還是四平八穩，有攻有守。

可以看出，這婦人身手了得，那漢子雖遜於婦人，看來也不是庸手。

三十多招時，常寶齋守多於攻。

婦人和漢子攻得十分狂烈。

但五十多招後，常寶齋忽出奇招，把二人震退了三四步。

他們知道，這大概就是那七招絕學其中之一了吧？

過了幾招，又施出另外一奇招，二人又被逼退了四五步。

婦人和漢子再次攻上，常寶齋再出奇招，而且一次比一次厲害，婦人和漢子竟被震退了六七步之多。

這才知道，七招奇學的確非同小可。

婦人和漢子目前是騎虎難下，還在加緊進攻。

常寶齋有了信心，再出奇學，「啪啪」兩聲，砸了二人各一掌，各退了七八步。

越往後越厲害，二人已失去了鬥志。

三十多招時，常寶齋守多於攻。

但奉命來此，不能就此罷手。

常寶齋知道，不傷了他們，絕不會死心，於是再出第五招。

「啪啪！」又是兩掌正中，二人踉蹌後退，各吐了一口鮮血。

到此地步，婦人和漢子這才灰了心，婦人道：「常老頭，咱們還沒有完，前途再見！」

二人越牆而出，常寶齋眼看他們往東走了，也收拾一下，往西走了。

婦人和漢子並沒有出鎭，而是在另一家客棧住下，養好了傷才離開的。

他們走的方向也是西方，他們猜到，常寶齋會往西走，緊追了一陣子。

這天午時，二人遇上了盈盈。

婦人道：「姑娘有沒有看到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子？」

盈盈道：「有一個。」

婦人道：「過去多久了？」

盈盈道：「不久。」

婦人匆匆要走，盈盈厲聲道：「回來！」

婦人一怔，回頭道：「丫頭，妳好兇！」

信心倍增挫觀音

盈盈道：「我對沒有禮貌的人才會這麼兇。」

婦人道：「我就偏不說個『謝』字。」

盈盈道：「那我就要教訓妳！」

「妳？」婦人笑了起來，道：「丫頭，妳夠看嗎？」

「夠不夠，一試不就知道了？」

婦人道：「丫頭，這可是妳自取其辱。」

盈盈道：「大話說得太早了些吧！」

婦人沒出手，漢子先出了手。

那知沒出三招，漢子被砸了一掌。

婦人吃了一驚，因爲她看不出盈盈是那一派的武功。

漢子還要再上，婦人道：「退下，你不行。」

盈盈道：「祇怕妳也不行。」

婦人撲上，用的全是拿手的招式，但是一上手就落了下風，才八九招，心頭涼涼地。

婦人一向自負，在武林中提起「千手觀音」方瑞娥，不知道就太孤陋寡聞了。

她絕沒想到，這麼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居然有此功力，二十來招時，祇守不攻，堪堪不敵。

盈盈道：「還行嗎？」

方瑞娥暗暗焦急，不到四十招，被砸了一掌，退了六七步。

她估計這丫頭不比常寶齋差，眞正是流年不利了。

盈盈道：「手底下不怎麼樣，却又咋咋唬唬地，眞是不知醜！」

方瑞娥忍下這口氣，道：「姑娘請賜告芳名！」

「我姓蕭，叫蕭盈盈。」

方瑞娥道：「後會有期！」和漢子掉頭離去。

盈盈的信心又增加了些，大聲道：「妳叫甚麼名字？」

方瑞娥道：「我叫方瑞娥。」

盈盈當然聽說過方瑞娥之名，人稱「千手觀音」。

* * *

于靖眼睛復明，心情大好，不時和小徐出遊，今天，又在鎮上遇上了莊倩。

「于大哥，又遇上了你，眞好！」

于靖道：「是啊，妳去何處？」

「我還不是出來逛逛。」莊倩大爲激動，道：「于大哥，你能看見了？」

「是的。」

「治好了，誰治的？」

「還會是誰？」

「大國手胡不愈？」

「當然是他。」

「太好了，于大哥，我早就知道，吉人必有天相，你一定會好的。」

「謝謝妳，莊倩。」

「爲了慶祝于大哥復明，我今天請客，到酒樓上去吃一頓。」

于靖道：「莊姑娘，妳以前說妳自己很醜，而且跛一足。」

莊倩笑了起來，道：「至少我也不美呀！」

小徐道：「夠美了，還要怎麼美？」

于靖道：「是啊，很美了，妳太客氣。」

三人上了酒樓，莊倩叫了七八道大菜，三人還叫了酒。

「來，于大哥，小妹敬你一杯。」

于靖舉杯道：「多謝，我敬妳！祝妳的美與日俱增。」

他們的座位臨窗，小于更是坐在窗邊，向街心望去，忽然發現了一個熟人。

他失明這麼久，好了之後，就喜歡東張西望，他站起來就下了樓。

原來他發現了清雲道人，而是穿了便裝。

這個出家人荒腔走板，太離譜了。

于靖暗暗跟着，眼見清雲進入一家客棧，往後走去，于靖也跟了進屋。

于靖在後窗外伏着，屋中傳來女人的口音，道：「道長可有發現？」

清雲道：「在下沒有發現常寶齋。」

那女人道：「明明見他住入這家客棧，怎會沒有？」

「也許不久就走了吧！」

屋內靜了一會，女人又道：「你找胡不愈，找到了沒有？」

另一漢子的口音，道：「胡不愈搬家了。」

婦人冷冷地道：「沒有一件事是順利的。」

似乎婦人的身份很高，清雲和那漢子都不敢出聲。

這時忽然又聽到衣袂聲，清雲道：「有人來了。」

果然，門外站定一人，竟是

個艷尼。」

婦人方瑞娥道：「妳是何人？」

艷尼道：「法靜！」

「是來聽差遣的？」

艷尼法靜道：「妳又是何人？」

「方瑞娥。」

法靜道：「沒聽說過這個名字。」

「放肆！」

「我看妳才放肆！」

方瑞娥道：「清雲道長，把她拿下。」

「是……」清雲出手不到十七八招，就被踹了一腳，另一漢子要上，方瑞娥道：「站到一邊去。」

「是……」漢子退了下去。

方瑞娥出了手，這二人打起來才像個樣子，清雲看看人家，不覺汗顏，曾是盟主身邊的左護法呢。

二人打了五六十招，勝敗不分。

又打了將近百招，還是不分高下。

這工夫方瑞娥突然退出五步，道：「住手！」

艷尼法靜道：「怎麼？怕了？」

「沒有那回事。」方瑞娥道：「在幫中妳是甚麼身份？」

法靜道：「『紅』字第三號，妳呢？」

方瑞娥道：「『紅』字第二號！」

法靜立刻躬身道：「不知是上級，請恕罪……」

方瑞娥道：「請別介意，我也有不是之處！」

「九重天」幫會中階級分得很清楚，尤其是前十名，像這漢子及清雲這種貨色就談不上了。

女的是以「紅」字起頭排名。男的是「青」字排名，像清雲和這漢子大概排名到十五名以後了。

方瑞娥道：「法靜師父的任務是……」

「踩林雪樓的線！」

「結果如何？」

「曾經遭遇，林雪樓名不虛傳，手底下很霸道。」

「那是當然，遇上這等人物要小心了！」

「上級可知道『陰陽雙妖』老大藍宇重履中原武林了？」

「聽說過。」

「據說此人武功奇高。」

「的確，上級正在研商對策，可能是打算禮聘！」

法靜道：「只怕不容易！」

「有一個人可以攷慮吸收。」

「甚麼人？」

「『神鎗無影』蕭乾之女蕭盈盈！」

「聽說此女身手了得！」

「豈但了得而已，若在本幫中，可居『紅』字第一號而有餘！」

「可是，蕭乾的身手不怎麼特別高！」

「他們父女的路子不一樣。」

* * *

晚飯後，胡不愈和小于及小徐在談話家常。

後來談到常寶齋的事，道：「常老先生的七招絕學，我要傳給你們！」

小于道：「胡伯伯，常老先生的絕學怎麼會傳給伯伯？」

「當時常寶齋對自己的病沒有太大的信心，萬一治不好，七招絕學會帶到地下，所以他教了我。」

「要伯伯代傳他的後代或徒弟？」

「不是，他只有一個姪子，但不成材。」

「就等於把這七招絕學送給伯伯了？」

「對，那時他的病雖大有起色，還不知道能不能逃出島外，所以才傳了我。」

「他能逃出島外嗎？」

「他曾說熟諳水性，應該可以離開該島。」

小徐道：「師父要把那七招傳給我們？」

「不錯，不過你的悟性比于靖差得多，同樣學習，你得到的一定比較少些，但我還是傳給你。」

小徐道：「當然，我不能和于靖比！」

于靖道：「那也不一定，若論聰明，你有些地方比我聰明多多。」

胡不愈道：「他是玩邪的比較聰明，作正經事就不聰明了！」

小徐道：「師父，絕學嘛。我一定全神貫注，用心學習！」

胡不愈道：「就從今夜起，我馬上傳給你們。」

* * *

雷天鳴在自酌自飲，雷莊主人只有他一人。

這工夫總管來報，「神槍無影」蕭乾來訪。

雷天鳴皺皺眉頭，在他的記憶中，和蕭乾素無來往，但近日

蕭乾在武林中頗爲活躍，立即請進。

蕭乾叉着腰道：「雷大俠，蕭某冒昧了……」

「歡迎，歡迎！何不請上座喝一杯？」

「不叨擾了，謝！」

「蕭大俠今夜來訪，必有大事。」

「事是有一點，在下也不必轉彎抹角，如今『九重天』如日中天，不久將更是睥睨天下，號令武林，在下奉幫主之命，特來請雷大俠共襄盛舉……」

雷天鳴想了一下，道：「蕭大俠在『九重天』是甚麼職位？」

「『青』字五號！」

雷天鳴道：「職位不怎麼高嘛！」

蕭乾道：「是不怎麼高！」

「如果在下參加『九重天』，能有個甚麼職位？」

蕭乾想了一下，道：「『青』字六、七號是不成問題的。」

雷天鳴有點不悅，道：「蕭大俠，我有個不情之請，請勿見怪！」

「請說！」

「在下想和蕭大俠折騰幾招！」

蕭乾道：「不妨！」

拒絕入幫遭毀容

蕭乾以「神槍無影」名噪江湖，但這幾年來，却隱居小鎭上開棺材舖子，最近再次在武林中露臉，名聲又響了起來。

雷天鳴不大服氣，他知道，只要是「九重天」邀約入幫之人，拒絕是絕對不成的。

只不過要參加，也要風風光光地幹個較高職位。

如果他能擊敗蕭乾，他就該排名在蕭乾之前。

現在二人已交換了二十招左右。

雷天鳴輕敵之心消除，雖然他不以爲自己會在五十招內落敗，却相信贏人家太難。

大約七十招左右時，蕭乾賣個破綻，雷天鳴以爲得計，攻了上去。

那知這是一計，蕭乾滴溜溜地轉，反而到了雷天鳴身後側，「叭」地一肘，砸在雷天鳴的左背上。

雷天鳴「吭」地一聲，栽出四五步之遠。

他以爲這是對方使詐，賺他，還不想停手。

蕭乾本不想繼續打下去，但對方不罷手，他也不能停下，大約九十多招，又砸了雷天鳴一掌。

到此地步，雷天鳴才不得不認輸，抱拳道：「在下技差一籌，蕭大俠手下留情……」

蕭乾道：「僥倖，雷大俠別介意……」

這才叫部下添杯添菜，招待客人。

＊　＊　＊

「陰陽雙絕」老大藍宇到中原來，主要是找蕭盈盈，結果把她擊傷被她跑了。

他到處打聽盈盈的下落。

這天盈盈住在一家客棧，上街用膳剛剛回來，來了二位不速之客，竟是「雷火雙雄」焦天和焦地兄弟兩人。

這二人以火器名聞於世，一般武林人物都不敢得罪。

盈盈當然認識這二人，道：「二位有何貴幹？」

焦天道：「奉『九重天』主人之命，特來邀蕭姑娘入幫！」

盈盈道：「現在我無意入幫！」

焦天道：「令尊已經入了幫！」

「這件事我不知道，再說他入幫與我沒有關係。」

「姑娘是聰明人，以『九重天』的勢力，不久的將來，必然是號令天下……」

盈盈道：「號令武林是他們的事，與我無干，二位請回吧！」

「姑娘請再三思！」

「囉嗦了！有一天我要參加時，我會自動加入，此刻多說無益！」

焦地冷冷地道：「給妳面子，妳要知好歹！」

盈盈道：「不知好歹又如何？」

焦地道：「硬請也要把妳請去。」

盈盈冷峻地道：「二位如果不用火器，恐怕接不下我二十招……」

焦地大怒道：「妳少吹！」

盈盈道：「不信試試便知。」

焦天道：「老二，不要這樣，這都不是外人……」

他的意思是，他們的妹妹焦嬌，和蕭乾有一腿，所以說不是外人。

但焦地可不管那一套，道：「老大，人家把咱們看扁了！聽到沒有?咱們聯手也接不下人家二十招啊！」

焦天道：「算了！孩子哭抱給他娘，咱們回去交代一下就是了！」

焦老二道：「老大，我忍不下這口氣！」

焦天當然也不是滋味，他們在武林中成名已久，老一輩的都要讓他們三分，盈盈還不到二十歲，口氣太狂了一點。

事實上，她說的也不過火，焦氏兄弟是以火器成名的，身手有限得很，也許二十招還多了呢！

焦天不出聲了。

焦地見老大不出聲，大概是默許了，立即攻了上去。

盈盈也知道他們的火器厲害。

但盈盈由於父親和焦嬌接近之故，也知道他們都有些甚麼火器。

她以藍宇的絕學對付二人，眞是綽綽有餘，才不過七八招，逼得二人團團轉。

甚至連施放火器都來不及了。

大約是十七、八招左右，「啪啪」兩聲，焦氏兄弟每人挨了一掌。

盈盈以爲這已見了勝負，立刻退後一丈，那知焦氏兄弟可不管那一套，尤其是焦地，掏出一串「九連珠」擲了出來。

盈盈以爲他們會守信，說好不用火器的。

這工夫「九連珠」擲出，盈盈要完全閃避開了，已經不大可能了。

「九連珠」可以想像是九顆連在一起，出手後分九個方位，方圓五丈以上全在其威力籠罩之下。

盈盈全力向左疾掠，而且，立刻着地滾動。

但是，她再快還是沒有「九連珠」爆炸快，一陣驚天動地爆裂聲，烟塵四起，土石橫飛。

盈盈只感覺身子被震離地面半尺多高，也感到身上無處不痛。

最可怕的是，雙手一摸面孔，濕濕地全是血漬。

焦氏兄弟二人已經走了。

盈盈一看雙手全是血漬，知道已被毀容，不由悲恨交集。

她對于靖本還抱有希望，因爲面孔還很美，如果毀了容，一切都完了。

她希望能找到胡不愈，也只有他，也許還能使她恢復舊觀。

但到何處找胡不愈呢?只有去找民間普通的丈夫。

她此刻臉上既有血又有泥塵，眞像鬼一樣。

她到處打聽，那裡有大夫。

可是世上就有這麼巧的事，她遇上了小徐。

小徐看了半天才大聲道：「妳不是盈盈嗎？」

「是的，你是……」

「我是，徐鼎呀，妳怎麼啦？」

「一言難盡，我遇上了焦天和焦地……」

「他們用火器？」

「不錯……」

「不對呀！他們應該和妳親近才對。」

「爲甚麼？」

「因爲令尊和焦嬌很近乎呀！」

「這是兩回事，小徐，知不知道你師父在何處？」

小徐不想說，但他畢竟和她有過肌膚之親，見她炸傷如此之重，於心不忍，道：「知道。」

「他在何處？」

「就和我們住在一起！」

「小徐，快帶我去見令師。」

小徐道：「好吧，不過，妳要客氣點，因爲妳過去做了幾件不大好的事……」

盈盈道：「我知道。」

小徐道：「跟我走吧！」

在途中，小徐道：「焦氏兄弟爲甚麼要用火器炸妳？」

「因爲他們拉我入『九重天』，我不答應！」

小徐道：「盈盈，妳總算作對了一件事。」

「怎麼？我過去就沒有做對一件事？」

小徐道：「盈盈，由於我們有過肌膚之親，我十分關心妳，希望妳不要再對我那麼冷酷無情……」

盈盈不出聲，到了住處，見到了胡不愈。

小徐代她說了一切。

胡不愈道：「盈盈，以妳過去的行爲來說，我可以拒絕替妳治傷。」

盈盈道：「前輩高抬貴手。」

胡不愈道：「有一點我必須說明，炸傷的和灼傷的不一樣，都不好治，我要先看看。」

經過胡不愈檢查之下，搖搖頭道：「蕭盈盈，妳的傷勢很重，

好了之後會有疤痕。」

盈盈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於是，胡不愈開始為她治療。

初步治療後，把盈盈的臉包了起來。

胡不愈和小于及小徐在喝茶聊天。

胡不愈拿了一封信，道：「盟主有封信給我，要我協助緝拿清雲道人……」

小于道：「清雲道人已經叛了？」

胡不愈道：「他如入了『九重天』了！」

小于道：「這個出家人眞是太不像話了！」

胡不愈道：「你們也要留意，一旦遇上清雲道人，不要讓他跑了。」

稍後胡教二人練那七招絕學。

小于已學到第五招，小徐的第二招還沒有學會。

* * *

藍宇住在一家客棧中，晚飯後來了一位蒙面客人。

藍宇是個絕頂高手，此人雖然蒙了面，他仍然可以感覺出來人非同小可！

蒙面人一揖道：「這位可是藍大俠？」

「在下藍宇……」

「久仰大名……」

「不敢，這位是……」

「小可來自『九重天』……」

藍宇道：「在下久聞『九重天』的大名，不知有何見教？」

蒙面人道：「專程禮聘藍大俠入幫！」

藍宇道：「很抱歉！藍某一生不參加幫會！」

蒙面人道：「藍大俠，小可今日此來，是請你與在下共同主持『九重天』的。」

這意思是說，祇要藍宇參加，就是另一個幫主了！這個餌很誘人。

藍宇攤攤手，道：「在下不參加幫會，絕不是因為職位之高低大小，不參加就是不參加……」

蒙面人道：「如果小可能勝藍大俠一招半式，參不參加？」

「還是不參加！」

蒙面人道：「藍大俠太迂了……」

「不是迂，而是原則問題！」

（未完・十八）

督　印：羅 斌
主　編：沈西城
編　輯：武俠世界編輯委員會
封面設計：孔 翔
插　圖：明 謙 洛 文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
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